

列传二百六十二

洪秀全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有朱九畴者，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及同邑冯云山师事之。九畴死，众以秀全为教主。官捕之急，乃往香港入耶稣教，藉抗官。旋偕云山传教至广西，居桂平。时秀全妹婿萧朝贵及杨秀清、韦昌辉皆家桂平，与相结纳。贵县石达开亦来入教。秀全尝患病，诡云病死七日而苏，能知未来事。谓：“上帝召我，有大劫，惟拜上帝可免。”凡会中人男称兄弟，女称姊妹，欲人皆平等，托名西洋教。自言通天语，谓天父名耶和華，耶稣其长子，己为次子。嗣是辄卧一室，禁人窥伺，不进饮食，历数日而后出。出则谓与上帝议事，众皆骇服。复造宝诰、真言诸伪书，密为传布。潜蓄发，藏山菁间。嗾人分赴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各邑，诱众入会。

初，粤西岁饥多盗，湖南雷再浩、新宁李沅发复窜入为乱。粤盗张家福等各率党数千，四出俘劫。秀全乘之，与杨秀清创立保良攻匪会，练兵筹饷，归附者益众。桂平知县诱而执之，搜获入教名册十七本；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遂释之。秀全既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盜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有众万人。冯云山读书多智计，为部署队伍、攻守方略。以岁值丁未，应“红羊”之讖，遂乘势倡乱於金田。禡郑祖琛职，起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往督师。则徐薨於途，以两广总督李星沅代之，赴广西剿寇。寇窜平南恩旺墟，副将李殿元击却之，复回扑，巡检张镛不屈死；仍遁金田，星沅檄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往攻，被围阵亡。星沅檄镇远总兵周凤岐往援，战一昼夜，毙寇数百，围始解。上以寇势日炽，命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乃请提督向荣专剿金田。

咸丰元年，秀全僭号伪天王，纵火焚其墟，尽驱众分扰桂平、贵、武宣、平南等县，入象州。上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会讨，以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驰防。乌兰泰至象州，三战皆捷，疏言：“粤西寇众皆乌合，惟东乡僭号设官、易服蓄发有大志，凶悍过群盗，实腹心大患。”周天爵主滚营进逼，驱诸罗渌洞尽歼之，向荣不谓然。檄贵州镇总兵秦定三移营大林，堵北窜象州道，定三亦不奉命。四月，秀全自大林逸出走象州，犯桂平新墟。赛尚阿增调川兵，募乡勇，合三万人，分兵要隘。一日战七胜，斩捕二千，寇仍遁新墟。七月，窜紫金山，山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双髻山、猪仔峡为要隘。巴清德与川、楚乡勇出其后，上下夺双髻山，寇大溃，屯风门坳。向荣率诸军三路攻之，阵毙韦昌辉弟韦亚孙、韦十一等，始遁走。我军追之，会大雨，军仗尽失。

闰八月，寇分二路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遂僭号太平天国。秀全自为天王，妻赖氏为后，建元天德。以秀清为东王，军事皆取决，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纲、罗亚旺、范连德、胡以晃等四十八人任丞相、军师伪职。时官军势胜，寇知不可敌，有散志。秀清独建策封王以羁縻之，势烬而复炽。九月，大军移阳朔，会攻永安，贼分屯莫家村。乌兰泰建中军旗於秀才岭，上植一红盖，下埋地雷，诱敌燔杀四千，大军乘之，遂克莫家村。

二年正月，大兵围永安，毁东、西砲台。二月，石达开分兵为四，败我军於寿春营，进破古束冲、小路关。伪丞相秦日纲由水襄屯仙回岭。乌兰泰分兵夹击，毙寇数千，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时大雨如注，乌兰泰提精卒入山，山路泞滑，寇乘我军阵未定，短兵冲突，遂大败。秀全从杨秀清谋，由瑶山、马岭间道径扑桂林。乌兰泰率败卒追之城南将军桥，受重创，卒於军。三月，贼径趋广西省城。向荣先一时绕道至省，寇踵至，已有备，相持不能拔，解围而北。

冯云山、罗大纲先驱陷兴安、全州，将顺流趋长沙。浙江知县江忠源御之蓑衣渡，冯云山中砲死，寇退走道州。道州俗悍，多会匪，所至争为效死，势复张。六月，陷江华、宁远、嘉禾。七月，陷桂阳州，江忠源蹶至，一战走之，趋郴州。萧朝贵以胆智自豪，谓群寇迟下，又诃长沙守兵单，可袭而取也，乃率李开芳、林凤祥由永兴、茶陵、醴陵趋长沙，设幕城南。八月，萧朝贵攻南门，官兵击之，殪，尸埋老龙潭，后起出梟其首。秀全闻朝贵死，自郴州至，督攻益急，九月，掘隧道攻城，屡不获逞。

十月，秀全於南门外得伪玉玺，称为天赐，胁众呼万岁。遂夜渡湘水，由回龙塘窜宁乡，抵益阳。掳民船数千，出临资口，渡洞庭，陷岳州。城中旧储吴三桂军械，至是尽以资寇。寇入长江，旬日间夺五千艘，妇孺货财尽驱之满载。秀全驾龙舟，树黄旗，列巨砲，夜则张三十六灯，他船称是，数十里火光不绝如昼，遂东下，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攻武昌。时杨秀清司军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事。值武汉二江届冬水涸，乃掳船作浮桥，环以铁索，直达省城，分门攻之。向荣驰至，约城内夹攻，巡抚常大淳虑城启有失，不许。地雷发，城遂陷。秀全出令，民人蓄发束冠巾，建高台小别山下，

演说吊民伐罪之意。

三年，上以赛尚阿久无功，授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时石达开攻武昌，广缙逗留岳州不敢进，上责其罪，更以向荣为钦差大臣，日夜攻之急，寇弃武昌驾船东下，众号五十万，资粮、军械、子女、财帛尽置舟中，分两岸步骑夹行，进向九江，下黄州、武昌、蕲水等十四州县；抵广济县，下武穴镇。两广总督陆建瀛率兵二万馀、船千五百艘上溯，遇寇不战而走，前军尽覆，建瀛狼狈还金陵。寇薄九江而下，收官军委弃砲仗，破安庆，巡抚蒋文庆死之。寇夺银米无算，水陆并进，抵金陵，沿城筑垒二十四，具战船，起新州大胜关迤邐至七洲里止，昼夜环攻，掘地道坏城，守兵溃乱。建瀛易服走，为寇所戕。将军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等守满城，二日城陷，皆死之。城中男女死者四万馀，阉童子三千馀人，彳亍曳守城之忿。

秀全既破金陵，遂建伪都，拥精兵六十馀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四百四十五师帅为十三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

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於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於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

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於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於伪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人，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馀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伪职尚不在此数也。

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

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輿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岔集。

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於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

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了敌。守城无布帐，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度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壕，筑重墙，壕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复壁，中填沙石，专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鼃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每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

其旗帜亦有差等，伪东王黄绸旗，红字绿缘，方一丈；以下皆黄绸旗、红字，而以缘别。如伪西王白缘，伪南王紫缘，伪北王黑缘。伪翼王蓝缘，其尺丈长阔则以五寸递减。豫王、

燕王皆黄绸尖旗、红字、水红缘，国宗黄绸尖旗、红字。其缘视何王国宗，即从何色，皆长阔八尺。侯，黄绸尖旗，长阔七尺八寸。丞相，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五寸。检点，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以上皆红字、水红缘。指挥，黄绸尖旗，黑字、水红缘，长阔六尺五寸。将军至两司马，皆黄旗无缘，形尖，黑字，自长阔六尺以下递减至二尺五寸。每一军大小黄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

军中号令，惟击鼓、敲金、吹螺、摇旗。凡起行出队，俱擂鼓、吹螺、摇旗以集众。打仗则击鼓呐喊，收队则鸣钲。有老军、新军、童子军。尤善用间谍，混入敌营。又能取远势，声东击西，就虚避实，其以进为退，以退为进，往往令人不测，堕其术中。此其行军之大略也。

其服色尚黄。伪天王金冠，雕镂龙凤，如圆规沙帽式，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东王、北王、翼王冠如古兜鍪式，冠额绣双龙单凤，中立金字职衔。国宗略同诸王式。自检点至两司马，皆兽头兜鍪式，帽上龙以节数分等差。如诸王九节，侯相七节，检点、指挥、将军五节，总制、监军、军帅三节是也。袍服则黄龙袍、红袍、黄红马褂。伪天王黄缎袍，绣九龙。自诸王以下至侯相，递减至四龙。检点素黄袍，指挥至两司马皆素红袍。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於马褂前团内。仪卫舆马，诸王皆黄缎轿绣云龙，侯、相、检点、指挥皆红缎轿，将军、总制、监军绿轿，军帅、师帅、旅帅蓝轿，卒长、两司马黑轿。

至金陵，始建宫室，毁总督署，复扩民居以广其址，役夫万馀，穷极奢丽。雕镂螭龙、鸟兽、花木，多以金为之。伪王皆建伪府，冯云山、萧朝贵早授首，其子亦袭封建府。其宗教制度，半效西洋。日登高殿，集众演说，与人民以自由权，解

妇人拘束。定伪律六十二条，最为惨酷。然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掳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於安庆大星桥设樵关，拨砲船十艘，环以铁索，木筏横截江滨，以防偷漏。九江、芜湖，及沿江州县岔河、小港地当冲要者，一律设立伪卡，徵收杂税。此其建国大略也。

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之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累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 监之成，犹可及也。”秀清方专政，不纳。乃遣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众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二月，林凤祥等陷镇江、扬州，令吴如孝等留守，分据浦口、瓜洲诸隘。向荣既复武昌，蹶寇而东，抵金陵，军孝陵卫，是谓江南大营。都统琦善亦以钦差大臣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军扬州城外，是谓江北大营。三月，向荣破通济门寇垒，袭占七桥甕，夺获鍾山围，歼寇无算，遂移大营逼城而军。四月，漕运总督杨殿邦进攻扬州，毁城外木城土垒，东路寇悉避入城。琦善、胜保先后督攻，五战皆捷。凤祥留立昌踞扬城，驱妇女及所劫货财运回金陵；率三十六军北窜，分扰滁州，踞临淮关，陷凤阳府。其酋朱锡锬、黄益芸等别率悍党犯浦口，攻六合，知县温绍原率乡团拒之，夜火其营，寇遁回金陵。五月，大兵围扬州，杀敌逾万。胜保自扬州蹶其后，力攻凤阳，

寇遁河南。

杨秀清遣伪丞相吉文元由浦口窜亳州，偕林凤祥陷永城，犯开封。省官兵击破之，又败之汜水。寇奔黄河渡口，溺死无算。杨秀清遣伪豫王胡以晃陷安庆，又遣伪丞相赖汉英、石祥桢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驰援江西，入城固守。凤祥等自汜水败退，犯郑州、荥阳。六月，围怀庆，以地道攻城，不克。镇江寇出城扑我军，战北固山下，伏寇纵火，七营皆被焚。邓绍良退守丹阳，都司刘廷镛等督潮勇驰援。寇退入城，复扰丹徒镇，刘廷镛复击退之。向荣檄总兵和春与刘廷镛扎徒阳运河之新丰镇，寇始不敢南窜，常州获安。寇之围怀庆也，立木栅为城，深沟高垒，我兵相持几至六旬。讷尔经额亲督诸将分五路攻垒，毁其木栅，毙敌酋吉文元。凤祥受重创，解围而遁，河北肃清。

八月，凤祥窜山西，陷平阳，直抵洪洞；窜直隶，踞临洛关，扰至深州。赖汉英等解南昌围，入湖北，踞田家镇之半壁山。九月，踞入楚要隘，水陆并进，陷黄州。其窜深州者，旁扰栾城。十月，窜天津，踞静海，屯独流、杨柳青诸镇。汉阳之寇，分股北窜：一陷孝感、黄陂诸县，一由应城犯德安府，为防兵所遏，合众退黄州。秦日纲等陷安徽桐城、舒城，侍郎吕贤基死之。舒城既失，贼遂径扑庐州，陷之。庐州者，安徽文武大吏之所侨寓以为省治者也。十一月，秀全以扬州、镇江攻围急，遣赖汉英等领江西众，纠合仪徽党援扬州；又令由安徽宁国湾沚进薄高淳湖，窥伺东坝，图解镇江之围，我军均击退之。寇复由三汊河进扑，死战不退。扬州寇曾立昌突出，与赖汉英同窜瓜洲。

上以寇扰长江，非立水师不能制其死命，乃命在籍侍郎曾国藩练乡勇、创水师讨寇。初，寇围南昌，城外寇垒仅文孝庙

数座，官军屡攻不能克。郭嵩焘偶获谍讯之，则寇皆舟居，其垒则环三面筑墙而虚其后，专蔽舟楫而已。嵩焘因与江忠源议曰：“东南州县多阻水，江湖遇风，一日可数百里。官军率由陆路蹶寇，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独为敌有。且寇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寇势之日昌也。”忠源即具疏请饬湖南北、四川仿广东拖罟船式，各造战舰数千，饬广东制备砲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藩督带部署，奉旨允行。国藩遂治战船於衡湘，至是始成。共募水勇四千，分为十营；募陆勇五千，亦分十营。以塔齐布为军锋。国藩亲统大军发衡州，水陆夹江而下。

初，镇江、扬州、仪徵、瓜洲四处寇互相应援，不得破。十二月，琦善以扬州寇退，瓜洲势孤，督军攻复仪徵，乘胜追抵瓜洲。杨秀清遣胡以晃率党十馀万攻庐州，巡抚江忠源昼夜抵御，以众寡不敌，城陷，死之。四年正月，黄州寇张灯高会，总督吴文镕出其不意袭之，会大雪罢战。越数日，秀清分兵设伏山岗，命其党率城军扑营，文镕拒战，伏起火发，十三营皆溃，文镕死之。贼乘胜遂陷汉阳。二月，扬州军进剿瓜洲，总兵瞿腾龙阵亡。寇遣伪将孙寅山陷太平府，踞为巢。自瓜洲结垒属於江，以达金陵，往来不绝。秀清复遣石祥祯会汉、黄寇党溯江直上，陷岳州，溯流至铜官渚，逼近长沙。曾国藩邀之靖港，而寇已由间道袭湘潭，副将塔齐布率兵千三百同水师血战五昼夜，毙寇数万。论者谓微此战，寇溯湘源以达粤，直下金陵，首尾一江相贯注，大局不可支矣。

是月，参赞大臣僧格林沁攻克独流寇巢，静海寇复窜踞阜城。僧格林沁攻毁堆村、连村、林家场三处寇垒，擒杀伪指挥、监军以下一百馀人，悉遁入城。秀全念河北不能支，遣皖党由丰豆工偷渡黄河，窜山东金乡，进扑临清州，冀抒阜城之困。

三月，寇以地雷陷城，寻为我军攻复，窜冠县、郛城，复据曹县，筑木城拒守。四月，胜保破其巢，追至漫口支河，逼溺水，伪丞相曾立昌、许宗扬皆溺死。伪副丞相陈世保已先於冠县烧毙，悉数歼除。踞阜城者即於是日全股南窜入连镇。僧格林沁及胜保会军合剿破之，诛林凤祥；复破之高唐州冯官屯，生擒李开芳，磔之京市。河北肃清，是后不复北犯，我军遂无后顾之忧。

初，长江为寇往来道，荆州当四路之冲，至省道梗，特召荆州将军官文统军讨寇。时沔阳、安陆、荆门、监利、京山、天门均陷，进窥荆州。云南普洱营游击王国才奉调至，一战败之，重镇始安。并克复监利、宜昌，寇遁洞庭湖，合股犯常德府。先是李侍贤常与陈玉成、李秀成谋解金陵围，犯江西、福建。伪启王梁成先犯陕西，后与捻合，欲犯湖南、河南，而陈玉成志在武昌、汉阳，乃领一队入梁子湖达武昌，渡江分犯，以全力图武昌，六月，陷之，并踞汉阳。巡抚青麟自缢不死，弃城走，寻正法。秀全以秦日纲留守武昌，授玉成伪殿右十八指挥；还陷田家镇，破广济、黄梅，连陷九江，升伪殿右三十检点。

杨秀清虽在军，而金陵之事一决於己，驿骑络绎，多稽时日。向荣军孝陵卫，称江南劲旅，秀清忧之，既克武昌，遂驰还金陵，命石达开代守武汉。官文自荆州下剿，克沔阳。初，寇欲先取长沙，踞上游为破竹之势，而韦志俊略湘潭不得志，退踞岳州，筑垒毁桥，意图久抗。我军水师设伏诱败之，七月，复岳州。寇由城陵矶来犯，我军分五路迎击，毙伪丞相汪得胜等二人，获船七十六，歼贼千余人。塔齐布阵斩悍酋伪丞相曾天养。闰七月，寇奔城陵矶，塔齐布策马率湘勇直入，毁营十三，毙二千人。陆军既胜，曾国藩饬李孟群率水师追剿，荆河

东、西两岸寇垒悉夷。自此由荆入川，由岳州入湘，门户始固。初，武昌失陷，上以杨需代总督，台勇克京山、安陆，复天门，生擒孔昭文等正法。馀皆下窜，踞沔阳州仙桃镇。是月破其巢，并收复下游孝感、黄州、麻城诸县。寇悉窜黄州。

时金陵寇分股啸聚於太平府，与镇江遥为应援。向荣分兵四队击之，毙其伪国宗韦得玲、伪检点陈贇见、伪将军李长有、伪总制吴春和，遂复府城。杨秀清自率战，围军不利，三路皆溃；退入城，谓韦昌辉等曰：“江南大营不走，吾辈无安枕日矣！现其势方锐，不可敌也。当乘其罢徐图之。”金陵寇以乏粮，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尽取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之妇女，指配给众，不从则杀之，守志者多自尽，死者万计。八月，总督杨需收复黄州府属蕲水、广济、罗田诸县。曾国藩自克岳州后，议乘胜东下，先与塔齐布会攻崇阳，克之，生擒伪丞相金之亨等十一人。惟廖二逃窜，复勾结馀党，重失县城。国藩亲督水陆诸军攻武昌、汉阳。寇守城之法，不守陴而守险，洪山、花园两路皆精锐所在。大军自螺山下剿，杨载福等率水师，罗泽南率陆师，三路同进，连克寇垒，焚毁敌船数千。李孟群、塔齐布进薄武昌，寇宵遁。杨昌泗亦攻汉阳，克之。黄州府城、武昌县均收复。九月，提督和春败寇庐江，擒伪监军任大纲等十七名。

下游知官军分路进剿，乃由田家镇纠党六千馀，一由兴国分抄大冶以拒武昌军，一踞兴国以拒金牛军。罗泽南驰至兴国，败之，克州城。塔齐布赴大冶，击毙千馀。彭玉麟、杨载福抵蕲州，烧寇船九十馀艘。十月，楚军攻半壁山，寇置横江铁锁四道，拦以木牌，遍列枪砲。杨载福等率水师至田家镇，会陆师进攻，乘风纵火，破其垒，燔舟一万有奇。陈玉成弃蕲州窜陷广济，联合秦日纲、罗大纲等分扼要隘。塔齐布渡江追之，

收复广济。寇退踞黄梅，黄梅为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总汇之区。寇死拒，以万馀守小池口抗水师，以数万拒大河埔，以万馀扎北城外，又以数千游弋联络之。塔齐布与罗泽南登山下击兜杀，陈玉成縋城而逸，遂克黄梅。玉成自请罪，而秀成反加伪勋号曰成天裕。

时捻匪蜂起，粤寇与之联合，或令分扰，或令前驱，以牵制我军。秀成由庐州踞舒城，并扼桐城大、小二关，阻我南路之师。二关为安庆通衢，屡复屡失。京堂袁甲三檄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纆青等战夺两关，斩其目吴凤珠等十二名，进抵桐城。庐江寇纠安庆党来援，我军兜戮殆尽，而潜山援寇复至，臧纆青殁於阵。

十一月，国藩进军九江。玉成自黄梅败后，复纠安庆新到之众踞孔垅驿、小池口，与对岸九江相勾连。李孟群七战七捷。塔齐布与罗泽南等由北岸进至濯港，进攻孔垅驿，破土城，纵火焚街市，寇无得脱者。小池口寇闻之，亦遁。乃调陆军攻九江，水师乘胜攻湖口，大纲趋救，大战梅家洲，毁小河簰船、沙洲桥垒。十二月，萧捷三率水师驰入鄱阳湖内，追至大姑塘。石达开联船为卡断其后，捷三不能返，遂与外江水师隔绝。达开潜以小舟驰袭国藩坐船，国藩跳入罗泽南营以免。大军之攻九江也，败寇收合溃散，分三道东陷黄梅。值岁除，潜至广济，火杨霈大营，霈突围出，不敢入武昌，走保德安。

五年正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县，县自三年秋陷於贼，至是始复。秀全令皖寇大举犯湖北，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黄、蕲；复分党从富池渡江西，陷兴国、通城、崇阳、咸宁、通山，且掠江西武宁，所至胁众以行。湖北巡抚陶恩培甫莅任数日，时总督在外，未及议守备。城中兵仅二千，徵兵半途闻警皆溃去。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骚然矣。始寇之起，所行

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财米。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未尝增众。及屡败，乃结土寇屯城镇，颇收拔悍鸷者，而任用石达开、陈玉成等，极称得人之盛。自汉口进襄河，上犯汉川，扰沔阳，进犯武昌，踞汉阳府城。沿江筑垒，并於汉阳下南岸嘴高筑砲台，以阻下游之师。时江西寇入腹地陷饶州。国藩亲至南昌，修整内湖水师，与罗泽南陆军相依。

二月，韦国宗等攻陷武昌，巡抚陶恩培等死之。寇溯汉江而上，以岳家口、仙桃镇为老巢。上以胡林翼巡抚湖北，国藩进吴城镇，屡书与议东南大势，以武昌据金陵上游，宜厚集兵力为恢复计。四月，陷德安府，杨需退走襄阳，上褫其职，以官文为湖广总督。国藩屯南康，思整军出江谋进取，然寇已由都昌陷饶州，别由东流、建德窥乐平，屯景德镇，东犯祁门、休宁诸处。而湘军仅万余人，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攻饶州，国藩收萧捷三水师三营屯南康。罗泽南奔走往来，克广信府，收景德。寇之踞徽州者，与土匪相结，据险以抗我军。浙军出境击寇，复徽州，乘胜克休宁、黟县、婺源，生擒伪将军、两司马等八名。秀全命北固山、镇江、瓜洲、金山四路，约期进犯扬州。托明阿伏兵九袱洲，迎击破之，断铁锁船鍊，焚船三百。诸路寇被创而遁。饶州之寇分据乐平、德兴、弋阳，江西军率水陆师往剿。寇出五队来扑，不克而奔，郡城立复。秀全以金陵山三山为滨江要区，以精卒守之，水师不能上驶。托明阿督水师总兵吴全美沿江扫荡，焚船二百余艘，获拖罟、快蟹等船二十五艘、大小砲八十餘尊，生擒伪先锋陈长顺等六十一名。吴全美乘势上山，蹋平营卡。江西肃清，水师始棹行无阻。

五月，秀全谋袭金口，断楚军粮道。林翼督军屡战，斩其伪丞相陈大为等，进屯纸坊，逼省城小东门。寇潜自他门出掠。

林翼建议先攻汉阳，扼浚口、蔡店要隘，绝甯湘之路；开濬江堤，以水师腹背攻之，则汉阳可破，而鄂省咽喉已通，不难并力於武昌矣。初，寇由府河入湘，所过州邑悉残破无完土，复为官文伏军所狙击，分途溃退。六月，收复云梦、应城，二城者府河出入要道也，寇失之，大恐。我军进攻德安，断其出入，寇始不敢窥伺荆襄。七月，塔齐布卒於军。寇陷义宁，国藩遣罗泽南出奇兵复之。寇严守襄河蔡店，上通德安，下达汉镇，互为应援。十二月，彭玉麟克蔡店，水陆并进，毁襄河铁索浮桥，蹋平南岸敌巢，而下游塘角、汉阳、大别山营垒焚毁殆尽，德安之寇益蹙。林翼既克蔡店，而汉川为蔡店后路，寇据此游行冲突，德安亦资以通声气。林翼与官父会军克复汉川，武汉首尾始联络一气。

芜湖之陷几二载矣，江、皖往来道梗。寇以为上下关键，水则联舰，陆则砌台，我军屡攻不能拔。是月，向荣督军分道击之，县城始复。楚南军亦攻复湖口、都昌。八月，按察使李孟群守金口，崇宁寇勾结武昌城党分道来扑，陆营失守，林翼亦败於蓼山，退保大军山。寇势复炽，分扰汉阳，并绕道袭陷汉川。九月，官文、林翼檄调罗泽南援武汉，泽南上书请率所部以行，谓：“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屏蔽江西，而后内湖外江声息可通，攻九江始操胜券。”国藩从之，乃部署援师五千人，自义宁趋通城。寇闻我军至桂口，分众来援，设木城重壕自固。泽南会军克之，进攻崇阳。桂口寇退入崇阳，密约通山来援。桂口与湖南、江西、湖北交界，形势奥衍，米粮充足。曩伪丞相锺酋义宁败后，踞此修土木城，跨山引涧，袤斜六里，欲踞一隅以掣三省之师，伺隙而动。泽南移得胜之兵先夺是隘，进克崇阳，焚寇垒，驰赴羊楼司扼敌上甯。

十月，克复庐州。庐州陷已三年矣，守之者为伪豫王胡以

晃，与我军大小数百战，死伤万馀，皆受创而去，是月始克之。其据德安者，众不过数千，恃武汉为下游奥主，襄、府二河群蚁聚。我军胜东挫西，疲於奔命。至是官文督兵力战，守城寇党陆长年、马超群潜赴大营投诚，约为内应。值大风雨，放火开门纳师，遂复其城。时寇之牵制我军者三路：自随、枣至襄阳为北路，武昌上下为南路，汉川中路。尾潜、沔，首德安为尤要，屡收屡陷。官文督军分四道齐集汉川，克之，遂率兵东下，与林翼合谋武汉。石达开自安庆率三万人上援武昌。泽南会林翼夹攻，连克蒲圻、咸宁；至金口，会攻武昌，破城外敌垒，驻军洪山。寇之踞武昌者，城外大垒八、小垒二。林翼与战，泽南袭之，破大垒一、小垒二。李孟群亦薄攻汉南，与官文军相声援。水师往来南北烧敌船，都兴阿以马队护之。群帅辑和，寇益不得逞。汉阳城外自龟山沿河而下，敌船林立。上游入江之梁子湖，下游金牛镇，群寇赴援。水陆各军督团勇犁巢扫穴，武汉外患至此尽除。

秀全以瓜、镇屡挫败，图往援，十一月，出龙脖子等处。向荣饬张国樑败之仙鹤门、甘家巷，又战七霞街，毙伪丞相周少魁等四十名；追至石埠桥，馘二千馀，逃入城不敢复出。秀全於对江九袱洲筑石垒，浚深壕，悉锐守之，为金陵屏蔽。寇窜江北，以此为出路，屡攻之未下也。六合知县温绍原克其垒，后复为寇据，同治二年始复之。瓜洲、镇江一水相望，两城往来无阻，并时有合窜扬州图北犯意。扬州军与瓜洲相持已二年馀，托明阿以日战无效，谕士民筑长围於瓜洲之北以扼之，至是围成。寇水路分扑，大败去，夺其篷船，生擒伪参护郑金柱等十名。吉尔杭阿既克上海，移军镇江，是月营小九华山。又於黄鹤山、京畿岭筑城置砲台以逼之，并为地道轰城，寇死拒不得入。

十二月，无为寇纠合安庆、芜湖诸党东下，图解镇江之围。芜湖下至扬州，沿江汊河套港皆寇通藪。向荣檄水师溯江会攻，败之神塘河，又败裕溪口援寇於陶阳浦，生擒伪检点赵元发、伪将军王化兴等数十名。十二日，秀全遣李秀成等援镇江，我军御之石埠桥，寻由江州下窜下蜀街。先是杨秀清调上游芜湖，江北和、含及庐州众还江宁，统以李秀成及伪丞相陈玉成、伪春官丞相涂镇兴、伪夏官副丞相陈仕章、伪夏官正丞相周胜坤，取道栖霞、石埠，而豫遣城寇四出絀我军。向荣大营存兵不敷分布，檄芜湖邓绍良分军为张国樑、秦如虎应援，令吴全美以师船攻大胜关，以分敌势。明安泰严堵秣陵关，咨吉尔杭阿等守丹阳，以固苏、常要隘。初，泽南既去江西，石达开乘虚复入义宁，败江西官军，陷新昌、瑞州、临江、袁州、安福、分宜、万载。江西、湖北隔绝，军势不能复振。曾国藩飞调副将周凤山统九江全军往援，遇寇樟树镇，以钩连枪败其藤箴手，并会水师毁敌船，新淦寇闻风窜走，遂复其城。

六年正月，石达开陷吉安，乃由湖北入通城。达开悍而多诈，肆扰江西，不急犯省城，不直指南康，先旁收郡县，遍置伪官，迫其土民，劫以助逆，因粮因兵，愈蔓愈广。其陷瑞州者为伪检点赖裕新，先陷袁州者为伪豫王胡以晃，先攻临江后攻吉安者为伪春官丞相张遂谋。广东土匪入江西者，以周培春党为众。又匪目葛耀明、邓象等均於瑞州入达开大股之中，匪目王义潮、刘梦熊分屯吉安、泰和，亦与达开合并为一。达开久居临江，为上下適中之地，凶悍之众，皆萃於此。南则窥伺赣州、南安以通粤匪，北则踞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达开进攻南昌，周凤山以九江全军守樟树镇。时达开众才数千馀，乃张灯火山谷间为疑兵，率敢死士乘夜来袭，我军不战而溃。凤山走南昌，国藩亦移军省城。秀全益以皖、赣诸事付达开，寻

陷进贤、东乡、安仁，破抚州。未几，建康、南昌相继失。泽南念国藩艰危，日夜忧愤，督战益急。秦日纲婴城待援，士卒多伤亡，阴穴城为突门。会达开率九江援党至，开城迎之。泽南要之突门，寇出直冲泽南军。泽南三退三进，军几溃，枪丸中左额，收军还，创发而歿。以李续宾领其众。

续宾初建议分屯窑湾绝寇粮，既代泽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窑湾、塘角间。古隆贤率万人来援武昌，约城寇举燧为识，林翼谍知，佯举火，城寇出，陷伏大败。达开援众号十万，林翼分水陆力战，焚敌船七十，平八十垒。武昌寇大窘，城守益固。而江西请师日数至，义宁寇复犯崇通，九江寇合兴国、大冶土寇自武昌县进至葛店，谋袭巡抚大营。林翼以江西待援，分军四千一百人，以国藩弟国华统之，率刘腾鸿、刘连捷等道义宁，收咸宁、蒲圻、崇阳、通城、上高。湖南所遣援军将刘长佑收萍乡，萧启江收万载。国藩命李元度收东乡，周凤山等收进贤，刘子淳收丰城。五月，毕金科将千人防饶州，陷，旋收复。黄虎臣将三千五百人攻建昌，遇寇死。六月，彭玉麟收复南康。七月，刘腾鸿至瑞州，战寇，走之。

是时江西列县陷者四十馀城，广东和平土寇犯定南、安远、信丰、长宁、上犹、崇义、雩都，省城不能救，军报数月不相闻。瑞州居江、湘之冲，有南北城，中隔一河。刘腾鸿援南城，韦昌辉自临江来援，至北城，遽挑战，腾鸿乘其弊攻之，从北岸渡河抄其后，南城兵角其前，寇大败。至是江湖路通，自长沙以至南昌无道梗忧。寇自陷吉、袁、瑞、临诸府，大修战船，议秋间围攻省城。瑞、临寇船出而下，湖口寇船入而上，困我水师，复於生米口筑立坚垒。七月，由松湖带战船三十馀艘、陆寇千馀，将抵瑞河口，我水师侦知，豫钉排椿。寇甫至，我军冲入，纵火焚之，复堵城寇於临江口，焚其船垒。生米口之

寇闻之亦遁。八月，刘腾鸿等败临川伪指挥黄某，收复靖安、安义。宁都土寇袭陷建昌、铅山、贵溪，围广信。浙将饶廷选赴援，寇遁走。时江西寇势浩大，党类众多，欲以全力困江西。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以石达开为主；三、四、五月，以黄玉昆为主；六、七月，以韦昌辉为主。九江则林启容，瑞州则赖裕新，湖口则黄文金，抚州则三检点，建昌则张三和，袁州则李能通，皆剧寇也。统计江西境内近十万人。

九月，国藩视师瑞州，李元度以抚州不克，饷益绌，乃分军略旁县募粮，且分寇势，遂收宜黄，复崇仁。是日城寇出攻江军，林原恩败死，元度突围免。抚州军俱溃，元度移屯贵溪。十月，复陷宜黄、崇仁，分陷金溪。福建援军将张从龙援建昌，军溃，特诏起黄冕知吉安府，率军往，以国藩弟国荃为军主。当是时，江西军分为四，湘军最强。国藩居水军中，刘长祐屯袁州，派队攻克分宜，援寇路绝。十一月，伪将李能通启西门纳官军，袁州复。国荃收安福。江西诸军稍振。

初，武昌久不下，林翼谓战易攻难，以分兵牵寇断其援路为要。是月，唐训方等败石达开於葛店。寇增召战舰复犯葛店，蒋益澧总六营往，逆战，克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师燔其船，入武昌县城。石达开愤樊口之败，大集党万馀，由广济、蕲水、黄冈至汉镇，密约伪丞相锺某坚守以待。官文获其伪谍，令都兴阿、多隆阿马步兜击，寇大溃。我军乘胜攻黄州，不能克。舒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寇於青山、鲁港间增十三垒相持。水陆合击破之，追奔至葛店。寇惧於骑军，乃大奔。自是水陆马步相辅，军势日盛，益募陆军五千、水军十营，增长围困之。武昌、汉阳同克复，击毙伪丞相锺某、伪指挥刘满，生擒伪将军、师帅、旅帅、两司马五百馀名。武昌寇分七队突门出，生擒伪检点古文新等四人，毙先锋悍党八百馀，死两万

有奇。盖武汉自五年三月失守，至是已二十馀月矣。寻复武昌县、黄州、兴国、大冶、蕲州，民兵复蕲水、广济、黄梅。陈师九江城下。十二月，国藩至九江劳军，议统水师决取九江，以联络内外。乃派千总张金璧等复建昌。李续宾追寇东下，复瑞昌。进攻九江，派军复德安。刘长祐由袁州赴分宜，寇退踞新喻溪，遇之宝山，降将李能通匹马冲阵，寇退入城，我军随之人，寇出东门遁。湖南援军将刘拔元等收永宁、永新、莲花、崇义、上犹。

寇陷镇江至是四年矣，是年京口为张国樑所迫，秀清命四伪丞相李秀成、陈玉成、陈仕章、涂镇兴往援。秀成欲一人渡江，潜往京口，约兵夹击，无敢应者。玉成乃夜乘小舟潜越水寨，纵兵击国樑军，秀成登高见城中兵出，遣镇兴、仕章当敌，而自率奇兵绕国樑军后击之。乘胜击丹徒，和春败走，遂渡瓜洲攻扬州，陷之。托明阿军溃退北路，诏德兴阿代领其军。伪顾王吴如孝守镇江，分兵踞高资。古尔杭阿檄知府刘存厚扼之，金陵寇大恐。秀清遣悍党数万出句容来援，吉尔杭阿中砲死。存厚翼其尸不得出，亦战死。向荣急遣张国樑会救，克之。秀成以扬州孤悬江北，留守不便，遂弃去，窜回金陵。

当是时，向荣、张国樑负众望，称江南劲旅。然频年征战，饷餉乖时，士卒常忍饥赴敌，颇缺望，又分兵四出，所部兵力过单。杨秀清知可乘，请於秀全，定夹攻大营之策。五月，密约吴如孝率镇江寇自东而西，拊大军之背；金陵寇自西而东与相应，更命溧水、金柱关诸寇旁出横截。秀清自率劲旅出广济门，先遣赖汉英率紫荆山诸党攻七桥甍以挑之。向荣、张国樑扭常胜，并力截杀，汉英忽少卻，向荣益策大军赴敌。吴如孝以镇江党突薄之，大营空虚，守兵惊散。向荣见大营火起，退无所据，军立溃。寇数路乘之，大军死伤遍地。国樑独以身翼

荣出，稍收败卒退保丹阳。寇筑垒围之，向荣以病不能进，乃以军事付国梁，一恸而绝。

向荣既死，寇举酒相庆，颂秀清功。秀全益深居不出，军事皆决於秀清，文报先白其府，刑赏黜陟皆由之，出诸伪王上。如韦昌辉、石达开虽同起草泽，比於裨将。大营既溃，南京无围师。秀清自以为功莫与京，阴谋自立，胁秀全过其宅，令其下呼万岁。秀全不能堪，因召韦昌辉密图之。昌辉自江西败归，秀清责其无功，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秀全，秀全詭责之，趣赴伪东王府请命，而阴授之计，昌辉戒备以往。既见秀清，语以人呼万岁事，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昌辉出不意，拔佩刀刺之，洞胸而死。乃令於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因出伪诏，糜其尸啗群贼，令闭城搜伪东王党歼焉。东党恟惧，日与北党相斗杀，东党多死亡逃匿。秀全妻赖氏曰：“除恶不尽，必留后祸。”因说秀全詭罪昌辉酷杀，予杖，慰谢东党，召之来观，可聚歼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围杀观者。东党殆尽，前后死者近三万人。

时石达开在湖北洪山，黄玉昆在江西临江，闻乱趋归。达开颇诮让昌辉，昌辉怒，将并图之。达开縋城走宁国，昌辉悉杀其母妻子女。秀全责以太过，昌辉负诛秀清功大，不服，率其党围攻伪天王府，秀全兵拒败之。昌辉遁，渡江为逻者所获，缚送金陵磔之，夷其族，传首宁国。甘言召达开回，既至，或谓达开兵众功高，请留之京师，解其兵柄，否则又一杨秀清也。秀全心动，乃命如秀清故事辅朝政。达开危惧不自安，其党张遂谋曰：“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玄德，成鼎足之业？”达开从之，乃还走安徽，约陈玉成、李秀成偕行，二人不从，益不能还金陵。於是始起事诸悍党略尽，乃以伪春官正丞相蒙得恩为正掌率，调度军事；伪成天豫陈玉

成为右正掌率，伪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兵事专属秀成、玉成，均听蒙得恩节制；而内政则秀全兄弟伪安王洪仁发、伪福王洪仁达操之。

时我军自克复庐州，寇党窜踞三河，分营金牛，一路壁垒相望，屡抗我师。八月，和春督军乘夜逾壕火其药局，梯城而入，寇仓皇夺门出，追毙之巢湖。生擒伪指挥张大有、伪将军秦标盛等十一名，歼贼五千馀。江南军克复高淳。九月，击败句容、溧水，二城近金陵为犄角。金陵闻其败，气阻，大营始安。巢县者，寇之老巢也，其水陆连营无数，所掠粮饷悉输金陵。巡抚福济与编修李鸿章督军攻复之。庐州所属州邑以次肃清。

七年正月，湖南援军吴坤修克安义、靖安，与民团会攻奉新，寇弃城遁。武昌之陷也，曾国藩遣彭玉麟援鄂；及石达开躏江西，连陷瑞、临、袁、吉、建、抚诸郡，又檄玉麟赴援。寻国藩以父丧归，上命彭玉麟协同载福调度军事。九江为江西重镇，皖、楚咽喉，寇力争天险，汇踞九江，而以对岸黄梅之小池口为外蔽，进以犯湖北，退以扰赣、皖，游行掉臂，防不胜防。大军自达九江、宿松，诸酋聚众数十万，城於小池口，以遏官军，图上窜。是月寇分三路入犯，距黄梅县城数十里，知县单瀚元请空城诱入，都兴阿从其计，伏军四起歼之。寇弃城走，截斩其伪捣天侯陈某，伪天王墀锤某、曾某三名。小池口寇闻之丧胆，乃筑坚城为固守计；复於段窑、枫树坳、独山镇等处依山砌石，为垒数十，引水浚壕，阻我军东下。都兴阿遣鲍超、多隆阿、王国才等分攻，悉平其垒。

四月，玉成犯湖北，众号十万。李续宾壁小池，鲍超移屯黄梅，遏其冲，分途迎击，大破之，军威始振。五月，李续宾攻九江，掘长壕困寇，设伏败之马宿岭、茶岭等处。越旬馀，

安庆寇来援，合城寇三万，蜿蜒数里。我军水陆会剿，连战皆捷。闰五月，玉成复犯湖北，大小二十五战，亡七千有馀。时蕲、黄一路寇猖甚，蕲州诸军并挫，赖舒保力战，水师左光培扼巴河，得免上窜。官文令唐训方增军守要，约都兴阿力扼黄梅，严防后路。以是黄州上下烽火不绝，而武汉帖然无恙。六月，续宾浚长壕合水师力攻九江，宿松、太湖群寇纠合皖省饥民十馀万乘虚图武汉，且解九江之围。寇据黄梅、广济、蕲州、蕲水，分四路进，大小五十馀战，死万馀而势不稍衰。

初小池口之捷也，浔阳、湖口立望廓清；及皖寇上援九江，陆军梗阻，而上游水师又难骤撤，楚军马队不及万，寇所窜伏，崎岖泥淖，马队几无可施。惟将士一心，屹然不为所撼。杨载福、李续宾督水陆上援，多隆阿、鲍超攻贼童司牌，败之十里铺。寇造浮桥河中，东通北湖，西达武穴。续宾渡江平南岸寇屯，水师复焚寇艇，毁浮桥，寇不得逞。七月，黄梅寇以弱兵守垒，而以强悍骁勇者遍伏村落。多隆阿侦知，约鲍超直冲村落，毙五千馀，而其在蕲、黄者仍不下数万。官文督军五路进攻，杜其上窜，擒渠扫穴，蕲、黄路通。寻又大破皖寇於黄冈、蕲水界，克复瑞州，我军直抵小池口。小池口与浔城隔江对峙，为江、皖入楚冲途。寇垒石为城，深沟高垒。胡林翼以寇焰正衰，约诸军先拔小池口，亲督唐训方、李续宜等由蕲水达黄梅坡下，建碇以塞宿松上窜之路。侦知城内爨具已毁於砲，炊烟断熄，乃令水陆环攻，射火入城。我军乘乱而登，寇尽殄灭。全楚始一律肃清。

江西军随复东乡。东乡隶抚州，寇踞之以为抚州保障，复陷万年诸县。八月，将军福兴冒雨进攻，纵火平塘，绝寇窜路。平塘者，附城往抚州之冲也。寇果弃城而遁。初，寇踞石钟山，守湖口两岸，致水师隔绝。九月，克湖口，连破梅家洲，燔石

钟山寇巢，殪万馀。内湖外江至今三载始合。载福以取九江当先援彭泽，彭泽南有小孤山，寇筑城其上以守彭泽，为九江声援。载福会军攻克县城，尽扫小孤山寇巢。下游巨险悉夷。大军回向九江。十二月，长祐会攻临江府，拔之。寇窜湖北兴国州，复为续宾所歼。馀众仅二百，皆凫水而逸。

寇之自楚北败窜回皖也，纠合河南捻匪，扑庐州及巢县、柘皋。我军进平柘皋寇垒，火巢湖派河两子铺寇船，寇踪遂绝。先是江南水师提督李德麟率红单船入皖，寇遏之繁昌县峡口，不得上，七阅月矣。载福督师东下，焚夺陈玉成所派战船略尽。连日焚华阳镇，复望江、东流，疾趋安庆，破枞阳大通镇，进克铜陵，驰入峡内，与红单船合。寇望风瓦解，逼泥汊伪城，李成谋掷火焚之，斩戮过当。时江西寇纠党二万馀，由浮梁、建德、都昌、鄱阳窜湖口，而宿松、太湖寇愤九江之败，纠党五六万，麇集於枫香驿、仙田铺等处，声势相依。官文檄唐训方壁陈园，固蕪州门户。多隆阿、鲍超等迎剿太湖，李续宜会水师分三路直捣，毙寇二万馀，寇势大挫。

江南大营之退驻丹阳也，秀成踞句容，屡出窥伺。正月，国樑独率精卒间道抵城下，毁其外垒，毙寇千数百名，寇不敢复出。二月，金陵、安庆寇侦溧水势蹙，纠众至邬山，筑垒为援。和春乘寇营未定，邀而败之。寇渡河复结四垒，江南军三路败其众，合兵攻溧水城，前后平寇垒二十六座，歼三千，毙伪靠天侯以下十馀名。移营已及一年，战功此为最烈。四月，瓜洲以我军围攻久，势频危，乃出背城计，水陆并扑，战士桥西里铺，不胜；复以战舰分两路进：一沿港助势，一渡江他扰，均为我水师所歼。寇之聚溧水者，屡招援党攻大营，死万馀，复於邬山筑垒数十以抗我军。五月，总兵傅振邦破其外垒，继以火攻城。副将虎坤元乘内乱，斩守城悍酋而入，遂复其城。

溧水既克，和春进规句容，与溧水相犄角。寇结外援，声势尚壮。国樑会军围攻，而自帅亲兵冲入，刺黄衣悍目数名，寇奔溃。和春进冲内壕，国樑首先登城，寇尸山积。闰五月二十五日，收复县城。九月，镇江寇出城至甘露寺，逐扑大营，和春迎剿败之。寇欲西窜接应金陵，国樑密於高资增营扼塞，寇亦筑垒，运粮河北。国樑遣参将余兆青等毁其砲台，而自率亲兵渡河，会水陆诸军鏖战六昼夜，沉巨船十馀艘，削壁垒二，生擒魏长仁等六名，斩俘无数。

寇之踞瓜洲者，遥联金陵，近接镇江，阻官军进剿之路，历五年矣。適南岸寇援创於和春，德兴阿乘其隙，檄大军逾城而入，遂下瓜洲。十二月，国樑大捷於瓜洲南岸，阵斩伪王，夺垒十七，遂围镇江。秀全四遣众援，均为虎坤元所破。国樑督军攻四门坏垣，夺复其城，逸出者沿江搜杀近万人。惟吴如孝溃围遁入金陵，复窜聚安庆。而潜山太湖之寇又陷霍山，旋退出，欲从罗田、麻城上窜，踞独山、西河口为营。官文调马步军兼程驰防豫、皖交界之处，以固楚疆。八月，皖寇纠豫捻谋援金陵，犯商、固，扰光州、六安，窥伺随、枣一路。而太湖、渡石牌等处寇党连营三十里，众六七万，乘我军度岁，窜近蕲州，寻又窜荆桥、好汉坡诸处。多隆阿迎剿，败之仙田铺、风火山，追抵太湖，连营宿、太以扼寇冲。而秦日纲遣其党北趋，避实击虚，谋犯蕲州。蕲水、六安之寇亦并力上窜，陷英山县，分七路窜罗田。罗田知县崔兰馨连日鏖战，收复英山。守备梁洪胜等督楚军擒伪丞相韦朝纲。寇出黄花岭，窜楚境枫树坳等处。都兴阿遣将往南阳河迎击。寇筑垒北岸，我军潜伏北岸山谷中，而列阵南岸。寇渡河而南，我军邀击之，乘胜北渡。寇阵山腰，溃寇踵至，伏兵起，毙寇无数。楚军势大振，宿、太诸营始纾后顾之忧。

时秀全大会诸党，饬陈玉成为前军主将，以潜、太、黄、宿为根据，敌我上游楚师；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以殷家汇、东流为根据，敌我中路曾军；李侍贤为左军主将；李秀成为五军主将。二月，和春攻破秣陵关，关为金陵南面外蔽，寇所严守者也。三月，和春率张国樑等围攻金陵。会秀全张筵饮群党酒，流丸坠秀全膝下，群骇愕。秀全曰：“予已受天命，纵敌兵百万，弹丸雨下，又将如予何！况和春非吾敌也，诸将弄彼如小兒，特供一时笑乐耳，奚恐为？”初，寇屡伺我军懈，悉锐出犯，冀解其围，而雨花台争之尤力。和春严为防戢，寇果由雨花台攻大营，大败之。和春、张国樑作长围困寇，度地势险夷，沟而垣之，凿山越水，周城百馀里。诸营大小相维，绝寇应援，秀全大惧，诫各门严备。潜结垒於寿德州，屡突长围，不克，死者枕藉。当是时，石达开在蜀，杨辅清窜闽，林绍璋败於湘，林启荣围於九江，黄文玉坐困於湖口，张朝爵、陈得才孤守皖省，陈玉成坐守小孤山、华阳镇一带，秣陵又陷，金陵老巢声援殆绝。而粮食尚充足，上游诸州县皆为寇据，呼吸可通，故寇虽危蹙而未遽颠覆。

我军屡围金陵，玉成多方抗拒，而秀成出陷杭州，以掣围师之肘，我军不动。玉成乃自潜山、太湖下江浦，伺官军之虚，悉众攻大营，以冀解围。苏、常相继而陷。四月，李续宾、杨载福会攻九江，九江为金陵犄角，南岸肃清，专力攻九江。城寇被围久，以数千人撙城，植蔬种麦供军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士。嗣地道成，城破而复完。杨载福督水陆十六营攻四门，地雷再发，城崩百馀丈，诸军跃登，毙寇万六七千。出城者水师扼之，俘斩无遗。林启荣、李兴隆均败死，磔其尸。九江既克，寇党无固志。楚南军先后收复新淦、崇仁，下抚州，克安乐、宜黄、安丰、新城诸县，收复建昌。国荃攻吉安，旁

克吉水、万安二县。於是江西陷城收复八九矣。寇党畏慑，金陵寇亦穷蹙。

秀全力图外扰，乃命寇将窜皖南北及闽、浙诸省，冀大军分援，以牵我师。玉成勾结捻首张洛行、龚瞎子。众号十万人，踞麻城，四门筑五十八垒，沟堑重叠，据险自固。而安庆暨英、霍诸寇又陷黄安，冀窥汉阳、德安，取道北窜。官文檄续宾上援，以纾麻城之患。先是秀全命赖汉英掠江西，皖寇入福建，陷政和县、邵武府，遂陷浦城，分扰建宁。五月，我军克复黄安、麻城，斩伪丞相指挥数十人；追至商城，并进剿太湖、潜山、英山、霍山诸寇。其党窜踞东安者，图为江南北声势。和春督军立复县城，金陵寇愈形危蹙，急思溃窜。和春派水师分剿繁昌，毁其坚垒土桥，进破峨桥、鲁港等处。城寇愤恚，出太平、神策门分犯大营，张玉良、冯子材等陷阵败之，寇退。遂攻金川门，悉毁东北城外垒栅。

石达开乃自广丰陷江山县，金华、衢州、处州三府属邑焚掠殆遍。浙军败之寿昌七里亭。六月，寇窜全椒，踞滁州、九洑洲等处，浙军大败之，进克武义、永康、常山、江山、开化、缙云、宣平，衢围亦解。寇悉窜处州，陷之，周天受督军克复。会闽寇蜿蜒猖獗，所复各城旋失，又陷松溪、崇安、建阳等县，建宁府亦被围。浙江巡抚晏端书檄将驰援闽省，又出师江山界，剿浦城寇巢。

是时，上以浙、闽寇并起，乃起曾国藩率江西湘军援浙，旋命改援闽。国藩自铅山进军，寇大惧，图牵制之计，分万余人犯江西，围广丰、玉山，入踞安仁。闽军遂克光泽，收建阳，解顺昌围，连复松溪、政和、宁化、崇安，破浦城老巢。复邵武府，闽省肃清。国藩移军弋阳，亲督水陆各军克复安仁县城。八月，克吉安，擒伪先锋李雅凤、伪丞相瞿明海，正法。江西

列城皆复。进攻太湖，前月寇陷庐州，巡抚翁同书告急於续宾，官文以太湖方血战有功，疏留之。时寇於东岸及枫香铺、小池驿、东山头各筑营垒，续宾等分段攻城，焚其火药库，寇众骇散，遂克太湖，乘胜抵潜山。潜山石碑为南北要冲，寇屡集党与援应，抗我东征之师。都兴阿等营北门彰法山，马步并进，寇败溃，毙七八千，遂复县城。我军分二路平上下石碑老巢。

九月，玉成自潜、太会九洲洲群寇下江浦，伺官军之虚，疾攻浦口，以冀解金陵之围。我军进退争一桥，遂大挫。和春派兵来援，寇分军缀之，仍力扑浦口。江北大营遂失陷。迭陷江浦、天长、仪徵。并分攻六合，德兴阿遁。扬州贼破南门入，扬州陷。进犯邵伯县，国樑率军渡江。会北军克复府城，移攻仪徵，亦克之。亟引兵救六合，阻於寇，不得骤进。寇穿地道陷城，补用道温绍原赴水死。寇渡江陷溧水，筑垒江蓝埠诸处，为扼要持久计。十月，和春遣总兵张玉良攻复溧水。寇夹攻高古山大营，国樑怒马陷阵，毙寇五六千。合兵追抵江宁镇，毁卡壁数十座。小丹阳以至采石矶老巢悉平。

初，胜保率皖军攻天长，擒首李昭寿以部众二千降，胜保奏请赏给花翎三品衔，赐名世忠，使为内应，遂克县城。大军之入皖也，克复桐城、舒城二县，寇悉遁三河。都兴阿会水师尽扫安庆城外寇垒。续宾追至三河，玉成、秀成、侍贤连江浦、六合、庐江众，又乞援捻匪，招颍、寿、光州群盗，合十馀万，围官军三重，众寡不能敌，续宾死之。溃军至桐城，前留防四城军溃，不旬日，桐、舒、潜、太复陷。都兴阿收溃卒，由石碑驻军宿松，进剿黄泥营寇众，败之；复督鲍超、多隆阿大战荆桥、陈家大屋，平三十馀垒，军势复振。玉成退还太湖，以为舒、桐已得而宿松不破，则安庆之守不固，与秀成谋再举。秀成知不可敌，不欲从，而玉成屡言有妙策，始与分道来犯，

卒受大创而退。玉成留军太湖，而自还安庆。秀成率党还巢县、黄山。

是时江西寇复阑入闽界，蹂将乐县，并陷浦城、永吉、建阳、顺昌、宁化、长汀等城。国藩入闽，军建昌。诸陷城以次复。寇复窜回江西，惟连城尚聚万馀，复陷景德、东流，谋窜湖口、九江等处。国藩檄调道员张运兰倍道驰赴景德镇，屡战皆捷。初，寇踞景德镇，势焰薰炽，江右要冲之区，恣行无阻。国藩添派其弟国荃率湘军五千八百赴镇，助运兰攻剿。寇夜袭艇师刘于淳，燃火弹抛烧箴卡无数。寇弃镇窜浮梁，国荃等水陆进攻，复浮梁。寇走建德北去，江西稍定。

十一月，江南大营援军直隶通永镇总兵戴文英战死宁国湾汴。次日，帮办皖南军务浙江提督邓绍良，大营陷，死之。宁郡设防三百馀里，皆邻寇巢，近则芜湖、青阳、繁昌、铜陵，远则无为、和州、滁州，渡江即至。而禄口、秣陵、溧水败寇，勾合太平金柱关、东西梁山党众，潜山、太湖、舒、桐及枞阳土桥败党，皆以宁国为通藪；防军仅七千有奇，又多调援他处，寇众兵单，故及於败。国藩疏陈目前缓急，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上是其议。胡林翼先以丁母忧回籍，会三河变起，朝旨迫起督师，十二月，渡江驻黄州。时寇之踞南安者有五支：一为伪翼府宰制陈亨容、傅忠信、何名标，一为伪渠帅萧寿璜、蔡次贤，一为伪尚书周竹坡，一为伪军略赖裕发，一为伪承宣刘逸才、张遂谋，众七八万，将由南康犯赣州，筑伪城於新墟，设卡垒，踞村庄，绵亘二十馀里。

九年正月，国藩檄萧启江设伏赤石塘，败寇，克新墟，进破南康池江、小溪、凤凰城、长江墟寇垒，并克崇义、南安，进解信丰之围。二月，江浦薛三元献城降，进克浦口，阵斩伪天福洪方、伪立天豫莫兴。寇觐李世忠击高旺，乘虚再陷浦口。

世忠回军再克之，浦口肃清。李秀成急率悍贼七八万来犯，踞乌衣镇汉河。秀成复要陈玉成自庐州来援。乌衣镇属滁州、江浦交界锁钥，寇意在断绝浦营饷道，为张国樑击败。寇与闽、浙馀寇皆趋郴、桂，所谓石达开三十万众后围宝庆者也。玉成由六合犯庐州，布政使李孟群被执，不屈，死之。三月，纠安庆党围扑定远护城营，筑坚垒数十以困我师。胜保袭破其垒，秀成东走，而党众日增。国樑於定远县西筑十里长墙御之，其北路自九里山至浦口，三四十里，寇垒殆遍。我军日战，副将郑朝栋、张占魁皆歿於阵。时浦口后路滁州、来安皆困於寇。世忠自浦口绕道回援胜保，撤乌衣汉口防军还定远，其地复为寇踞。和春虑江北军单，遣冯子材渡江援应。玉成度江浦、浦口未可力争，分党援六合；又谋趋天长、扬州，渡江攻南营后路，并袭北营。於是寇众四五万东趋六合，蔓延来安、盱眙诸境。

四月，玉成围扬州。提督德安击寇天长，失利，歿於阵。胜保率军进战石梁，互有死伤，还屯旧铺，扼盱眙前路捍北犯。驻汉涧军为寇困，先后突围出。和春遣张玉良、安勇分六合军赴防扬州，以固清、淮门户。时池州、青阳寇逼石碇，窥湾沚。当涂、芜湖寇分壁青山、亭头逼黄池。我军败盱眙、汉涧及天长寇，天长寇分窳六合，并踞仪徵江干东沟，图扑红山窑。其地距六合二十里，旁通瓜埠，为大营饷道咽喉。五月，鞠殿华督军破平六合东路王子庙、太平集寇垒。初，六合、仪徵连界二十里，寇垒四十馀，阻粮道。至是六合廓清。时六合以北、天长以南，寇麇集数万，饷道危急，由乌家集绕犯各军之背，世忠退保滁、来。寇趋旧铺，直犯盱眙，围胜保於桑树，都兴阿力战解之。寻旧铺寇犯红子桥，胜保及穆腾阿驰援，而寇已分犯盱眙，盱眙故无城，仓猝遂失。

六月，胜保攻克盱眙，追创之磨脐、天台诸山。扬州诸军安勇等闻天长寇回窜六合，赴仪徵截击，大破於沙河、大小铜山。玉成愤甚，图报复，率死党攻来安。世忠守城，伏壮勇於两门外，自督军冲入寇营。寇乘虚袭城，伏起拦击，世忠返队夹攻，寇大败，夜走滁州。世忠由水口焚烧寇垒，寇大溃，纠合捻匪围定远，再败再进，我军众寡不敌，遂失陷。七月，玉成率死党攻来安，犯滁州，世忠击之，稍却；寻复纠众围来安，并分屯城西北卓家巢等处，寇垒几遍。世忠侦寇志已骄，潜伏兵挑战，伪败，寇笑官军怯；而世忠又环譟之，寇不为意，惟枪声绝续作备而已。世忠骤起鸣角而前，火其营，破二十八垒。会胜保解其围，世忠还滁州。八月，败寇西窜陷霍山，江长贵等击败太平郭村、宏潭踞寇，寻窜石埭，陷乌石陇，防营游击黄金祥退屯杨谿河。自去岁三河失陷，寇造伪城高二丈馀，砲眼星列，环以深壕，椿签密布，与太湖互相援应，兼通粮道。

石牌镇隶安徽怀宁，当宿、望、潜、太之交，为由皖入楚要冲。官文以伪城不拔，终碍东征，乃令多隆阿统马步军会攻，拔伪城，击斩霍天燕、石廷玉等四十七名，并拒败潜山、安庆援寇。伪顾王吴如孝者，寇之最悍者也，自镇江逸出，至皖北，纠捻沿淮肆扰；寻扑盱眙之清坝，为格兰额等枪毙，断其首。众南溃，九月，扰霍山下符桥。六安防军卢又熊等击败之，破毛坦厂寇垒，而庐州、安庆寇同犯六安，乃引军还盱眙。天长寇犯扬州，参将艾得胜、双喜等败死司徒庙。玉成率大股自甘泉山西窜仪徵陈板桥，进援六合，围李若珠垒。冯子材御之失利，退屯段要口。寇踞红山窑，断李若珠营后路，饷运不通。

十月，若珠自八埠墙、陈家集溃围出，中数创，退屯扬州，死伤马步军二千八百馀人。石埭夏村寇分股纠青阳寇万馀，窜踞泾县查村，防军副将石玉龙败死南山岭。適周天受至自宁国，

督天孚等力击之，寇退还查村。王浚破平陶美镇寇垒，阵斩伪丞相孙瑞亨，镇距秣陵关二十馀里。卢又熊克霍山，寇自太平、芜湖犯宁国，陷黄池，高州镇总兵萧知音败退新丰镇。玉成及秀成自天长、六合纠大股窥伺江浦，分屯南北两岸。张国樑渡江遣水师破寿德州寇垒，水师曹秉忠破六合、红山窑、瓜埠寇七垒，彭常宣败寇於仪徵泗源沟。时寇众悉踞扬州西北，寻陷江浦防军垒，周天培死之，大军退保江浦。寇乘势东伺扬、仪，西逼江浦，南窥溧水，势复炽。

寇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秀全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扰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曾国藩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破江宁；欲破江宁，必先驱重兵於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道。欲驻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玉成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所必救。诚能攻围两处，略取旁县，备多力分，不特不敢悉力北窜齐、梁，并不敢一意东顾江浦、六合，盖寇未有不悉力以护其根本者也。於是定四路进兵之策：国藩任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窥安庆；多隆阿、鲍超任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胡林翼任第三路，由英山、霍山取舒城；调回李续宜任第四路，由商、固以规庐州。以后平寇之策，皆不出此。

十一月，泾县查村寇犯吴正熙垒，不利，而章家渡亦为我军所挫。扬州寇踞甘泉山，马德昭破其垒。国樑督军攻江浦寇垒不下，寇掘地道攻城，玉良遣将縋城出，焚其垒，填塞地道。寇筑垒磨盘洲，我军四路蹙之，寇众大败狂奔，北门寇营亦同时攻破。其陈家集等处之寇窜回天长，南路之寇潜窥溧水，皆为防军击退。江长贵克太平，郭村、查村败寇窜泾县北路。副将荣升连破石柱坑、盘台寇卡，寇窜踞董家村、白茅塘，犯万级、黄柏两岭。荣升会徽军破之，覆其巢。寇又窜扰河西，为

参将朱景山等所败。副将吴再升遂乘胜进剿黄池南岸牛头山寇垒，北岸寇纠众来援，分兵拒之，寇多死伤；北岸寇溃走渡河，我军遂收南岸。池州守城寇韦志俊献城於杨载福，其部下古隆贤等不从，回扑府城，城复陷。桐、潜寇援太湖，将袭天堂后路，余继昌会军团分路败之槎水畈，阵斩伪汉天侯、拱天豫二名，寇奔溃。

十二月，侍贤由芜湖金柱关率大股犯宁国，与黄池北岸寇合势，连日分扰黄冈桥、牛头山等处，再犯西河，萧知音、熊廷芳退走寒亭。寇围游击冉正祥垒，都司李培基驰援始解。玉成以定远、舒城、庐州寇众北犯寿州，翁同书令副将尹善廷率精锐驰援，挫寇於东、南两路。时玉成以楚师甚盛，欲图西窜六合拒楚师，因北犯寿州以牵掣我军。寻自江浦回援安庆、太平，纠合捻首龚得树、张洛行等分道上犯，众号十馀万。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御之潜山，连破灵港寇垒。芜湖寇进犯宣城、湾沚，周天受御之，不得逞；乃分众四窜，我军亦分拒於海南渡、浮桥口、清水潭、盐官渡。寇退踞许村埠，进犯西河，朱景山等创之，增军守东西岸。寇迭窥湾沚，我军渡河击之，宁国西北寇锋稍敛。先是铜陵、青阳寇常犯南陵、泾县之交，我军扼守云岭、苏岭，而设伏朝山要、三里甸，参将方国淮出奇击之。寇屡犯三里甸，陷国淮垒，复窜越云岭，陷观岭防营。天受调金友堵清弋江，寇北走南陵，陈大富击之，寇复退入泾境。

自玉成回援安庆后，秀成独屯浦口，寇势已孤。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阊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然玉成虽专阊寄，而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因致书秀成曰：“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而君尚为将，秀全之愤

愤可知矣。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以君雄才，胡为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乎！”时伪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在秀成营，书落其手，阅之大惊，以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耶？”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乃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伪宫切谏曰：“昭寿为敌行间，王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原以百口保之。”秀全悟，召秀成入，慰之曰：“如卿忠义，而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效力王室！”即进封伪爵为忠王荣千岁。寇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持伪政，伪幼西王萧有和，萧朝贵子也，秀全尤倚任之，而以一伪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伪爵为王，乃大悦，以为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

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於大军，而粮援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虑？”又与仁发等谋留其助守金陵，秀成不可，曰：“官军既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法，俱死於此无益也。”渡还，以黄子隆、陈赞明屯浦口，亲赴上游纠合皖南芜湖、宁国死党，谋间道犯浙江，分江南大营兵力，还解长围之困，其志固不在浙也。连日援太湖寇、捻攻鲍超潜山小池驿营垒不克，杨辅清、古隆贤用内应陷池州。韦志俊突围屯泥湾，收合散亡，移屯香口；迭败寇於八都坂、栗树街，俘斩伪将军陈松克等三十余人。

是年，秀全大封诸王。初，秀全定都金陵，一切文武之制，悉由伪东王杨秀清手定。是时为秀全建国极盛时代，其宫室制度：第一，为龙凤殿，即朝堂也，主议政、议战诸大事。每有

大事，鸣钟击鼓，会议，秀全即升座，张红幔。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贼将则侍立於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第二，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其有意见者，亦可登座陈说。文左上，武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军政议事局，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当日伪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初以伪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画一切，则伪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死，伪翼王领之。石达开去后，李秀成领之。秀成东入苏、杭，则有名无实，虚悬其位矣。其时寇之武备颇详尽。自诸伪王内讧，人心解体，秀全以为非不次拔擢，无以安诸将之心。然自此大封之后，几至无人不王，而丞相、天将之职多摄行。於是各持一军，势不相下，而调遣诸王者，仅陈玉成一人。故八年以前，寇之用兵，攻守并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战局遂至日危，以底於亡。

十年正月，伪匡王、伪奉王、伪襄王纠合伪摄王自南陵犯泾县湾滩，游击王熊飞退走，寇遂蔓延黄村、焦石埠，进攻副将李嘉万，援师为杨名声所败，斩伪冈天燕、赖文禾。寇窜踞黄柏岭，其党寻大至，陷泾县。杨名声等退走旌德，寇踵至，明日亦陷。我军还守宁国。是时秀成自率悍党数千，已由宁国县间道犯广德。张国樑督水陆诸军渡江期大举，克浦口八垒，

黄子隆、陈赞明遁；攻九洲洲，克其老巢，焚之。寇自咸丰四年筑垒九洲洲，内蔽江宁，外通大江，踞为南北水陆要区。江宁长围成后，浦口、九洲洲皆克，势大困。

秀成由皖犯浙，分我兵势，而诸将又以寇在陷阱，无能为役，习为骄佚，战志渐消，故有闰三月大营失败之祸。太湖寇、捻分四股来犯我军，知府金国琛会集诸军败之仰天庵、高横岭，生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金国琛等复败寇、捻於潜山广福寨。玉成率龚得树、张洛行来援，乘雾移营於罗山冲、白沙畈，冀与城寇相通，以图牵缀我军。诸军会击，寇大败，擒斩伪庶天侯麦乌宿、伪军师汪遂林等。明日，鲍超等进攻小池驿，当东路；蒋凝学等攻罗山冲，当西路；多隆阿居中路策应。罗山冲寇蜂拥来扑，凝学连破冲口，攻入内山，马队继之，寇大败。值东南风作，以火焚之，毁垒百有数十。寇夺路狂奔，毙伪丞相叶荣发、伪将军舒春华等。城寇谋宵遁，伏军四起击之。是役也，歼寇二万馀，益惶惧，窜入潜山。多隆阿督军尾击，克其城。

秀成、侍贤等至广德，诈为清军，陷之，杭、湖、苏、常并震。巡抚罗遵殿调徽、宁防军援剿广德，以保两浙门户。张芾遣周天孚驰防长兴四安镇，镇距广德四十里，当苏、浙之交。和春遣水陆军来会，秀成留陈坤书、陈炳文守广德，自率谭绍光、陈顺德、吴定彩等驰攻四安镇，陷之。和春遣水师会攻江宁上下两关，七里洲寇谢茂廷、寿德州寇秦礼国遣使诣大营乞降。江宁西北各门皆濒大江，洲堵错互，寇踞上、中、下三关，筑垒於寿德、七里各洲，与北岸九洲洲遥相倚藉。九洲洲既克，茂廷、礼国约举火为号，於是上下关同日而克。国樑增八垒於江东门，增四垒於安德门，毛公渡南北岸关隘悉为我夺，寇益大困。

秀全檄诸寇解金陵围。时秀成在皖，与其部下谋曰：“清军精锐悉萃金陵城下，其饷源在苏、杭。今金陵城外长壕已成，清军内围外御。张国樑又嚙啗善战，攻之难得志，不如轻兵从间道急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清军虑我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我矚大营虚，还军以破围师，则苏、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数千精卒以行，连陷安吉、孝丰、长兴诸县。以其弟侍贤犯湖州，自率悍党陷武康，间道逾岭犯杭州。预结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使内扰清、淮，以分江、皖兵力。

上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而以张玉良总统援浙诸军。玉良分大营兵勇五分之二御之。秀成攻杭州，以地雷崩清波门，陷之，巡抚罗遵殿等均死难。秀成之破杭州也，祇一千二百五十先锋。诸处援兵不知虚实，闻城破，皆溃走。迨张玉良援军至，屯武林门，秀成曰：“中吾计矣！”自以兵少，乃多制旗帜作疑兵，潜退出城，委之而去。玉良与将军瑞昌会击，立复省城。

三月，秀成回窜馀杭，陷临安。旋为李定泰克复。孝丰、武康寇亦退走。时秀成及侍贤回广德，杨辅清亦自池州来会。李定泰等会图广德，寇已分走建平，陷之，连陷东坝、高淳，复诈为官军陷溧阳。自是江南大营后路骤急，苏、常俱大震。和春驰檄张玉良等还救常州，熊天喜等克广德，而杨辅清陷溧水，诈为官军袭金坛，为周天孚等所败，弃垒西窜。句容亦陷，句容当大营后路，饷道所必经，且与丹阳、镇江接壤，为常州门户。和春遣副将梁克勋赴援，不及，续遣副将张威邦由淳化进剿。何桂清遣将分防丹阳、镇江、瓜洲，冀通大营至苏、常水陆道路。马德昭等出屯郡城三十馀里下弋桥，堵溧阳、宜兴各路寇内犯。米兴朝自广德进军克建平。

闰三月，寇自昌化出於潜，分犯分水，陷而旋复，进陷淳安。秀成约会诸酋同议救金陵之策，秀成与侍贤由淳化、辅清

由溧水退秣陵关，玉成亦自江浦渡江来会，江宁寇争出筑垒接应。斯时大营四面受敌，而良将劲兵调援浙西者一万三千人，淳坝、宜兴防军又调去一千有奇，大营空虚，粮路又截断，乃改月饷积四十五日始一发。兵勇皆怨，心渐携贰。时群寇麇集，和春急调张玉良回援，何桂清留之不遣。寇至雄黄镇，我军御之不克。辅清由秣陵关至南门，玉成由江宁镇至头关，板桥、善桥诸寇皆集南岸。秀成由姚巧门进紫荆山尾，陈坤书、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侍贤由北门红山而至，辅清由雨花台，玉成由板桥、善桥，连日攻扑长围。国樑与王浚分督诸将力御，十五日夜，雷雨雹雪，大寒，总兵黄靖、副将马登富、守备吴天爵战死。大营火起，全军溃陷。和春、许乃钊退走镇江，再退丹阳，旋驰书趣国樑亦至，留冯子材守镇江。国樑语和春曰：“六年向帅大营失陷，退扼丹阳。彼时京口未复，今东门之限在於镇江。舍此不守，是导寇而东也。”和春卒不能用，而宜兴同时亦失陷。

寇势大张，而秀全於战士不及奖叙，终日亦不问政事，只教人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仁达、仁发忌秀成功，嗾秀全下严诏，飭秀成率所部限一月取苏、常。寇掠金坛四乡，大书於壁曰：“攻野不攻城，野荒城自破。”我军屯六门，日与贼战，互有胜负。秀成自句容攻丹阳，国樑开南门酣战，秀成命力士溷入我军溃卒中，猝击国樑，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成入丹阳，命收国樑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和春奔常州，寇蹑其后。何桂清闻变跳走。是月，楚军援皖南，会克太平、建德、石埭三县。泾县张芾会同周天受等进毁白华、宴公堂一路寇垒，直抵城下，斩关直入，遂复县城。

四月，天长、六合寇乘金陵大营退守，分三路进犯：一由

陈家集图扬州，一由东沟窥瓜洲，一由僧道桥编筏偷渡袭邵伯，皆为我军所截击，不敢逞，乃筑垒僧道桥图久踞。我军分左、右、中三路疾趋会攻，毁二垒，焚木城，积尸枕藉。寇合股退踞陈家集。扬州与镇江相为唇齿，李若珠咨艇师陈泰国等分扼各口。寇大逼常州，张玉良由杭郡率军先至，筑营寨大小四十馀，悉为所破。常州陷，玉良败走无锡。秀成率所部精卒潜出九龙山，拊高桥之背。玉良军大败，无锡陷，败走苏州。和春创胸，至苏州济墅关而卒。玉良连败之师不能复战，寇薄苏州，玉良退走杭州。长洲、元和两县广勇李文炳、何信义开门迎秀成入踞之。巡无徐有壬等同殉难。

秀成踞苏后，改北街吴氏复园为伪府。秀成踞苏十有一日，出伪示安民。城厢内外凡收尸八万三千馀具，而从者犹盛称秀成爱人不嗜杀也。寇踞苏城，复恣意掳掠，民竞团练为自保计。江、皖援浙诸军以次克复诸城，遂会剿淳安，寇败遁入徽州境。苏寇陷吴江，犯平望，浙江防军溃，江长贵负伤还走仁和塘栖镇，副将张守元亦溃於清杉傍。嘉兴危急，杭省大震。侍贤烧嘉兴南门入踞之。玉良攻嘉兴西、南两门，陈坤书、陈炳文求救於苏。適青浦周文嘉与洋军战，来告急，秀成乃先援青浦，击退洋军，直攻上海，不克，遂应嘉兴之援，由松江、浦邑而回战，取嘉兴、平湖，顺至嘉兴，连战五日，分一股上石门，断玉良来路，兵多降者，玉良回杭州。

五月，贵池、青阳寇犯泾县，总兵李嘉万等败死，杨名声退至太平黄花岭。寇陷广德，米兴朝军溃，奔孝丰，再退歙北箬岭外。初，泾县、广德同时告警，周天受遣援皆不及，而参将丁文尚守泾，又退走，寇遂由三谿窜旌德孙村。广德寇窥伺宁国，天受击却之。寇由宁国县东岸至旌德，与泾县合势，嘉定陷，薛焕寻克之，收太仓。寇攻镇江，陷青浦，陷松江。

寇之守江宁也，以安庆、庐州为犄角，以太平、芜湖为卫护。芜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阳白茆诸湖，上可通宁国之水阳江、清弋江，下则止於东坝。掘东坝而放之，则可经太湖历苏州以达於娄江。芜湖孤悬水中，寇守之则易，官军攻之则难。是以踞五年血战不退，而黄池、湾沚屡次失利，皆以我无水师，寇坚忍善守。官军围攻屡年，往往因水路无兵，不能断其接济。今苏州既失，面面皆水，寇若阻河为守，陆军几无进攻之路，城外几无立营之所。则欲攻苏州，须立太湖水师，使太湖尽为我有，而后西可通宁国之气，东可拊苏州之背。因建淮阳、宁国、太湖速立水师之策。

寇陷江阴，玉良连以砲艇破嘉兴三塔、普济二寺，平新塍寇垒，移营逼西门、南门，破垒七。平望镇者，浙江之嘉兴、湖州，江苏之吴江总汇处也。寇踞沿河六里桥、梅堰诸处，遍筑坚垒，密钉排椿，扼险以阻江、浙之路。湖州赵景贤毁沿河寇垒，分军进克平望，会军於米市湖，尽毁砲台巢穴，进围嘉兴。寇既陷松江，遣其党窥上海。薛焕乘其不备，直捣南门而入，杀黄衣目十三名，夺船七十馀艘，立复府城。自松江至上海，沿途团练截杀殆尽。

六月，杨辅清纠旌德、太平大股犯宁国。寇自长兴窜陷安吉，王有龄遣彭斯举赴援，遇於孝丰，失利，退走昌化。寇直犯於潜，陷之，杭省大恐。寇复由黄渡再陷嘉定，纠土匪进踞南翔镇，逼上海四十馀里，再陷平望。苏州、嘉兴寇势复合。於潜寇连陷临安、馀杭，分扰富阳，吴云会洋将华尔攻青浦急，伪宁王周文嘉乞援於苏州，秀成率大股亲援，我军败绩。寇收枪砲乘船再犯松江，陷之。江阴寇分党筑垒申港，掠船谋北渡，李若珠飭艇师破毁之，伪丞相方得胜遁。玉良以地雷崩嘉兴南门城垣，寇严拒不得进。刘季三等连克馀杭、临安。浙西寇回

甯孝丰，突犯建德。

七月，秀成毁松江城堞，率伪会王蔡元隆、伪纳王郜永宽北犯上海，号十万，焚掠泗泾，七宝民团御之，多死伤。寇屯徐家汇，薛焕督文武登陴固守。寇诈为官军赚城，城上诒知，创却之。洋轮之泊黄浦江者，升开花砲於桅发之，寇始败退。孝丰寇陷广德，游击黄占起、江国霖战死。江长贵突围退至安吉，米兴朝奔四安。未几，赵景贤复广德，寇再陷踞之。寇复陷江阴杨厘汛城，逼常熟二十馀里。黄浦轮船洋兵以开花砲测击上海寇垒，六发，创及秀成。是夜秀成解围还青浦。时善兴寇告急，遂趋浙江。

初，副将陈汝霖率民团救松江，迨上海解围，洋将华尔会守松江，赐号常胜军。秀成陷嘉善，陷平湖，锡龄阿兵勇皆溃，寇旋去，收之。寇陷金坛，知县李淮守百四十馀日，粮尽援绝，川兵通寇，杀参将周天孚，陷之，李淮等皆战死。丹阳寇纠党六七千由新丰等处分道扑水师，谋掠舟北渡，并沿河筑垒，架砲轰射，周希濂督艇师乘烟雾对击，寇不支，遁回丹阳。玉良攻嘉兴两月不下，先后集兵三万有奇，而苏、常以北无牵掣之师，松江、青浦之寇可直入嘉兴，常州、宜兴之寇可直入长兴，建平、广德之寇可直入安吉，宁国、泾县之寇可直入於潜。

寇前自长兴迳逼省垣，虽经击退，并立复数城，而广德遂至不守。迨收复广德，而嘉善、平湖又复失陷。寇处处牵掣我军，近复添筑营垒砲台，又偷劫五龙桥头卡，多方误我军，实有罢乏不堪之势。秀成以嘉兴围急，率大股来援。玉良督战五日，胜负未决。秀成分股上趋石门，谋断大营后路。地形多支河，塘路绝，无可归。我军惧奔，玉良负创，疾驰还杭省。贼既解嘉兴之困，复陷石门，分两路直逼杭省：一趋塘栖，民团御之，退掠新市；一趋临平，吴再升败之，转走海宁。彭斯举

等击斩颇众，寇悉退还石门。未几，石门寇亦退，再升进驻石门。马德昭由临平、长安相继前进。

八月，寇陷昭、常，再攻平湖、嘉善，陷之。是时秀成自嘉兴还苏州，奉秀全伪诏，趋还江宁，令经营北路。初，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北犯不返，秀成未敢轻举。適江西、湖北匪目四十余人具降书投秀成，邀其上窜，自称有众数十万备调遣。秀成覆书允之，留陈坤书驻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大怒，责其违令。秀成反复争辩，坚执不从，秀全卒不能强。於是取道皖南，上窜江、鄂。

秀成之在伪京与诸党会议也，曰：“曾国藩善用兵，将士听命，非向、张可比。将来七困天京，必属此人。若皖省无他故，尚不足虑。一旦有失，则保固京城，必须多购粮食，为持久之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再三计议，佯以秀成之策为然。因议定自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财，广购米穀储公仓，设官督理之。俟缺乏时，平价出糶，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因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帖取米若干石，中、下以次递减。此帖即充伪枢府诸伪王禄秩。收入后无须拨解，而稍提其税入公，大半皆入私囊。商贩非执有帖者，粒米不得入城，犯者以私贩论罪。如是，则法可行而利可获矣。洪氏诸伪王乃分售帖利，上帖售价有贵至数千金者。及商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贩呼籥无门，渐皆裹足；而诸伪王侯又因成本加重，售价过昂，不原多出赏金，米粮反绝。秀成言之秀全，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诒仁发，仁发以：“奸商每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

此实我兄弟辈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秀全信其言，置之不问，秀成愤然而去。

寇陷宁国，提督周天受等死之。宁国之陷也，玉成与赖裕新、古隆贤、杨辅清四面围击。周天受战守七十馀日，军中食乏，饷阻不能达，寇破竹塘、庙埠诸垒，副将朱景山等皆战死。旌德、太平两军力单不能救，寇乘势尽扫城外诸垒，城陷，天受遂遇害。宁国既失，南陵孤悬。总兵陈大富苦守阅半载，国藩檄令自拔出城，遣水师迎之，难民从者十馀万。寇再陷太仓。玉成纠合江宁、丹阳、句容寇十馀万，自九洑洲、新江头掠船二百馀，日夜更番，意图乘虚下窜，为军团所败，窜六合。镇江寇船驶入丹徒、谏壁两镇港口，为水师李新明击退。冯子材寻进解镇江城围。侍贤率寇四万出广德攻陷徽州，署皖南道李元度溃走开化。寇趋祁门甚急，国藩檄邀运兰屯霍县，趣鲍超自太平还屯渔亭，以捍大营。徽州既失，杭、严两府防务益急。

寇之踞苏城也，同时城邑陷者数十。江阴居大江尾闾狼山对岸再陷於寇，寇踞之以窥江北，人心惶然。九月，通州知州张富年等会水师攻复其城。上月玉成率悍寇二十馀万进陷白炉桥尹善廷垒，旋至马厂集，犯东津渡，黄鸣铎击却之。至是图取寿州内东肥河，跨山越谷，盘行抵淮河岸，联营栉比。馀党窜入姚家湾，掳船，欲水陆会攻。巡抚翁同书派砲艇沿河截击，寇乘雾凫水入小港，为黄庆仁围杀；复以步骑扑北关，城上弹丸雨下，夜纵火焚寇垒皆烬，城围立解。寇窜南路：一还定远山，一走庐江，一赴六安。徽州寇自淳安窜陷严州，进踞乌龙岭。江宁寇纠九洑洲寇船二百馀艘下窜仪徵，我军大败之东沟。副将格洪额会破盱眙竹镇集寇屯，擒斩伪检点汪王发等，曾秉忠破青浦寇於米家角，攻城三日不下，秉忠中创。参将李廷举攻宝山罗店，寇败并嘉定，旋再窜罗店踞之。寇拦入寿昌、金

华，兵团复之。旋再陷再复。

十月，寇自淳安扰及威坪，兵团御之，回窜蜀口。徽州北路寇窜至杞樟里，逼昌化昱岭二十里。先是江西瑞金、广昌、新城、泸溪大股寇窥伺福建，汀州、邵武防军力御之，遂折窜建昌，而瑞金一股窜踞福建之武平，寻陷汀州，凶焰甚张。句容寇至镇江汤冈筑垒，冯子材击之不下。宁国寇直趋四安，破长兴长桥卡防，分窜广坤、梅谿。严州寇连陷桐庐、新城。苏州寇分股扑金山，我军击败之，遂克枫泾镇。寇复纠苏、常大股袭广富林，图犯松江。守将向奎军单，败退。曾秉忠回援，寇窜宝山罗店，都司姜德设伏败之，还青浦。玉良克严州。

新城寇窜陷临安。初，寿昌被陷，金华知府程兆纶督民团复之，桐庐亦同时收复。於是寇众悉趋富阳，副将刘贵芳、总兵刘季三败死，城遂陷。旋收复，毁江口浮桥。侍贤复纠集临安寇陷余杭，逼杭州省城。侍贤由严州还顾徽州，瑞昌等败寇秦山亭、古荡、观音桥，追至留下，寇弃垒走。省城解围，遂复余杭。侍贤不得志於杭州，自余杭直犯湖州。建昌寇间道犯铅山河口镇踞之。福建浦城、崇安，浙江衢州、常山、开化边防皆急。时徽州寇自深渡街口下窜天长，防军会水师大破於三河、衡阳等处。是股为天长葵天玉、陈天福会合秀成党三万馀众，将谋渡河分扰淮阳。秀成窜皖南，逾羊栈岭，陷黟县，鲍超大创之，城立复，再破之卢村，阵斩伪丞相吴桂先，秀成受伤遁徽州。国藩饬将屯守卢村，村距黟县二十五里。是时侍贤自严还徽，辅清盘踞旌德，环二百里皆寇。秀成复由江苏上犯，越岭肆扰。我军疾驰百馀里，力战两日，驱出岭，祁门大营始安。

赵景贤大破贼，解湖州城围。湖州自三月以来，迭被贼困，此赵景贤第三次解围也。先是寇踞杨家庄为老巢，以砺山、仁

黄山为犄角，焚掠双林诸村镇，蔓延长兴、四安、太湖。景贤会军先攻砺山、仁黄，以孤老巢之势。我军踞仁黄，毁杨家庄，败寇西窰。天长寇掠下五庄舟船数百艘，欲犯湖路；我军克河口镇，复创之石谿；窰广丰，道员段起御之，寇间道走玉山。多隆阿、李续宜会军大破桐城寇陈玉成、龚得树於挂车河、鹤墩、香铺街等处，平寇垒四十馀，寇退奔舒城。

安庆者，江表之咽喉，实平吴之根本也。寇援安庆，水陆阻梗，不能直抵江宁。玉成眷属悉在安庆城中，邀合发、捻十馀万人，图解城围。多隆阿、李续宜虽力挫之，仍分屯庐江、桐城，复纠集下游江宁、苏、常援寇并力上犯，逼近枞阳、桐城乡村，眈眈以伺我军之隙，将挟江南寇势全力谋楚军。时届冬令，安徽城河水涸，道路纷歧。我军四路告急之书应接不暇，皖南、浙江之寇分三大枝窰入江西，祁门各营围裹於中，势颇危急。湖南道州寇亦窰江西。寇既陷吴，势必全力犯楚，此其深谋诡计。故安庆一城，寇以死力争之。

左宗棠之入景德也，闻南赣寇分党由贵溪过安仁，直扑饶、景，遣军迎败之周坊，寇窰陷德兴踞之。十一月，宗棠进克德兴，寇奔婺源，又克之。十日内转战三百馀里，寇惊为神速。彭斯举解玉山城围，寇窰衢境，犯常山，与兵团战，败走开化埠。杨辅清自池州率党窰陷东流，进陷建德。水师收东流，而建德防军溃退。国藩遣唐义训驰击，至利涉口，寇筑垒河洲，列队以待，并以马队扼拒各卡。我军分东西两路缘山上，立破其卡；前军夹击河洲寇，后军抄其背，寇败走。我军复分为三进攻，寇出东门逸，遂复其城。寇复陷彭泽，阑入浮梁，越一日复之。寇趋马影桥，逼湖口。玉麟督水陆军力击之，遂收彭泽。寇宵遁，陷都昌、鄱阳。我师驰至都昌，击退踞寇，复之。

休宁寇犯上谿口，陷副将王梦麟垒。屯谿寇犯江湾，陷副

将杨名声垒。古隆贤、赖裕新纠大股犯羊栈、桐林二岭，张运兰会军击之，寇由新岭退去，犯婺源。国藩督饬鲍超大破於黟县卢村，别军绕出羊栈，断寇归路。寇沿崖逃走，追军反出其前，迫之，坠崖死无算。而休宁城寇以鲍超回剿景德，由蓝田扰及小溪一带，张运兰击败之，别股屯郑家桥者进逼渔亭。我军两路抄击，寇狂奔，毙黄世瑚等；复败上溪口寇，追至马全街而还。自是岭外寇不敢轻入。玉成率众万馀犯桐城、枞阳，我军镇静固守。寇踞七里亭，韦志俊扼枞阳街口。李成谋募三板入莲花池护卫营卡，寇不得逞。

寇再犯景德镇，宗棠败之。鲍超进扼洋塘，宗棠进扼梅源桥。寇自下游纠大股屯洋塘对岸，我军大破之，伪定南主将黄文金负创西奔。时祁门三面皆寇，仅留景德镇一路以通接济，寇尽锐攻扑，欲得甘心焉。时国荃围安庆，寇势渐穷。十二月，玉成纠约秀成、辅清及捻匪并力西犯，其大股寇、捻俱从南岸渡江而北，会於无为、庐江，以图急援怀宁、桐城，势甚猖獗。多隆阿等会於枞阳一带，布署战守。皖南寇大股窜孝丰，又别股由昌化窜分水。嘉兴踞寇备具砲船，意图南下，寇势蔓延，浙东西同时告警。

十一年正月，傅忠信、谭体元、汪海洋、洪容海各挟众数万，弃石达开归秀成。秀成骤增众二十万，势大炽，由石埭分两路趋祁门，防军皆败。江长贵援大洪，唐义训迎战历口，斩伪麟天豫古得金，寇溃走常山。富阳、新城、临安皆为我军所克，解广信之围。寇窜铅山、弋阳、贵溪、金谿，渐逼建昌。秀成自去冬犯皖南黟县羊栈岭不得志，窜浙江常山、江山等处；今春以全力攻玉山，转围广丰，犯广信，志在踞守要地，以通徽、浙之路。犯建昌，作浮桥渡河，以大股屯水东，环城筑二十馀垒，以浮桥通往来。江西寇黄文金犯景德镇，左宗棠、鲍

超败之石门、洋塘，毙许茂材、林世发。文金踉跄宵遁，铜陵援寇与败匪合，复入建德，分踞黄麦铺诸处。鲍超督诸军乘胜压之，毙寇万计，追至建德，会水师收复县城，诛林天福。秀成梯攻建昌，参将富安等纵火具创退之，复潜为地道修子城备之。寇船犯太湖，陷东西山。全湖失陷，湖州北路七十二漕港横被窜扰。太湖，巨浸也，襟带苏、常、湖三郡，港口纷歧，多至百馀。自苏、常陷后，沿湖要隘多为寇有。去冬间寇船自湖州出湖，迭犯西山、角头等处，为副将王之敬砲船所败。然所部不满十艘，募民船佐之，卒以众寡不敌败死。

二月，玉成图援安庆，纠合捻首龚瞎子，率五万人攻松子关。成大吉兵仅二千五百，寇多二十倍，分两路抄官军后。大吉令参将王名滔从左侧山横截而出，阵斩龚瞎子，寇惊溃，复选悍党分五路进，再战再败，捻散亡三万人。初，玉成噤龚瞎子犯松子关，而自率悍党十馀万，从霍山之黑石渡，袭余际昌营於乐兒岭，相持四昼夜，力竭而溃，遂抵英山，入蕲水，袭陷黄州。分党取蕲州，扰麻城，阑入黄安、黄坡、孝感、云梦诸县，并陷德安府、随州，势益猖獗，武昌戒严。

秀成闻玉成攻国荃久不下，分攻蕲、黄、广济，欲国藩赴援以分兵力。秀成叹曰：“英王误矣！正使国藩得全力以攻皖，彼岂暇救此閒城哉？彼有长江之利，而我无战舰，安能绝其粮道？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师为例也。”玉成屯孝感，而以德安、云梦、随州三处为长蛇阵，窥伺荆、襄。官文飞调李续宜、舒保、彭玉麟率水陆诸军回救。

侍贤窜踞休宁城，筑垒上溪口、河村、石田、小当等处，与休宁屯溪之寇互为犄角。国藩以休城不克，徽郡难图，祁门终属危地，檄朱品隆等进攻，焚诸垒，寇夜遁，收复县城。左宗棠进剿婺源寇，破侍贤於清华街，而城寇忽分党由中云窜入

乐平界。宗棠亲率数营屯柳家湾，扼其冲，寇败退；而援寇漫野至，返旆截杀，复大溃而去。侍贤纠徽州悍党围王开林於婺源甲路，越三日，溃围出，还景德。

秀成率党窜抚州，为知府锺峻等击败，窜宜黄，复纠土匪陷遂安。国藩遣大富防景德。宗棠进军鄱阳，次鲇鱼山，闻寇偷渡昌江，图合围景德，旋移驻金桥。寇窜平湖，分由西路樺根岭、北路禾黍岭进犯。副将沈宝成当西面，江长贵出北路拒之。国藩复檄朱品隆由祁门驰援，歼，寇越岭而逃；宗棠击破於乐平范家村，阵斩伪谢天义黄胜才、伪姚天福李佳普等。

侍贤率数万众潜匿於牛岭、柳家湾、回龙岭，翌日，齐进景德镇，陈大富战死，陷之。金鱼桥坐营后路已绝，遂移屯乐平。初，国藩至皖南，设粮台於江西，以景德镇为转运。寇之窥祁门者，屡遭挫败，遂悉锐再犯景德，冀绝大军饷道，至是陷之。国藩度粮路已断，惟急复徽州，可通浙米，亲至休宁攻徽寇不克，仍屯祁门；而寇环攻不已，誓以身殉。宗棠大破寇於乐平，斩馘数万。侍贤遁，围建昌、抚州，攻之不下，遂陷吉安，大军旋复之，乃进陷瑞州。於是祁门之路始通。

三月，我军克新淦，解麻城围。繁昌荻港、芜湖鲁港寇皆败走。民团克云梦，收应城、黄安、黄坡。金国琛会水师克孝感、进攻德安，逼城为垒。嘉兴寇窜陷海盐、平湖，宗棠败寇於龙珠、桃岭。寇渡吉水海滩，陷吉安，复为知府曾咏等攻复。寇由吉安东犯，分股窜峡江，与新喻贼合并，屯阴冈岭，临江告警。玉成分股守德安、随州，牵缀我军，率悍党由蕲州、黄广回宿松，进太湖大营后路，绕趋宿松桃花铺，逢窜石牌，逼安庆集贤关筑垒。未几，桐城、庐江伪章王林绍璋、伪干王洪仁玕等率二万自新安渡至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馀里。至马踏石，窜安庆，与玉成会解城围，多隆阿分击败之。玉成

闌入集賢關，攻圍師各壘；復於菱湖兩岸筑壘，阻水師進攻。楊載福遣軍舁砲船入湖，毀寇船筏，復立壘湖嘴，使寇不敢逼水陸大營。多隆阿自桐城挂车河進攻安慶援寇林紹璋等於練潭、橫山，逼溺菜子湖無數。黃文金糾蕪湖寇及捻二萬，筑壘天林庄二十餘座，謀入安慶城，多隆阿誘斃二千，國荃圍師不少動。水師焚奪寇船，斷其接濟，以困城寇。

侍賢自廣信窺常山，陷之，入踞江山，旋由常山分股犯衢州。先是福建援師自衢防回援汀州，軍勢驟孤，故寇乘虛回窺。又別股由開化白沙關窺玉山童家坊，偽為難民呼城，砲創之；常山寇復至，會攻城，詐為援兵，奮力擊之，退屯三里街、七里街，潛掘地道，道員王德榜縋城出，大破之，寇還常山。遂安寇直抵淳安港口，副將余永春中創敗退；茶園寇踵至，再退桐關。嚴州大震。

四月，國藩自祁門移駐東流，多隆阿擊敗玉成，棄壘遁，屯集賢關。國藩復撥鮑超一軍，胡林翼撥成大吉一軍，同赴安慶。初，玉成即菱湖北岸筑壘十三，城寇叶芸來出城接應，亦筑五壘於南岸，以隔國荃與其弟貞幹之師。國荃掘長壕，包寇壘於長壕之內。玉成前阻圍師，後受鮑、成兩軍夾攻，計窮遁去，猶死守關內外寇壘，又於隨州、德安各留悍寇牽掣我兵。官文派軍攻德安，筑長圍困之。

秀成踞義寧州武宁县，逼近湖南北邊境。官文派軍分守興國及崇、通、山、冶四縣。寇裹脅七八萬人，一由苦竹、南樓二嶺犯通城，一由蛇箭嶺犯通山。我軍眾寡不敌，均被闌入，直抵崇陽之白霓橋。其窺伺興國之寇，扑余際昌營，官軍戰失利，退大冶。寇隨至大冶，并扰武昌。官文咨調李续宜等屯东湖、站纸坊一帶，相機進剿。秀成自孝丰窺四路，陷長興、壽昌，分犯三里亭、千家村；復自瑞州分窺西路，連陷上高、新

昌，北路陷奉新扰义安，以阻援师。连日曾秉忠等水陆诸军破走乍浦、平湖寇於金山各隘。金山与浙之平湖水陆交错，薛焕与秉忠商筹，平湖一日不复，松江属一日不安；谋越越境会攻平湖，再图乍浦。

当陈玉成之退走也，多隆阿已进军磨盘山，遣温德勒克西、曹克忠、金顺等分途尾追。玉成复纠合林绍璋、洪仁玕、黄文金及格天义陈时永、捻首孙葵心共三万馀，并力上犯，筑八垒於挂车河、夹崤尖迤西釭盘岭；率党破山内黄山铺团卡，仍出山外调黄文金四千馀人伏山内，自率悍党分道进犯我垒。多隆阿分军设伏於釭盘岭、老梅树街，而自率马步各军分道拒战，寇后队忽自乱，老梅树街伏骑乘之，势不支。玉成督败党抵敌，而项家河寇垒为舒亮伏兵袭焚，烟焰突起，寇大惊，败奔桐城。八垒悉平，烧山内寇馆数十处，毙八千馀。上命左宗棠帮办军务。

寇越衢州陷龙游，连陷汤谿、金华，绍兴、宁波皆大震。宁、绍为浙东完善之区，寇垂涎已久。金华既陷，势将内犯。寇犯丹徒，水军败之，毁寇浮桥。曾秉忠自金山攻青浦，寇坚壁不出，败嘉善援寇於章练塘。宝山防军姜德攻嘉定以分寇势。都兴阿败天长、六合窜寇於扬州西北乡，尽毁甘泉山寇垒。秉忠自金山洙泾率砲船进破白虎头、金泽镇寇巢，直抵浙境，败西塘援寇，进毁俞汇卡，寇退入嘉善。金华寇分股陷兰谿、武义。

五月，鲍超、成大吉破集贤关外赤冈岭寇垒三，歼寇三千馀。伪屈天豫贾仁富、伪傅天安李仕福、伪垂天义朱孔棠等皆伏诛。大吉回援武昌，馀一垒超独破之，擒斩刘瑄林。瑄林陷苏、常为前锋，自恃其勇，欲以孤垒遏官军，既伏诛，国荃军势自倍。国藩之移东流也，皖南寇度岭内空虚，纠众由方干岭

樟树卫防军而入，潜陷黟县，筑垒西武岭等处，窥伺祁门。张运兰等克黟县，寇并入卢村十都，增垒抗拒。我军克其七垒，寇悉骈诛。徽州寇闻之窜走。

宗棠追剿侍贤至广信，以建德再陷，窜入鄱阳视田街，急回景德。寇宵遁，宗棠截之，大战柘树岭，寇走建德后河，遂复县城。运兰进攻徽州，复之。汀州寇由江西瑞金回窜。时江西寇窜江山，进陷遂昌。秀成以一股踞瑞州、义宁、武宁，分三路犯湖北，连陷南岸兴国、崇阳、通城、大冶、通山、武昌、咸宁、蒲圻，寇锋逼武昌省城。官文、李续宜会遣水陆军分道进剿，胡林翼亦自太湖移军还省，先援南岸，再图黄、蕲。

寇之窜扰江西者，自去冬以来，前后凡五大股，其由皖境窜入，自北而南者三股：一曰黄文金，连陷建德、鄱阳六县；一曰李侍贤，连陷浮梁、景德等处。此二股均经左宗棠击退，未能深入江西腹地。一曰李秀成，连围玉山、广信、广丰三城，又深入内地，围建昌，扑抚州，均未破，窜入崇仁樟树镇、吉安峡江，并踞瑞州府城，分窜奉新、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又窜入湖北之兴国、大冶、蒲圻、崇、通等处。此北三股也。其由两广窜入，自南而北者二股：一曰广东股，其渠有周姓、许姓，上年由仁化、乐昌阑入江西，与李秀成联合，围攻广信、南丰、建昌各城，连陷湖口、兴安、婺源，经左宗棠攻克德、婺两城，遂归并徽州。一曰广西股，其渠为朱衣点、彭大瞬，本石达开之余党也。由江西窜出湖南，经过南赣，陷福建之汀州，回窜江西，蹂躏宁都、建昌、河口等处。其前队已由婺源窜浙，后队尚留抚州。此南二股也。五大股中，又分为三支、四支，忽分忽合，时南时北。

国藩令鲍超回援江西，由九江直捣建昌，先保江西省城。瑞州及各县踞寇逼近南昌，毓科留张运桂等扼屯城外，刘于浔

屯安义堡，后营屯生米，丁峻屯临江，皆为省垣西路屏蔽。李续宜克武昌，寇陷松阳、处州、永康、缙云。缙云既复，寇窜永康。宗棠遣军克建德，国藩移屯婺源，婺源者，界江、皖、浙三省之冲也。赖裕新合汀州寇犯德兴，分党踞九都之新建，遣军败之。寇渡江窜浙江开化华埠，德兴、婺源肃清。游击黄载清克遂昌，松阳踞寇亦闻风遁，载清进攻宣平克之，寇窜武义，处属肃清。金华知府王桐等克永康，寇并趋金华。江阴、常熟寇由海坝窜寿星沙，大肆焚掠。

六月，曾国荃会水师破菱湖北岸十三垒、南岸五垒，斩馘九千馀。寇之踞湖北咸宁、蒲圻、通城者，我军均克复。寇由武宁犯建昌。金华寇出扰曹宅等处，李元度克义宁。张玉良等率水陆军围攻兰谿不下。寇侦严州军单，筑垒女埠，下窜严州，陷之，寻为张玉良所复。寇陷上高，扰万载。知县翁延绪等克复武宁。水师李德麟等击毁黄山、黄田、石牌三港寇船，寿星沙寇退回江阴。苏州寇扰青浦，李恆嵩自北簞山移屯塘桥，以固松江门户。嘉定寇纠苏州寇犯上海，我军御於真如。寇渡河窜华漕，夺踞参将王占魁垒，薛焕遣军夺还。寇走南翔，再败退嘉定。时江水盛涨，国藩檄杨载福图池州，牵掣南岸。载福攻十日不能下，乃率李成谋三营至旧县，侦北岸无为濒江垒寇避水移神塘里河，驶击破之，进攻州城。陈玉成、杨辅清死力抗拒。还军次大通，败青阳寇，还屯黄石矶。

七月，玉成纠辅清众十馀万自无为州犯英山，绕宿松，径攻太湖，为救援安庆计。寇排队山冈作长蛇势。复有寇数万自龙山宫对岸至塔下，袤延二十馀里，分路诱我军，我军坚守不动。夜大雨，贼汹涌潮进，城中飞丸随雨落，至晨围始解。玉成乃自小池驿进至清河高楼岭，欲结桐城寇包裹我军，以解安庆之围。攻扑六昼夜，玉成、辅清援桴鼓督军，挥刀砍不前者。

我军奋击，大挫其锋。玉成、辅清率大队窜至高河铺、马鞍山，桐城围复合。安庆围师悉平城外诸垒。秀成自窜踞瑞州，分陷上高、新昌、奉新等县，以瑞州为老巢。官文檄元度会军攻克新昌、奉新、上高，败寇均趋瑞州。乃遣游击贺接华等会军直捣郡城，攻复之。官文以德安寇谋窥荆襄，派水陆诸军节次严剿，寇坚守，有冒死突出者，诸军击溃，寇不得入城。寇复出抄我军后以援前寇，乃断其归路，寇奔河西，伏兵四合，架梯入，立复府城。

程学启克安庆北门外三石垒，北门寇路已绝。德安寇窜河南信阳，转犯罗山、光山、商城，兵团截击，退奔皖境。鲍超督诸军大破丰城西北岸寇垒，东岸屯寇惊溃，刘于浔乘之，收樟树镇。初，超自九江进军，秀成闻风远遁，率瑞州、奉新、清安、安义之寇，先分万人扰抚州；令玉成率悍党二万攻丰城，而自领大队由临江踞樟树、沙湖、丰城一带，绵亘百馀里。先一日，超至丰城对河，值寇在樟树为浮桥，阵山冈，超分中、后、左、右四队齐进，寇摇旗迎拒，战一时许，大败，馘八千馀人。

八月，克安庆城，城外四伪王窜集贤关。安庆既复，东南之势益促。水军进克池州，乘胜下剿，复铜陵县。时伪右军刘官才方盘踞池州，与安庆相犄角。内则坚守石埭、太平，阻徽师进兵之路；外则上犯德、建、鄱阳，为江省北边之患。今与安庆相继而下，皖南军势益张。国荃与多隆阿会议，以桐城为七省要道、安庆咽喉，寇死守待援；玉成尚拥众数万，徘徊於集贤关内外，谋与桐城合并。乃会军进击，玉成、辅清皆大败，越山而逸，遂复其城。宿松、黄梅、蕪州、广济相继下。多隆阿进屯蕪州曹家渡，扼下游败寇，以绝黄州寇援。李续焘等会同水师进攻黄州，寇筑垒浚壕以抗我军。蒋凝学令投诚刘维桢

服寇衣，伪为援众；复造玉成伪文，诱寇出，而设伏以待，寇果出，为我军所歼，立复黄州。

时秀成窜出丰城，踞白马寨，遣党攻抚州。鲍超驰至，抚围立解。寇走贵谿，得广东新冠，合大众据湖防河口，势甚汹涌。超分五路应之，蹋毁七十馀垒，进复铅山。国藩移驻安庆省城。初，侍贤攻严州，两月不能下，乃於乌石、方门二滩连环筑垒，逼近外壕。城内粮尽援绝，副将罗大春受重伤，率将士突北门出，城遂陷。秀成自桐庐、新城进陷馀杭。寇之窜贵谿者，闻鲍超自抚州至，豫遁走。初，闽寇三起，与花旗广匪先后由建昌窜至广信，与秀成并为一路。鲍超会屈蟠大破广信寇垒，立解城围。秀成败走铅山，筑七垒，与城寇相守御。超踵至，悉覆其垒，渡河攻城，克之。秀成窜围广丰，不克，分窜玉山，筑垒十馀，复为道员王德榜所破。

秀成全股悉自江西窜犯浙境，一由玉山陷常山，一由广丰犯江山，龙游踞寇同时出扰，衢州危迫。是月知府张诗华克复泸谿、兴安各城。福建援军张启煊击寇浦江，失利，陷之。寇直犯五指山，金华大股踵至，米兴朝等迎击失利。义乌、东阳相继不守。启煊退守诸暨辟水岭，寇至再溃。九月，寇陷处州。

大军之破安庆也，无为州寇马玉棠妻子居安庆，曾国荃生致之，密谕玉棠献无为城。无为居皖北形势，控金陵，引芜湖，为寇必争之路。附近泥汊口、神塘河诸处，石垒星列，以阻我军。曾国荃会同水师抵泥汊口，垒高难仰攻，乃令筑寨安营，而自率劲旅迅赴杨家桥、凤凰颈，决堤断寇归路。寇大恐，遁入城。越日，攻神塘河，寇亦遁归，乘胜直抵城下。至是玉棠事泄，伪顶王朱王阴幽之。玉棠党举兵攻王阴，我军乘之，寇大溃。毙伪豫侯、丞相等，城立复。

秀成由临浦陷萧山，再由萧山塘路窜杭州，陷诸暨、绍兴

府城，分窰新昌、嵯县。上虞、馀姚均先后失守。国荃连破运漕镇及东关镇，镇在无为、含山之界，外濒大江，内连巢湖，寇粮皆屯於此，上济安庆、庐州，下输金陵，为南北锁钥。伪巨王洪某率众五六千，并砲船数十，守之。寇失此益胆落。

十月，楚军克复随州。湖北自黄州、德安复后，惟随州以孙捻援应，扰及襄阳，凭坚死抗。官文击退豫捻，复用降将刘维桢取黄州计，诱寇出城败之，克复州城。多隆阿收舒城、庐江，李续宜部将蒋凝学屯六安、霍山，宗棠屯婺源，张运兰等屯徽州，李元度新军出广信，寇悉赴浙江，而皖南寇聚保庐州。宗棠议大举援浙，浙寇猖獗，全省糜烂，逼近省垣。

上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军务。秀全见各省攻讨严剧，迭克名城，金陵唾手可下，乃大惧，令秀成、侍贤分途窜扰，分我兵力。秀成窜浙江，叠陷各郡邑，直至馀杭，浙省戒严。寇从塘路抵杭州，扑武林门外卖鱼桥，踞我营卡。寇队寻大至，运粮道阻。提督张玉良来援，与城军夹守。寇乃自海潮寺至凤凰山，环木栅实土其中为坚壁，使城外隔绝，日以枪砲轰城。玉良攻木栅，中砲死。内外兵益惧，而城中久乏粮，人多饿死。自萧山、诸暨等城陷后，援兵路绝。寇寻陷奉化、台州，十一月，由慈谿犯陷镇海。台州寇分股陷黄岩、宁波，会同辅清由浙江严州遂安逾岭回窰徽州，复蔓延衢属开化，其谋在深入江、皖腹地，阻我援浙之师。

宗棠於广德奉督办浙江军务之命，以寇围徽郡，当入浙后路，遣军至婺源，会防军援剿。辅清大举分犯徽州、休宁，两败於屯谿、篁墩，遂趋南路，迆逼严郡；而秀成已陷杭州，满城亦相继失守。辅清率宁国寇围攻徽州、休宁两城，伪成天安窰休宁之屯谿，寻又窰篁墩。十二月，总兵张运桂坚守徽城待援，乘间出击破寇垒。寇复踞屯谿、市街、潜口一带，以绝徽

军粮道。国藩调总兵朱品隆驰赴休宁，与唐义训先破屯谿街口寇卡，毁河边四垒，进平石桥、潜口寇巢，寻派军护粮赴徽。寇由万安街分股包抄，我军奋击之，寇不敢逼。张运桂以严市街为寇踞，粮道梗阻，与休宁军会商兜剿，毁寇十馀垒，辅清受伤。值除夕大雪，寇掠无所得，悉遁去，围立解。

是月提督李世忠克复天长、六合。寇自八年踞六合，屡攻不下。黄雅冬思反正，潜约世忠先削其外垒，而己为内应。世忠自滁州至六合，遂大破寇垒，斩冯翊林，直造城下。黄雅冬倒戈，纵火拔关，我军拥入城，擒斩冲天福林国安、顶天燕江玉城、攀天福魏正福五十馀人，皆悍党也。诏黄雅冬更名朝栋。世忠以黄朝栋密约天长寇陈世明为内应，朝栋所部未尽薙发，诈为援寇进城下，世明拔关纳军，遂克之。

是岁汀州寇窜陷连城，分窜上杭。江西寇复阑入武平境，时寇谋分股：一图窥龙、岩，一由清流、宁化扰延平、邵武。总督庆端以延平为全省关键，驰往驻紮；克连城，进攻汀州，创洪容海，克之。而江西续窜武平之寇，亦为副将林文察等击败。国藩疏请饬庆端严守浦城，俾寇不得由闽境窜江西。

同治元年正月，是时浙、苏两省膏腴尽为寇有，全浙所存，尚有湖州、海宁两城，又孤悬贼中，独衢州一府尚可图存。国藩疏荐福建延邵建宁道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别立一军，由沪图苏；以围攻金陵属曾国荃，以浙事属左宗棠。於是东南寇势日就衰熄。世忠攻江浦，约刘元成、单玉功为内应，杀伪报王、伪宗王、操天福等七十馀名，立复江浦；至浦口，复克其城。自江、浙两省寇纠众数十万，并力东犯，连陷奉贤、南汇、川沙等县，烽火遍浦东，逼上海。各隘防军遇寇辄溃走。寇既为法船所击退，踞天马山陈防桥，复为李恆嵩所破，败入青浦城中。其浦东大股踞高桥，欲断我要隘。美人华尔、白齐文扑

寇巢，毀其壁，进攻浦东、浦南，大破之。寻嘉定、青浦寇进逼七宝，以窥上海围防军郭太平营。薛焕督军解其围，甫还军，寇复大至。

李鸿章率湘淮军援江苏，营上海城南。黄翼升统水师相继至。宗棠出岭攻开化，杨辅清纠众踞张村、银坑、石佛岭，窥伺衢州，连战走之，阵斩蓝以道，开化肃清。九洑洲寇窜江浦、浦口、和州，分党犯桥林。二月，嘉善、平湖寇水陆犯金山、洙泾，七日，陷之。松江、上海俱震。东梁山伪爱王黄崇发、西梁山伪亲王某、裕谿口伪善王陈观意纠合雍家镇寇，分股上窜五显庙、水家村、汤家沟，水师李成谋登岸破之，斩黄崇发。初，宗棠既克开化，进军常山璞石，侦李侍贤噉寿昌兰谿寇，遂安恭天义赖连绣犯开化马金，谋长围困我。宗棠反攻遂安，乘援寇未集，先剿克之。

三月，李元度败寇於江山碗窑，再败小青湖援寇。江山贼进陷峡口，闽军曾元福垒，踞之，连营数十里。宗棠自常山遣军进剿。林文察之克遂昌也，寇并聚松阳，蔓延云和、景宁，寻以次击退，进规处州，破寇松阳平港头寇垒，寇奔处州碧湖。上年国藩檄鲍超平青阳城外寇垒，作长围困之。伪奉王古隆贤潜纠浙江死党三万余人进扑铜陵，分我军势。超率援军尽扫横塘等处百餘卡三十六垒。古隆贤侦知大军北出，阴统泾、太悍寇筑九垒於青阳猪婆店阻我师，以通粮道。適超凯旋，进逼青阳，克之。

国荃既募湘勇回安庆，国藩饬令攻取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等处，以为欲制寇死命，先自巢始，遂进屯县城东北。刘连捷等赴望山冈以扼南路，寇乘我垒未定来犯，拒败之。初，寇踞江岸以北，上援庐州，下卫江宁，分布坚城，拒守要塞，通上下之气，杜我进兵要路。至是攻破巢县铜城闸、雍家镇，

旋收巢县，复含山，再会水师大破裕溪口寇屯。

寇之踞金陵也，以全力扼东西梁山，两山对峙，大江至此一束，水急流洄，视小孤山尤为形胜。国荃以此关为金陵锁钥，循江上逼西梁山而阵。寇走江州，水陆争起搏击，遂克之。自是金陵重镇已失其半。伪匡王赖文鸿窜繁昌县，纠约踞寇扑我三山峡营。曾贞幹乘寇未逼，督军分道驰剿，寇大乱，殪其渠吴大嘴，遂克繁昌。芜湖援寇潜屯鲁港以图抗拒，贞幹会同水师夺其船百餘艘，夷三垒十餘卡，馀悉遁芜湖；贞幹督各军驰抵南陵，立复其城。鲍超既克青阳，议先取石埭、太平以固徽州之防，继取泾县以达宁国之路；乃分军五路，由龙口直抵石埭，寇矢石交下，总兵娄云庆从西、北二门攻入，立复县城。寇大惧，纠集南陵援寇大至，屯甘棠镇阻我师。我军分三路进击，破十七垒，遂复太平，擒斩伪主将徐国华等三十七人。先是超攻青阳时，有伪佐将张遇春率众万馀乞降，超纳之，令暂屯景德三谿。至是太平贼寇将北走，张遇春骤起歼之。超回军挟之，进攻泾县，复其城，遂东渡清弋江，进规宁国。

李侍贤自陷常山，与龙游寇同扑衢州，总兵李定泰等败之，复常山，解衢州之围。宗棠驰至常山，攻克招贤关，以通衢州粮道。其扑江山之寇，檄李元度会攻石门花园港寇巢，毁十四垒，寇势不支，乘夜向台州潜遁。是时杨辅清由淳化犯遂安，宗棠自常山进屯开化图之，寻遣刘典进攻遂安；辅清退走淳安、昌化，窜皖南犯宁国。四月，仪徵寇败后，窜扰沙漫洲等处，水师击走之，扬境肃清。浙军会民团克复台州仙居、黄岩、太平、宁海，缙云、乐清、慈谿等县，擒斩延天义李元徠，伪王李洪藻、李遇茂，伪主将李尚扬。寻进克宁波府镇海、青田二县。台、处寇上窜温州，踞太平岭及任桥、瞿谿，寻分窜瑞安，张启煊营陷，退守县城。楚皖军会克庐州，秀成窜扰苏、常，

玉成则盘踞皖、楚之交。

自大军克复安庆，玉成率党自石碑而上，调宿松、黄梅之寇同至野鸡河，欲赴湖北德安、襄阳招集其党，群酋不从，乘夜由六安走庐州，众渐携贰。秀全复督责甚切，玉成惧，力守庐州不敢走，皖、楚诸军困之，日盼外援。而颖郡解围后，伪扶王陈得才西窜，伪天将马融和随张洛行远遁，外援遂绝。多隆阿与皖军张得胜设伏诱贼出战，两军合击，寇大败，遂克府城，诛伪官二百十三名。玉成奔寿州，尚有死党二千，以苗沛霖阴受伪封，往乞援；沛霖缚之，献颖州胜保大营，并擒伪导王陈士才、伪从王陈德、伪统天义陈聚成、伪天军主将向士才、伪虔天义陈安成、伪祷天义梁显新，及亲随伪官二十馀，并正法。秀成闻玉成死，顿足叹曰：“吾无助矣！”玉成凶狠亚杨秀清，而战略尤过之，军中号“四眼狗”。自玉成伏诛，楚、皖稍得息肩，而金陵势益孤矣。

民团克宁海、象山、奉化。李世忠大破寇於六合八步桥，寇窜滁州来安，又大败。寇势大馁。华尔等克柘林，谋捣金山卫。知府李庆琛攻太仓，秀成率伪听王陈炳文、伪纳王郅云官来援，逼青浦。李恆嵩失利，退走塘桥。嘉定、宝山皆震。寇别队由娄塘攻陷嘉定，英、法二提督及我军突围走上海。鸿章飭军驻法华镇，扼沪西，寇遂逾青浦，迳逼松江。秀全自窜踞金陵，以东西梁山为锁钥，以芜湖为屏蔽，而尤以金柱关为关键。自国荃破太平府，彭玉麟破金柱关，黄翼升往袭东梁山一战而下，贞幹循江进克芜湖，提督王明山等复攻破烈山石垒，未逾三日，上下要隘悉为我有。从此上而宁国，下而江宁，寇均失所恃矣。

国荃进军江宁镇，屯板桥，潜袭秣陵关，进破大胜关、三汊河，直抵雨花台军焉。江北浦口、六合败寇悉聚江边，李世

忠蹙之，渡还九洑洲。江北肃清。五月，伪什天安建瀛统众聚南汇，与林天福刘二林屡为秀成养子所凌，至是来降，我军整队入城。秀成养子方踞金山卫，来犯，复纠川沙寇回扑，复为我军所败，直逼川沙。寇由海塘窜出，遂复川沙，进攻松江。寇逼泗泾，防军游击林丛文败退北门。华尔由青浦回援，鸿章令程学启扼虹桥，分青浦、松江后路。寇陷湖州，福建粮储道赵景贤拔刀自刎，贼夺之，囚一年馀，秀成礼待之极厚，终日骂不绝口，谭绍光举枪一击而殒。

初，寇围逼松江，鸿章以松江扼青浦东、西之中，为最要地，自赴新桥，令程学启时出兵缀寇。寇初营西门妙严寺土城，华尔以砲毁之。寇复攫据之，增筑砲台，环合四门。常胜军战寇窰福滨，城军乘夜分门出击，寇窜遁。乃简精卒破天马山寇营，突入青浦，尽焚辎重。寇死战，并力守松江。其分屯广福林及泗泾之寇，鸿章进击败之。寇遁入营，断桥以拒。刘铭传等克奉贤，陈炳文、郜云官等率众数万围新桥程学启营，填壕拔鹿角，学启不及以枪砲御，掷砖石击之，寇藉尸登壕，学启开壁突击，寇始卻，而分股逾新桥逼上海。鸿章将七营往援，大破之，追至新桥，学启大呼夹击，寇解围遁。陈炳文、郜云官皆负伤窜走。进军泗泾，寇大溃，尽烧其垒。广福林、塘桥寇亦退。上海、松江俱解严。

初，李世忠遣军自六合通江集南渡，连破石埠桥、龙潭、东阳寇垒，寇悉遁句容。自是九洑洲寇外援尽绝。秀全遣江宁寇大攻石埠桥曾玉梁垒，世忠遣义子李显发往援，入垒会守。陈坤书自句容进攻龙潭、东阳诸垒，守军黄国栋等退并石埠，而寇攻益急，显发会水师力战，尽平其垒，解石埠围。时李秀成自松、沪败还，谋连合杭、湖寇众救援江宁。秀全遣悍党二万攻大营，国荃设伏败之。连日宗棠督军攻衢州，东、南、北

三路寇垒皆尽。

初，秀全以大军骤逼城下，日出扑犯，辄被创，趣浙酋李侍贤、苏酋李秀成还救江宁，而宗棠攻衢州，与李侍贤相拒遂安、龙游间。鸿章新克松江 县，秀成奔命未遑，乃与诸党议曰：“曾国荃兵力厚集於金陵，为久困之计。我势日蹙，不如先围宁国、太平，断其后路。我军势既振，敌乃可图也。”秀全以久困，虑粮不继，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乃先遣悍党数万自苏西援。时宁国馀寇窜并江宁，屯於淳化镇者亦不下二万馀。六月，宗棠自衢州进军龙潭。侍贤自遂安败后，复纠合金华及温、处悍党，分屯南岸湖镇、罗埠，北岸兰谿之永昌、太平、祝家堰、诸葛村、孟塘、油埠、裘家堰。宗棠驻潭石望，距城十五里，遣睦金城会刘培元驻城西圭塘山，屈蟠、王德榜驻紫金旺，崔大光驻城北对河茶圩，刘典驻高桥。先是李侍贤侦我军平衢州寇垒，将进军龙游，纠党潜趋兰谿、严淳，乘虚袭遂安，为就粮江、浙断我饷道计。宗棠遣军大破之，寇由寿昌退还金华。七月，我军进败龙游寇，毁兰谿、油埠寇屯，阵斩伪骏天义邓积士等。宣平、处州、馀姚、寿昌均以次收复。

是时杨辅清纠众十馀万窜踞宁国府城，复分党屯聚团山、寒亭等处，阻我进兵之路。鲍超饬将卒扑寒亭，寇出巢猛拒，总兵宋国永横跃入阵，伏起扼归路，寇惊溃，平寒亭管家桥、楠家甸、狮子山寇馆数十处，寇垒三十五座。伪卫王杨雄清纠合馀众遁回宁郡。辅清闻寒亭战败，即纠党绕城结垒，延三十馀里。鲍超进壁乌纱铺，饬娄云庆设伏望城冈，以轻兵诱寇。寇以我兵寡，直压山冈而下，我军张两翼却之。寇见旗帜遍山谷，误为援寇，反斗中伏，我军复断其后，毙无算。望城冈及抱龙冈十数村皆平。寇复阴结别股筑垒坚拒，鲍超率各军逼垒而营。各伪王出大队於南、北两门夹攻，鲍超分军进搏，寇败

走浮桥，我军焚桥截杀，无得脱者。寇复收馀烬，再战再败，辅清单骑脱走。立收宁国府、县二城。初，辅清闻超军至，数遣使乞援於江宁，秀全遣伪保王洪容海率悍寇赴之，容海者石达开死党也，既至，慑超威，乞降，超许之，而郡城已克。容海奔广德，袭献州城，率众六万就抚，复本姓童。

江宁援寇大举犯垒，分二十馀队牵掣各军，而以锐卒突雨花台。国荃拔卡纵击，大破之，解围去。潘鼎新等会克金山卫城，地界江、浙，为浦东门户，至是一律肃清。是月鸿章督诸军会攻青浦，克其城。谭绍光方踞湖州，闻青浦已失，恐官军蹙其后，乃合嘉、湖、苏、昆寇犯松、沪西北，进窥青浦，学启会水师击却之。寇攻北簪山垒不获逞，遂东趋攻北新泾，北新泾为上海西路之蔽，防军大战却之。寇分窜法华，逼上海。鸿章调诸军自金山卫、青浦、松陵回援，悍寇二万围官军，学启战逾时，寇大溃。北新泾之寇凭河据垒，伏左右以待我军。鸿章亲督阵，与学启军合，尽毁寇营，绍光遁嘉定。上海危而复安。

八月，寇陷慈谿，华尔复之，受创，寻卒。嵊县、新昌寇陷奉化。闰八月，奉化寇窥宁波，宗棠饬蒋益澧等进平兰谿裘家堰寇垒，毙伪元天福万兴仁、伪主天福刘茂林等。罗埠踞寇伪戎天义李世祥乞降，益澧攻罗埠，世祥应之，破五垒。湖镇寇闻之遁，我军渡河破五星街。此皆龙游、汤谿要冲也。益澧屡攻汤谿不下，军多死伤。宗棠进营新凉亭，逼龙游城五里，饬益澧由罗埠进攻汤谿。刘典屯扼油埠、湖镇，以堵兰谿、金华援寇。

九月，鸿章会常胜军攻嘉定，克之。绍光及伪听王陈炳文复纠援寇十馀万，分道自太仓、昆山来犯，北由蟠龙镇至四江口，图据黄渡以当青浦；南由安亭至方泰镇，图入南翔。寻我

军卻寇南翔，寇乃於三江口、四江口立左右大寨，设浮桥潜渡，困我水师；而青浦西北洋新泾、赵屯桥、白鹤江寇益蔓延，扰及重固镇张堰，距青浦十馀里。黄翼升率水师自青浦出冲敌舟，寇扼白鹤江不得进，别队犯黄渡，李鹤章会击败之。时四江口久被围，绍光屯吴淞江口，炳文踞南岸。鸿章督诸军至黄渡，分三路进击，自辰至未，屡冲不动。鸿章督战益急，诸军逾壕直逼寇营，学启砲伤胸，复裹创疾战，寇由南岸溃而北。四江营守将皆冲围而出，寇退昆山。我军毁其浮桥石卡殆尽，毙数万，夷垒二百座。寇自是不复窥松、扈，悉力坚守昆山、太仓，尤为苏州门户，寇所必争者也。

宁国再陷，寇复由句容进薄镇江，壁汤冈。冯子材督军破汤冈九垒，寇归青山老巢，乘胜拔之，窜还句容。初，伪护王陈坤书纠众四五万图犯金柱关，彭玉麟御之花津，五战皆捷。寻寇以战舰数百从东坝拖出，我军毁其浮桥，寇乃不敢渡河。至是悍寇结筏偷渡，屡逼金柱关，我军水陆大举，败之花山。寇遁上驷坡，而水师已先毁浮桥，寇回戈转斗，诸军合击，歼万馀。其窑头等处尚延袤百馀里，我军环攻，焚其垒。花津、清山、象山、采石矶诸寇巢悉数平毁。自是芜湖、金柱关六十里之间寇踪以绝。

时大营军士患疫方稍止，秀成亲率十三伪王，号称六十万，麇集金陵，东自方山，西至板桥镇，旗帜林立，直逼我军营垒，尤趋重於东西两隅。曾贞幹等击败之小河边城寇援，寇寻由东西两路进攻，分党趋洲上，抄出猛字等营后，我军分路击退之。寇之围逼西路者，历六昼夜，为我军击败。寇悉向东路，逼营而阵，潜通地道，百计环攻。各军将士负墙露立，掷火球击寇。寇负板蛇行而进，填壕欲上。我军丛矛击刺，寇拽尸复进，抵死不退。飞弹伤国荃颊，血流交颐，仍裹创上壕守御。侍贤自

浙东来援，急攻吉后营砲台。国荃引军驰救，寇来益众，用箱匮实土排砌壕间，暗凿地道。我军以火箭攒射，随出锐卒击之，贼锋稍挫，遂毁西路寇垒。东路之寇环逼不已，嘉字、吉后两营地地道轰发，寇拥入塌口，我军分路冲出决战，塌口以内之寇诛戮无遗。壕外寇复举旗督战，各营同出抄杀，寇精锐悉挫折。复於东路别开地道，西路决江水淹绝运粮之路。贞幹在高坡增筑小营，令水师驻双傍护饷道。我军凡破寇地道五处，寇计益穷。国荃乘势进拔十馀卡，破东路四垒，西南诸垒望风惊溃，追至南路牛首山一带，平垒数十座，搜剿至方山之西。雨花台守众勾结城寇绝我军归路，我军左右荡决，寇分路而遁，重围始解。是役也，秀成自苏，侍贤自浙，先后围攻大营四十六昼夜。国荃率诸将居围中，设奇破之，弟贞幹力顾饷道，将士犴目髡面，皮肉几尽。

大营解围后，秀成仍屯秣陵关、六郎桥一带。侍贤谓秀成曰：“今江北方空虚，出其不料，驰攻扬州、六合，括其粮以济军；复分兵攻国藩於安庆，彼必分军驰救。我今屯秣陵、溧水之师，乘虚击之，鲜不济矣。”秀成纳之，别遣伪纳王郅永宽、伪对王洪元春等自九袱洲渡江，窜越江浦、浦口者五六万。洪元春陷巢县、含山、和州，遂踞运漕镇、铜城傍、东关各隘，知无为州米足兵单，径扑州城。提督萧庆衍攻运漕、铜城，会彭玉麟水师焚毁三石卡，进破运漕镇，连覆陶家嘴、昆山冈寇垒，绕出铜城傍后。傍口寇冲围而出，冈东、傍西寇皆遁走。国荃遣军守东西梁山顾江隘，令李昭庆带五营自芜湖北渡援无为，以保皖南各军运道。国藩调李续宜、毛有铭移防庐州。赖文鸿、古隆贤等自广德、宁国窜入旌德，总兵朱品隆败之，解围去。其攻泾县之寇，亦被援军击退。先是昌化寇率众数万窜入绩溪，冀绝旌德防军粮路。唐义训会浙军克之。

十月，我军连复上虞、嵊县、新昌。宗棠屡攻龙游、汤谿、兰谿、严州诸处，破垒卡三十馀，惟附城诸垒不可破。寇以死守城，穴墙开砲，军士多伤亡。龙游、汤谿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后可攻金华。兰谿一水直达严州，必兰谿下，饷道通，而后可收严郡。此三城者，所谓如骨之梗在喉也。十一月，寇窜太平、黟县，进陷祁门，将窥伺江西饶州、景德。宗棠恐阻粮路，檄军助剿，未至而祁门已克。魏喻义攻严州，严州形势，外通怀宁，内达杭州。宗棠援浙，谋首下严州，而寇在三衢，图犯江西，断我饷道。乃先清衢郡，饬刘典攻兰谿以分寇势，踞寇伪朝将谭富与兰谿谭星为兄弟，互相首尾。喻义屯铜关，据险设卡。谭富纠桐庐、浦江诸寇屡来犯，喻义伏兵钟岭脚，歼寇前锋，寇惊还，闭城固守。是夜我军梯城而入，歼寇万馀，立克府城，焚船三百馀艘，获伪印二百九十三颗，馀弃械投诚。

是时绍兴伪首王范汝增、伪戴王黄呈忠、伪梯王练业绅率大股由诸暨、东阳、义乌、永康西窜金华，号称十万，以援汤谿、龙游。分党窜武义，林文察败之。丹阳、句容寇窜镇江，冯子材督军大破於丁村、薛村诸处。寇踞常熟、昭文二县以窥江北。距城十八里有福山者，为江南重镇，与江北狼山镇对峙，由江入海之锁钥也。二县守寇钱桂仁、骆国忠、董正勤与太仓酋钱寿仁密通款我军，李鹤年攻城，寇约内应。国忠夜饮桂仁酒，就座斫杀伪冯天安钱嘉仁、伪逮天福姚得时，以城降。明日，会水师周兴隆破平福山浒，白、徐六泾诸海口寇垒，进规太仓，而苏州内应事泄。谭永光悉众争常熟，招江阴、无锡寇六七万来会，又令杨舍寇乘隙陷福山。官军固守常、昭。

十二月，寇围而攻之，团勇溃。周兴隆告急，鸿章遣援，而江阴杨厓寇已窜福山各口阻援师；遣常胜军及水师攻福山口

河西寇垒不下。寇攻常熟急，西北门营垒已失，常胜军阻寇福山不得达。李鹤年攻太仓，寇援甚众，亦难骤进。鸿章增调浦东军由海道绕赴福山，会师援剿。鹤年等自望仙桥进攻太仓，败之。时蒋益澧攻汤谿不下，刘璈会攻兰谿寇垒亦失利，刘典合水陆进攻，寇坚伏不出。龙游、汤谿援寇適大至，乘间西趋扰江、皖，益澧等迎击汤谿援寇於金华白龙桥，大创之。伪扶王陈得才、伪端王蓝成春、伪增王赖文光、伪顾王梁成富、伪主将马融初，皆陈玉成悍党也。玉成命北犯牵掣官军，而得才见庐州被围急，欲南援，为防军所扼，奔窜於河南、湖北、山、陕之间，与诸捻合，遂成流寇。

二年正月，秀成调集常州、丹阳诸寇屯江宁下关、中关，号二十万，自九袱洲陆续渡江，意欲假道皖北，窜扰鄂疆，截断江、皖各军运道，图解江宁之困，盖近攻不如取远势也。既渡江，陷浦口，李世忠退入江浦。伪匡王赖文鸿、伪奉王古隆贤、伪襄王刘官方纠合花旗广寇数万围泾县。鲍超自宁国驰援，诱之入伏，寇败还垒，而垒已为我军所焚，寇大奔，立解城围。及还军，而西河寇乘虚犯垒，见超帜，仓皇遁去。蒋益澧、康国器克汤谿，金华寇恃汤谿、龙游、兰谿三城为犄角，我军攻汤谿，寇势渐蹙。伪朝将彭禹兰诣营乞降，益澧令内应，诱诛伪天将李尚扬等八名。是夜彭禹兰启西门纳军，杀九千馀，城寇遂尽。伪戴王黄呈忠、伪首王范汝增、伪梯王练业绅自白龙桥退奔金华，龙游寇闻风而遁，左宗棠收之，刘典收兰谿，高连升等收金华，而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皆相继收复。

浙东败寇从於潜、昌化越丛山关，窜皖南绩溪，复逾箬岭，归旌德，并句容、太平大股麇集石埭，谋西上。建德大震，江西饶州、九江边亦急。刘典等克诸暨，谭星自浦江败后，窜踞桐庐，宗棠饬刘培元会水军合击之，遏其西趋。蒋益澧乘势进

攻绍兴，提督叶炳忠会英、法军克之。败寇万馀，与桐庐踞寇沿江筑垒抗拒，我军水陆合攻，遂复桐庐。萧山寇亦窜走，浙东肃清。

左宗棠遣益澧进攻杭州。先是杨辅清纠合群党，啸聚西河、红杨树、麒麟山一带，十馀万人，以一大股抄出高祖山，先以一小队绕过山背，扬言上犯泾县，实欲图鲍超老营。二月，寇分三四万众围高祖山八营，鲍超分军三路，伏兵茯苓山傍以断其后。战逾时，寇譁乱奔，近茯苓山，伏起，寇骇惧，遂平高岭、周家桥、马家园、小淮窑诸垒。寇之由河西遁入湾沚者，为水师击败，并入梅岭、麒麟山。鲍超遣将分攻之，积尸若阜，并收复仰贤圩各处，馀分道窜逸。伪怀王周逆等纠众窜至句容城外，会合丹阳伪效天义陈酋，图由九袱洲北渡。冯子材扼桥据险，分队进攻，直趋牧马口，沿村十馀里敌卡林立，官军直突，屹不稍动。守备李耀光阵斩执旗寇，捣中坚，官军无不以一当百，立毁牧马口敌卡。东湖寇亦败溃，进毁南路柏林村老巢，斩陈酋马下，即四眼狗玉成之叔也，寇骇奔，向西南窜走。

皖西寇犯休宁，分掠建德，西侵江西鄱阳、彭泽，东扰池州，围青阳，续由江浦县新河口迤迳西窜巢、含、全椒之间。南岸则金柱关，时踞皖南寇约有三起：一为胡、黄、古、赖诸寇，即踞宁国、太平、石埭、旌德者也；一为花旗，此广东匪，前由广东、湖南、江西入浙、皖者也；一为谭星，即兰谿抗官军者也。徽防诸军纷纷告警。当曾国藩之视师东下也，寇攻常熟益急，谭绍光又益以砲船二百艘，突地攻城，降将骆国忠悉力扼守。鸿章遣军攻太仓、昆山分寇势，别遣英将戈登助剿福山，会潘鼎新等水陆军夺石城，夜毁城垒，翌日寇入西山，而福山火起，乃开门悉锐出击，寇尽溃，擒斩悍酋孝天义朱衣点。常熟、昭文城围立解。太平踞寇图祁门。江西军王沐败寇於徽

州屯谿。草市寇再败於严寺街、长林、潜口等处，死近万人，退奔休宁、蓝田一带，西通渔亭。未几，寇复进踞潜口，祁门防军御之黟县渔亭，大破之，阵斩伪天将刘官福。

寇之初起也，禁令严明，听民耕种，故取江南数郡之粮出金柱关，江北数郡之粮出裕谿口，并输江宁。今耕者废业，烟火断绝，寇行无人之境，而安庆、芜湖、庐州、宁国、东西梁山、金柱关、裕谿口，暨浙之金华、绍兴，山川筋络必争之地，寇悉丧失，我军足制其死命。昔年寇之所至，筑垒如城，掘濠如川，近乃日近草率，群酋受封至九十馀王之多，各争雄长，败不相救，识者知其亡无日矣。

寇复由宁国绕出青阳，分扰建德、东流。三月，由东流犯江西彭泽，进逼祁门；由建德窥饶州，犯梅林营垒。刘典督军败之，遂大破潜口寇屯。徽州、休宁解严。乃赴渔亭，会克黟县，斩伪絢天义古文佑。追寇出岭外，平寇垒二十馀，岭内一律肃清。太仓踞寇伪会王蔡元隆诈降郊迎，我军至城下，伏起，枪伤李鹤章，程学启殿军而退。鸿章檄戈登会攻太仓，克之。黄文金合许家山各处寇十馀万，由祁门进逼，与参将韩进春血战四时，阵斩伪孝王胡鼎文，群寇夺气。

寇攻庐州，犯舒城。李秀成将由舒城、六安上窜，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掣我南岸之师以援北岸，掣我下游之师以援上游，皆为解金陵围计也。湖北为数省枢纽，曾国藩调成大吉回屯淠口，檄水师赴武汉严防。秀成来犯石涧埠，进逼我军，昼夜猛攻，相持不下。寇复於前营增百垒，层层合围。彭玉麟派队来援，会军夹击，尽平群垒，秀成遁走。其犯庐江、舒城者悉败走。悍寇马融和自豫间道犯桐城，我军败之三里街，遁往孔城，与秀成合而为一。秀成遣伪富天豫张承得等围六安，败死，六安者淮南要冲也。馀寇走庐州，鲍超追击，会攻巢县，

先破东关、铜城傍二隘，遂克其城。金山、和州相继皆下。

李侍贤自金陵败遁，纠悍党数万屡犯金柱关。花津、上驷渡、万顷湖、涂家渡及燕子矶、伏龙桥、护驾墩、湾沚、黄池诸处寇垒，皆为我军所覆。自是寇不敢轻渡西岸，遁溧水、丹阳一带。四月，水师杨政谟袭破杭州闸口寇船，登岸进毁望江门寇垒，寇大震，急招新城寇还救。蒋益澧进攻富阳，富阳一城为杭州上游关键，贼严防御，船垒相辅。杭州援寇屯新桥，与城寇相为犄角。秀成令陈炳文等舍苏州、常、昭，急援富阳，并纠苏、常、嘉兴悍党由馀杭趋临安，窜新城，扰富阳军后路。魏喻义等督兵进击，寇复乘雾分道攻扑新城，大败，向临安遁走。伪慕王谭绍光、伪来王陆顺德等率大股犯太仓双凤镇，攻昆山后路，图解城围。我军鏖战三昼夜，破之。伪天将夏天义率悍党数万久踞昆山、新阳县城，鸿章督率程学启、戈登会水师大破昆山寇垒二十四，毙万馀。有正义镇者，为苏城援昆山必由之路，学启攻之，破石垒二。寇见归路已断，夺路狂奔，遂进克同城昆山新阳。王沐自黟县回援景德，寇败於陈家畈、包家碗，窜安宁岭外。

时江宁攻围久，百计欲解城围，既分股由徽、宁窥伺江西，由含、和一带图犯湖北，而由湖北下窜之捻，自蕲水分为四枝，一回窜黄州，一扑宿松，越潜、太，以扑庐、桐。寇、捻勾合，凶焰甚张。此皆李秀成所规画也。我军克复福山后，江阴县属扬厘汛为江边险要，寇纠众死守，以蔽江阴。我军水陆会攻，斩赵尚林等，立复汛城，而溧北、溧西、塘市屯寇均弃垒遁还无锡、常州。我军克复建德，连复巢、含、和三城。於是皖北寇全遁，皖南寇势亦衰。

初，秀成自六安败后，率众东窜，声言回救苏州。国荃急争江宁老巢，攻其必救，使城下之寇不暇远趋苏郡，而北岸之

寇亦不敢专注扬州；乃率军分六路并进，潜袭雨花台及聚宝南门石垒，肉薄登城，遂夺雨花台，乘胜猛攻东、西、南各卡九垒，皆克之。群寇溃奔，我军追击於长干桥，蹙入水者无数。未几，城寇出，又败退，毙六千馀，寇势从此衰减。秀成在江北，闻雨花台失，益惶惧，又以昆山新克，苏州亦受逼，乃与诸伪王改图南渡。於是天长、六合、来安次第解围。而寇之分踞乔林小店者，冒雨掠舟，喧阗不绝。五月，浦口寇弃城遁走，而江浦寇忽献书乞降，鲍超等察其诈，引军急进，水师次江浦。寇闻风亦宵遁，九洑洲伪城踞寇闭门不纳，寇骇窜芦苇中，溺死者无算。江浦、浦口两城寇，尽蹙之入江，江北肃清。

曾国荃连日破平下关、草鞋峡、燕子矶，收宝金圩，距芜湖、金柱关百里内已无寇踪。进攻克九洑洲，寇之在中关者，附城为垒，卒不稍动。其坚踞九洑洲者，下有列船，上有伪城，群砲轰发不息；复於东、西、南三面分伏洋枪队，伺间出击，我军多损伤。彭楚汉等负创角战，乘风纵火，夜二鼓，扑墙而入，聚歼无一脱者。九洑洲既克，谋者谓浙军攻富阳，沪军攻苏州，江宁亦宜速合围，使备多力分。国藩亦主合围制敌为上策。秀成南渡后，连营於江阴、无锡数十里，声言援江阴攻常熟。鸿章督诸军攻破七十五垒，顾山以西寇皆尽。

寇自失九洑洲，下关江上接济已断，粮食渐乏，谍赴苏州、嘉兴，力图接济。秀全以城围日逼，留秀成共守老巢，缓援苏州。六月，秀全遣党出仪凤门犯鲍超营，出太平门犯刘连捷营，不克而退。七月，犯下关，亦为我军击却。八月，国荃攻印子山，破其石垒，阵斩伪佩王冯真林。明日，破七桥甕石垒一、土垒三，伪梯王练茶发伏诛。国荃调江浦、浦口防军，别募万人，为火举围城之计。是日程学启会水师逼娄、葑，规取苏州。

初，建德南窜寇败於汪村，伪匡王赖文鸿创而堕马，群寇

卫之遁。越二日，复败於分流木塔曹家渡，自是浮梁北路稍靖。先是黄文金纠合诸酋由皖入江，分扰鄱阳、浮梁、祁门、都昌境内，每为我军所扼，不得深入；乃折而西趋湖口，分三路：上路由文桥，中路由梧桐岭，下路由太平关，而文桥寇势最盛，文金亲踞其中。寻自文桥扑犯坚山大营，江忠义会诸军直前迎击，破其七垒，文金窜皖南，江西肃清。

文金绕越池州围青阳。八月，富阳寇与新桥寇互相犄角，抗我围师。蒋益澧督诸军日夜轰击，先破寇援，毁倚城大垒及大小诸卡，城寇不支，逃入新桥，城立复。我军复由鸡笼山绕出新桥，并力追杀，寇垒悉数芟夷。江阴踞寇日久负隅，我军攻之，势渐蹙。是月陈坤书及潮武齐区五大股众十万余分道来援，亘数十里，西自江边，东至山口，沿途扎木城十馀，其中营垒大小百馀，守御坚固。我军水陆分攻，郭松林潜自山后噪而入，纵横冲突。铭传直捣中坚，寇大溃。有内应者，夜三鼓，梯城而入。伪广王李恺顺坠水死，遂克其城。

秀成自江宁返苏，谋解城围，与程学启、戈登战苏州宝带桥，败北，奔至盘门。我军毁沿途诸卡，秀成率大股来争，我军力击败之。初，寇於娄门外附城筑十九垒，学启屯外跨塘，效力不能及寇垒，乃移壁永安桥，城中出夷人百馀，发炸砲助之。未几，寇分门大出，水陆军力御，寇败退。学启以寇垒既多且固，不得前；而城东南宝带桥为太湖锁钥，寇立石营一、土营三，悉力拒守，遂谋先破之以挫其势。乃分水陆军为三路，先破土营，寇弃垒走，石营亦旋溃。秀成亲率援师抵御，学启督军卻之。我军攻无锡贼，败之芙蓉山。伪潮王黄子隆出拒，再败走，刃及其肩，几成擒；郭松林追及城下，破平西北两城垒，烧寇船百馀艘。

蒋益澧既克富阳，移师杭州，康国器趋余杭。伪归王邓光

明、伪听王陈炳文、伪享王刘酋及伪朝将汪海洋，於附城要隘筑垒树棚，自前仓桥、女兒桥、老人畝、东塘、西谿埠、观音桥、三墩，直至武林门、北新关，横至古荡，连营四十馀里，以拒我军。海洋自杭州上援馀杭，为我军击败。寇旋由前仓渡河，结垒西葛村，我军再击走之。我军攻杭州江干十里街，破街口寇垒。我水陆军大举攻青阳。初，黄文金在都昌、湖口等处战败而东，遂略地池州，直薄青阳城外，近城半里，环筑六十六垒；又数里，筑七十馀垒。曾国藩调水陆军进攻，江忠义督所部渡河，从山后缘岩而上，骤攻寇垒。寇纠众抄我军后路，忠义挥众荡决，寇败若潮涌，平一百三十馀垒，殄万馀，寇遁归石埭一带，城围立解。

李侍贤、林绍璋等合股内犯，由无锡南门至坊前梅村三十里；高桥大股亦分众七八千人扰至西高山，出芙蓉山后；城寇出北门犯塘头东亭。官军分路迎剿，设伏诱击，寇大乱，败走，陆寇歼诛殆尽，夺寇船六十馀、民船五百馀。秀成自苏州率伪纳王郅云官、伪来王陆顺德、伪趋王黄章桂、伪祥王黄隆芸、伪纪王黄金爱来援，进逼大桥角营。夷酋白齐文以轮船大砲为寇前驱，李鹤章以连珠喷筒破之。寇水陆皆败，毙万馀。别股犯缙山，亦败走。秀成子及宿祥玉、黄隆芸皆溺死，秀成顿足大哭。程学启再败寇於齐、菱、葑三门，追至护城河边始敛军。

九月，杭州城寇大出，由蛮头山、凤凰山、九耀山、雷峰塔犯我军新垒，蒋益澧督诸军迎击，大破之。我军进壁天马山、南屏山、翁家山。时杭寇凶狡者，以邓光明、汪海洋为最，陈炳文次之。其计以杭州为老巢，以馀杭为犄角，均赖嘉兴、湖州之援，便资其接济。嘉兴入杭之路，则在馀杭，故我军议先克馀杭，扼截嘉、湖之路，以并合围。蒋益澧一军逼扎凤山、清波各门，扼其西面；馀杭一城已围其东南，而北路无重兵，

两城之寇往来如故。

寇自大桥角战败，势渐蹙。秀成纠无锡、溧阳、宜兴贼八九万、船千馀艘，泊运河口；而自率悍党踞金匱县后宅，连营互进。李鹤章谓寇以河为固，不宜浪战，宜结营制之。我军叠败坊前、梅村、安镇、鸿山之寇，而寇之大股全集西路，志在保无锡以援苏州。郎中潘增玮进攻蠡口、黄埭之策，程学启乃与戈登攻破蠡口，进击黄埭，毁其四垒，擒斩伪天将万国镇。五龙桥者在宝带桥西五里，由澹台湖鲇鱼口达太湖以通浙之要隘也。学启率戈登会水师先后破寇六营。於是我军扎永安桥而娄门路断，扎宝带桥而葑门路断，克五龙桥而盘门、太湖之路又断。寇乃勾结浙党，图扑吴江，以扰我后。学启率水陆军击破嘉、湖援寇，擒斩伪贵王陈得胜及悍党四十馀，追至平望，断其桥。从此攻苏之军无牵掣之患。

伪平东王何明亮等以刘典屯绩溪，不克上犯徽、歙，遂由宁国千秋关窜浙江，陷昌化，扰於潜。其前窜广德者，复折踞孝丰。刘典遣军出绩溪昱岭关援剿。江宁军自攻克江东桥、上方桥，而城东数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桥，曰双桥，曰七桥甕，稍远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门、高桥门，迤南则为秣陵，以至博望镇，皆金陵外辅也。国荃以东路未平，不能制寇死命，令诸军东渡。提督萧衍庆过河破五垒，城寇出争，击退之，遂克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右路方山、土山之寇亦弃垒而奔。七桥甕踞寇仓皇欲遁，而城中忽出大股来援，两军相搏，总兵萧孚泗乘夜纵火，寇冒火突出，遂克七桥甕。其博望镇，总兵朱南桂已先五日袭取之。博望镇既失，则秣陵关之势孤；七桥甕既失，则中和桥之势孤。总兵伍维寿等南略秣陵关，寇弃垒奔溃。自是鍾山西南无一寇巢。

伪奉王古隆贤诣朱品隆降，收复石埭、太平、景德三城，

徽州肃清。馀寇窜踞宁国、广德、孝丰之间，势甚涣散。宗棠飭刘典由昌化、於潜趋临安，进剿孝丰，为规取湖州之地。十月，易开俊克宁国县城。自是东坝黎立新上书请为内应，建平张胜禄上书请献城池。鲍超等遂合趋东坝，绕垒环攻。杨辅清从乱军中逸出，寇立献伪城。东坝既克，建平张胜禄等即於是日斩伪跟王蓝仁得，举城降，而溧水寇杨英清亦缴械降，遂收二城。国荃克淳化镇、解谿、龙都、湖墅、三岔镇等隘，毁寇垒二十馀。江宁城东南百里内寇巢略尽。

苏州军自黄埭攻浒墅关，破王瓜泾、观音庙寇垒，直抵浒墅，击走伪来王陆顺德，进毁十里亭。虎丘、枫桥寇皆遁。蹑至阊门，寇大恐。李鹤章败寇无锡鸭城桥，破西仓寇垒，直抵茅塘桥。李侍贤调常州陈坤书来援，城寇黄子澄出迎，我军纵击败之。秀成闻浒关已失，退屯北望亭，谋返苏州老巢。坤书还走常州，侍贤遁宜兴、溧阳，我军乘之，下寇垒百馀。鸿章督军攻娄门寇。苏州四年自我军连克要隘，乃於胥、葑、娄等门凭河筑垒数十，娄门外石垒尤坚。至是我军由南北岸而进，秀成等突出娄门拒战，程学启与常胜军分队以应，援寇遁入城。水师会攻娄葑门外寇垒二十馀皆下。我军连克齐盘门各垒，三面薄城，寇众恟惧，而秀成及谭绍光犹图固守，他酋郜云官等皆有贰心，密请於鸿章乞反正，许之。学启、戈登单舸见云官等，命斩秀成、绍光以献；而云官不忍杀秀成，许图绍光。秀成觉之，涕泗握绍光手为别，乘夜率万人自胥门出走嘉善。郜云官杀谭绍光，率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均，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起发、张大洲、汪裼武、汪有为，开齐化门迎降，鸿章受之。云官等未薙发，要总兵、副将等官，并请自领其众屯守盘、齐、胥、阊四门。程学启虑其不可制，密请於鸿章诛之，立复苏省。

秀成以轮船炸砲越无锡水师北窜。十一月，李鹤章克同城无锡、金匱，追擒黄子隆与子德懋并诛之。刘秉璋等攻浙西，平湖寇陈殿选献城乞降。连日乍浦贼熊建勋、海盐段浦贼皆反正。十二月，秀成留苏州败党分布丹阳、句容间，自率数百骑潜入江宁太平门，苦劝秀全弃城同走。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令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饥死可立待也！”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成以秀全恋老巢不肯去，非口舌所能争，乃贻书溧阳约李侍贤，锐意走江西。

初，寇自咸丰十年破江宁长围，迭陷苏、常、嘉、湖，上窜江西、湖北，掳胁溃兵、游匪以百万计，尽得东南财赋之区，日以强大。自去岁屡战屡败，各城精锐散亡不下十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我军截杀解散又十数万。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秀全惊惶失措，赖秀成回江宁主持守局；而秀成以苏州为分地，事急回援。今巢穴已失，党羽又孤，踉跄而走，随行仅两万余人，欲赴金陵，解围无术。力劝秀全突围上窜回粤，以图再举。常州陈坤书、溧阳李侍贤皆听秀成为进止，而杭州陈炳文系安徽人，邓光明湖南人，闻秀成有回粤之谋，皆不原从，秀全亦屡劝不听。

国荃自四月间掘地道，至是始成，而寇附城筑墙号“月围”，下穿横洞以防隧道。故城崩，而犹阻月围横洞不能克。刘铭传进攻常州西路，奔牛踞寇邵志伦，罗墅湾踞寇夏登山、万锡阶，石桥湾踞寇张邦振皆诣我军乞降，收众万六千人。惟孟河贼尚踞汛城，辄出犯降人垒，铭传一鼓下之。潘鼎新克屿城，李鸿章等破常州东门、南门石垒。明日，张树声傍城东北筑垒，破小门、土门。连日嘉兴、桐乡、石门寇犯屿城，海宁寇犯澈浦、海盐，伪章王林绍璋自句容援常州，均为我军击走。

程学启克平望镇。平望东连嘉兴，西接湖州，南通杭郡，为苏、浙枢纽，浙寇精锐多聚守此，今被我军攻克，嘉兴藩篱已失，踞寇夺气。寇犯镇江甘棠桥张文德垒，冯子材等助击破之，斩李秀成养子伪冈天义黄酋。十二月，伪会王蔡元隆献城降，左宗棠受之，改名元吉。海宁濒海，为杭州东北屏蔽。元吉拥众，致攻杭之师未能合围；今幡然附款，杭州之势益孤，东北两面围渐合。嘉兴贼伪荣王廖发受呈降书，程学启虑有狡谋，诫军严备。杭州踞寇伪听王陈炳文遣人诣降，而无降书，宗棠趣蒋益澧攻城益急。

秀成会李侍贤犯江西，既以溧阳至饶州浮梁数百里处处乏食，虑裹粮疾趋为难；因趣侍贤持二十日粮，道长兴、广德、宁国入江西，先踞旌德待己。於是侍贤遣党西窜，行甚疾。曾国藩遣军屯休宁，沈宝楨遣军屯婺源、玉山拒之。四月，川督骆秉璋破贼天全，生擒伪翼王石达开，磔於市。自洪秀全倡乱，封五伪王：冯云山、萧朝贵皆败死，杨秀清、韦昌辉自相贼杀，石达开避祸出奔，自树一帜，历犯浙江、福建、两湖、两广诸省，并扰及滇、黔，蓄意入川，以图窃据，至是为川军擒戮。凡伪五王前后皆诛灭矣。

三年正月，蒋益澧饬降人蔡元吉袭桐乡不下。桐乡为杭、嘉要道，益澧遣将分屯东北门，伪朝将何培章来降，遂收桐乡，令培章率降众屯乌镇、双桥，阻杭、嘉道，绝寇粮。湖、杭寇皆来争，击走之。我军进屯嘉兴，联络苏师，规复郡城。广德、宁国寇窜犯浙江昌化，副将刘明珍不知寇众寡，进击，创矛，退扼河桥。寇寻分党：一窜徽州绩溪，一窜淳安，谋渡威坪河进窥遂安。时侍贤上犯，冀冲过徽州，就食江西。其大势趋重遂安，扰及开化马金街，其地与休宁、婺源、常山、玉山接壤。王开琳自徽州进遂安，连破寇於中州昏口。黄少春驰入县城，

败寇遂安城北，蹙入郭村，歼之。寇后队仍由章村窜昏口，少春击破之新桥，开琳复绕出昏口败之。其窜往开化华埠仅千馀。

侍贤句合黄文金及广德馀党由宁国上窜，陷绩溪，退踞雄路、孔灵等处，图扑徽州。唐义训自徽州出扎吴山铺，败之，毁雄路寇馆。援寇至，我军奋击，再破之，县城立复。鸿章派郭松林、戈登等攻宜兴、荆溪，寇开城出拒，枪子伤松林右肘。我军屯三里桥，与常胜军会击，伪代王黄精忠由溧阳来援，拚死相扑，我军屹立不动，以洋枪排击之，寇死伤相继，无退志。我军三路包抄，寇始夺路狂奔，城寇势益不支，开西门而逸，遂复两县城。是城濒太湖西岸，当江、浙冲道，为常郡后路。自是常郡寇益蹙，苏州、无锡之防益固。

戈登进围溧阳。溧阳为李侍贤老巢，又江宁后路要隘。常州、金坛在其北，句容、丹阳值其西，长兴、广德当其南，面面寇巢，前与鲍超东坝、溧水之师相隔绝，后距李鸿章常州军亦稍远。孤军深入，李鸿章戒戈登慎进止。寻溧阳酋吴人杰降，戈登复其城。郭松林等进攻金坛，败伪列王古宗成、伪襄王刘官方於杨巷。是时常州陈坤书合丹阳、句容之寇十馀万，由西路绕出常州之北，日犯我军，李鹤章督军击败之。寇以我军城围日紧，分犯江阴、常熟、无锡，以图分我兵势。李鹤章撤围师，坚守勿战，别调军援三县。李鹤章等寻解无锡城围。江阴守将骆秉忠与杨鼎勋等内外夹攻，寇亦败走；乃并趋常熟，北自杨舍、福山，南自颜山、王庄，数十里皆寇。黄翼升会同城军夹击，克王庄、颜山、陈市寇垒，追杀二十馀里。寇由大河回扑常熟，水师截之，首尾不能相顾，掩杀无算。常熟之围立解。

初，秀成入江宁说秀全出走，不听，秀成忧粮食不继，遣党百计偷运。国荃约杨岳斌水陆巡逻，遇奸民运米入城，辄夺

之。秀成遣养子李士贵率党数千出太平门赴句容接粮入城，伏兵要之，寇弃粮走。国荃锐意合围，江宁城延亘百馀里，自我军驻师雨花台，夺取附近诸隘，东、西、南三面为官军所据，惟鍾山石垒未克，城北两门尚未合围。秀成自将出鍾山南，攻朱洪章营，败退登山。沈鸿宾等挟火球箭掷垒中，寇突火跳，遂克鍾山石垒，寇所署伪天保城者也。国荃分檄诸将屯太平门、洪山、北固山，塞神策门，馀玄武湖阻水为围。於是江宁四面成包举之势，寇援及粮路皆绝。

二月，寇以运粮路绝，日驱妇孺出城以谋节食。城西北多园圃，豫种麦济饥。初，程学启进攻嘉兴，破小西门、北门寇营，歼除净尽，擒伪天将刘得福、慕天义贾慕仁。而湖州寇屡窜南木、坛丘、四亭子、新塍，思犯盛泽、平望，以图嘉兴，不得逞；又犯盛泽，围王江泾后路营，亦为我军所败，而城守甚固，我军多伤亡；又遇雨不能进攻，学启急思复嘉兴，分门攻击，增筑月墙，寇拚死抗拒；又以地雷巨砲轰蹋城垣百馀丈，击毁砲台，贼争负土填城缺。湖州贼又自新塍来援，学启会军猛攻，肉薄登城，丸创其首，部将大愤，纵横刺射，寇众溃，遂克嘉兴。伪荣王廖发受、伪挺王刘得功皆伏诛。援寇黄文金还湖州。

寇之分窜江西者，叠经我军截杀，阑入金溪。道员席宝田由安仁驰击，复其县城。寇由泸溪趋建昌，宝田会军败之，寇蔓延於新城、南丰。提督黄仁翼进攻新城，克之，馀窜入福建建宁县境。南丰之寇亦经宝田击败，斩伪天侯张在朋，寇弃垒狂奔，退至城下，合围攻之。

蒋益澧克杭州，康国器等同日收馀杭，寇分窜德清、武康等处。宗棠飭军分路进取。三月，罗大春等各率所部扑垒环攻，降人杨芸桂开门迎纳官军。援贼回斗，砲击之，败走。德清寇

鏖战四时亦大败。武康、德清皆复。我军进逼石门，踞寇邓光明降。其图窜孝义之寇，亦截杀无算。鲍超等会克句容，伪汉王项大英、伪列王方成宗皆伏诛。伪守王方海宗遁金坛宝堰，宝堰南距金坛城四十五里，北达丹阳。方海宗与伪显王袁得厚合谋阻进兵之路，鲍超攻之，闭垒不出；乃负草填壕，一跃而入，寇向金坛、丹阳遁去。

鲍超进攻金坛，设伏茅山，大败追寇，城寇丧胆，启南门遁走，遂复其城。败寇二三千，屯踞南渡，伪植王林得英约会常州西路孟河、吕城诸寇，欲由金坛归并广德，同踞南渡。鸿章檄道员吴毓芬等会水陆军分三路夜袭其巢，阵斩林得英及林天黄有才等，殄寇殆尽。其攻丹阳者，为镇江、扬州防军，援寇一由常州运河，一由江阴孟河大至，詹启纶、张文德会击败之，援寇退屯丹阳东北一带。丹阳一城多聚巨酋，伪然王陈时永为陈玉成叔父，伪来王赖桂芳为洪秀全妻弟。因其内鬩，我军乘之，陈时永创仆，斩之。其党自缚赖桂芳及伪广王李恺瞬、伪列王金友顺、伪梁王凌郭钧、伪邹王周林保，并伪义安福、燕、豫诸目，献军前乞降，皆骈诛，遂克其城。至是常州、镇江各属俱告肃清。

寇自德清、武康、石门克后，李侍贤及伪听王陈炳文、伪康王汪海洋等仍坚踞湖州。是时浙江惟湖州、长兴、安吉三城未下，湖州寇於附城二三十里修筑坚垒，复於长兴、安吉各隘连营数十里，相为犄角。高连升击之於湖州境，寇分窜昌化、分水，防军刘明珍截斩数百。李侍贤绕越老竺岭，窜皖南绩溪，复间道走歙西，窜屯溪；陈炳文、汪海洋由歙北窜浙境，分犯淳化、遂安。遂安防军截击歙南小川，窜寇败还杨村。唐义训等进剿失利，於是岭内遍地皆寇，徽、休、祁、黟岌岌难保。寇前队由龙湾、婺源窜江西，后之续至者络绎不绝。国藩调石

埭、青阳防军入岭援徽，檄鲍超率全军援江西。

陈坤书之踞常州四年矣，自苏军力攻，以炸砲毁城，寇死守，取旧棺败船堵城缺，以枪砲拒我军。时城西寇垒二十里夹河环列，刘铭传等攻破十四垒，馀垒皆不战而溃，而河干寇垒二十馀又为张树声等所破，於是寇西道皆绝，惟小南门、西门附城十馀垒，我军复击平之。陈坤书塞门不纳败党，恐官军夺入，悍贼皆死城下。城围既合，筑长墙，伏奇兵，备大举，水陆军发砲轰城，风烟迷漫，寇如坠雾中。俄，城坏数十丈，寇以人塞缺口，炸丸迸裂，人与砖石齐起天际，然旋散旋集，盖苏省各路败寇，积年麇聚於此，犹图万死一生计也。鸿章益挥军迫登，我军偕藤牌喷筒直前，寇倾火药，以长矛格刺，军士十坠六七。龚生阳突入，擒陈坤书，周盛波擒伪列王费天将，战城上良久，寇大溃，縋城出者复为我军所歼，我军亦死亡千数百人。常州之失以咸丰十年四月初六日，越四年而复，日月皆不爽，亦一奇也。陈坤书凌迟处死，梟示东门。

时常州败寇窜徽州，我军击破之。馀窜江西，围玉山，副将刘明珍等阵斩珊天安等，毙寇二千。李侍贤越金谿犯抚州河东湾，猛攻东门，为我军击退。忽突起攻桥，环呼城中内应，冀乱我军，刘于淳砲毙多名，馀遁金谿，城围立解。伪列王林彩新窜江西弋阳，我军追抵湖西，挥军抄击，寇败窜黄沙港。对岸杨家坡寇党从上游渡寇千馀来援，诸军沿河截击，鏖战逾时，寇始蹙，多落水死。

侍贤等先后由浙犯徽，由徽入江西。江阴杨舍及常州城外之寇，由丹阳、湖州上窜徽南，其酋为林彩新及伪麟王朱某、伪爵潘忠义等，从昌化进老竹岭，阑入歙境。唐义训伏兵锺塘岭后，以五营进，遇寇大战，伏起，歼其前锋。时金国琛等行抵富阳，隔河而屯，寇众列山冈上下，我军俟寇涉水将半，突

出奋击；唐义训尾而至，夹击之，寇不支，遁向黄山小路。我军驰抵五弓桥，再败寇，因循河埋伏兵。寇正渡时，伏突起，寇大惊乱，生擒林彩新等十名，阵斩潘忠义等十四酋，死亡者二万馀人。

是月洪秀全以金陵危急，服毒死。群酋用上帝教殓法，绣缎裹尸，无棺槨，瘞伪宫内，秘不发丧。其子年十六，袭伪位。秀全生时即号其子为幼主，或曰本名天贵福。其刻印称洪福，旁列“真王”二文，误合为“瑱”，其称洪福瑱以此。然谛观印文，实“真主”二小字，非真王也。

时湖州寇方窜湖滨杨漉大钱口，潘鼎新分军屯南浔，而寇恃长兴为声援。长兴在湖州西，毗连宜兴、溧阳及广德州。宗棠贻书鸿章，移嘉兴之师助攻长兴。鸿章遣诸军分道往取，水师入夹浦口。五月，鼎新进扎吴淞，水师破平夹浦石垒。鼎新连破吴淞、殷渎村，毁其卡垒。郭松林毁长兴城东上莘桥、跨塘桥寇垒。湖州、广德、四安寇率数万分路来援，依山筑垒，绵亘林谷。松林等击湖州援寇，刘士奇击广德、四安援寇，寇垒悉平毁，歼溺万馀人。而湖北广德寇复添拨大股折回，我军乘贼众喘息未定，合力痛剿，追杀二十馀里，寇乃远遁。我军乘夜攻城，以炸砲轰塌城垣十馀丈，松林等首先冲入，遂复长兴县城。

江西贵溪盛源洞等处寇分踞小巷一带，筑垒修卡，我军饬砲船驰赴黄土墩，以枪砲击之，寇仓皇败窜，水陆诸军扑卡而入，擒斩多名，寇大溃。贵溪寇垒一律肃清。浙军进规湖州，攻复孝丰县城，生擒伪感王陈荣，毙千馀。是月伪扶王陈得才等合捻窜扰孝感、云梦等县。

上以江宁垂克，而河南捻犯麻城、皖城，深入江西，恐掣全局，趣国荃迅取金陵。国荃进攻锺山龙脖子，寇所称地保城

也。我军自得伪天保城后，城寇防守益严。是城扼建要害，寻为李祥和所破。国荃筑砲台其上，日发巨砲轰击，居高临下，全城形势皆在掌中。六月十六日，国荃饬诸军发太平门地雷，塌城垣二十馀丈，前敌总兵李臣典、朱洪章等九人先登，诸将分门合力，攻克江宁省城，获伪玉玺二方、金印一方。是夜，寇自焚伪王府，秀成携秀全幼子从城垣倒口遁去，并以己马与之乘以行。国荃令闭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馀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馀。最后城西北隅清凉山伏寇数千出与官军死战，卒歼之。其伪王府妇女多自缢，及溺城河而死。国荃派马队追至淳化镇，生擒伪列王李万才。其自城破后逸出者，洪秀全之兄伪巨王、伪幼西王、伪幼南王、伪定王、伪崇王、伪璋王悉为马队杀毙。萧孚泗搜获李秀成及洪仁发、洪仁达於江宁天印山，搜掘洪秀全尸於伪宫，戮而焚之。国藩亲讯秀成等，供讞成，骈诛於市。

七月，鲍超连克东乡、金谿，杨岳斌等连克崇仁、宜黄，潘鼎新会克湖州，杨昌濬等克安吉，斩伪驸马列王徐朗。寇并窜广德、长兴，守军吴毓芬克四安镇，刘铭传克广德。初，秀全幼子自江宁出亡，悍党卫至州城；至是城克，伪昭王黄文英等挟之走宁国。八月，唐义训等败湖州馀寇於歙县，歼酋目伪幼孝王等九人。连日刘光明等大破寇於昌化、淳安，伪堵王黄文金、伪偕王谭体元伏诛。李远继挟秀全幼子奔江西广信，於是浙江平。

初，秀全幼子及黄、李诸酋由宁国趋昌化之白牛桥，谭酋及伪乐王之子莫桂先、伪首王范汝增等由宁国趋淳安威坪，约同窜徽境，众尚十数万。刘光明击白牛桥寇，黄酋中砲死，弟文英代领其众，踉跄西奔。黄少春斩谭体元於洪桥，并诛莫桂先等酋百五十馀人。刘明珍率所部由淳化上趋，值黄文英、李

远继来犯，明珍偕魏喻义等分兵御之，创黄文英於阵。李远继挟秀全幼子遁至徽、歙之交。寇由建口渡河，我军乘其半济击之，大溃，斩伪列王邱国文等，收降卒六千馀。馀党向积溪而逸。其已度建口者，窜至遂安，黄少春等复击走之。伪列王刘得义、萧雅泗等率二万人投诚。洪氏势益孤，乃由遂安昏口遁走开化，窜入江西。

九月，鲍超击伪康王汪海洋於宁郡，大破之，擒斩伪朝将王金瑞等百二十馀人。席宝田追剿湖州逃寇，大歼於广昌白水岭，擒伪干王洪仁玕、伪恤王洪仁政及伪昭王黄文英，皆伏诛。沈葆楨克雩都、会昌，练勇克瑞金。宝田追寇於石城，游击周家良搜获秀全幼子於黄谷，槛致南昌省城，诛之。各路官军截剿馀寇殆尽，於是洪氏遂灭。

论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於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托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讖，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列传二百六十三

循吏一

白登明 汤家相 任辰旦 于宗尧 宋必达 陆在新 张沐 张埏 陈汝咸
缪燧 陈时临 姚文燮 黄贞麟 骆鍾麟 崔宗泰 祖进朝 赵吉士 张瑾
江皋 张克嶷 贾朴 邵嗣尧 卫立鼎 队高廕爵 靳让 崔华 周中鋐
刘桀 陶元淳 廖冀亨 佟国珑 陆师 龚鉴

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给。世祖亲政，始课吏治，诏严举劾，树之风声。圣祖平定三藩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瑛、郭琇、赵申乔、陈鹏年等，皆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於斯为盛。世宗综覈名实，人知奉法。乾隆初政，循而勿失。国家丰亨豫大之休，盖数十年吏治修明之效也。及后权相用事，政以贿成，蠹国病民，乱萌以作。仁宗矫之，冀涤瑕秽。道、咸以来，军事兴而吏治疏。同治中兴，疆吏贤者犹能激扬清浊，以弥缝其间。然保举冒滥，捐例大开，猥杂不易爬梳。未造财政紊乱，新令繁兴，簿书期会，救过之不遑。又迁调不时，虽有洁己爱民者，亦不易自举其职。论者谓有清一代，治民宽而治吏严，其敝也奉行故事，实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迨纪纲渐隳，康、雍澄清之治，邈焉不可见。观此，诚得失之林也。明史所载，以官至监司为限，今从之。尤以亲民为重，其非由守令起家者不与焉。

白登明，字林九，奉天盖平人，隶汉军镶白旗。顺治二年拔贡，五年，授河南柘城知县。时大兵之后，所在萑苻啸聚。

登明治尚严肃，擒诸盗魁按以法，境内晏然。悯遗黎荒残，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十年，考最，擢江南太仓知州。釐赋税，除耗羨，雪诸冤狱，访察利弊，所摘发辄中。邻境有冤抑，赴愬上官，辄原下州为理。海滨居民因乱荡析，登明召民开垦，复成聚落。是年九月，海寇犯刘河堡，登明尽力守御，寇不得逞，遂退。十六年，海寇破镇江，由江宁败走，急攻崇明。巡抚蒋国柱治兵策应，欲遣告师期，莫敢前。登明独驾一艘夜半往，絙城入，众知援至，守益力，寇乃遁。

刘河北支有朱泾者，宋范仲淹新塘遗迹也，久淤塞。登明请於上官，疏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复令大开刘河六十里，於是震泽在北诸水悉导入海，旱潦有备，为一郡利。先是寇急时，需饷无出，以云南协饷应之，卒为大吏所劾落职。州民列治状请留，弗得，坐废二十余年。

康熙十八年，会台湾用兵，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素知登明，代为入赏，疏荐，起授高邮知州。值岁旱蝗，继而大水，湖涨。决清水潭，筑堤御之。严禁胥吏克减，役者踊跃从事。次年复灾，再请蠲赈，劝富民分食，全活无算。时三藩初平，军檄犹繁。登明与民约，凡供亿驿夫，闻吹笛而至，免夺民时。上官有所徵调，不轻给，然皆谅其清廉，亦无相督过者。以积劳卒官，贫无馀赏，州人醵金以殓。入祀名宦祠，乡民多肖像立祠私祀焉。

时江南以良吏称者，汤家相、任辰旦、于宗尧，皆与登明相先后云。

家相，字泰瞻，山西赵城人。顺治六年进士。八年，授常熟知县。洁己爱民，釐剔耗蠹，抚恤凋残，善政具举。前令被劾逮问，家相左右之，力白其诬，以是忤巡按御史。时江南逋赋数百万，严旨夺各官职，家相坐免。士民争先输纳，不逾宿

而额足，且以治状诉大吏，请留，勿获。既而给事中周之桂疏上其事，十三年，起授湖北南漳县。县居万山中，寇盗窟穴，时出肆掠，戕官，人咸危之。家相下车，即令坚壁清野。寇大至，家相谓同城守备曰：“寇众我寡，当效罗士信破卢明月法，可胜。”密授方略，寇果堕伏中，遂擒其魁党马成、孙信辈，斩首数百级。寇大创，远遁。於是招流亡，修学校，教养兼施，垦田六百馀顷。筑永泉、八观诸堰，民赖其力，邑以大治。疆吏交章荐之，以病乞归。

辰旦，字千之，浙江萧山人。顺治十三年进士。康熙初，授上海知县。清苦自励，敏於听断，数决疑狱，豪猾敛迹。催科以时，不大用鞭朴，百姓感其仁，输纳恐后。濒海防军将撤，密请行期，故邀军主欢饮，宣言期须少缓，次日令下，促急行。乃厚其牛酒，道上劳军，军无敢迁延他顾，居民帖然。黄龙浦为吴淞江入海要口，建闸屡圯。故事，修闸必筑坝，费不貲。辰旦仿浙人为梁法，度基广狭，约丈尺伐石，识其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复广左右护堤，约水就道，十阅月而工成。不病役，不糜帑，邑人颂之。县田没水者六千亩，赋额未除，输者率破家。前令屡勘虚实贸乱，至是巡抚慕天颜疏请复勘。辰旦喜曰：“是吾志也。”日往来泥沙中，按旧册履丈，釐其荒者，阅二月，费皆自办，俸不足，出银钏棉布偿之。籍上，得减除额徵有差。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放还故官。复以良吏荐，入为给事中，论事切直，改大理寺丞。母忧归。旋以前廷推事诖误落职，卒於家。

宗尧，字二巍，汉军正白旗人，广西总督时曜子。以廕入监读书。康熙七年，授常熟知县，年甫十九。兴利除弊，勇於为治，老於吏事者勿逮也。时漕政积弊，粮皆民运，往往破家。宗尧议定官收官兑之法，重困得甦。其徵粮则戒期令各自输，

胥吏莫由上下其手，民便之。兴文教，戢豪强，救荒疗疫，皆以诚恳拊出之，四年如一日。以劳致疾，卒於官，年二十有三耳。民为罢市，醵金发丧，遂葬之虞山南麓，题其阡曰“万民留葬”。

宋必达，字其在，湖北黄州人。顺治八年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土瘠民贫，清泰、怀德二乡久罹寇，民多迁徙，地不治。请尽蠲逋赋以徠之，二岁田尽辟。县治濒河，夏雨暴涨，城且没。祷於神，水落，按故道疏治之，自是无水患。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自福建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群贼响应。宁都故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必达曰：“古有保甲、义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守仁破宸濠尝用之矣。”如其法训练，得义勇二千。及贼前锋薄城下，营将邀必达议事，曰：“众寡食乏，奈何？”必达曰：“人臣之义，有死无二。贼本乌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营将遂率所部进，贼少却，必达以义勇横击之，贼奔。已而复率众来攻，巨砲隳雉堞，辄垒补其缺，随方备御益坚。会援至，贼解去。或言於巡抚，县堡砦多从贼，巡抚将发兵，必达刺血上书争之，乃止。官军有自汀州还者，妇女在军中悲号声相属，自倾囊计口赎之，询其姓氏里居，护之归。

县初食淮盐，自明王守仁治赣，改食粤盐，其后苦销引之累，必达请以粤额增淮额，商民皆便。卒以粤引不中额，被论罢职，宁都人哭而送之，钱贻皆不受，间道赴南昌，中途为贼所得，胁降不屈，系旬有七日。忽夜半有数十人持兵逾垣入，曰：“宋爷安在？吾等皆宁都民。”拥而出，乃得脱。

既归里，江西总督董卫国移镇湖广，见之，叹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为若咨部还故职，且以军功叙。”必达逊谢之。既而语人曰：“故吏如弃妇，忍自媒乎？”褐衣蔬食，老於田

间，宁都人岁时祀之。越数年，滇寇韩大任由吉安窜入宁都境，后令万蹶生踵必达乡勇之制御之，卒保其城云。

陆在新，字文蔚，江南长洲人。康熙五年，以策论取士，在新凤讲经济，遂得举，除松江府学教授，教诸生以质行为先，其以金贄者却之，用不足，知府鲁某分俸助之。巡抚汤斌察其廉勤，以卓异荐。是岁江南七府一州诸长吏被荐者独在新一人，时以此服斌之知人。二十五年，擢江西庐陵知县，严重有威，境内贴然。誓不以一钱自污，钱穀耗羨，革除都尽。傍水设五仓，便民输纳。建问苦亭於衙西，访求民隐。时裹粮历山谷间，劳苦百姓，轸其灾患而导之於善。召诸生，考德论艺，如为校官时。设四门义学，刻孝经、小学颁行之。二十六年，江溢，民多溺。在新急出钱募民船往救，躬自倡率，出入洪涛中，全活无算。以受前官亏帑盈万无所抵，忧卒。初赴官时，子孔奂在京师，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从之。卒之日，鬻书数篋以敛。庐陵人为罢市三日，请祀名宦祠，长洲人亦以乡贤祀之。

张沐，字仲诚，河南上蔡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授直隶内黄知县。县苦赋役不均，沐令田主自首，不丈而清。严行十家牌法，奸宄敛迹。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饥甚。沐力筹赈，捐贄为倡，劝富民贷粟，官为书其数，俟秋穫取偿，人争应之，民免转徙。沐为政务德化，令民各书“为善最乐”四字於门以自警。著六谕敷言，俾人各诵习，反覆譬喻，虽妇孺闻之，莫不欣欣乡善。五年，坐事免。十八年，以左都御史魏象枢荐，起授四川资阳县，途出内黄，民遮道慰问，日行仅数里。既抵任，值吴三桂据泸州，相去数百里，羽檄如织。城中人户不满二百，沐入山招抚，量为调发，供夫驿不缺。滇事平，以老乞休。

沐自幼励志为圣贤，初官内黄，讲学明伦堂，请业恆数百人。汤斌过境，与语大悦，遗书孙奇逢，称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沐因以礼币迎奇逢至内黄讲学，俾多士有所宗仰。及在资阳，供亿军兴之暇，犹进诸生诲导不倦。退休后，主讲汴中，两河之士翕然归之，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沐之自内黄罢归也，值登封令张埏兴书院，偕耿介同讲学，为文纪其事，一时称盛。

埏字牖如，江苏长洲人。以官学教习议叙知县。康熙十七年，授登封县，单骑之任。途中与登封吏同宿逆旅，吏不知也。至县三日，拜岳，誓不取一钱，不枉一人。衙前树巨石镌曰：“永除私派”。设櫃，民自封投，无羨折。招集流亡，督之耕种，相其土宜，课植木棉及诸果实。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宋四大书院之一也，延耿介为之师。导诸生以程、朱之学。自县治达郊鄙，立学舍二十一所。课童子，以时巡阅，正句读，导之以揖让进退之礼。间策蹇驴历诸郊问所苦，有小争讼，辄於阡陌间决之。西境有吕店者，俗好讼。埏察里长张文约贤，举为乡约，俾行化导，浇风一变。里长申尔瑞负课且受杖，路拾人输税金，返之，宁受责，不利人财，埏义之，旌其门。乡民高鹏举死，妻孟年少，舅欲强嫁之，孟哭夫墓将自缢，埏適微行，问其故，给以银米劝还家而免其徭，岁时存问，俾终其节。县故多胥役，时狱讼日夥，奸伪无所容，诸胥多自引去。其更番执事者，退则操耒耜为农，以在官无所得钱也。开萼岭二百里，复古轘轳路。建古贤令祠，修鄢公墓，崇祯末为令守城抗贼死者也。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大书“官清民乐”於门。耿介尝叹曰：“年来嵩、洛间，别一世界矣！”二十二年，以卓异荐，擢广西南宁通判。去之日，民遮道哭，立祠於四乡，肖像祀焉，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宁，未几，乞归。母

丧，服除，赴京师，卒。

陈汝咸，字华学，浙江鄞县人。少随父锡嘏讲学证人社，黄宗羲曰：“此程门之杨迪，朱门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会试第一，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福建漳浦知县。民好讼，严惩讼师，无敢欺者。县中赋役故责户长主办，版籍混淆，吏缘为奸。汝咸躬自编审人丁，各归现籍。粮户自封投纳，用滚单法轮催，以三百户为一保，第其人口多寡供役。五年一编丁，而役法平。吏胥以不便挠之，大吏摇惑，汝咸毅然不回，奸人无所施技。民乐输将，赋无逋负。

俗轻生，多因细故服断肠草死，挟以图财，力惩其弊，令当刑者掘草根赎罪。禁异神疗病，晓示方证，自制药以济贫者。毁学宫伽蓝祠，葺故儒陈真晟、周瑛、高登诸人所著书表章之。归诚书院，乃黄道周讲学地，为僧据，逐而新之。无为教者，男女群聚茹蔬礼佛，籍其居为育婴堂。西洋天主教要大吏将於漳浦开堂，卻止之。修文庙，造祭器，时会邑中士绅於明伦堂讲经史性理诸书。设义学，延诸生有学行者为之师。修朱子祠。教养兼施，风俗为之一变。会大水骤涨，几及城堞，輿钱登城，多为木筏，渡一人与钱三十，人皆以钱助拯，活者数千。多方抚恤，虽灾不害。

土寇伏七里洞，将入海，发兵击之，走山中。密招贼党，诱擒其渠曾睦等，馀党悉散。又擒海盗徐容，尽得贼中委曲，赦其罪，责以招抚。诸盗归诚，海氛遂清。汝咸任漳浦凡十有八年，大吏因南靖多盗，调使治之，县民请留不得，于葺生祠曰月湖书院，岁时祀之。汝咸至南靖，诸盗自首就抚，开示威信，颂声大作。

四十八年，内迁刑部主事，擢御史。疏言：“商船出海，挂号无益，徒以滋累。”又言：“海贼入内地，必返其家。下

海劫掠，责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踪迹，责之本籍县令；当力行各澳保甲。”会海盗陈尚义乞降，汝咸自请往抚。圣祖命郎中雅奇偕汝咸所荐阮蔡生往，尚义率其党百余人果就抚，擢通政使参议。五十二年，奉使祭炎帝神农、帝舜陵，并颁赉驻防兵。遍历苗疆，审度形势抚驭之策。历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五十三年，命赴甘肃赈荒，徒步穷乡，感疫，卒於固原。漳浦士民闻之，奔哭於月湖书院，醵金置田，岁祀不绝。著有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诸书。

繆燧，字雯曜，江苏江阴人。贡生，入赀为知县。康熙十七年，授山东沂水县。时山左饥，朝使发赈，将购米济南。燧以路远往返需日，且运费多，不便。请以银给民自买，当事以违旨勿听。燧力争以因地制宜之义，代草疏奏请，得允。既而帑金不足，倾囊以济之。洊饥之后，民多流亡，出私钱为偿逋欠，购牛种，招徠复业。因捕剧盗已获复逸，被议归。寻复官。

三十四年，授浙江定海县，故舟山也，设治未久，百度草创。海水不宜穀，筑塘岸以御咸蓄淡，修复塘堰百馀所，田日增辟。缮城濬濠，葺学宫，建祠庙，役繁而不扰。地瘠民贫，完赋不能以时，逾限者先为垫解，秋后输还。旧有涂税，出自渔户网捕之地，后渔涂被占，苦赔累，为请罢之。地故产盐，无灶户，盐运使屡檄设厂砌盘，官为收卖。燧持不可，请仿江南崇明县计丁销引，岁完盐税银四十二两有奇，著为例。学额多为外籍窜冒，援宣平县例，半为土著，半令他县人认垦入籍以充赋。又以土著不能副额，扩建义学，增廩额以鼓舞之，文教兴焉。民间日用所需，多航海市诸郡城，关胥苛索，请永禁，立石海关。海屿为盗藪，随监司历勘，凡羊巷、下八、尽山、花脑、玉环、半边、牛韭诸岛，权度要害措置之，盗风顿戢。同归域者，海上死事诸人瘞骨处，捐贖修葺，建成仁祠，以劝

忠义。

历权慈谿、镇海、鄞县及宁波府事，皆有惠政。擢杭州府同知，未任。五十六年，卒於定海。士民援唐王渔、宋赵师旦故事，留葬衣冠，奉祀於义学，名之曰蓉浦书院，蓉浦，燧自号也。遗爱久而不湮，光绪中复请祀名宦祠。燧任定海前后二十二年，赐四品顶戴，赐御书。后虽擢官，迄未离任。时朝廷重守令，循良多久於其职。陈汝咸治漳浦十有八年，陈时临治汝阳亦二十年。一邑利病，无所不知，视如家事，故吏治蒸蒸日上云。

时临，字二咸，浙江鄞县人。少从陈锡嘏学，得闻证人书院之教。家贫，游京师。三藩之变，从军叙功，授湖南城步知县。父忧归，庐墓三年。康熙三十年，起授河南汝阳县，兵乱之后，风俗大坏，民不知丧礼。时临为斟酌古今所可通行者，衰经聚饮之风以息。杨埠有支河，久淤，濬复其旧，民获灌溉之利。河南诸县多食芦盐，独汝宁一郡食淮盐，芦商欲并之，时临谓：“芦盐计口而授，不问其所需之多寡，以成额给之，是厉民也。吾不能为河南尽革其害，反徇商人意以害境内乎？”力争得止。巡抚徐潮亟称之，於是前后诸大吏皆以为循吏当令久任，数报最，数留之。时临亦与民相安於无事。后擢兵部主事，宦橐萧寥，临行，百姓扶老载弱相送数十里。逾年，以病乞归，卒。

姚文燮，字经三，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福建建宁府推官。建宁俗号獷悍，以睚眦仇杀者案山积，文燮片言立剖，未数月囹圄为空。有方秘者，杀方飞熊，前令已谳定大辟。文燮鞫得飞熊初为盗，尝杀秘一家，既就抚，秘乃乘间复仇，不可与杀平人等，秘得活。大吏谓文燮明允，凡疑狱辄委决之。有武弁被杀，株连众，文燮仅坐数人罪。大吏骇曰：

“此叛案，何遽轻率？”文燮曰：“某所据初报文及盗供也。”盖乡民逐盗，弁適遇之，从骑未至，为盗所杀而盗逸，营中执为民叛杀弁。文燮检得初报文，而盗亦获，自供杀弁，故得其情。

时耿氏建藩，其下多怙势虐民，贷民钱而夺其妻女。文燮悉使讦发，为捐募代偿，赎归百数。奉檄主丈田事，建宁环郡皆山，民依山凿田，每陡峻不能施弓绳，文燮授吏勾股法，计田广狭，增减为亩，区画悉当。值边海修战船，或拟按户口出钱，文燮上陈疾苦，筹款以代，民乃安。秩满，报最。康熙六年，诏裁各府推官，去职。

八年，改直隶雄县知县。浑河泛滥，浸城，文燮修城筑堤，造桥利涉者。邑贡狐皮为民累，条上其弊，获免。地近京畿，膏腴多圈占为旗产，文燮为民争之。旗人请於户部，遣司官至，牵绳量地，绳所及，民不得有。文燮拔刀断绳，司官见其刚直，词稍逊。未几，有旨退地还民。团练屯丁，以资守望，盗贼屏迹。报垦地，蠲耗羨，减盐引，恤驿政，拊循疮痍，民庆更生。

擢云南开化府同知，摄曲靖府阿迷州事。吴三桂叛，文燮陷贼中。密与建义将军林兴珠有约，为贼所觉，被系，乘隙遁，谒安亲王岳乐军中。王以闻，召至京，赐对，询军事甚悉。滇寇平，乃乞养归。

黄贞麟，字振侯，山东即墨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十八年，授安徽凤阳推官，严惩讼师，閭郡懍然。大旱，祷雨未应，贞麟曰：“得无有沈冤未雪，上干天和乎？”於祷雨坛下，立判诸大狱，三日果雨。江南逋赋案兴，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各逮绅民百余人系狱候勘。狱不能容，人皆立，贞麟曰：“彼逋赋皆未验实，忍令僵死於狱乎？”悉还其家。及讯，则或舞文吏妄为注名，或误报，或续完，悉原而释之，保全者五百家。

河南优人朱虎山，游食太和，发长数寸，土猾范之谏与咎姓有隙，诬以藏匿故明宗室谋不轨。事发，江宁推官不敢问，以委贞麟，贞麟力白其诬。逮至京师复勘，刑鞫无异，乃释咎姓而治之谏罪。颍州民吴月以邪教惑众，株连千余人，贞麟勘多愚民无知，止坐月及为首者。捕人索财於水姓，不得，指为月党，追至新蔡杀之。乡人来救，并诬为月党。抚镇发兵围之，系其众至凤阳。贞麟廉得实，惩捕而尽释新蔡乡人。其理枉活人类如此。旋以他事解官，得白。

康熙九年，改授直隶盐山知县，地瘠而多盗，立法牌甲互相救护。有警，一村中半守半援，盗日以息。清里役，逃亡者悉与豁除，不期年，流民复业数百家。十二年，旱，谓父老曰：“大吏使勘灾者至，供给惟官是责，不费民一钱。”及秋徵，吏仍以旧额进。贞麟曰：“下输上易，上反下难。待准蠲而还之，反覆间民必受损。”立令除之。又永革杂派陋例，民皆感惠。内擢户部山西司主事，山西闻喜丁徭重，力请减之。监督京左、右翼仓，因失察侵盗罢职，卒於家。

骆鍾麟，字挺生，浙江临安人。顺治四年进士副榜，授安吉学正。十六年，迁陕西盩厔知县。为政先教化，春秋大会明伦堂，进诸生迪以仁义忠信之道。增删吕氏士约，颁学舍。朔望诣里社讲演，访耆年有德、孝弟著闻者，见与钧礼，岁时劳以粟肉。立学社，择民间子弟授以小学、孝经。饬保伍，修社仓。莅狱明决，所案治即势豪居间莫能夺，人畏而爱之。县城去渭不十里，鍾麟行河畔，知水势将南浸，议自览家寨迤东开复故道，众难之。康熙元年夏，大雨，渭南溢，且及城，斋沐临祷，自跪水中，幸雨止，水顿减，徙而北流者数里。兼摄兴平、鄠两县，兴平豪右分为部党，前令不能治，廉得其状，收案以法。奏最，内迁北城兵马司指挥，复出为西安府同知。

八年，擢江南常州知府。常州、县赋重，科条繁多，吏缘为奸。锺麟立法钩稽清逋，吏受成事而已。属邑岁例餽漕羨三千金，锺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峻却之。诸漕卒咸敛手奉法。

初，锺麟在塾屋以师礼数造李颺庐，至是创延陵书院，迎颺讲学，率僚属及荐绅学士北面听。问为学之要，颺曰：“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人心正，风俗移，治道毕矣。”锺麟书其言，终身诵之。已而江阴、靖江、无锡诸有司争礼致颺，颺为发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说，士林蒸蒸向风，吏治亦和。

九年，大水，发仓廩，劝富人出粟赈，民无荒亡。十年夏，大旱，葛衣草履，步祷不应，责躬齋天，言知府不德累民，涕泣并下。寻丁母忧，士民乞留，不可。既归，连遭父丧，以毁卒。郡人论贤有司知治体必首推锺麟。先锺麟守常州者，祖重光、崔宗泰，皆有名。其后有祖进朝，政声尤著。重光官至天津巡抚。

宗泰，奉天人。顺治初，授松江府同知，以敏幹称。擢常州知府，政尚严厉，善钩距，吏民惊为神明。十三年，大兵征闽，过郡久驻，人情恒扰，宗泰先期储峙，纤悉备具。有游骑入村落，逐妇女溺水死，宗泰夜叩营门，白将军缚置之法。时时单骑巡行，遇小有剽夺，隶传呼“崔太守来”，皆引避去，民得安堵。令甲，府漕以推官监兑，推官懦而卫弁横。宗泰自请於漕督，檄之监兑，盛驍从，带刀建临仓，弁卒悚惧，竟事无譁。寻以事左迁福建延平府同知。后乞免归。

进朝，亦奉天人。以廕监起家。康熙二十三年，由部郎擢授常州知府，有惠政，以失察镌级去，士民呼簫於巡抚汤斌，请留进朝。斌上疏言：“进朝履任未一载，操守廉、治事勤，

臣私心重之。顷缘失察法宝事降调，常州五县士民辄号泣罢市，赴臣请留，日不下数千人。臣谕以保留例已久停，士民谓常州四十年未有爱民如进朝者，其减繇轻耗，兴学正俗，戢奸除暴，息讼安民，穷乡僻壤，尽沾惠泽。朝廷轸念东南，如江宁府知府于成龙，特恩超擢，吏治丕变。进朝操守才幹可与成龙颉颃，而独以一眚被谪，士民攀留，言之泣下，臣不知进朝何以感人之深如此。臣受事四日始获法宝，是受事之日，已为失察之日，且当候处分，何敢代人瀆奏？惟臣蒙恩简畀封疆大任，属吏之败检者得纠劾之，廉能者不能为之一言，非公也。民情皇皇如是，而不为之解慰安辑，非仁也。畏罪缄默而使輿情不上闻，非忠也。敢据情陈奏。”章下部议，格不行。圣祖谕曰：“设官原以养民，汤斌保奏祖进朝清廉，百姓同声恳留，可从所请，以劝廉吏。”进朝复任。未几，以老疾乞免，民恆思之不置云。

赵吉士，字天羽，安徽休宁人，寄籍杭州。顺治八年举人。康熙七年，授山西交城知县。县居万山中，地产马，饶灌木，时禁民间牧马，停南堡村木厂，民困，往往去为盗。武弁路时运贪而扰民，民杀时运作乱，与大同叛将姜瓖合，连破诸邑。及瓖诛，馀盗匿山中。吉士到官，定先抚后剿之策，有投抚者，给示令招其党。诃知群盗阴事，选乡兵，得技优者百人。令绅户家出一丁，与民均役。分夕巡城，行保甲法，匿贼者连坐，邻盗相戒不入境。

时交城多抗赋，河北都者赋倍他都。吉士往谕朝廷德意，勸以力耕勿为盗，众悚息。日暮寝陶穴中听讼，左右多贼党，吉士阳若勿知，诘朝深入，察其形势。最险者曰三坐崖，东西两葫芦川绕其下。塞葫芦口，则官军不得登。吉士默识之而还。交山贼杨芳林、芳清等时出肆掠，九年春，吉士入山劝农，抚姜瓖旧卒惠崇德，询得二杨所在，命二卒立擒至，杖系之。贼

渠任国铉、锤斗等纠众尾之不敢发。会有陕西叛弁黄某入葫芦川与国铉合，吉士谋间之，遣山民持书付国铉等，伪误投黄所，黄得书疑国铉等，率众去。国铉等既失黄弁，无所恃，有投诚意。静乐盗李宗盛踞周洪山，遣其党赵应龙劫清源，吉士遣惠崇德入山说国铉等，令献赵应龙可免罪。国铉与宗盛绾应龙缚付崇德，应龙恨为所卖，尽发诸盗阴谋。吉士会兵剿宗盛，复遣崇德往说国铉等使无动，遂擒宗盛，贼党益涣。

十年，廷旨下总督治群盗，期尽剿绝。吉士曰：“交山剧贼不过十余人，其它率乌合，一闻尽剿，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为贼用。今靖安堡初复，请协兵三百以驻防为名，克期入山，可一战擒也。”靖安堡者，近葫芦口三十里，昔以屯兵，吉士就废垒新筑之。守备姚顺率兵至县，吉士约期进屯。先期七日置酒大享客，夜半，席未散，吉士上马会师，疾驱四十里至水泉滩。分三队，一袭东葫芦，一袭西葫芦，自偕姚顺进驻东坡底，为两葫芦要道。东西贼援并绝，国铉等为内应，呼曰：“官兵入山矣！”两葫芦贼皆走上三坐崖。吉士遣人至崖下语之曰：“汝等良民，毋为贼胁，官且按户稽丁，不在即以贼论。”众乃稍稍去，仅存二百余人。分兵要贼去路，贼四窜，被获颇众。分搜巢穴，纵降贼，质其妻子，俾捕他贼以自赎。入山旬有六日，盗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终不附贼者三十七家，赉以羊酒，立为约正；其素不与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编其籍入都图。自后交山无贼患。吉士初患山路险阻，命每都具一图，鳞比为大图，召父老询径途曲折注之，以次及永宁、静乐邻县诸山。每获贼，善遇之，因得诸贼踪迹。上官知其能，不拘以文法，用卒成功。

治交城五年，百废俱举，内迁户部主事，监扬州钞关，擢户科给事中。忌者劾其父子异籍被黜，寻补国子监学正。四十

五年，卒，祀交城名宦祠。

张瑾，字去瑕，江南江都人。康熙二年举人。十九年，授云南昆明知县。时吴三桂初平，故军卫田隶藩府者，徵租量丰歉收之，事平沿为额，民不能供。又军兴后官司府署器用皆里下供应，而取给於县，故昆明之徭，尤重於赋。瑾请於大吏，奏减其赋，不可；乃疆画荒地，招流亡，给牛种，薄其徵以济军卫之赋。一年垦田千三百馀亩，三年得万馀亩。又均其徭，里蠹无科派，奸民无包收，诸侵渔弊皆绝。民旧供县公费日十金，瑾曰：“吾食禄於君，不食佣於民。”革之。总督曰：“陈仲子之廉，能理剧乎？”又问：“今家几何人？”对曰：“子一，客与仆各二。”矚之，信，皆惊异。自公费除而上之取给者亦减。

昆明池受四山之水，夏秋暴涨，怒流入闸河。沙石壅塞，水乃溢。浸濒池田，岁劳民力濬之。晋宁州境毗於昆明，受东南诸箐之水，旧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议凿之以通闸河。瑾按地势为图白之曰：“闸河独受昆明之水，已不能吐纳，沙石旁溢为害，岂可更受晋宁水乎？且其地高若建瓴，沙石萃确尤甚，殆不可治。”台司持之坚，则指图争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总督范承勋曰：“令言是也。”议遂寝。

县有止善、春登、利城诸里田，坳垆错出，不旱则潦。瑾廉得旁近有白沙、马袅、清水三河，可资蓄泄，年久湮塞，率民濬治。三月河复，田以常稔。大小东门外旧皆市，兵后为墟，盗贼窟其中。为创造室庐，以居流亡，移城中骡、马、羊诸市实之。货廛牧场相比，盗遂绝迹。安阜园者，故藩圃也，请耕之以食孤贫废疾而无告者。

是时上官多贤者，每倚信瑾。兵备道欲以流民所垦田牧马，求之期年，不与，久亦称其直。将军仆杀人，按察使置酒为请，

阳诺之，退而正其罪。巡抚仆子谋夺士人聘妻，即县庭令士人行合卺礼，判曰：“法不得娶有夫之妇，妇乘我舆，婿乘我马，役送之归，有夺者治其罪。”时人作歌诗以传之。初至，滞狱以百数，断讞皆当。后一省疑狱辄付瑾治，屡有平反。居三年，病卒。士民图其像藏之，请祀名宦祠。

江皋，字在湄，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八年进士，观政刑部。父病，乞养归。丧除，授江西瑞昌知县。故事，岁一巡乡堡、校户籍，敛舆马费，皋罢之。县城近河，壩岸善崩，屡决改道，环城无隍，民病汲。皋出俸金，率先效力，筑坚堤，濬壅塞。水复其故，形势益壮，民居遂蕃。三藩叛，县界连湖南，土寇乘间起。皋曰：“吾民缘饥寒出此，迫之则走藉寇。”饬乡、保长开谕抚安，而密督丁壮巡查，屡擒其魁，盗遂息。居七岁，考最，迁九江府同知，寻擢甘肃巩昌知府。大军入蜀，治办军需。值岁除，檄徵骡马千匹，茭刍器具，取具仓猝。皋策画便宜，供应无缺。士卒骄悍，所过渔夺百姓，皋遇，辄缚送军主，斩以徇，繇是肃然。

越四岁，调广西柳州。时新收岭西，兵犹留镇。军中多掠妇女，皋白大吏，檄营帅，籍所掠送郡资遣，凡数百人。军饷不继，士譁噪将变，皋驰谕缓期，趣台司发饷，应期至，军乃戢。郡民王缙绪，故官家子，经乱，产为四奴所据，只身寄食僧舍。皋诘得之，悉逮捕诸奴。奴惧，纳二千金乞免，佯受之。讯伏罪，乃出金授缙绪，命奴从归，尽还其产，柳人歌颂之。太和殿大工兴，使者采木，民大恐。长老言故明采木於此，僵仆谿谷，横藉不可数。皋曰：“上命也，何敢匿讳！”使者至，令民前导，自控骑偕使者往视。巨木森挺绝巘，下临深谷。下骑，掖使者攀援以登，崖益峻，无侧足所。使者咋舌曰：“是不可取。”还奏免役。民谨呼，戴上恩德。

寻被荐提学四川，以母丧解官。服阕，补陕西平庆道副使，迁福建兴泉道参政。以事左迁，旋以恩复职，卒於家。皋於广西声绩最著。其后称张克疑、贾朴。

克疑，字伟公，山西闻喜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有狱连执政族人，诸司莫敢任，克疑请独任之。内务府以其人出使为辞，克疑钩提益急。牒问奉使何地、归何期，力请部长入告。事虽格，闻者肃然。出为广西平乐知府，瑶、僮杂居，盗不可诘。克疑至浹月，以信义服苗酋。获巨盗二人，毙其一，宥其一，责以侦缉，终其任盗不敢窥。调广东潮州，属县贼蜂起，或称明裔，聚众千余人。克疑疾驰至其地，命吏士速据白叶祁山，设疑兵，贼不敢逼。会夜半，大风起，简健卒二百斫其营，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噪出兵以助之，贼奔祁山，要击之，斩其渠魁三人，众散乞降。巡抚将上其功，克疑曰：“此盗耳，而称明裔，兴大狱，株连多，恐转生变。”乃以盗案结。郡有大豪戕亲迎者於路而夺其妻，克疑微行迹而得之。狱成，当大辟。监司以督抚命为之请，曰：“稍辽缓之，当有以报。”克疑曰：“吾官可罢，狱不可鬻也。”卒寘诸法。或假亲王命以开矿，缚执之。其人出龙牌，克疑命系之狱，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杀之。丁父忧归，遂不出。年七十六，卒。

朴，字素庵，直隶故城人。贡生。康熙二十三年，授广西柳州同知，有政声。思明土属负固抗官，大吏知其能，调任思明治之。夜遣健卒潜入山，焚贼寨，遂出降。署思明知府，土田州岑氏母子相争，土目陆师等构之以为利，杀人千馀。朴至切谕，母子俱感泣。师等聚众谋不轨，先慑以兵，单骑往，晓以祸福，乃听命。建明伦堂，设义学，代完寒士逋粮。民立生祠奉之。擢贵州平越知府，罢去官。朴在广西，尝条上边事，

巡抚彭鹏奇其才。四十年，诏举廉吏，鹏特疏荐，授江南苏州知府。与吏民相见以诚，屏绝请托，政声大起。四十六年，圣祖南巡，幸苏州，嘉其清廉为吴中最，擢江常镇道，吴民数千人遮道请留贤守，御书“宜民”匾额赐之。调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布政使参政，仍兼管苏州府事，从民原也。革四府徵粮例规，积弊一清。忤总督噶礼，摭事劾之，四十九年，去官。留吴门三年，归里卒。

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九年进士，授山东临淄知县。有惠政，以忧去。十九年，服阕，补直隶柏乡。兴水利，减火耗，禁差扰，民安之。县人大学士魏裔介为嗣尧会试座主，家人犯法，严治之，不少贷。又有旗丁毒殴子钱家，入县庭，势汹汹。嗣尧不稍屈，系之狱，移文都统讯主者，主者不敢承，具论如法。值岁饥，或言勒积粟家出粟，嗣尧曰：“人惟不积粟，故岁饥则束手，吾方靳令积粟家获厚利，何勒为？”已而蠲粟者众，岁不为灾。有言开滏阳河通舟楫者，巡抚于成龙使嗣尧往相度，嗣尧力持不可，谓：“此河旱潦不常，未可通舟楫。即或能通，恐舟楫之利归商贾，挑濬之害归穷民矣。”事遂寝。

盗杀人於县界，立捕至，置之法。或毁於上官，以酷刑夺职。尚书魏象枢奉命巡视畿辅，民为申诉，事得白。于成龙复荐之，补清苑。嗣尧益感奋自励，屡断疑狱，人以包孝肃比之。二十九年，尚书王骥荐嗣尧清廉慈惠，行取，擢御史。三十年，出为直隶守道，持躬清介，苞苴杜绝。遇事霆发机激，势要惮之。所属州县，肃然奉法。

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圣祖谕曰：“学政关系人材，朕观陆陇其、邵嗣尧操守学问俱优，若以补授，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时陇其已卒，遂命嗣尧以参议督学江南。既莅事，

虚衷衡校，论文宗尚简质，著四书讲义，传示学者。甫试三郡，以积劳遘疾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赀致赙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

圣祖澄清吏治，拔擢廉明，近畿尤多贤吏，如彭鹏、陆陇其及嗣尧，当时皆循名上达，闻於天下。鹏及陇其自有传。又有卫立鼎、高廕爵、靳让，治绩亦足媲美。

立鼎，字慎之，山西阳城人。康熙二年举人，授直隶卢龙知县。地当两京孔道，驿使旁午，供张糗饟，悉自营办，不以扰民。先是县中徵粮，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纳草以银代，仍抑价买诸民间。立鼎令输户含纳奇零，统归斛斗，徵草则以本色输，民甚便之。兴行教化，奖拔士类，丕变其俗，尤以清廉著称。尚书魏象枢及侍郎科尔坤奉命巡畿内，至卢龙，已治具，不肯食，仅啜一瓯。曰：“令饮卢龙一杯水耳，吾亦饮令一杯水。”诸大狱悉以咨之，立鼎引经准律，象枢大称善。于成龙之巡抚直隶也，尝迎驾於霸州，奏举循吏，以立鼎、陆陇其并称。嗣巡抚格尔古德以事至卢龙，谓立鼎曰：“令之苦，无异秀才时。秀才徒自苦，今令苦而百姓乐，非苦中之乐乎？”疏荐立鼎治行第一，灵寿令陆陇其次之。内迁户部郎中，秩满授福建福州知府，以年老致仕归。教授乡里，以倡论道学为事。年七十有六，卒。

廕爵，字子和，奉天铁岭人，隶汉军。康熙初，谒选，授直隶蠡县知县。县多旗屯，居民田之半，佃者倚勋贵为奸利，持吏长短。河数决孟尝村，岁比不登，民大饥。廕爵至，曰：“吾未暇理他政，且活民。”仓有粟二万石，请发以赈。牒再上，不许；请解官，乃许之五千石。廕爵曰：“若今岁又恶，民不能偿，二万石、五千石等死耳，吾且活吾民。”乃尽发之。更出帑五百金贷民种麦。夏旱，蝗起，捕蝗尽。秋又大霖雨，

河暴溢，率吏民冒风雨捍御，堤完而岁大熟，民乃安。某甲以财雄诸佃，多为不法，诬诸生为奴，而籍其田。按治得实，置之法。豪猾习服，莫敢犯令。於是设义仓，置乡学，尊礼贤士，民大和悦。调三河，一以简易为治。或问之，曰：“前令已治矣，何纷更为？”前令，彭鹏也。圣祖校猎至三河，问父老：“高令与彭令孰贤？”对曰：“彭廉而毅，高廉而和。”上称善，擢顺天府南路同知。于成龙问以捕盗方略，条上三事，略言：“盗以旗屯为逋逃藪，请严保甲首实之令，使无所匿，而平日能使之衣食粗足，则可不至为盗。”成龙韪之。会丁父艰归。成龙总督南河，筑界首堤，以属廕爵。堤成，上南巡阅工，召见，赐克食。起复补湖北德安府同知，累擢四川松茂道、直隶口北道，皆有惠政，卒於官。子其倬，官至大学士，自有传。

让，字益庵，河南尉氏人。康熙十八年进士，授浙江宣平知县。旱灾，请蠲甚力，巡抚张鹏翮以为贤。父忧去，服闋，授山西汾西。会亲征漠北，供张杜绝扰累，民力不足，请以正赋办治。行取，擢御史，数上疏言察吏安民，实行教养。圣祖谕曰：“朕御极四十年，惟冀天下黎庶尽获安全，边疆无事。如靳让所言，必令家给人足，无一人冻馁，此非朕所可必者，恐其不过徒为大言。曩者钱鋈、卫既齐亦曾为此言，及后用为大吏，皆不能自践其语。靳让曾为县令，其所为能如是乎？通州驿马事繁，著调为通州知州，果能如所言，朕即超用。”上意欲试之也，许其便宜启奏。让布衣羸马之官，皇庄、旗庄恣肆病民，绳以法，不少贷。私钱、私铸悉禁止。时禁河捕鱼，诬累平民，让分别治之。奸商藉权贵势，谋专卖麦豆及设姜肆牟利，并拒绝。上闻，皆韪之。会学政更替，命九卿举所知。上曰：“朕亦举一人。”命以佥事督学广西。逾年，调浙江，

除弊务尽，教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值南巡，召对，褒奖曰：“汝不负朕举，朕将用汝为巡抚。”让以母老乞终养，赐御书：“天庥堂”额以荣其母。寻母丧，以毁卒。

崔华，字莲生，直隶平山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六年，授浙江开化知县。政务宽平，建塾校艺，士争乡学。县旧有里总，主赋税，横派滋扰，除之。又以虚粮为累，请豁於上官，未竟其事。十三年，耿藩乱作，县南垦户多闽人，竖旗以应，城守千总吴正通贼，陷城，露刃相逼。华从间道出，檄召十六都义勇郑大来、夏祚等，涕泣开谕，立聚万人，躬冒矢石，阅五日，城遂复。总督李之芳上其事，诏嘉之。

时闽寇方炽，分三路犯浙。衢州当中路之冲，县城再陷，惨掠尤甚，民无叛志。华率兵退保遂安，图恢复，时出有所擒斩。大兵扼衢州，久与贼持。十五年春，始遣将由遂安复开化，至秋，大破贼军。浙境渐清，流亡初集，积逋尤多。华图上遗黎困苦状，乞为请命，尽蠲十三年至十六年额赋。赎民之流徙者，俾得完聚。疫病盛行，广施药饵，全活无算。

先后论功，十九年，擢江南扬州知府。值湖、河并涨，属县被灾者众，华加意抚恤。二十三年，命九卿举中外清廉之吏，廷推七人，外吏居其三，华为首焉。擢署两淮盐运使，军兴商困，乃权宜变通，令先行盐、后纳课，务与休息，商力甦而赋亦无缺。先是湖南诸府因兵蠲引三十九万有奇，至是有请补行蠲引者。华以两淮浮课重，又带加斤，若补蠲引，必致额售者滞销误课，力言不便，事得寝。三十一年，迁甘肃庄凉道，未行，卒。淮商祠祀之。

周中铨，字子振，浙江山阴人。康熙中为江南崇明县丞。崇明故重镇，兵籍千人，欲预取军食於官，不获，穀刃譁噪。官吏咸避匿，中铨独挺身前，宣布顺逆利害，感切耸动，众皆

投械散。擢华亭知县，民有被诬杀人久系狱，中鉉立出之，而坐其实杀人者。提标兵庇盗，前令莫敢问，中鉉捕治置诸法，境内又安。四十三年秋，大霖雨以风，海水骤溢，漂数县。乃具衣粮棺槨救恤之，又为请赈蠲租，活民甚众。雍正四年，以催科不及格罢，县民万数遮言，上官闻於朝，得复职。

时左都御史朱轼被命修海塘，知中鉉贤，悉以事付之。塘成，丁母忧，民复籛留，中鉉先已擢松江知府，至是予假治丧，还视府事。五年，议濬淞、娄诸水，以中鉉署太仓知州，董其役。六年二月，筑坝於陈家渡，一再溃，与千总陆某昼夜冒险指挥，仓卒覆其舟，既歿而筑合。事闻，赠太仆寺少卿。

当中鉉令华亭时，奉贤犹隶境内，后析为县，中鉉適为知府，至是民怀其泽，奉以为奉贤城隍之神，岁时祈报，著灵异，长洲王芑孙为庙碑纪其事。道光七年，巡抚陶澍复濬吴淞江，疏请立庙江干。

刘桀，字弢子，山东诸城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三十四年，授湖南长沙知县，以廉明称。时讹言裁兵，抚标千人环辕门大噪，桀为开陈大义，预给三月饷，示无裁意，众乃定。总督吴琨以循良荐之。三十七年，擢陕西宁羌知州。关中大饥，汉南尤甚。州无宿储，介万山中，艰於輓运。桀请贷邻邑仓粟，约民能负一斗至者予三升，不十日輓三千石。大吏下其法赈他邑，咸称便。又奉檄赈洋县，移粟沿汉而下。桀先遍历审勘，克期给发，数日而毕。谓洋令曰：“此粟贷之官，倘民不能偿，吾两人当代任。”比秋大熟，洋县民相勉还粟，不烦催督。

始宁羌地苦凋瘵，桀为均田额，完逋赋，补栈道，修旅舍。安辑招徠，期年而庐舍萃集。山多槲叶，民未知蚕，遣人旋乡里，赍蚕种，募善蚕者教之，人习其利，名所织曰“刘公绸”。士苦无书，为召贾列肆，分购经籍，建义塾，亲为讲解。

四十一年，擢甘肃宁夏中路同知，未赴，母忧去。以代民完赋，负累不能行，嘱弟代售遗产，不足，弟并以己产易金偿负。民闻之，争输金为助，卻不受。服阕，补长沙府同知。入觐，奉温旨，试文艺於乾清门，即日擢山西平阳知府。裁汰陋例，蠲除烦苛，讼牒皆立剖决之。四十八年，九卿应诏举廉能吏，以知府被举者，惟桀与陈鹏年二人。

四十九年，擢直隶天津道副使，迎驾淀津，诏许从官恭瞻亲洒宸翰。桀因奏兄果昔官河间知县，奉“清廉爱民”之褒，乞赐御书“清爱堂”额，上允之。历江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五十五年，上询九卿，本朝清介大臣数人，求可与伦比者。九卿举四人，桀与焉。驾幸汤泉，又以桀治状语诸从臣，会廷推巡抚，共荐桀，上嘉纳之。以四川用兵，未轻调。五十七年，卒於官。

兄果，官山西太原府推官，有声。改河间知县，康熙八年，驾幸河间，问民疾苦，父老陈果治状，召见褒之。卒，祀名宦。桀子统勋、孙墉、曾孙锷之，并为时名臣，自有传。

陶元淳，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中举博学鸿词，以疾不与试。二十七年，成进士，廷对，论西北赋轻而役重，东南役均而赋重，原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阅者以其言戆，置二甲。三十三年，授广东昌化知县，到官，首定赋役，均粮於米，均役於粮。裁革杂徵，自坊里供帐始，相率以力耕为业。县隶琼州，与黎为界，旧设土舍，制其出入，吏得因缘为奸，元淳立撤去。一权量，定法度，黎人便之。城中居人，旧不满百家，至此户口渐蕃。元淳时步行闾里间，周咨疾苦，煦妪如家人。

琼郡处海外，军将多骄横，崖州尤甚。元淳尝署州事，守备黄镇中以非刑杀人，游击余虎纵不问；且贪，索黎人献纳。

元淳廉得其状，列款以上，虎私以金贿之不得，造蜚语揭之。总督石琳下琼州总兵会讯，元淳申牒曰：“私揭不应发审，镇臣不应侵官，必挫执法之气，灰任事之心。元淳当弃官以全政体，不能蒲伏武臣，貽州县羞也。”初鞠是狱，镇中令甲士百人佩刀入署，元淳据案怒叱曰：“吾奉命治事，守备敢令甲士劫持，是藐国法也。”镇中气慑，疾挥去，卒定讞，论罪如律。崖人为语曰：“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而总督卒因元淳倔彊，坐不检验失实，会赦免。复欲於计典黜之，巡抚萧永藻初授事，曰：“吾初下车，便劾廉吏，何以率属？”为言於总督，乃已。

元淳自奉俭约，在官惟日供韭一束。喜接诸生，讲论至夜分不倦。屡乞病未果，竟以劳卒於官。昌化额田四百馀顷，半沦於海，赋不及二千，浮粮居三之一，民重困。元淳为浮粮考，屡请於上官，乞豁除，无应者。乾隆三年，元淳子正靖官御史，疏以入告，竟获俞旨免焉。

廖冀亨，字瀛海，福建永定人。康熙二十九年举人，四十七年，授江苏吴县知县。值岁旱，留漕赈饥，不足，自贷金易米以济。士人感其诚，相率捐助，赈以无乏。吴中赋额甲天下，县尤重，冀亨减火耗，用滚单，民皆称便。知收漕弊多，拘不法者重治之，凡留难、勒索、踢斛、淋尖、高颡、重筛诸害，埽除一清。太湖中有芦洲，或垦成田，或种莲养鱼，官吏辄假清丈增粮名以自利。冀亨曰：“湖荡偶尔成田，未可久持，今增其赋，朝廷所得几何，而民累无尽期。”一无所问。初，冀亨莅任时，有吴人语之曰：“吴俗健讼，然其人两粥一饭，肢体薄弱，凡讼宜少准、速决，更加二字曰‘从宽’。”冀亨悚然受之。收词不立定期，民隐悉达。尝自谓讼贵听，听之明，乃能速决而无冤抑。在吴三年，非奸盗巨猾，行杖无过二十，

盖守此六字箴也。

有庠生授徒盐商家，自刎死，勘得实。或有谤其受贿者，冀亨无所避，卒释盐商勿罪。东山巡检报乡人弑父屠嫂，未遂，自尽。冀亨方秉二烛阅其词，烛无风齐灭，知有冤。克日渡湖往验，大风，舟几覆，从者色变。冀亨曰：“县官伸冤理枉而来，神必佑之，何惧！”须臾抵岸。讯得父故杀状，巡检得贿诬报，俱论如律。

冀亨既有声於吴，他县疑狱，往往令推治。会有宜兴知县诬揭典史故勘平民为盗，刑夹致死，冀亨奉檄按验。知县者总督噶礼之私人也，或告宜少假借，冀亨不为动。检踝骨无伤，原揭皆诬。狱上，噶礼屡驳诘。再三审，卒如冀亨议，以是忤总督。时巡抚张伯行以清廉著，深契冀亨，布政使陈鹏年尤重之；而噶礼不怪於伯行，尤恶鹏年。四十九年，鹏年被劾，并及冀亨，以亏帑夺职。逾年，噶礼败，冀亨始复原官，以病不赴选。及卒，吴人祀之百花书院。

冀亨歿后，家留於吴，入籍嘉定。曾孙文锦，嘉庆十六年进士，由翰林出为河南卫辉知府，有惠政，祀名宦。文锦子惟勋，道光十三年进士，亦由翰林为贵州镇远知府，抚苗有法，终贵阳府。

佟国珑，字信侯，奉天人，隶汉军籍。康熙三十年，由笔帖式授山东文登知县。县俗愚悍，有劝治宜严峻者。国珑曰：“为政在诚心爱民，兴利除害，化导之而已，严峻非民之福也。”副将某以暱妓蚀饷，军大噪，夜半斩关出屯东郊。国珑闻变，单骑往谕曰：“吾与军民同疾苦，有冤当诉我，何妄动为？”众犹汹汹，国珑当砲立，曰：“吾不忍见尔曹族诛，请先试若砲。”众动色，曰：“公廉明，军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国珑力任保全。究其故，得实。缚妓并失之，众泣拜而散，副

将寻被劾去。

岁饥，奸民骚动，国珑历村墟，给赈抚谕，捕治凶渠，民赖以安。邑豪宋某以邻妇贷钱不偿息杀之。吏役得赂，皆为豪掩，又以千金贿国珑。国珑怒，覆验妇有重伤，鞫得其情，置豪於法。邑故濒海，副将林某缚商舶之泊岛屿者数千人，指为寇，国珑讯释之，别捕诛真盗四十余人。

五十年，擢山西泽州知州。岁稔，发常平仓以贷民，克期输还无爽。又减耗羨，革陋规，省徭役，平物价，民情大悦。国珑尝以论事忤太原知府某，某嗾人诬揭之，坐罢任。州民鸣钟鼓罢市，欲诣阙。既而得白，留原任。时平阳民变，巡抚檄国珑以兵往，国珑曰：“是速之乱也。”单骑驰赴，民皆额手曰：“佟公至，吾属无虑矣！”乃安堵受抚。五十九年，以疾乞免。后以所属高平令亏帑被逮，责偿万金，民感其惠，捐金投州库代偿其半云。

陆师，字麟度，浙江归安人。少负文名。康熙四十年进士，授河南新安知县。修学校，集诸生治经，童子能应试者免其徭，民兴於学。响马贼季国玉为患久，捕诛之。巡盐使者下县，取盐犯四十人。师曰：“律以人盐并获始为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滥为？”父忧归，在途，有六七骑挟弓矢，驱牛车，载妇女三十余人，言归德饥民，某将军买以归者也。师叱止之，令官还妇女於其家，白将军收其骑卒。或谓已去官胡忤将军，师曰：“知县一日未出境，忍以饥民妇女媚将军耶？”

服阕，补江苏仪徵。有盗引良民为党，师亲驰往捕，见坏器满地，言有暴客食此不偿值，因而斗毁。诘其人，状与盗肖，事得白。春徵，劝富户先输，秋则减其耗，令自封投櫃。故事，驿夫临时取给铺户，仓猝滋扰。一切禁革，但令户日赋一钱归驿，商贾以安。扬州五县饥，大吏令县各以五千金余穀备赈，

具舟车往，则虚而归。师察知府意欲县官借补所亏也，力争，於是五县皆得穀以赈。

卻盐商例餽，固请，乃籍其入以修学宫，具祭器乐舞，浚泮池，植桃李其上。修宋文天祥祠，又以其馀建仓廩，洁治圉園。质库书票，故有月无日，勿论久近，皆取一月息。师辞其岁餽，令视他县月让五日。旧有猪税，下令蠲除之。

课最，行取擢吏部主事，升员外郎。掌选，有要人求官，力持不可。督山东矿务，条上开采无益，罢其役。还，擢御史，巡河、谳狱皆称职。康熙六十一年，河督陈鹏年疏请以师为山东兗沂曹道，未到官，卒。祀名宦祠。

龚鉴，字明水，浙江钱塘人。早与同郡杭世骏齐名。雍正初，以拔贡就选籍，授江苏甘泉知县。县新以江都析置，故脂膏之地，鉴耻为俗吏，一以子惠黎元、振兴文教为己任。故某侍郎子与有旧，入谒，有所嘱，拒之。有同城官为大吏所昵，令伺察属吏者，有挟而请，又拒之；巨室延饮，又拒之。於是大江南北盛传甘泉令不近人情，鉴益自刻苦，无一长物。

县境邵伯埭受高、宝诸湖之水，地卑下。鉴谓当於农隙运土筑高埂沿堤为防，以徐议沟洫。堤上即植桑，兴蚕事。其西境地高，浹旬不雨即龟坼，宜每一里为水塘以蓄之。如是则高下之田俱无患。大吏黷之，然不能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设闸泄水尤要。值大水泛滥，鉴冒雨至，呼闸官泄之。闸官以盐漕为言，不可。会总河嵇曾筠视河至，鉴直陈，厉声诃闸官，曾筠即令启闸。又用鉴言，定盐漕船过湖需水不过六尺，过即启闸，无得藉口蓄水，为民田患。每岁晏，江都之鰥寡孤独多入甘泉部中。

西湖圣因寺僧明慧者，恃前在内廷法会恩宠，干求遍於江浙。一日以书币关白，鉴杖其使而遣之。事流传，上闻。世宗

召明慧还京，錡不许出。当是时，甘泉令声闻天下。在任六年，以父忧去官，贫，至无以葬。河南巡抚尹会一故为扬州守，雅与鉴善，招之，欲使主大梁书院，以修脯助葬。遂卒於河南。

鉴湛深经术，能摘先儒之误，顾书多未成。所成者毛诗疏说，阐明李光地之说为多。

列传二百六十四

循吏二

陈德荣 芮复传 蒋林 阎尧熙 王时翔 蓝鼎元 叶新 施昭庭
陈庆门 周人龙 童华 黄世发 李渭 谢仲元 李大本 牛运震
张甄陶 邵大业 周克开 郑基 康基渊 言如泗 周际华 汪辉祖
茹敦和 朱休度 刘大绅 吴焕彩 纪大奎 邵希曾

陈德荣，字廷彦，直隶安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湖北枝江知县。修百里洲堤，除转饷杂派。雍正三年，迁贵州黔西知州，父忧归。服阕，署威宁府。未几，威宁改州，补大定知府。乌蒙土司叛，东川、镇雄附之，德荣赴威宁防守。城陴颓圯，仓猝聚米桶，实土石，比次甃筑，墉堞屹然。贼焚牛卫镇，去城三十里，德荣日夜备战，贼不敢逼。总兵哈元生援至，贼败走。寻以母忧去官。服阕，授江西广饶九南道。九江、大孤两关锢弊尽革之。

乾隆元年，经略张广泗疏荐，擢贵州按察使。时群苗交煽，军事方殷，古州姑卢朱洪文诸叛案，德荣治鞠，详慎重轻，咸称其情，众心始安。及苗疆渐定，驻师与屯将吏多以刻急见能。二年，贵阳大火，德荣谒经略曰：“天意如此，当竭诚修省，苗亦人类，曷可尽杀？”广泗感动，戒将吏如德荣言。

四年，署布政使，疏言：“黔地山多水足，可以疏土成田。小民难於工本，不能变瘠为腴。山荒尤多，流民思垦，辄见挠

阻。桑条肥沃，亦不知蚕缫之法。自非牧民者经营而劝率之，利不可得而兴也。今就邻省雇募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择地试种，设局教习，转相仿效，可以有成。应责各道因地制宜，随时设教。一年必有规模，三年渐期成效。”诏允行。乃给工本，筑坝堰，引山泉，治水田，导以蓄泄之法。官署自育蚕，於省城大兴寺缫丝织作，使民知其利。六年，疏陈课民树杉，得六万株。七年，贵筑、贵阳、开州、威宁、余庆、施秉诸州、县报垦田至三万六千亩。开野蚕山场百馀所，比户机杼相闻。德荣据以入告，数被温旨嘉奖。又大修城郭、坛庙、学舍。广置栖流所，收行旅之病者。益囚粮。冬寒，恤老疾嫠孤之无衣者。亲课诸生，勸以为己之学。设义学二十四於苗疆，风气丕变。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赈凤、颍水灾，流移获安。十二年，卒於官。

德荣在贵州兴蚕桑，为百世之利。时遵义知府陈玉畚，山东历城人，到郡见多槲树，土人取为薪炭。玉畚曰：“此青莱树也，吾得以富吾民矣。”乃购历城山蚕种，兼以蚕师来，试育五年，而蚕大熟，获茧八百万，自是遵绸之名大著。正安州吏目徐阶平，亦自浙江购茧种，仿玉畚行之正安，亦大食其利。遵义郑珍著樗茧谱，以传玉畚遗法。

芮复传，字衣亭，顺天宝坻人，原籍江苏溧阳。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悉除诸无名钱，曰：“官足给饗餼而已。”有金三者，交通上官署，为奸利，立逮杖毙之，一时大快。五十八年，大旱，复传勘实上状，上官欲寝之，固争曰：“律有捏灾、匿灾并当劾，某今日请受捏灾罪。”时同城仁和民千人，跣走围署，曰：“钱塘为民父母，仁和独不父母我耶？”上官感动，竟以灾闻。开仓行赈，复传设粥厂二十有七。微行覘视，治胥吏之侵扰者，帑不费而赈溥。驻防营卒驰

躪民田，便宜惩治，辄缚而鞭之。

治绩上闻，世宗特召引见，擢温州知府。故事，贡柑，岁期至。织造封园，民以为累。复传第取足供贡，不使扰民。府境私盐充斥，设三团，集灶户，平其直，私贩息，官盐不督自行。天台山东南有山曰玉环，在海中，总督李卫欲开田设治，檄复传往勘，以徒费无益，陈请罢之。卫怒，檄他吏往，意必行。时山中田仅二万亩，乃割天台、乐清两县民田隶玉环，经费不足，则捐通省官俸，又加关津一切杂税以给之。弛山禁，渔者往来并税，曰涂税。既而渔者不入，山者度关纳税，亦徵其涂税。复传争曰“是重税也”，是牒凡七上。卫益怒，以为阻挠玉环垦田事，蜚语颇闻。刘统勋奉使视海塘，过温州，语之曰：“君与李宫保，两雄不相下，不移不屈，君之谓乎？”

寻擢温处道。会铜商积弊败露，复传持法，又揭劾知府尹士份不职，士份反诬以阻商误铜，大吏故嫉之，遂并劾复传。解任，总督赵弘恩质讯，坐失察关吏舞弊夺职。会高宗登极，诏仍留浙江办铜，事竣，例得复官，以亲丧归，遂不出。家居三十余年，卒，年九十有四。

蒋林，字元楚，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南书房，十年不迁。大将军年羹尧欲辟为幕僚，林急告归。寻调户部郎中，出为福建邵武知府，以事解职，诏发浙江，历杭州、严州、金华三府。在杭州，值织造隆升建议改海门尖山海口，别开河以固海塘。林极言不可，曰：“能使海不潮，则役可兴。否则劳民伤财，万无成理。”上书督抚，俱不省。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夜，牒下，索杭夫万五千人，合旁郡无虑数万人。期三日集海上。林又争曰：“田蚕方亟，期会迫，万一勿戢，奈何？必不得已，俟蚕功毕。”隆升怒，督益急，以抗旨胁之。四月，送役往，面诘以工不可成状。隆

升益怒，留林督役以困之。冒雨抚循，泥深没胫，役人感其诚，咸尽力。隆升复虐使，动以捶撻，众屡譁噪。微林，事几殆。役迄无成，隆升得罪去。乾隆初，召至京，入对，即日擢长芦盐运使。曩时院司岁各费数万缗，林率以俭，岁费百缗而已，羡馀悉归公。居四年，以亲老乞养。高宗曰：“世乃有不原久为长芦运使者耶？”久之，卒於家。

阎尧熙，字涑阳，河南夏邑人，原籍山西太原。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二年，授直隶藁城知县。滹沱常以秋溢，筑堤树木椿，以捍其冲，夹岸种柳，堤固，水不为患。雍正元年，调南宫，擢晋州知州。州濒滹沱河，河决徙道，荡析民居。尧熙为筹安集，民免於患，扶携老稚来谢。尧熙曰：“此朝廷恩，我何与？”令望阙拜，人给百钱，以资裹粮，散钱十万，咸感泣曰：“真父母也！”怡贤亲王奉使过境，闻其名，奏循良第一。擢山东青州知府，未之官，改授浙江嘉兴。俗健讼，良懦不得直。讼府，下县，或不理，奸猾益无忌。尧熙始至，日受状三百。比对簿，自请息者二百馀，庭折数十，各得其情。豪民张某稔恶，讯实，杖杀之，民皆称快。属县赋重，名目纠纷，里胥因缘为奸。民完如额，官不知，民亦不自知，官累以缺赋课殿去。尧熙巡行清理，民始知额，岁无逋赋。

海盐县塘工不就，总督李卫听浮言，欲开引河泄潮。尧熙言：“海水入内河，田皆伤，非等坏庐舍、糜帑金已也。”议遂罢。营弁缉私盐，纵其梟，持他人抵罪。尧熙言其诬，总督不听，庭争再三，总督乃自勘，释之，愈以贤尧熙。累擢湖北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皆持大体，有惠政。乾隆七年，卒於官。

尧熙质直，好面折人过，虽上官不少避。然勇於从善，在川藩多得成都知府王时翔之助，人两贤之。

时翔，字皋谟，江苏镇洋人。为诸生，绩学未遇。雍正六

年，世宗重选守令，命中外官各举一人，同州人沈起元，官兴化知府，以时翔应诏，即授福建晋江知县。时福建吏治颓废，遣使按视，多更诸守令有司，颇尚操切。晋江民好讼，时翔至，曰：“此吾赤子，忍以盗贼视乎？”一以宽和为治。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语。曲直既判，令两造释忿，相对揖，由是讼者日衰。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按泉州，委时翔鞠疑狱二十馀事，语人曰：“晋江长者，决狱又何精敏也！”寻调政和，又调瓯宁。

擢漳州府同知，驻南胜。南胜民族居峒中，多械斗。有赖唱者，纠众夺犯，匿险自固。时翔亲入山谕之曰：“汝诸赖万人，奈何庇一人而以死殉耶？为我缚唱来即无事。”唱不得已自缚出，始如律。濂子坑民叶扬煽乱，时翔谓缓之可一纸定，或张其事，大吏檄入山剿之。事平，意不自得，乞病归。

乾隆元年，以荐起山西蒲州府同知，擢成都知府。以廉率属，善审机要。钱价腾，布政使榜平其直，市大譁。时翔方在假，召成都、华阳二令曰：“市直当顺民情，抑之，钱闭不出，奈何？”言於布政撤其榜，钱价寻平。

议徙凉州兵於成都，拓驻防城，当夺民居二千家。时翔检故牒，请曰：“城故容兵三千，现兵一千五百，尚虚其半。第出现所侵地足矣，奚拓为？”已而凉州兵亦不果徙。成都当康熙时，人稀穀贱，旗兵利得银。至雍正以后，生聚多，穀贵，又原得穀。或徇其意，令民受银，购穀给兵。未几，汉兵亦欲仿行，时翔曰：“旗兵例不出城，语言与土人殊，故代购。汉兵皆土著，奚代为？”二事亦赖布政力主其议得止。

至七年，江南、湖广灾，巡抚奏运蜀米四十万石济之。湖广急米，来领运，江南则否。巡抚乃檄下县餽运，舳舻蔽江，商贾不通，成都薪炭俱绝。时翔谓江南运可缓，徒病蜀。请独运楚，而听商人自运江南。时尧熙既没，竟无用其言者。时翔

在成都，屡雪疑狱，时称神明。九年，卒。

蓝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巡抚张伯行器之，曰：“蓝生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

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倡乱，鼎元从兄南澳镇总兵廷珍率师进讨，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复从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馀始返。著论言治台之策，大意谓：“土地有日辟、无日蹙，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倡乱之所。山高地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时议者谓台湾镇当移澎湖，鼎元力言不可，大吏采其说，见诸施行。鼎元复为台湾道条十九事，曰“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后之治台者，多以为法。

雍正元年，以选拔入京师，分修一统志。六年，大学士朱轼荐之，引见，奏陈时务六事，世宗善之。寻授广东普宁知县，在官有惠政，听断如神。集邑士秀异者讲明正学，风俗一变。调权潮阳县事，岁荐饥，多逋赋，减耗粮，除苛累，民争趋纳。妖女林妙贵惑众，寘之法。籍其居，建绵阳书院。以忤监司罢职，总督鄂弥达疏白其诬，徵诣阙。逾年，命署广州知府，抵官一月，卒。

鼎元尤善治盗及讼师，多置耳目，劾捕不稍贷，而断狱多所平反，论者以为严而不残。志在经世，而不竟其用。著鹿洲集、东征集、平台纪略、绵阳学准、鹿洲公案传於世。

叶新，字惟一，浙江金华人。康熙五十一年，顺天举人。

从蠡县李 恭受业，立日谱自检，尤严义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县拣发四川，授仁寿县。有与邻县争地界者，当会勘，乡保因閹人以贿请，新怒，悉下之狱。勘毕，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敛手奉法。

署嘉定州，故有没水田，多逋赋。新视旷土可耕者，召民垦辟，以新科抵赋额，旧逋悉免。时仁寿采木，部匠倚官为暴，民勿堪，纠众相抗，县以变告，檄新往治之，抵匠头及首纠众者於法，馀释不问。迁工部州知州，再迁夔州府同知，署龙安及成都知府。又署泸州知州，讼者至，立剖决，滞狱一空。治泸两载，俗一变焉。新自授夔州同知，阅五载，始一莅任。寻又署保宁、顺庆两府，擢雅州知府，母忧归。

乾隆十年，服阕，补江西建昌。修盱江书院，招引文士与讲论学术。复南城黄孝子祠，以励民俗。十三年，南丰令报县民饶令德谋反，令德好拳勇，令以风闻遣役往侦，误探其仇，谓谋反有据，遂往逮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系狱。令德归，自诣县，受刑诬服，杂引亲故及邻境知识为同谋，追捕蔓及旁郡。新得报，集诸囚亲鞫，株连者已七十余人，言人人殊。新诘县役捕令德弟状，役言初至其家，获一筐，疑有金宝匿之。及发视，无所有，弃之野。令闻，意筐有反迹，讯以刑。妄称发筐得簿割，纳贿毁之矣。令谓实然，遂逼令德诬服。新於是尽释七十余人繯线，命随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余人则皆在。谒巡抚，具道所以，巡抚愕不信，集才能之吏会勘，益杂逮诸所牵引，卒无据，而巡抚已於得报时遽上奏。朝命两江总督委官就谳，新为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二百余人。

十七年，调赣州，有赣县抢夺拒捕之狱，值改例，新旧轻重悬殊。新谓事在例前，当依旧比，争之不得。复以宁都民狱

事，与同官持异同，不得直，谢事闭门候代。上官慰喻，不从，遂以任性被劾免归。欣然曰：“今而后可无疚於心矣！”家居十馀年，卒。

施昭庭，字筠瞻，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授江西万载知县。地僻多山，客民自闽、粤来，居之累年，积三万馀人，号曰“棚民”。温尚贵者，台湾逸盗也，亦处山中。雍正元年，福建移捕盗党急，尚贵谋为变。始昭庭之至也，以棚民为虑，厚礼县人易廉野使侦之。廉野积粟贷棚民，不取息，或免偿，得棚民心。其才者严林生、罗老满，从廉野游，尽得山中要领。尚贵将举事，廉野以闻，昭庭、林生、老满率勇敢三百人待之。尚贵有众二千肆掠，昭庭曰：“贼易破也，然虑其扰傍县。”抚贼谍使诳尚贵趋万载。乃张疑兵於山径，贼不敢入，由官道来。预设伏丛棘中，伺贼过，突出击杀。贼数中伏，疑骇，逆击之，一战获尚贵。尚贵起二日而败，又二日而抚标兵至。

初，棚民与市人积嫌，事起，道路汹汹，指目棚民。昭庭以免死帖与诸降者，取棚民不从贼者结状，兵至搜山，不戮一人。巡抚初到官，张其事入奏，既见县申状不合，欲改之，昭庭不可。又谓棚民匿盗从乱，今虽赦之，必驱归本籍。昭庭曰：“棚民种植自给，非刀手老瓜贼之比。历年多，生齿众，间与居民争讦细故，不必深惩。今乱由台湾逸盗，而平盗悉资棚民。”力请：“覈户口，编保甲，泯其主客之形，宽其衣食之路，长治久安，於计便。”总督查弼纳许之，巡抚寻亦悟，如昭庭策，棚民乃安。事闻，世宗谕九卿曰：“知县以数年心力办贼，巡抚到官几日，岂得有其功耶？”独下总督疏，议叙，以主事知州用。寻引疾归，卒於家。

陈庆门，字容驷，陕西盩厔人。雍正元年进士。从鄆王心

敬讲学，养亲不仕。母王趣之，乃谒选。七年，授安徽庐江知县，修建文庙，规制悉备。大濬城壕。置义田二百亩有奇。赡养茆独，立社仓四所，积穀以贷平民。县民旧习，止知平畴种稻，高阜皆为弃壤。因市牛具，仿北方种植法，躬督垦辟，遂享其利。

寻署无为州事。州濒江，上下二百里，率当水冲，前人筑坝四，常没於水。庆门於鲍鱼桥、甸鱼口二处，树椿编竹，实土为坦坡；又取乱石填掷水中，水停沙淤，久而成洲，民免垫溺之患。又署六安州，旧有水塘，议者欲垦塘以为田，将绝灌溉之利。庆门力言於上官，事乃寝。

十一年，擢亳州知府，俗悍，好群斗，倚蠹役，表里为奸。庆门廉得其魁党，先后杖遣数百人。又好讼，仿古乡约法，使之宣导排解。勤於听断，日决数十事。不数月，浇风一变。州濒湖，地洼下，用秦中收淀之犁法，督民挑濬，地下者渐高，水归其壑，农田赖焉。母忧归。

乾隆元年，服阕，以大臣荐，补四川达州知州。境环万山，岁常苦旱，教民种旱稻，始无艰食之忧。邻郡巴州，桑柘素饶，乃买桑遍植，教以分茧缫丝之法，获利与巴州等。时川东多流民，官廩不给，遂釐剔腴田之被隐占者，为义产以贍之，全活甚众。建宣汉书院，聘名流教授，文风渐振。未几，乞病归。著仕学一贯录，世以儒吏称之。

周人龙，字云上，直隶天津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山西屯留知县。兴学赈荒，有声。调清源，境内洞涡、嶠峪诸河入汾，常有水患，濬渠筑堰，民赖之。历忻州直隶州知州、蒲州知府。蒲郡濒黄河，河水迁徙无常。山、陕两省民隔河争地，讼数十年不结。人龙请於大吏曰：“临河滩地，当以河为界。河东迁，则山西无地之粮归陕西；河西迁，则陕西无地之粮归

山西。粮随地起，不缺正赋。因地纳粮，无累民生。山、陕沿河二千馀里，凡两省湮没之地，令地方官照粮查地，按地过粮。除卤咸者照例题请免徵，其馀水退之地，招令沿河民认粮承种，庶事无偏枯，争讼可息。”大吏从其议，至今便之。

雍正初，有言丁粮归地，便於无力之丁，不便於有田之家。人龙驳之，略曰：“有田者，尚以输纳为艰，岂无田者反易？君子平其政，焉得人人而悦之？今不悦者，不过绅衿富户；而大悦者，乃在茕茕无告之小民。若因其控告而不行，则豪强得志，而穷民终於无告。此议在当日未行则已耳，今行之数年，势难中止。穷民徃於数年乐利，必不安於一旦变更。且富民少而穷民多，不当以彼易此。”议上，事乃定。以忧去官。

服阕，补湖北安陆。数月，擢江西督粮道，未行，江水决鍾祥三官庙堤及天门沙沟垸，招集邻县民，谕以利害，同筑御。踊跃荷畚鍤至者数万人，亲冒风雨，率以施工。或劝其“已迁官，何自苦”，人龙曰：“助夫由我招至，我去即散矣。伏汛一至，民何以堪？”阅两月工成，安陆人尸祝之。江西漕粮徵运素多弊，严立规条，宿蠹一清。乾隆十年，乞病归，卒。

童华，字心朴，浙江山阴人。年未冠为诸生，长习名法家言，出佐郡邑治。雍正初，入赀为知县。时方修律例，大学士朱轼荐其才，世宗召见，命察赈直隶。乐亭、卢龙两县报饥口不实，华倍增其数。怡贤亲王与朱轼治营田水利，至永平，问灤河形势，华对甚晰，王器之。寻授平山知县，邑灾，不待报，遽出仓粟七千石贷民。擢真定知府，权按察使。以前在平山发粟事，部议免官，特诏原之。

怡贤亲王奏以华理京南局水利，华度真定城外得泉十八，疏为渠，溉田六百亩，先后营田三百馀顷。滏阳河发源磁州，州民欲独擅其利。自春徂秋，闭闸蓄水，下游永年、曲周滴涓

不得。时改州归直隶，以便控制。华建议仿唐李泌、明汤绍恩西湖三江两闸遗规，计板放水，数县争水之端永息。华又以北人不食稻，请发钱买水田穀运通仓，省漕费，民得市稷黍以为食，从之。

调江苏苏州，会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来江苏负课千二百馀万，巡抚督责急，逮捕追比无虚日，华固请宽之。巡抚怒曰：“汝敢逆旨耶？”对曰：“华非逆旨，乃遵旨也，上知有积欠，不命严追而命清查，正欲晰其来历，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应徵，或应免，了然分晓，奏请上裁，乃称诏书意。今奉行者不顾名思义，徒以十五年积欠立求完纳，是暴徵，非清查也。今请宽三月限，当部居别白，分牒以报。”巡抚从其请，乃尽释狱系千馀人，次第造册请奏。时朝廷亦闻江南清查不善，下诏切责，如华言。

浙江总督李卫尝捕人於苏，华以无牒不与，卫怒，蜚语上闻。世宗召见，责以沽名干誉，对曰：“臣竭力为国，近沽名；实心为民，近干誉。”上意解，命往陕西以知府用。署肃州，佐经略鄂尔泰屯田事，凿通九家窑五山，引水穿渠，溉田万顷。以忤巡抚被劾罢官。乾隆元年，起福州知府，调漳州。颇好长生术，招集方士，习丹家言，复劾罢归。数年卒。

华刚而忤时，屡起屡蹶。在苏州，民德之尤深，以比明知府况鍾。当世宗治畿辅营田时，所用者多一时贤守令，有黄世发，名与华相媲云。

世发，字成宪，贵州印江人。康熙三十五年举人，授直隶肃宁知县。旧例，钱粮加一二作耗银，世发亦收之而不自用，杂派亩银三四钱悉除之。县有役事，若修学校、缮城垣及上官别有摊派，即以耗银应。河间府檄修府城，亲赍餼粮，出钱雇役，不以扰社甲。视民如家人，教以生计。坑硷荒地，令穿井

耕种。绿城植桑柳树万株，凡水车、蚕箔、粪灌、纺绩，悉为经画。复辟护城废地，穿池种稻以导之。建社学，教以孝亲敬长，赎官田九十馀亩，以其租为学者膏火。旬三日集诸生讲学会文，士有自邻县来学者。雍正三年，水灾，大吏遣官履勘，世发不能得其意，被劾罢。士民呼籥挽留，特诏复官，加四品衔。已，晋授按察使兼直隶营田观察使，巡行劝民农桑，察水利可兴者。所至剴切宣谕，民多兴起。修堤垦田，变汗下为沃壤。最后开易州水峪田，经营年馀，以劳卒。

李渭，字菴涯，直隶高邑人。父兆龄，康熙中官福建闽清知县，以廉能称。渭，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刑部主事。雍正二年，出为湖南岳州知府，诏许密摺奏事。忤大吏，左迁武昌府同知，未之任，丁母忧。服阕，授四川嘉定知府，复以争冤狱忤上官。渭曰：“吾官可弃，杀人媚人不为也。”奉檄赈重庆水灾，多所全活。父忧归。

后补河南彰德，万金渠源出善应山，环府城，入洹河，灌田千数百顷，山水暴发易淤。渭履勘濬治，增开支河，建闸启闭，定各村分日用水，岁以有秋。漳河当孔道，旧设草桥於临漳，道回远，移於丰乐镇，行旅便之。雪武安民班某诬杀族兄狱。林县富室殴人死，赂尸属以病死报。渭验尸腿骨尽碎，治如律。举卓异。

乾隆九年，擢山东盐运使，时议增盐引，渭以增引则商不能赔，必增盐价，商、民且两病，持不可。十二年，山东大水，大吏檄渭勘灾，至益都、博兴、乐安诸县，饿莩载途，而有司先以未成灾报，已入告，难之；乃请以借作赈，异日免追，民乃苏。十三年，就迁按察使，折狱平。尝曰：“古人言求生而不得，今俗吏移易狱词，何求生不得之有？然如死者何！此妇寺之仁，非持法之正。”

寻迁安徽布政使，禁革徵粮长单差催法，以杜诡寄。调山东，垦荒，令客民带完旧欠，免邻保代赔逃户之累，民便之。为政持大体，不吝出纳，不轻揭一官，驭吏严而不念旧过。十九年，卒於官。子经芳，乾隆中官至湖北施南知府，亦廉谨守其家风。

谢仲坑，字孔六，广东阳春人。雍正元年举人，登明通榜。初官长宁教谕，乾隆初，擢授湖南常宁知县，峻却饕遗。履乡自裹行粮，嚼生菜菹供饌。月两课士，以节行相劝勉。调平江，再调衡阳。前令李澎徵漕米浮收斛面，粮储道谢济世发其奸。时巡抚许容方以浮收诬劾济世，总督孙嘉淦亦徇巡抚意，故济世与澎并免。言官论奏，朝命侍郎阿里衮往按。署粮道仓德又因布政使函囑改换衡阳浮收详文，据以上揭，诏责切究。事急，澎则尽出贿赠簿以胁上官，阿里衮重兴大狱，欲出澎浮收罪，与济世俱复官。仲坑乃重治澎丁役，以决罚过当被劾罢官。逾年，特起为衡山知县。以讞巴陵狱，巡抚与按察使互奏，奉旨引见，擢荆州府通判。又以归州纵盗冤良之狱，自巡抚按察以下皆被重谴，仲坑承审时，坚不会印，特旨召对。擢常德府同知，历署襄阳、宝庆、宜昌、武昌、永顺、岳州、永州七府知府，护衡永郴桂道。正躬率属，屏绝请托，暇辄延耆士论学不倦。

仲坑官湖南先后三十年，长於折狱，大吏倚重。历奉檄鞫狱二百馀，多所平反，以直黷名。乾隆三十七年，在永州议改淮引食粤盐，格於例不行，遂以目疾请告。解组日，贫如故，卒於家。

李大本，字立斋，山东安丘人。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九年，銓授湖北枣阳知县，改湖南益阳。居官自奉俭约，勤於吏事。益阳人不知蚕，大本教之树桑，后赖其利。调长沙，迁宝

庆府理瑶同知。所隶通水峒有苗僧行贾临桂，知县田志隆见之，意为贼党。吴方曙者，从马朝桂谋叛，时方绘图悬购者也。僧畏刑诬服，又讯朝桂所在，妄言在峒中。广西巡抚定长立上奏，率兵出，命大本从行。大本曰：“僧言真伪不可知，大兵猝至，苗必骇，且生变，请潜访之。”既而白僧言实妄，巡抚疑未释，复欲以兵往，大本力谏乃止。后廷讯苗僧果诬如大本言。

横岭峒苗乏食，籛官求粟，大本多方赈之。复为苗民筹生计，请於上官曰：“横岭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馀苗，因恶其人，故薄其产，每口授田才三十横至四十横。每横上田穫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无多。又峒田稍腴者尽与堡卒，极恶者方畀苗民，岁入不足，男则斫柴易米，女则剉蕨为粉，给口食。年来生齿日繁，材木竭，米价益昂，饥饿愁叹，深可怜悯，恐不可坐视而不为之所。现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亩，旧募汉民佃种，出租供饷，奸良不一，屡经淘汰。请视苗民家贫丁众者书诸簿，有汉佃应除者，即书簿之苗丁次第受种，出租如故，则苗民得食而饷亦无亏，乃补救之一端。”议上，不许。后巡抚陈宏谋见之，曰：“此识时务之言也。”将陈其事，会他迁，未果。二十一年，题请升授知府，因病足归，卒於家。

牛运震，字阶平，山东滋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不遇。寻授甘肃秦安知县，开九渠，溉田万亩。县北玉锤峡山崩塞河，水溢为灾。运震率丁夫开濬，凡四日夜，水退。缘山步行，以钱米给灾户。县聚曰西固，去治二百馀里，输粮苦运艰，多积逋。运震许以银代纳，民便之。先是巡检某诬马得才兄弟五人为盗，前令弗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马都上控，令又诱而毙之狱。其三人者将解府，运震鞫得其情，昭雪之。又清水县某令冤武生杜其陶父子谋杀罪，上官檄运震覆治，验死者得自刎状，以移尸罪其陶而释其子。他讼

狱多所平反。

官秦安八年，惠农通商。暇则行视郊野，铸农具，教民耕耨。称贷赈褐户，不求其息。设陇川书院，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兼摄徽县，又摄两当县，舍於三县之中，曰大门镇，以听讼。徽县多虎，募壮士杀虎二十六，道始通。调平番，值县境五道岷告饥，捐粟二百石以赈，民感之。人输一钱，制衣铭德，运震受衣返币。固原兵变四掠，督抚皆至凉州，檄召运震问方略。运震请勿以兵往，但屯城外为声援，令城内捋出乱者。游击某执三百余人，众惶惧，运震请释无辜，入城慰喻。斩三人，监候四人，余予杖徒有差，反侧遂安。有忌者摭前受万民衣事，劾免官。贫不能归，留主皋兰书院，教学得士心。及归，有走千里送至灞桥者。

运震居官，不假手幕下，事辄自治。所至严行保甲，斗争讼狱日即於少。遇人干讼，必严惩。治盗尤严，曰：“边鄙风俗疵悍，不如此，则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与其轻刑十人，不如重处一人而九人畏，是惩一而恕九也。”罢官归后，闭门治经，搜考金石，所著经义、史论、文集及金石图，皆行於世。尝主晋阳、河东两书院，所造多名隽士，世称“空山先生”。

张甄陶，字希周，福建福清人。举鸿博，补试未合格罢。大学士朱轼、侍郎方苞荐修三礼，辞，而请受业於苞。乾隆十年，成进士。时方许极言直谏，甄陶对策，困极陈时务。选庶吉士，授编修，寻改授广东鹤山知县。历香山、新会、高要、揭阳，皆剧邑，所至有声。疆田畴，修堤圩，弛户蚝蜆之禁，增建书院、社仓，平反冤狱，诘捕盗贼，为政务无拂逆於民。以忧去官，服除，起授云南昆明，弗获於上官，坐事免。主讲五华书院，尹壮图、钱沣皆其弟子。复移掌贵州贵山书院，课

士有法。总督刘藻疏荐，诏加国子监司业衔。晚以病归闽，主鼇峰书院。以经义教闽士，於是咸通汉、唐注疏之学。在滇时著经解百馀卷。方甄陶之补外，人咸惜之。大学士陈世倌赠以明吕坤呻吟语，甄陶读其实政录而慕之，在粤作学实政录，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

邵大业，字在中，顺天大兴人，旧籍浙江馀姚。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元年，授湖北黄陂知县。初到官，投讼牒者至，不移晷，决遣立尽。吏人一见问姓名，后无不识，众莫敢弄以事。有兄弟争产讼，皆颁白，貌相类。令以镜镜面，问曰：“类乎？”曰：“类。”则进与为家人语曰：“吾新丧弟，独不得如尔两人白首相保也。”二人感动罢去。蛟水坏城，当坏处立，誓以殉，水骤止，拯溺餬饥，完堤岸，民得免患。总督以其名上闻，会父忧去。

服阕，授河南禹州知州，调睢州。频涝，请赙请赈，民以免患。濬惠济河，以俸钱更直，擢江南苏州知府。松江盗狱久不决，株连瘐毙者众，奉檄鞠治。见群犯皆断脰折踝，蹙然曰：“尔等亦人子，迫饥寒至此，犹茹刑颠倒首从，诬连非罪人，何益於尔？”有盗幡然曰：“官以人类待我，我不忍欺。”狱辞立具。

兼署苏松太道，寻摄布政使事，大吏交章荐。十六年，高宗南巡，御舟左右挽行，名赍须纆。大业语从臣，除道增纆必病民，非所以宣上德意，遂改单纆。会积雨，治吴江帐殿未就，总督劾大业观望。及乘輿至，则供备已具，然大业卒因左迁。

寻授河南开封知府，属县封丘民被控侵占田亩，及勘丈，非侵占，而亩浮於额。大业考志乘，河南赋则，自明万历改并，中地十亩，作上地七亩；下地十亩，作上地三亩。上官以昔为下则，今则膏腴，议加赋。大业曰：“此河冲淤积，百姓以坟

墓田庐所易之微利也。今日为退滩淤地，异日即可为沙压水冲。冬春播种，夏秋之收穫不可知。上年河决，屋宇未尽葺，流亡未尽复，遽增岁额，何以堪？”旋从部议试种三年，次年果没入水，乃止。未几，以河溢，降江南六安州知州，又以盗案镌级。引见，再还江南，署江宁府。

二十八年，授徐州知府，府城三面濒黄河，西北隅尤当冲，虽有重堤，恃韩家山埽为固。大业按视得苏公旧堤，起城西云龙山，迄城北月堤，长三里，湮为民居，复其旧。越岁，韩家山埽几溃，民恃此堤以无恐。复濬荆山桥河，於水利宣泄，规画尽善。治徐七年，间有水患，不病民。三十四年，坐妖匪割辫事罢职，谪戍军台，数年卒。

大业所至以劝学为务，因黄陂二程子祠建义学，葺睢州洛学书院，集诸生亲为之师焉。

周克开，字乾三，湖南长沙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十九年，以明通榜授甘肃陇西知县。调宁朔，县属宁夏府，并河有三渠，曰汉来、唐延、大清，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所经地多沙易漫，克开治之使深狭，又颇改其水道，渠行得安。渠有石窦，泄水於河，以备旱涝，民谓之暗洞。时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延入汉来，以便宁夏县之引河，宁夏利而宁朔必病。克开恐夏、秋水盛无所宣泄，时新水将至，不可待。克开请五日为期，取故渠及废闸之石，昼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复，两县皆利。大清渠长三十馀里，凿自康熙间，久而石门首尾坏，民失其利，克开亦修之，皆费省而工速。再以卓异荐，擢固原知州，父忧去。服阕，补洮州。

寻擢贵州都匀知府。从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城治贵州逆苗狱，用法有失当者，力争无少逊。调贵阳，亦以强直忤巡抚宫兆麟，因公累解职。引见，复授山西蒲州知府，调太原。清

釐积狱，修复风峪山堤堰，障山潦，导之入汾，民德之。擢江西吉南赣宁道，署布政使，以王锡侯书案被议。高宗知其贤，发江南，以同知用。会南巡，克开署江宁府，迎驾，授江西九江知府，寻擢浙江粮储道。

时巡抚王亶望贪黷，属吏多重徵以奉上官。克开至，誓不取一钱，请於巡抚，约与之同心。亶望姑应之，心厌克开，乃奏克开才优，请移治海塘，於是调杭嘉湖道。会改建海岸石塘，总督欲徙柴塘近数百丈以避潮，克开曰：“海与河异，让之则潮必益侵，无益也。”乃止。年馀，以督工劳瘁卒。

克开在宁朔治水绩最著，生平治狱多平反。礼儒士，尝以私钱兴书院。殁无馀赀，天下称清吏。当时守令以兴水利著者，又有郑基、康基渊、言如泗，后有周际华。

基，字筑平，广东香山人。以诸生入赀为知县。乾隆间铨授安徽凤台县，东乡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湿泥，曰裔沟。汇颍上、蒙城诸县水以达淮，岁久尽湮，秋潦辄成巨浸。侍郎裘曰修奉使治淮、颍诸水，独不及凤台。基具牒陈利害及工事甚悉，曰修允其请。基察土宜，穿故渠，三河交暢。酺上游诸水以通淮流，不逾时工成。鲁松湾地远淮而卑，频患潦，捐俸倡筑堤障，遂成膏腴。调定远，举卓异，擢寿州知州。安丰塘，古芍陂也。塘圯，基审覈旧制，缮复之，为水门三十六，为闸六，为桥一。其旁则为竭、为堰、为圩，启闭以时，汙莱尽辟。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磽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寿州不知蚕织，而地多椿櫟，可饲蚕。购蚕种，教民饲之，农桑并兴。其后遇旱，独凤台、寿州秋成稔於他县，以水利修也。迁泗州直隶州知州。赈水灾，饥而不害。擢江苏淮安知府，淮安为众水所聚，於城东濬涧市河，於北开渔滨山字河，於西开护城河，壅滞悉通，民便之。

基博览前史，於河渠水利图经，丹铅殆遍，施行辄有成效。乾隆四十一年，擢江南守巡道，命甫下而卒。

基渊，字静溪，山西兴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归班铨授河南嵩县知县。旧傍伊水有渠十一，久湮绝。基渊按行旧址，劝民修复。山涧诸流可引溉者，皆为开渠。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设闸以蓄泄之。田高渠下者，则教为水车引溉。凡开新、旧渠十八，灌田六万二千馀亩。巡抚上其事，优诏议叙，寻以忧去。服阕，授甘肃镇原，调皋兰，擢肃州直隶州知州。洪水渠岸峻易崩，基渊度势於南石冈引凿渠口，以避冲陷之害。野猪沟有荒田，无水久废。基渊询访耆旧，加宽柳树闸龙口，别开子渠。界荒田为七区，招民佃种，区取租十二石，给各社学，名曰新文渠。州东南九家窑，凿山后渠开屯田，旧驻州判主之，久之田益薄瘠，民租入不足支官役；基渊请汰州判，改屯升科，为筹岁修费，民於是有所恆产。

基渊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在嵩县，植桑教蚕，出丝甲於他邑。以无业之地，建社学三十二所。在肃州，开郊外废滩，种杨十馀万株。遍谕乡堡种树，薪樵取给，建社学二十一所。又於金佛、清水两乡建仓，以免徵粮借囤民房之累。革番、民采买需索，皆有实惠。四十四年，擢江西广信知府，卒於官。

如泗，字素园，江苏昭文人，言子七十五世孙。乾隆三年，高宗临雍，如泗以贤裔陪祀，赐恩贡生，充正黄旗官学教习。十四年，铨授山西垣曲知县，城滨黄河，修石堤以捍水。毫河故有数渠，复於上游濬之，分以溉田，民称“言公渠”。调闻喜，涑水湍急，旧渠多圯，别濬新渠，食其利者五村。举卓异，擢保德直隶州知州。新疆军兴，徵调过境，值歉岁，如泗经画曲当，民无所累。陕西巡抚明德闻其能而荐之，乞养归。父丧除，补解州。白沙河在城南，地如建瓴，南决则害盐池，北决

则坏城。如泗请於大吏，用盐帑修筑两岸石堰，长五里。又姚暹渠本以护盐池，民田不能灌溉。故事，商民分修，商尽诿之於民，力争，乃仍旧贯。二十九年，擢湖北襄阳知府。如泗爱士恤民而治盗严，在解州，民间夜不闭户。襄阳素为盗藪，闻其至，盗皆远遁。三十四年，因失察属员罢职。寻以皇太后万寿祝嘏复原官，遂不出。嘉庆十一年，卒於家，年九十一。光绪中，祀名宦。

际华，字石藩，贵州贵筑人。嘉庆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亲老乞改教职。历遵义、都匀两府教授，以荐擢知县。道光六年，授河南辉县。百泉出县北苏门山，卫河之源也。其西诸山水经县南入卫，曰峪河；其北诸涧水历县东入新河，曰东石河。新河者，自县北凿渠引卫河，至县南复入卫，又称玉带河，皆资疏濬、曳、利灌溉。时并淤塞，遇水辄苦漂溺。际华履视沟、渠，出俸钱率民醵资濬峪河，修红石堰，疏新河。凿东石河六十馀丈，坚筑其岸。诸渠绮交脉注，潦患以息。课民种桑四万株，教之育蚕，他树亦十五万株，於是邑有丝絮、材木之利。苏门故多名贤祠宇，咸新之，修明祀事，以励风教焉。

署陕州直隶州知州。自澠池入陕，道硖石五十馀里，险恶为行旅所苦。际华别开平道，往来者便之。回避，改授江苏兴化县。当里下河之下游，水患尤急。际华议开拦江坝以泄湖、河之水，盐官及商皆力争，以为坝开则水南下溜急，於盐舟牵挽不便。际华曰：“彼所争者，十四里牵挽之劳，以较扬州东七县田庐场灶之漂溺，蠲免赈恤之烦费，轻重何如？”总督林则徐韪其议。调江都，兼署泰州，毁淫祠百馀区，改为义学。则徐疏荐之，寻告归，卒於家。

先是辉县及兴化民皆不习织，际华辄自出帑置织器教之，转相授，於是二县有衣被贩贸之利，至今赖之。辉县请祀名宦

祠。

汪辉祖，字龙庄，浙江萧山人。少孤，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习法家言，佐州县幕，持正不阿，为时所称。乾隆二十一年成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县杂瑶俗，积逋而多讼，前令被讦去，黠桀益肆挟持；又流丐多强横。辉祖下车，即捕其尤，驱馀党出境。民纳赋不及期，手书谕之曰：“官民一体，听讼责在官，完赋责在民。官不勤职，咎有难辞；民不奉公，法所不恕。今约每旬以七日听讼，二日较赋，一日手办详。较赋之日亦兼听讼。若民皆遵期完课，则少费较赋之精力，即多听讼之功夫。”民感其诚，不逾月而赋额足。

治事廉平，尤善色听，援据比附，律穷者，通以经术，证以古事。据汉书赵广汉传钩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据唐书刘蕡传断李、萧两氏争先陇狱；判决皆曲当，而心每欲然。遇匪人当予杖，辄呼之前曰：“律不可遁，然若父母肤体，奈何行不肖亏辱之？”再三语。罪人泣，亦泣。或对簿者，反代请得免，卒改行为善良。每决狱，纵民观听。又延绅耆问民疾苦、四乡广狭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记之。

宁远例食淮盐，直数倍於粤盐，民食粤私，大吏遣营弁侦捕，辉祖白上官，以盐愈禁则值愈增，私不可纵，而食淡可虞，请改淮引为粤引。未及报，辉祖即张示：“盐不及十斤者听。”“侦弁谓其纵私，辉祖揭辨，总督毕沅嘉之，立弛零盐禁，时伟其议。两署道州，又兼署新田县，皆有惠政。以足疾请告，时大吏已疏调辉祖善化，又檄邻邑狱，因足疾久不赴，疑其规避，夺职。归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值绍兴西江塘圯，巡抚吉庆强辉祖任其事，帑节工坚，时称之。举孝廉方正，固辞免。

辉祖少尚气节，及为令，持论挺特不屈，而从善如转圜。

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皆阅历有得之言，为言治者所宗。初通籍在京师待铨，主同郡茹敦和，论治最契。同时朱休度并以慈惠称。

敦和，字三樵，浙江会稽人。初嗣妇翁李为子，占籍广东。乾隆十九年成进士，归本宗，授直隶南乐知县。慎於折狱，於片纸召两造，立剖曲直，当笞者薄责之，民辄感悔自新。择清白谨愿者充社长、里正，令密陈利弊，以次行之。县当猪龙河之冲，察河源委，於开州、清丰之间审地形高下，因势利导，水不为患。地多茅沙盐咸，教以土化之法，广植杂树。乡民以麦稽编笠为生，敦和劝种桑。

调大名，漳水患剧，旁有渠河，敦和谋开渠以杀其势。適内迁大理寺评事，不及上请。乃手书揭城门，劝民刻期集河干，亲为指示，民具畚鍤来者以万计。经旬而渠成，后利赖之。寻复出为湖北德安府同知，署宜昌知府，缘事降秩。卒，祀直隶名宦祠。子葵，以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休度，字介斐，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举人，官嵯县训导，以荐授山西广灵知县。值大荒疫，流亡过半，休度安抚招徠。粮籍旧未清，履勘劝耕，一年而荒者垦，三年而无旷土。粮清赋办，获优叙。尤善决狱，刘杷子妻张，以夫出，饥欲死，易姓改嫁郭添保。疑郭为略卖，诘朝手刃所生子女二而自刳。休度诣验，妇犹未绝，目郭作声曰：“贩，贩！”察其无他情，讞定，杷子乃归。众曰：“汝欲知妇所由死，问朱爷。”休度语之状，并及其家某事某事。杷子泣曰：“我归愆期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薛石头偕妹观剧，其友目送之。薛怒，刃伤其左乳，死。自承曰：“早欲杀之，死无恨。”越日，复诘之曰：“一刀何即死也？”薛曰：“刃时不料即死。”曰：“何不再刃？”薛曰：“见其血出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

“遂以误杀论，减戍。休度尝曰：“南方狱多法轻情重，北方狱多法重情轻，稍忽之，失其情矣。”待人以诚，人亦不忍欺。周知民情，诉曲直者，数语处分，民皆悦服。数年囹圄一空，举卓异。嘉庆元年，引疾归，县人恳留不得，乞其“壶山垂钓”小像勒诸石。歿后，祀名宦。

休度博闻通识，尤深於诗，以其乡朱彝尊、钱载为法。任校官时，采访遗书，得四千五百余种，撰总目上诸四库。大学士王杰为学政，任其一人以集事，时盛称焉。

刘大绅，字寄庵，云南宁州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四十八年，授山东新城知县。连三岁旱，大绅力赈之。调曹县，代者至，民数千遮道乞留，大吏为留大绅三月。及至曹县，旱灾更重於新城。大绅方务与休息，河督檄修赵王河决堤，集夫万余人，以工代赈，两月竣事，无疾病逃亡者。既又檄办河工稽料三百万，大绅以时方收敛，请缓之。大吏督责益急，将按以罪，请限十日，民闻，争先输纳，未即期而数足。一日巡行乡间，有於马后议穀贱银贵开徵期迫者，大绅顾语之曰：“俟穀得价再输未迟也。”语闻於大吏，怒其擅自缓徵，遣能吏代之。民虑失大绅，争输赋，代者至，已毕完。大吏因责徵累年逋，久倘不足，终以代者受事。民益恐，昼夜输将，不数日得三万馀两。初，大绅以忤上官意，自劾求去，民环署泣留，相率走诉大吏。適大吏有事泰山，路见而谕止之，不得去。至是密自申请，民知之，已无及，乃得引疾归。

五十八年，病起，仍发山东，补文登。值新城修城，大吏徇士民请，檄大绅督工，逾年始竣，寻以曹县旧狱被议，罢职遣戍。新城、曹县民为捐金请赎，得免归。嘉庆五年，有密荐者，诏以大绅操守廉洁、兼有才能，办理城工、渡船二事，民情爱戴，引见，复发山东，摄福山，补朝城。大水，大绅以灾

报，大吏驳减其分数，民感大绅，虽未获减徵，亦无怨谤者。大绅又力以病求去，移摄青州府同知，寻擢武定府同知。捕蝗查赈，并著劳勩。以母老终养归，遂不出。卒，祀名宦祠。

大绅素讲学能文章，在官公暇，辄诣书院课士。尝训诸生曰：“朱子小学，为作圣阶梯，入德涂轨。必读此书，身体力行，庶几明体达用，有益於天下国家之大。”於是士知实学，风气一变。

吴焕彩，字蕴之，福建安定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山东范县知县。民苦充牌头。吏列多名进，以次需索，焕彩革其弊。清河水溢为灾，其岸左高右卑，因开五顷洼，以泻其东南；筑福金堤，以防其西北；岁得麦田四万亩。商地民苦纳租，欲请免而格於例，代输租之半，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三十九年，寿张逆匪王伦作乱，距范县四十里，焕彩修城筹守御，力清保甲，凡村落大小，人民贤愚可指数。有孟兴璧者，与黄昌吉等有隙，上变列三十余人，朝命侍郎高朴与巡抚往察治。使者出牒示，焕彩曰：“某已死，某为某之父，某之子皆良民，呼之即至。”使者欲以兵往，焕彩曰：“兵至，愚民非死即走，无可讯，咎将谁执？”焕彩夜抵村中呼告之，皆呼冤。焕彩曰：“惟无其事，必出就讯，亟从我去。不然，祸立至。”民皆裹粮从。使者按籍，少二人，焕彩曰：“一已死，一外出，已命其兄招之。”言未毕，有跪门外者，则已来矣。讯之皆诬，遂坐告变者。巡抚曰：“知县者，知一县事，君可谓之知县矣。知县者，民之父母，君可谓之民之父母矣。”以卓异荐，擢湖北鹤峰知州。地本苗疆，改流未久，奸宄杂居。焕彩勤於听讼，积弊一清。土司族裔，每借祖坟诈人财，惩治之，浇风自息。民朴陋不知书，设义塾，资以膏火，至五十三年，始有举於乡者。后以病归，鹤峰请祀名宦，范县亦为建生祠。年逾八十，

卒。

纪大奎，字慎斋，江西临川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充四库馆膳录。五十年，议叙知县，发山东，署商河。会李文功等倡邪教，诱民为乱，讹言四起。大奎集县民，谕以祸福，皆惊悟。邻郡惑者闻之，亦相率解散。补丘县，历署昌乐、栖霞、福山、博平，民皆敬而亲之。父忧归。嘉庆中复出，授四川什邡县。或谓：“什邡俗强梗，宜示以威。”答曰：“无德可怀，徒以威示，何益？”奸民吴忠友据山中聚众积粟，讲清凉教。大奎躬率健役，夜半捣其巢，获忠友，余众惊散。下令受邪书者三日缴，予自新，民遂安。擢合州知州，道光二年，引疾归。年八十，卒，祀合州名宦。

邵希曾，字鲁斋，浙江钱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中，官河南知县。历权通许、卢氏、鄢陵、西华、沈丘、太康、扶沟、淮宁、新乡，皆有声。滑县教匪之役，司粮台。及匪平，讯鞫俘虏，治馀匪，凡良民被胁者皆得释，保全甚众。晚授桐柏，民苦盗，令村集建棚巡更，乡数家出一人为门夫，有警环集，无事归业。访捕强暴者绳以法，积匪率远徙。慎於折狱，皆速结，讼日以稀。朔望莅学，集诸生讲论，增书院膏火，亲课之如师。道光六年，邑人王四杰始登进士第，自明初以来所未有。募钱万缗，建义学。凡经塾三，蒙塾十五。择其秀者入书院肄业，文教兴而悍俗渐化。在任十年，民安之。老病，大吏不令去，卒於官。

列传二百六十五

循吏三

张吉安 李毓昌 龚景瀚 盖方泌 史绍登 李庚芸 伊秉绶 狄尚綱
张敦仁 郑敦允 李文耕 刘体重 子煦 张琦 石家绍 刘衡 徐栋
姚柬之 吴均 王肇谦 曹瑾 桂超万 张作楠 云茂琦

张吉安，字迪民，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六十年，大挑知县，发浙江。时清治各县亏空，责弥补。富阳令恠敬独不奉上官意旨，檄吉安往摘印署事。至则士民群集，乞留敬。吉安见之，默然徒手返，白台司曰：“恠敬贤吏，乞保全之。且州县赋入有常经，前官不谨致亏，责弥补於后来者，恐开掊克之渐。方今楚、豫奸民蜂起，皆以有司贪残为口实。宜用读书人加意拊循，乃无形之弥补耳。”闻者迂其言。委摄县丞及杭州府通判，吉安自以不谐於时，乞改教职，上官留之。

嘉庆二年，署淳安，寻调象山。海盗由闽扰浙，沿海穷民业渔盐者，多以米及淡水火药济盗，且为乡导。吉安革船埠商渔之税，严禁水、米出洋，盗渐穷蹙，值飓风覆盗艇，泅至岸，悉为舟师所获。提督李长庚叹曰：“牧令尽如张象山，盗不足平也。”又建议县境南田为海中大岛，宜如明汤和策，封禁以断盗翼。韭山当海盗之冲，石浦、昌国兵力皆薄，请增兵以资镇慑。事虽见格，后卒如所议。

四年，署新城，漕仓设省城，民输折色，县官浮收，运丁

需索，习以为常。吉安平其折价，不及旧时十之六七，民感之。

五年，署永康，蛟水猝发，田庐荡析，为棚厂以栖灾民，阻水者具舟饷之，溺者具棺厝之，不待申详报可，所以赈恤者甚至。上官或斥其有违成例，巡抚阮元素重之，悉如所请。六年，调署丽水，竭诚祷雨，旱不为灾。县多山，民处险远者，艰於赴愬。吉安辄巡行就山寺谳狱，咸乐其便。

八年，署浦江，值水灾，奸民纠众掠富室，伐墓树，邻邑咸煽动。吉安曰：“非法无以止奸民，非米无以安良民，良民安则奸民气散。”请运兵米所馀以赈之，民心渐定，乃擒首恶治如律。补馀杭，九年春，雨伤禾，崇仓穀以平米价，又运川米千石济之。十年，复被水，分乡设厂，煮粥以赈，规画详密，竟事无拥挤之扰。邑多名区，次第修复之。惩讼师，勤听断，修志、葺学，文教丕振。在馀杭七年，引疾归，遂不出。歿后，永康士民请祀名宦，建立专祠。

当时吏治积弊，有南漕北赈之说，南利在漕，相率讳灾。督抚藉词酌剂，置灾民於不问。苟有切求民瘼者，转不得安於位。吉安官浙前后几二十年，所莅多灾区，皆能举职。在新城减漕之三四，时论尤以为难。北赈之弊亦然。同时江苏知县李毓昌，以不扶同侵赈致祸，仁宗优恤之，重惩诸贪吏，盖欲以力挽颓风云。

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十四年，总督铁保使勘山阳县赈事，亲行乡曲，钩稽户口，廉得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状，具清册，将上揭。伸汉患之，赂以重金，不为动，则谋窃其册，使仆包祥与毓昌仆李祥、顾祥、马连升谋，不可得，遂设计死之。毓昌饮於伸汉所，夜归而渴，李祥以药置汤中进。毓昌寝，苦腹痛而起，包祥从后持其头，叱曰：“若何为？”李祥曰：“仆等不能事君矣。”马

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伸汉以毓昌自缢闻。淮安知府王穀遣验视之，报曰：“尸口有血。”穀怒，杖验者，遂以自缢状上。

其族叔李太清与沈某至山阳迎丧，检视其籍，有残稿半纸，曰：“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

“盖上总督书稿，诸仆所未及毁去者。丧归，毓昌妻有噩梦，启棺视，面如生。以银针刺之，针黑。李太清走京师诉都察院，命逮王穀、王伸汉及诸仆，至刑部会讯。山东按察使朱锡爵验毓昌尸，惟胸前骨如故，馀尽黑。盖受毒未至死，乃以缢死也。仁宗震怒，斩包祥，置顾祥、马连升极刑，剖李祥心祭毓昌墓。穀、伸汉各论如律，总督以下贬谪有差。赠毓昌知府衔，封其墓。御制愍忠诗，命勒於墓上。毓昌无子，诏为立后，嗣子希佐赐举人，太清亦赐武举。”

龚景瀚，字海峰，福建闽县人。先世累叶为名宦。曾祖其裕，康熙初，以诸生从军，授江西瑞州府通判。滇、闽变起，率乡勇为大军乡导，擢吉安知府。时府城为逆将所据，大军驻螺子山，其裕供饷无乏。城复，抚疮痍，多惠政。后官河南怀庆知府，濬顺利渠，引济水入城便民，终於两淮盐运使。歿祀瑞州、吉安、怀庆名宦祠。祖嶧，初仕浙江馮杭知县，治县民杀仆疑狱，为时所称。擢直隶赵州直隶州知州，濬河兴水利。再擢江苏松江知府，渡海赈崇明灾黎，全活甚众。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单骑定万年县匪乱，歿祀饶州名宦祠。父一发，乾隆十五年举人，官河南知县，历宜阳，密县、林县，虞城四县，治狱明敏，能以德化。在虞城值水灾，勤於赈恤。朝使疏治积水，酺为惠民、永便诸渠，一发与灾民共劳苦，治称最。以病去，复起补直隶高阳。擢云南镇南知州，歿祀虞城名宦祠。

景瀚承家学，幼即知名。大学士朱珪督闽学，激赏之。乾隆三十六年成进士，归班铨选。四十九年，授甘肃靖远知县，

未到官。总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卫县，判牒如流，见者不知为初仕也。七星渠久淤，常苦旱，景瀚筑石坝，遏水入渠，始通流。又濬常乐、镇静诸渠，重修红柳沟环洞及减水各傍，溉田共三十万亩，民享其利。五十二年，调平凉，地磽瘠，缺米粟，景瀚请邻邑无遏柴。又当西域孔道，车马取给商贾。盐引敕派於民，官吏强买煤炭，皆为民病，一切罢之。由是商贾辐辏，食货流通。修柳湖书院，与诸生讲学，文风渐振。

五十五年，署固原州，汉、回杂处，时构衅。景瀚密侦诸堡，诛积匪，境内以安。五十九年，迁陕西邠州知州，嘉庆元年，总督宜绵巡边，调景瀚入军幕，遂从剿教匪，以功擢庆阳知府。宜绵总辖三省，从入蜀，幕府文书皆属景瀚。寻调兰州，仍在军充翼长。

景瀚从军久，见劳师糜饷，流贼仍炽，因上议备陈调兵、增兵、募勇三害，剿贼四难，谓：“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则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於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穀，次筹画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反复数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举仿其法，民获自保，贼无所逞，成效大著。论者谓三省教匪之平，以此为要领。

五年，始到兰州任，七年，送部引见，卒於京师。其后续编皇清文颖，仁宗特出其坚壁清野议付馆臣载入。祀兰州名宦祠。自其裕至景瀚，四世皆祀名宦，海内称之。

景瀚子丰穀，官湖北天门知县，亦有治绩，不隳家声焉。

盖方泌，字季源，山东蒲台人。嘉庆初，以拔贡就职州判，

发陕西，署汉阴 通判、石泉知县。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州东百里曰龙驹寨，寨之东为河南，南出武关为湖北。路四通，多林莽山径，易凭匿。时川、楚教匪屡由武关入陕西。方泌始至，民吏扫地赤立，贼酋张汉潮拥众至，乃置药面中，诱贼劫食，多死，遂西走，大军乘之，汉潮由是不振。方泌集众谋曰：“贼虽去，必复来。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种亦死。我文官无兵，若能为吾兵，当全活尔。”众曰：“惟命。”乃筑堡聚粮，户三丁抽一，得三千人，无丁者以财佐粮糗兵械，亲教之战，辰集午散，无废农事。

四年，贼屯山阳、镇安，将东走河南，迎击败之；又击贼於铁峪铺，贼据山上，而伏其半於沟，乃分兵翦伏，夺据东山上，数乘懈击之，贼宵遁。后贼由雒南东逸，方泌驰至分水岭，间道走铁洞沟出贼前伏待之，贼错愕迎战，遂败，斩首数百，乡兵名由是大振。自武关至竹林关，乡兵皆请隶龙驹寨。

五年，知州困於贼，方泌驰百九十里至北湾，贼惊曰：“龙驹寨兵至矣！”时贼屯州西及雒南、山阳各万馀人，欲东出。方泌勒乡兵二万，列三大营以待。会官军至，夹攻，贼大败，几尽歼。是役枕戈而寝者五十日。游击某诬以事，解职，大吏直之，得留任。贼遂相戒无过商州。

八年，授盩厔知县，犹时时入山搜贼，又获宁陕倡乱者四十馀人。境内甫定，捐俸赈饥，旌死节妇，河滩、马厂、盐法，皆区画久远。擢宁陕 同知。仁宗召见，问商州事甚悉。擢四川顺庆知府。渠县民变，大吏属以兵。方泌曰：“此赛会人众，至各相惊疑，讹言横兴，非叛也。”捕十二人而变息。调成都，母忧归。服阕，授福建延平。寻调台湾，两署台湾道。屡谏大狱，皆聚众汹汹，稍激则变。方泌一以理喻，蔽罪如法。道光十八年，卒。

史绍登，字倬云，江苏溧阳人，大学士貽直之孙。以膳录叙布政司经历，发云南。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时滇盐归官办，民苦抑配，绍登弛其禁，释逋课者数百人。阅三载，配盐之五十七州县悉改商办，以文山为法。

贵州苗乱，距文山尚数郡，绍登策其必至，集胥役健者亲教技击以备之。嘉庆元年，苗窜邻境之丘北，潜与文山侬、保通。绍登谓不救丘北，文山侬、保必不靖，亲率三百人往，人授刀一、铁镢三十。既至，当者辄仆，丘北廓清。而总督勒保剿苗失利，被围於贵州黄草坪，巡抚江兰檄绍登往援。至则贼围数重，内外不相闻，七战皆捷，乃达黄草坪。会贵州援兵亦至。比绍登上谒，总督曰：“若文官，亦远来问我耶？”绍登陈解围状，不信。绍登请视战所贼尸，镢伤者，文山民壮所击；若刃伤，请伏冒功罪。总督初欲劾之，勘实乃已。巡抚闻绍登忤总督，大惧，令所用军费不得入报销，以是亏帑二万。

寻兼署蒙自县事，两城相距三百里。交趾贼依福结粤匪犯文山，绍登驰一昼夜入城，率民壮出剿，擒其渠，峒卡悉复。擢云州知州，仍留文山任。

四年，初彭龄来为巡抚，性好察，开化总兵因蒙自变时怯懦为民所轻，衔绍登，譖之，遂以亏空劾。士民刊章牒绍登政绩，设醴釀金至三万。彭龄闻之悔，以完亏奏留任，馀金无可返，建开阳书院焉。

七年，署维西通判。民恆乍绷为乱，巢险不可攻。绍登廉得巢后岩壁陡绝，阻大溪，乃以筏为絙，募善泅者系絙岩树，对岸急引，如竿桥，攀援以登，壮士三百人从之。贼大惊乱，擒馘净尽。九年，卒。

李賡芸，字鄴斋，江苏嘉定人。少受学於同县钱大昕，通六书，苍、雅，三礼。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浙江孝丰知县。

调德清，再调平湖。下车谒陆陇其祠，以陇其曾宰嘉定，而己以嘉定人宰平湖，奉陇其为法，尽心抚字，训士除奸，邑中称神明。嘉庆三年，九卿中有密荐之者，诏询巡抚阮元，元奏：“廉芸守洁才优，久协舆论，为浙中第一良吏。”引见，以同知升用。五年，金华、处州两郡水灾，金华苦无钱，处州苦无米。廉芸奉檄，於恩赈外领银二万，便宜为之。以银之半易钱，运金华加赈，人百钱而钱价平。又以银之半运米至处州，减价糴，辘轳转运，而米亦贱。升处州府同知，调嘉兴海防同知，署台州府。寻擢嘉兴知府，正己率属，无敢以苞苴进者。治漕，持官、民、军三者之平，上官每用其言。十年，水灾，减糴有实惠，赈民以粥，全活者众。以继母忧去官。

服阕，补福建汀州，调漳州。俗悍，多械斗，号难治。廉芸召乡约、里正问之曰：“何不告官而私斗为？”皆曰：“告官，或一二年狱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先为身累。”廉芸曰：“今吾在，狱至立剖。有不当，更言之，无所徇护。为我告乡民，后更有斗者，必擒其渠，焚其居，毋恃贿脱。”众皆唯唯退。已而有斗者，廉芸立调兵捕治，悉如所言，民大惧。廉芸日坐堂皇，重门洞开，愬者直入，命役与俱。召所当治者，限时日。不至，则杖役。至则立平之释去。即案前书狱词，无一钱费。民皆欢呼曰：“李公活我！”漳属九龙岭多盗，下所属严捕，擒其魁十数，商旅坦行。故事，获盗当甄叙，悉以归属吏。寻擢汀漳龙道。二十年，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逾年实授。

廉芸守漳州时，龙溪县有械斗，令懦不治。署和平令朱履中内狡而外朴，廉芸误信之，请以移龙溪。久之，事不办，始稔其诈。洎署布政使，改履中教职。履中亏盐课，恐获罪。具揭於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谓亏帑由道府婪索。督抚密以

闻，解赓芸职质讯。赓芸之去漳，监造战船工未竣，留仆督率之，仆假履中洋银三百圆，诡以垫用告。赓芸如数给之，仆匿不以偿。福州知府涂以鞫鞠之，阿总督意，增其数为一千六百，逼令自承，辞色俱厉，赓芸终不肯诬服。虑为狱吏所辱，遂自经。

事闻，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其狱，得白。上以赓芸操守清廉，众所共知。其死由汪志伊固执苛求，而成於涂以鞫勒供凌逼，褫志伊职，永不叙用。以鞫、履中俱谴戍黑龙江，绍兰亦以附和革职。

赓芸家不名一钱，歿无以殓。盐法道孙尔准与之善，为经纪其丧。初，志伊亦重赓芸，曾荐举之。及擢布政，乘新輿上谒，志伊讽以戒奢，赓芸曰：“不肖为大员，不欲效布被脱粟之欺罔。”志伊素矫廉，衔其语。又以遇事抗执，嫌益深。及狱起，履中忽自承妄诬，诬原揭为其仆窃印，志伊怒，必穷诘之。论者谓漳厂修船，例由龙溪县垫款，藩司发款，至道乃偿之，非赃私也。赓芸狷急，负清名，虑涉嫌不承，而志伊峻待绅士，不理於众。与赓芸善者，或以飞语中之。

方治狱使者至闽，士民上书为赓芸讼冤，感泣祭奠，踵接於门，为建遗爱祠。熙昌等据情奏请赐额表扬，仁宗以“大员缘事逮问，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枉，亦应据实控告，朝廷必为昭雪；乃效匹夫沟渎之谅，殊为褊急，不应特予旌扬。士民追思惠政，捐貲立祠，斯则斯民直道之公，听之”。

伊秉绶，字墨卿，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嘉庆三年，出为广东惠州知府，问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故练刑名，大吏屡以重狱委之，多所矜恤。陆丰巨猾肆劫勒赎，秉绶设方略，缚其渠七人戮之。六年，归善陈亚本将为乱，提督孙全谋不发兵，秉绶乃遣役七

十余人夜捣其巢，擒亚本，馀党窜入羊矢坑。未几，博罗陈烂屐起事，请兵，提督复沮之。秉绶争曰：“发兵愈迟，民之伤残愈甚。”提督不得已，予三百人。秉绶复曰：“侦虚实，则三四人足矣。如用兵，以寡敌众，徒债事耳。”提督不听，令游击郑文照率三百人往，子身跳归，乱遂成。秉绶適以他事罢议去官，士民簪留军营。时提督既拥兵不前，其标兵卓亚五、朱得贵均通贼纵掠，为伪渠帅。秉绶愤懣，请兵益力，逢总督吉庆之怒，复以失察教匪论戍。会新总督倭什布至惠州，士民数千人诉秉绶冤，上闻，特免其罪，捐复原官，发南河，授扬州知府。

时秉绶方奉檄勘高邮、宝应水灾，刺一小舟，栖户枉渚，必亲阅手记。及莅任，劬躬率属，赈贷之事，锱铢必覈，吏无所容其奸。倡富商巨室捐设粥厂，费以万计。诛北湖剧盗铁库子辈，杖诡道诳愚之聂道和，它奸猾扰民者，悉严治之。民虽饥困，安堵无惶惑。历署河库道、盐运使，胥称职。寻以父忧去，家居八年，嘉庆二十年，入都，道经扬州，卒。

秉绶承其父朝栋学，以宋儒为宗。在惠州，建丰湖书院，以小学、近思录课诸生；在扬州，宏奖文学。歿后士民怀思不衰，以之配食宋欧阳修、苏轼及清王士禛，称四贤祠。

狄尚綱，字文伯，江苏溧阳人，寄籍顺天。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五十七年，授安徽黟县知县，父忧去。嘉庆四年，起复，发广东，署化州知州。濒海獷悍，尚綱解除烦苛，治以简易。补花县，以乡兵助剿博罗乱匪有功，旋摄香山。十年，铨授江西南康知府。有武举调族侄妇，羞忿自尽，以无告发，事寝有年矣。尚綱甫下车，武举以他事涉讼，反覆诘问，忽露前情。穷究得实，置诸法，群惊为神。不期年，理滞狱百馀，尽得情实。饶州有两姓争田，世相仇杀，尚綱为判断调和，争端永息。

南安会匪李详诰传徒聚众，事发，大吏檄尚綱按之。戴奉飞实罪首，详诰为从，当减死。承审同官以详诰巨富，欲引嫌。尚綱曰：“无媿於中，何嫌可避？”大吏亦虑与原奏不符，尚綱曰：“不护前非，乃见至公。圣明在上，何虑焉？”卒从其议，株连者亦多省释。尝言：“狱不难於无枉纵，惟干证之牵累，吏胥之需求，受害者不可穷诘。生平思此，时用疚心。”又曰：“人知命、盗巨案之当慎，不知婚姻、财产细务，尤不可忽。盖必原情度势，使可相安於异日，不酿成别故，斯为善耳。”

南康治滨湖，风涛险恶，宋郡守孙乔年筑石堤百馀丈，内浚二澳，可泊千艘。朱子知南康，增筑之，名紫阳堤。迤东水齧，浸及城址，明知府田琯增筑石堤百馀丈以卫之，久俱圯。尚綱增修两堤，一准旧制，坚固经久。蓼花池周五十里，受庐山九十九湾之水，北入湖，水门浅隘，尚綱疏濬之，积潦消泄，岁增收穀万石。在任先后二十四年，所设施多规久远。历署饶州、吉安、广信三府，摄粮道。敝衣蔬食，不问生产。引疾去官，不能归，卒於南康。

张敦仁，字古愚，山西阳城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授江西高安知县，调庐陵。精於吏事，有循声。迁铜鼓营同知，署九江、抚州、南安、饶州诸府事。嘉庆初，改官江苏，历松江、苏州、江宁知府。六年，调授江西吉安。沿赣江多盗，遴健吏专司巡缉，责盗族擒首恶，毋匿逋逃，萑苻以靖，民德之。再署南昌，寻实授。所属武宁民妇与二人私，杀其夫，前守以夫死途中，非由妇奸报。敦仁覆鞫词无异，而其幼子但哭不言，疑之。请留前守同讞，遂得谋杀移尸状，狱乃定。龙泉天地会匪滋事，巡抚檄敦仁往按，未至，镇道已发兵擒二百余人，民惶惧。敦仁廉知匪党与温氏子有隙，非叛逆，法当末减，坐为首二人。又会匪素肆掠，富室为保家计，多佯附，实未身与。

事发株连，囹圄为满。讯察其冤，尽得释。道光二年，擢云南盐法道，寻以病乞致仕。敦仁博学，精考订，公暇即事著述，所刻书多称善本。寄寓江宁，卒，年八十有二。著书遭乱多佚。

郑敦允，字芝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湖北襄阳知府。襄阳俗朴，讼事多出教唆。敦允长於听断，积牍为空。访所属衙蠹莠民最为民患苦者十余人，论如律。地号盗藪，请帑筹充缉捕费，多设方略，获盗百馀。巨盗梅权者，勇悍多徒党，捕者人少莫能近，众至则逸。侦知所在，夜往擒之，其徒追者数百人。令曰：“欲夺犯者，杀而以尸与之。”众不敢逼。诉者麇集，曰：“久不敢言，言辄火其居。”敦允曰：“苦吾民矣！”遂置之法。枣阳地瘠民贫，客商以重利称贷，田产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许贷户自陈，子浮於母则除之，积困顿苏。

汉水齧樊城，坏民居，议甃石堤四百馀丈，二年而成。明年，汉水大涨，樊城赖以全。

襄阳岸高水下，遇旱，艰於引溉。颁筒车式，使民仿制，民便之。调署武昌，会大水，樊城石工掣损，敦允固请回任守修。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议增筑子堤护堤根。灾民就食者数万，为草舍居老疾稚弱，令壮者赴工自食。敦允听夕巡视，工未竟，致疾，未几卒，祀名宦。

李文耕，字心田，云南昆阳人。家贫，事亲孝，服膺宋儒之学。嘉庆七年进士，以知县发山东，假归养母。母丧，服闋，补邹平。到官四阅月，不得行其志，引疾去。以官累，不得归。十九年，教匪起，寿张令以文耕嫺武事，招助城守，训练、防御皆有法，贼不敢窥境。大吏闻其幹略，起复补原官。

在邹平五年，治尚教化。民妇陈诉其子忤逆，文耕引咎自责，其子叩头流血，母感动请释，卒改行。听讼无株累，久之，

讼者日稀。善捕盗，养捕役，使足自贍，无豪贼，数亲巡，穷诘窝顿。尝曰：“治盗必真心卫民，身虽不能及者，精神及之，声名及之。”终任，盗风屏息。课诸生，亲为指授，勉以为己之学，民呼李教官，又呼为李青天。调冠县，迁胶州，濬云、墨二河。道光二年，擢济宁直隶州，未之任。巡抚琦善特荐之，宣宗夙知其名，即擢泰安知府。

调沂州，立属吏程课，谓：“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教化本於身，能对百姓，后然可以教百姓。”属吏皆化之。沂郡产櫟树，劝民兴蚕，建义仓备荒，捕盗如为令时。寻擢充沂曹道。司河事，修防必躬亲。属请濬淤沙，需银五万，往视之，曰：“无庸！春涨，即刷去矣。”果如其言。

五年，迁浙江盐运使，未几，调山东。时鹺业疲累，充商者多无藉游民。文耕知其弊，请分别徵缓，以纾商力。责富商领运，不得因引滞贱价私卖，课渐裕。七年，擢湖北按察使，复调山东。严治胥役，诈赃犯辄置重典。断狱宽平，责属吏清滞狱，数月，积牍一空。谓：“山东民气粗而性直，易犯法，亦易为善，故教化不可不先。”

居三岁，调贵州。州县瘠苦，希更调，不事事。適权布政使，请以殿最为调剂，俾久任专责成。凿桐梓葫芦口，以息水患。黔产紬，无绵布，设局教之纺织。贫民艰生计，重利而薄伦常，撰文劝导，曰家喻户晓篇。十三年，休致归。

文耕平生以崇正学、挽浇风为己任，在山东久，民感之尤深，殁祀名宦。

刘体重，山西赵城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初，以知县发湖南，历署石门、新化、衡阳、宁武、衡山、湘阴。晋秩同知，改江西。道光中，补袁州同知，擢广信知府。调吉安，又调抚州，所至有声。在抚州治绩最著，巡历属县，问民疾苦，

集父老子弟勉以孝弟力田。属吏不职，参劾无徇。胥吏揽讼，痛惩之。厚书院廩饩，课士以经，动绳以礼法。遇大水，尽心赈恤，灾不为害。建义仓，积穀五万石。十四年，擢河南彰卫怀道，筦河事，修防有法。终任，黄流安澜。沁水堤由民筑，多单薄，择其要区加筑子埝，筹岁修费垂永久。漳河无堤防，勤疏濬，水患并息。创建河朔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条，以课三郡之士。十九年，擢江西按察使，迁湖北布政使。二十二年，乞病归，卒於家。

体重廉平不苛，尤长治狱。所居，吏畏民怀，讼狱日简。河北士民尤感之，殁祀名宦祠。

子煦，由拔贡授直隶知县，历权繁剧。咸丰初，迁开州知州。河决，赈灾，全活数万。治团练有功，署大名知府。十一年春，直隶、山东匪迭起，守城四十日，乘间出奇击贼，城获安。既而东匪西窜，势甚张，畿辅震动。煦督师破清丰贼垒，乘胜进攻濮州老巢。遇大雨，贼决河自卫，煦激励兵团，坚持不懈，贼穷蹙乞降，遂复濮州。开、濮之间，积水多沮洳，土人谓之水套，匪辄凭匿。至冬，复竖旗起事。煦率乡团八千人，追贼於冰天泥淖之中，三战皆捷，水套底定。同治元年，擢大顺广道，命偕副都统撫克敦布办理直、东交界防剿事宜，以劳卒於官。优诏赐恤，大名及原籍并建专祠。

张琦，初名翊，字翰风，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八年举人，以膳录议叙知县。道光三年，发山东，署邹平县。抵任，岁且尽。阅四百七十村，麦无种者。即申牒报灾，亲谒上官陈状。破成例请缓徵，因邹平得缓者十六州县。民失物，误讼邻邑长山，归狱於琦。琦曰：“汝失物地，大树北抑大树南？”曰：“树北。”琦曰：“若是，则我界也。”民愕然，曰：“诚邹平耶？即不欲以数匹布烦父母官。”持牒去。后权章丘，邹平

民时赴诉，琦曰：“此於法不当受。”慰遣之。章丘民好讼，院、司、道、府五府吏皆籍章丘，走书请托，倚摭短长。琦任岁馀，无一私书至。结案二千有奇，无翻控者。

五年，补馆陶，会久旱风霾，麦苗皆死，饥民聚掠。琦祷雨既应，严捕倡掠者。廉得富家闭柴居奇状，按治之，民大悦。乃请普赈两月。馆陶地褊小，赈数多邻邑数倍，大吏呵之。寻有诏责问岁饥状甚切，乃按临灾区，民迎诉赈弊，惟馆陶得实。始劾罢他邑令，厚慰琦。士有讼者，阅其辞不直，则曰：“课汝文不至，讼乃至耶？”先试以文，不中程，责后乃决事，士讼遂稀。馆陶地斥鹵，不宜穀，又卫水数败田。琦精求古沟防及区田法试行之，未竟，病卒。

在馆陶八年，民爱戴之，理讼不待两造集，即决遣之。以其辞质后至者，莫敢狡饰。有疑狱，亦不过再讯。胥吏扰民，必严论如法。然筹其生计必周，故无怨者。

琦少工文学，与兄编修惠言齐名，舆地、医学、诗词皆深造。五十后始为吏，治绩尤著。时江西同知石家绍亦儒者，为治有古风，殆相亚云。

家绍，字瑶辰，山西翼城人。以拔贡为壶关县教谕。道光二年成进士，授江西龙门知县。发奸摘伏，以神明称。调上饶，再调南昌。首邑繁剧，而尽心民事，理讼尝至夜不辍。连年水患，饥民闻省会散赈，麇聚郭外。家绍与新建令同主赈，始散米，令饥民自爨。来者益众，赈所濒河，几莫能容。乃改散钱，令各返乡里，候截留漕米济之。时水灾益棘，家绍请开仓平糶，复分厂煮粥以赈。主者循例备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万，汹汹不可止。家绍至，谕之曰：“食少人众，咄嗟不能办。汝等姑退，诘朝来，不使一饥民无粥敢也。”众皆迎拜曰：“石爹爹不欺人，原听处置。”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历署大庾、

新城、新建三县，擢铜鼓营同知，署饶州、赣州二府，所至皆得民心。

家绍口呐呐若不得辞，自大吏、僚友、缙绅、士民、卒隶无不称为循吏，顾自视欲然。尝曰：“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十九年，卒。五县皆祀名宦，南昌民尤德之，建祠於百花洲。

刘衡，字廉舫，江西南丰人。嘉庆五年副榜贡生，充官学教习。十八年，以知县发广东。奉檄巡河，日夜坐卧舟中，与兵役同劳苦，俾不得通盗，河盗敛戢。署四会县，地瘠盗炽。衡团练壮丁，连村自保。诃捕会匪，焚其籍，以安反侧。祇治渠魁，众乃定。调署博罗，城中故设徵粮店数家，乡又设十站，民以为累，衡至即除之。俗多自戕，里豪蠹役杂持之，害滋甚。衡释诬滥，严惩主使，锢习一清。补新兴，父忧去。服阕，道光三年，授四川垫江，俗轻生亦如博罗，衡先事劝谕，民化之。获咽喉匪初犯者，曰：“饥寒迫尔。”给赀使自谋生，再犯不宥，匪辄感泣改行。

调署梁山，处万山中，去水道远，岁苦旱。衡相地修塘堰，以时蓄泄，为永久之计。捐田建屋，养孤贫，岁得穀数百石，上官下其法通省仿行。寻调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号难治。白役七千余人，倚食衙前。衡至，役皆无所得食，散为民，存百余人，备使令而已。岁歉，衡谓济荒之法，聚不如散，命各归各保，以便賑恤，是年虽饥不害。

衡尝谓律意忠厚，本之为治，求达爱民之心。然爱民必先去其病民者，故互寓宽於严。官民之阻隔，皆缘丁胥表里为奸。所至设长几於堂左右，分六曹为六鬲。吏呈案，则各就左几鬲度之，击磬以闻。衡自取，立与核办，置之右几。吏

以次承领，壅蔽悉除。有诉讼，坐堂皇受牒，亲书牒令原告交里正，转摄所讼之人，到即讯结。非重狱，不遣隶勾摄；即遣，必注隶之姓名齿貌於签。又令互相保结，设连坐法，蠹役无所施技。性素严，临讼辄霁颜，俾得通其情，扶不过十，惟於豪猾则痛惩不稍贷。尝访延士绅，周知地方利害，次第举革。待丞、尉、营弁必和衷，时周其乏，缓急可相倚。城乡立义学，公馀亲课之。为治大要，以恤贫保富、正人心、端士习为主。总督戴三锡巡川东，其旁邑民诉冤者皆乞付刘青天决之，语上闻。

七年，擢绵州直隶州知州，宣宗召对，嘉其公勤。八年，擢保宁知府，九年，调成都。每语人曰：“牧令亲民，随事可尽吾心。太守渐远民，安静率属而已，不如州县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属吏化之，无厉民者。后擢河南开归陈许道，未几，病。巡抚为陈情及治蜀状，请优待之，以风有位。特诏给假调理。久之，病不愈，遂乞归。数年始卒。博罗、垫江、梁山、巴县皆请祀名宦祠。

同治初，四川学政杨秉璋疏陈衡循绩，并上遗书。穆宗谕曰：“刘衡历任广东、四川守令，所至循声卓著。去官四十余年，至今民间称道弗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等书，尤为洞悉闾阎休戚，於兴利除弊之道，筹画详备，洵无媿循良之吏。将历任政绩宣付史馆，编入循吏传，以资观感。衡所著书，皆阅历有得之言，当世论治者，与汪辉祖学治臆说诸书同奉为圭臬。其后有徐栋著牧令诸书，亦并称焉。”

栋，字致初，直隶安肃人。道光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究心吏治，以为天下事莫不起於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称州县之职，不外於更事久，读书多。然更事在既事之后，读书在未事之先，乃汇诸家之说为牧令书三十卷。

又以保甲为庶政之纲，天下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乡、有保、有甲。自明王守仁立十家牌之法，后世踵行，为弭盗设，此未知其本也。亦集诸说，成保甲书四卷。二十一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调汉中，又调西安，所至行保甲，皆有成效。兴安临汉江，栋补修惠春、石泉两堤，加於旧五尺，民颇苦其役。十数年后，大水冒旧堤二尺，乃感念之，肖像以祀。旧禁运粮下游，栋以兴安卑湿，积穀易霉变。既不能久储，又不能出境，图利者改种菸叶、蓝靛，歉年每至乏食。乃弛运粮之禁，民便之。举卓异，二十九年，以病归。咸、同之间，在籍治团练，修省城，有诏录用，以老病辞，寻卒。祀兴安名宦祠。

姚柬之，字伯山，安徽桐城人。七世祖文燮，见本传。柬之少负异才，从族祖鼐学，道光二年成进士，授河南临漳知县，屡决疑狱。县民张鸣武控贼杀妻，称贼攀二窗櫺入室。柬之勘窗櫺窄，且夫未远出。诘之，果夫因逐贼，误斫杀妻。又常姚氏被杀，罪人不得。柬之察其时为县试招覆之前夜，所取第一名杨某不赴试，疑之。召至，神色惶惑，询其居，与常邻。乃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遂得图奸不从强杀状。每巡行乡曲，劝民息讼，有诉曲直者即平之。漳水溢，赍粮赴灾区，且勘且赈，全活者众。兼摄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境与直隶大名毗连，多贼巢，掘地为窟，积匪聚赌，排枪手为拒捕计。柬之约大名会捕，赌窟除而盗风息。母忧去。

十二年，服阕，补广东揭阳。濒海民悍，械斗掳掠，抗赋戕官，习以为常。柬之训练壮勇，集神耆於西郊，谕以保护善良，与民更化。最顽梗之区曰下滩，盗贼、土豪相勾结，柬之会营往捕，拒者或死或擒。一盗积犯十八案，召被害者环观，僇之，境内称快。有凶盗居钱坑，其地四面皆山，不可攻。潮州故事，凡捕匪不得，则熬其庐，空其积聚。柬之戒勿焚烧，

召耆老，谕交犯，不敢出。乃乘輿张盖入村，从仅数人，见耆老一一慰劳，皆感泣，原更始。民在四山高望者，咸呼“好官”，次日遂交犯。自下滩示威，钱坑示德，恩信大著。收穫时，巡乡为之保护，树催科旗；值械斗，则树止斗旗。一日，涂遇持火枪者，结队行，望见官至，悉没水中，命以渔网取之。讯为助斗者，按以法，自此械斗浸止。兴复书院，厚待诸生，回乡以新政告乡人，有变则密以闻，官民无隔阂。逋赋者相率输将，强梗渐化，县大治。

迁连州绥瑶同知，民、瑶构讼，判决时必使相安，遂无事。普宁县匪徒戕官肆劫，奉檄从镇道往捕治。匪以涂祥为巢穴，磨盘山为声援，地皆险。乃设方略，正军攻涂祥，调揭阳壮勇自磨盘岭突进破贼巢，获六百余人。事定，言官误论劾。朝使查勘，其诬得白。

十七年，署肇庆府，端溪大涨，城不没数版，束之日夜立城下守御。预放兵粮，以平米价，民不知灾。十九年，擢贵州大定知府，俗好讼，束之速讯速结，不能售其欺，期年而讼稀。白蟒洞地僻产煤、铁，有汪摆片者，据其地聚众结会，为一方害，扑灭解散，地连川、滇，得弭钜患焉。大定民、苗杂居，宜治以安静。大吏下令，束之必酌地方之宜，不使累民。见多不合，遂引疾归。数年始卒。

吴均，字云帆，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道光十五年，大挑知县，发广东，授乳源，调潮阳。历署揭阳、惠来、嘉应、海阳。在海阳捕双刀会匪黄悟空，置之法。举卓异，署盐运司运同，擢佛冈同知，署潮州知府。咸丰二年，惠州土匪肆劫，均奉檄往，获匪千馀，分轻重惩治，遂肃清。三年，实授。时东南各行省军事亟，福建、湖南大吏闻均名，先后奏调往襄剿匪，广东方倚为保障，坚留之。四年，江南大营散兵

回粵，结匪为乱。贼首陈娘康拥众围潮阳，分党陷惠来，攻普宁。援军失利，均亲督战，败贼。甫解潮阳围，海阳彩阳乡匪首吴中庶乘间纠党陈阿拾煽众，旬日至万馀人。大掠海阳，偃攻郡城，澄海匪首王兴顺亦与合。均檄潮阳令汪政分兵援郡城，战城下，歼贼数千，围解。自移军澄海，冒雨破贼巢，分路搜捕，清馀孽。旋克惠来，斩陈娘康等於阵。未几，以积劳卒於官。

均性清介，治潮最久，诛盗尤严。每巡乡，辄以二旗开导，大书曰：“但原百姓回心，免试一番辣手。”化莠为良，保全弥众。从役有取民间丝粟者，立斩马前，民益畏服。在潮阳以滨海地咸卤，开渠以通溪水，筑堤六千馀丈，淡水溉田，瘠土悉沃。在海阳濬三利溪，加筑北堤，为郡城保障。及守潮州，修复州东广济大桥。附郭西湖山高出城上，登瞰全城如指掌，旧有高墉为犄角，久圯。均筑展新城，跨壕而过，围山於城内。至是匪乱围攻，竟不能破，民咸颂之。歿后，追赠太仆寺卿。光绪间，潮州建专祠。

王肇谦，字琴航，直隶深泽人。道光十四年举人，授福建海澄知县。马口乡民构衅互掠，亲谕利害，积嫌顿解。捕巨盗许蟬置诸法，群盗敛迹。富绅争产累讼，男妇数十人环跪堂下，援引古义喻之，更反自责。众赧然，谓今日始知礼义，讼以是止。邑民李顺发负杨茄柱金，为杨所留，乃以劫财诉诸教堂。教主移牒请严究，众汹汹。肇谦白上官：“茄柱无罪，不必治；教士骄心，不可长。”总督刘韵珂嘉其抗直。闽县上箦村故盗藪，檄肇谦往捕。至则召其父老开陈大义，曰：“我来活若一乡，若列铙拒官，大府欲屠之，尚不知耶？”众大恐，肇谦曰：“某某皆大盗，速缚来！三日缮齐保甲册，吾保若无事。”遂立以盗献。厦门洋人因赁屋与民龃，奉檄往治，据理剖决，

两无所徇，洋人帖服。

咸丰二年，署上杭，时粤匪据江宁，福建贼林俊遥应之，陷漳州、永春、大田诸郡县。肇谦建碇储粟，制器械，简丁壮，为坚壁清野计，赖以无虞。三年，淫雨为灾，且赈且治军，率团勇越境剿松源县贼四千。擢永春直隶州知州，募乡兵二万，破林俊於城南山，擒土匪邱师、辜八等。

署漳州知府，漳浦古竹社蔡全等为乱，肇谦设方略，约内应，生擒全，诏嘉之，晋秩知府。漳俗犷悍难治，肇谦谓民不奉法，由吏不称职。课所属清案牘，勤催科，惩械斗，严缉捕，表义行，振文教，以能否为殿最，漳人以为保障。署延建邵道，调署兴泉永道，未行，粤匪窜入境，肇谦誓以死守，督军随按察使赵印川十三战皆捷，以劳卒。诏赠光禄寺卿，祀上杭名宦祠。

曹瑾，字怀朴，河南河内人。嘉庆十二年举人。初官直隶知县，历署平山、饶阳、宁津，皆得民心。赈饥惩盗，多惠政。补威县，调丰润，以事落职。寻复官，发福建，署将乐。又以失察邪教被劾，引见，仍以原官用。

道光十三年，署闽县，旗兵与民械斗，持平晓谕利害，皆帖服。值旱，迎胡神於鼓山祷雨，官吏奔走跪拜街衢间，瑾斥其不载祀典，独屹立不拜。大吏奇之，以为可任艰钜。时台湾岁歉多盗，遂补凤山。问疾苦，诘盗贼，剔除弊蠹，顺民之欲。淡水溪在县东南，由九曲塘穿池以引溪水，筑埤导圳。凡掘圳四万馀丈，灌田三万亩，定启闭蓄泄之法，设圳长经理之。

二十年，擢淡水同知，海盗剽劫商贾，漳、泉二郡人居其间，常相仇杀，又当海防告警，瑾至，行保甲，练乡勇，清内匪而备外侮。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瑾禁渔船勿出，绝其乡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擒百二十四人。屡至，

屡却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事闻，被优赉。未几，和议成，英人有责言。总督怡良知瑾刚直，谓曰：“事将若何？”瑾曰：“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无足重，罪所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杀贼，不宜有负。”怡良叹曰：“真丈夫也！”卒以是夺级。后以捕盗功晋秩，以海疆知府用。瑾遂乞病归，数年始卒。

桂超万，字丹盟，安徽贵池人。道光十二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署阳湖四十日，巡抚林则徐贤之，捕荆溪。未任，父忧去。十六年，服阕，授直隶栾城。捕盗不分畛域，每於邻邑交界处破贼巢，盗风息。濬洺河、金水河及城河，通沟洫，平道路，水潦无患。限绅户免役不得过三十亩，免累民。劝树畜，修井粪田，种薯芋以备荒。复书院，设义塾，化导乡民，习异教者多改行。调万全，署丰润。值英吉利犯天津，沿海戒严。超万训练乡勇，募打鸭善枪法者以备战。后粤匪犯畿辅，天津练勇效超万法，颇收鸭枪狙击之效。诏举贤吏，总督讷尔经额荐超万持躬廉谨，尽心民事，迁北运河务关同知。

二十三年，擢授江苏扬州知府。扬俗浮靡，超万励勤俭，严禁令，凡衙蠹、营兵、地棍、讼师诸害民者，悉绳以法。讼於府者，一讯即结。逾两年，调苏州。时漕弊积重，大户短欠，且得规包纳运丁，需索日增，官民交困。超万为减帮费、均赋户之议。乃访惩豪猾，示均收章程，依限完纳，即赦既往。请大吏奏定通行，积困稍甦。屯佃求减租，聚众殴业主，粮艘水手因行海运失业，勾结滋事，势皆汹汹。超万处以镇静，先事戒备，得弭乱萌。署粮储道。二十九年，擢福建汀龙漳道。乞病归。咸丰中，粤匪扰安徽，超万在籍治乡团。同治初，福建巡抚徐宋幹荐之，署福建粮储道，寻擢按察使。年八十，卒於官。

张作楠，字丹村，浙江金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铨授处州府教授。擢江苏桃源知县，调阳湖。治事廉平，人称儒吏。道光元年，擢太仓直隶州知州，三年，大水，作楠冒雨履勘灾乡，问民疾苦，停徵请赈，借帑平糶。疏濬境内河道，以工代赈。水得速泄，涸出田亩，不误春耕，人刊娄东荒政编纪其事。寻奉檄赴松江谳狱，乡民讹传去官，虑仍收漕，纷纷奔诉。会濒海奸徒乘间蠢动，作楠闻变，驰回，中途檄主簿萧赴茜泾捕首恶，胁从罔治，事遂定。作楠勤於治事，案无滞牒。暇则篝灯课读，妻、女纺织，常至夜分。人笑其为校官久，未改故态。

五年，擢徐州知府，受代，以平糶亏帑二万金，弥补未完。作楠自危，巡抚陶澍曰：“救灾民如哺儿，失乳即死。吾方咎汝请糶时，顾虑折耗不兑稍稽。遗大投艰者，胡亦泥此？且绅民已代致万金，不汝责也！”徐州亦被灾，筹赈甚力，民赖以甦。

在任两载，乞养归。乡居二十余年，足迹不入城市。三子皆令务农、工，或问：“何不仍业儒？”曰：“世俗读书为科名，及入仕，则心术坏，吾不欲其堕落也。”作楠精算学，贯通中西。在官以工匠自随，制仪器，刊算书。所著书，汇刻曰翠微山房丛书，行於世，学者奉为圭臬焉。卒，祀乡贤祠。

云茂琦，广东文昌人。道光六年进士，授江苏沛县知县。询民疾苦，恳恳如家人。劝以务本分、忍忿争，讼顿稀。县地卑，多积潦，开濬沟洫，岁获屡丰。筹缉捕经费，获盗多，给重赏，盗贼屏迹。课诸生，先德行，后文艺，语以身心性命之学。邻邑闻风而来，书院斋舍至不能容。总督蒋攸銛称其有儒者气象。调六合，连年大水，灾民得赈，无流亡。邑多淫祀，毁其像，改书院。卫田多典质，为清理复业，运户得所津贴，漕累以纾。考最，入覲，改官兵部郎中，又改吏部。未几，告

养归。家居十数年，置田贍族，乡邑兴革，无不尽力。主讲课士有法。卒，祀名宦祠。

列传二百六十六

循吏四

徐台英 牛树梅 何曰愈 吴应连 刘秉琳 陈崇砥 夏子龄 萧世本
李炳涛 俞澍 朱根仁 邹鍾俊 王懋勋 蒯德模 林达泉 方大湜
陈豪 杨荣绪 林启 王仁福 朱光第 冷鼎亨 孙葆田 柯劭戡
涂官俊 陈文黻 李素 张楷 王仁堪

徐台英，字佩章，广东南海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湖南华容知县。俗好讼，台英谓讼狱纠缠，由於上下不通。与民约，传到即审结，胥役需索者痛惩之。一日，阅呈词，不类讼师胥吏笔，鞠之，果诸生也。拘至，试以诗、文，文工而诗劣。谕曰：“诗本性情，汝性情卑鄙，宜其劣。念初犯，姑宥，其改行！”其人感泣去。规复沱江书院，月自课之。曰：“陆清献作令，日与诸生讲学。吾不晓讲学，若教人作文，因而诱之读书立品，是吾志也。”县田有圻田、垌田、山田之分。濒湖地，旱少潦多，垌、圻例有蠲缓，田无底册，影射多。书役垫徵，官给空票。花户粮数，任其自注。役指为欠者，拘而索之，官不知所徵之数。保户包纳漕米，相沿以为便，挟制浮收，无过问者。积欠数万，官民交病。台英知其弊，乃清田册，注花户粮数、姓名、住址，立碑垌上，使册不能改。应缓、应徵者可亲勘，而影射之弊绝。申粮随业转之例，即时过割，而飞洒之弊绝。收漕分设四局，俾升合小户，就近输纳，免保户之加收，而包纳之弊绝。垌田旧有堤修费，出田主。有挪垌田作圻

田，冀免堤费者；有卖田留税，派费赔累者；有卖税留田，派费不至者：堤费不充。一垵堤溃，他垵同希豁免。凡借帑修堤者，久无偿，相率亡匿。台英丈田均费，低洼者许减派，不许匿亩。其人户俱绝，归宗祠管业承费。巨族有抗者罪之。行之期年，堤工皆固，逋赋尽输。

调耒阳。耒阳徵粮，由櫃书里差收解，取入倍於官。刁健之户轻。良善之户重，民积忿。有杨大鹏者，以除害为名，欲揭竿为乱。事平，台英遂尽革里差。时上官欲命举甲长以代里差，仍主包收包解。台英以甲长之害，与里差同。因集乡绅问之曰：“巡抚命汝等举甲长，何如？”曰：“无人原充。”台英曰：“甲长所虑在不知花户住址，汝等所虑在甲长包收。吾今并户於村，分村立册。以各村粮数合一乡，以四乡粮数合一县。各村纳粮，就近投櫃，粮入串出，胥吏不得预。甲长祇任催科，无昔日包收之害。此可行否？”众皆拜曰：“诺。”台英曰：“隐匿何由核？”众曰：“取清册磨对，有漏，补入可耳。”曰：“虚粮何由垫？”曰：“虚粮无几，有则按亩匀摊可耳。”数月而清册成，粮法大定。大鹏之乱，诱胁者多。台英禁告讐，一县获安。以忧去官。同治元年，诏起用，发浙江，署台州知府，未任，卒。

牛树梅，字雪桥，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四川彰明知县，以不扰为治。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邻县江油匪徒何远富纠众劫中坝场，地与彰明之太平场相近。树梅率民团御之，匪言我不践彰明一草一木也。迨官军击散匪众，远富匿下庄白鹤洞，恃险负隅。遥呼曰：“须牛青天来，吾即出。”树梅至，果自缚出。擢茂州直隶州知州，寻署宁远知府。地大震，全城陷没，死伤甚众。树梅压於土，获生。蜀人谓天留牛青天以劝善。树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

所以賑恤灾黎甚厚，民愈戴之。父忧去官。

咸丰三年，尚书徐泽醇荐其朴诚廉幹，诏参陕甘总督舒兴阿军事。八年，湖广总督官文荐循良第一，发湖北，病未往。同治元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复荐之，擢授四川按察使，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三年，内召，以老病不出，主成都锦江书院。

时甘肃回匪尚炽，树梅眷念乡里，遗书当事，论剿回宜用土勇。略云：“军兴以来，剧寇皆南勇所扫荡。今金积堡既平，河州水土犹恶。若参用本省黑头勇，其利有六：饱粗粝，耐冰霜，一也；有父母兄弟妻子之仇，有田园庐墓之恋，二也；给南勇半饷，即乐为用，三也；无归之民，收之，不致散为贼，四也；久战狄、河一带，不费操练，五也；地势熟习，设伏用奇，无意外虞，六也。”后总督左宗棠采其说，主用甘军，卒收其效。光绪初，归里，卒，年八十四。

何曰愈，字云璽，广东香山人。父文明，河南洧川知县，有惠政。曰愈少随父宦，读书励志，有幹材。道光初，授四川会理州吏目。土司某桀骜，所部夷人杀汉民，知州檄曰愈往验，以贿乞免，却之。乃率众来劫，不为动，卒成验而还。狱上，大吏廉得直，曰愈由是知名。捐升知县，以习边事，办西藏粮台，三载，还补岳池县。不畏强御，豪右敛戢。练乡团，缮城郭，庀器械。逾数年，滇匪犯岳池，后令赖所遗械以拒贼，时比张孟谈之治晋阳云。调署平山，以母忧去。

咸丰六年，服阕，宁远府野夷出巢焚掠，大吏檄曰愈参建昌镇军事。川西僰夷凡数十支，自雷波、罐边、滇南二十四塞，频年肆扰。值西昌县告变，曰愈驰至，众大譁，曰：“夷伤吾人。”曰愈曰：“若等平日欺夷如鹿豕，使无所控告，故酿祸。今且少息，吾为若治之。”乃集兵练出不意捣夷巢，夷皆匍匐

听约束。汉民屋毁粟罄，夷请以山木供屋材，并贷穀为食。曰愈谕民曰：“此见夷人具有天良，若等毋再生衅。”汉、夷遂相安。曰愈既益悉夷、番之情伪，山川之险隘，拟绥边十二策，格不得上。

未几，滇匪韩登鸾纠众入会理州境，声言与回民寻仇。回民疑汉民召匪，因焚民居。曰愈率一旅往，闻流言奸细伏城内，乃下令毋闭城。三日后，按户搜查，容奸细者从军法。越三日，城内外贼党悉遁。曰愈曰：“吾不闭门、不遽搜者，正开其逃路耳。”众皆服。遣人持榜文谕登鸾，遵示释怨退去。复持谕回民，回民曰：“昔日被水灾，田庐尽没。何公一骑渡水赈我，又为我濬河，至今无水患。戴德未忘，今敢不遵谕！违者诛之。”自是回民亦不扰州境。事定，镇府上其功，会有攘之者，遂不叙。比粤匪犯蜀，曰愈数陈机宜，当事不能用。退居灌县，后归，卒於家。子璟，官至闽浙总督。

吴应连，江西南城人。道光元年举人，以知县拣发四川。历署天全、涪州、永川、安岳、蒲江、新津、绵竹、仁寿诸州县。补石泉，调彭县。宦蜀先后二十年，所至修塘堰，濬河渠，平治水陆道涂，捕盗贼、土豪，抚灾民，皆有实政。咸丰初，蜀匪渐炽，应连在彭县，编团储械，以备不虞。四年，卒於官。未几，悍匪迭来犯，赖乡勇保全危城，民思遗绩，留殡於城内三忠祠旁，岁时祀之。涪州、安岳、永川、石泉、仁寿先后请祀名宦祠。

刘秉琳，字昆圃，湖北黄安人。咸丰二年进士，授顺天宝坻知县。持躬清苦，恤孤寡，惩豪猾，悉去杂派及榷酤赢餘者。索伦兵伐民墓树，纵马躏田禾，反诬村民繫其马，秉琳力争得直。蝗起，督民自捕，集赀购之，被蝗者得钱以代赈，且免践田苗。迁宛平京县。十年，英法联军犯京师，秉琳奉檄赴营议

犒，纳刀韞中，虑以非礼相加，义不受辱。抗论无少屈，犒具皆如议。寻引疾归。

穆宗登极，有密荐者，复至直隶，署任丘。民以驿车为累，筹赈招雇，永除其害。擢深州直隶州知州。七年，捻匪张总愚窜畿辅，且至。人劝其眷属可避，秉琳曰：“吾家人皆食禄者，义不可去。”授兵登陴，乡民及邻境闻之，咸挈入保，至十馀万人。婴城四十馀日，贼围之，不破。秉琳上书统帅，言贼入滹沱，河套势益蹙，宜兜围急击，缓将偷渡东窜。卒如其言。寇平，优叙。州地多斥卤，民以盐为恆产，课与常赋埒，水旱不得报灾，非漉盐无以应正供。秉琳议官销法，以杜私贩，民悦服。

九年，擢正定知府。滹沱溢，发所储兵米以赈。筑曹马口、回水、斜角三堤，水不齧城，民用安集。郡与山西接壤，固关守弁，苛税煤铁，商贩委物於路，聚众上诉。秉琳往解散，除其重徵。镇将获盗三，已诬服，秉琳鞠之，乃兵挟负博嫌，栽赃刑逼，以成其狱，释三人者而重惩其兵。

光绪元年，擢天津河间道，兼辖南运河工。请复岁修银额，河兵口食足，乃无偷减工料之弊。筑中亭河北堤，涸出腴田千馀顷。时方旱，流民集天津，设粥厂，躬亲其事，所活甚众。尝太息曰：“哺饥衣寒，救荒末策也。本计当於河渠书、农桑谱中求之。”四年，乞病归，数年卒。同治初年，军事渐定，始课吏治。大学士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下车即举贤员，如李文敏、任道镕、李秉衡，后并至巡抚。

秉琳及陈崇砥、夏子龄、萧世本诸人，治行皆卓著，当时风气为之一振云。

崇砥，字亦香，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五年举人，咸丰三年，大挑知县，发直隶，授献县。盗贼充斥，严缉捕，渠魁多

就擒。治乡团十六区，合千五百人，分班轮值，邑以有备。捻匪张锡珠扰畿辅，崇砥开城纳逃亡，誓众效死。县境臧家桥为通衢，河间守欲毁桥阻贼，崇砥谓：“方宜安集难民，遥为声援，岂可夷险示弱？且委东乡於贼，非计也。”竟不毁桥，贼旋引去。大学士祁俊藻疏荐之，擢保定府同知，筦水利。崇砥以府河港汊纷歧，苦易淤。设水志，增夫役、器具，以时汰淤。商船打坝阻水，为设坝船，给板椿，过浅构桥咸称便。

同治八年，署大名知府，兵乱时，民多筑寨堡自卫，后事定，浸至藏奸抗官。崇砥亲履勘，收缴军械，易正绅司之，浇风渐息。畿南久苦旱，赈难普及，崇砥议有田十亩以上者不赈；极贫，大口钱千，小口半之，壮者不给。先编保甲，造细册，不曰赈而曰贷。事毕，奏请蠲贷，民安之。南乐县民抗徭聚众，令告变。崇砥轻骑往，平其轻重，众欢然输纳。副将驻兵献县，兵不戢，乡团疑其匪也，戕副将。既而知误，畏罪，众聚不散。檄崇砥往治，令缚首祸者，胁从皆免之。

调署顺德府，寻擢河间知府。河间素多讼，崇砥剋期审结，数决疑狱，期年而清。滹沱下游为灾，崇砥请筑古洋河堤，自献县至肃宁六十里。於蔡家桥作堤防支流，开沟六千丈，以资宣泄。自冯家村至高旦口，造桥建傍，防子牙河暴涨。於是古洋通流，近地皆大稔。光绪元年，卒於官，祀名宦。

夏子龄，字百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六年，会试第一，成进士。初官礼部主事，任事果决，尚气节。库丁贿当事，请准捐考，力持驳议，时称之。改授河南汲县知县，勤听讼，严治盗，遇事持大体。咸丰初，诏求人才，巡抚潘铎特荐之，会母忧去官。

服阕，授直隶深泽，调饶阳。比岁旱蝗，盗劫肆扰，选健役百人，教以技击，更番直。有事，虽午夜立率以出，捕剧盗

几尽。分境内团练为八区，轮期会操，久之皆可用。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畿南土匪蜂起，冀州王洛悦，河间刘四、贾澹等，各麇集千人，连扰郡邑。子龄率团勇迎击境上，斩获数百。刘四受创遁，王洛悦闻风惊溃。刘四等寻於他县被擒伏法，王洛悦亦就抚。事平，优叙。

县旧为滹沱所经，北徙已久。十一年，上游决溢，水骤至，近郊为泽国。访寻故道，濬老涧沟，上接安平境，下入献县之廉颇洼，以资宣泄。次年，水复至，畅流不为患。城西官道冲刷成河，建长桥五十丈，民便之。迁宛平京县。

擢易州直隶州知州。西陵在州境，故事，护陵俸饷及祭品、牛羊、刍豆，州领帑给之。陵员与州吏因缘为侵蚀，数烦朝使察治。子龄与守陵大臣议订章程，弊去泰甚，始相安焉。岁旱，奸民聚众扰大户，立杖毙煽众者。劝捐赈恤，灾不为害。

同治六年，河北马贼起，扰及邻境，募勇治团如饶阳时，匪慑其名不敢犯。次年，捻匪窜扰畿辅，守要隘，清内匪，防军久驻，有淫掠者，立斩以徇，阖境肃然。论功，晋秩知府。美利坚教会私购民居为耶苏堂，执条约与争。以其无游历执照，购屋未先告，州境附近陵寝，有关风水，皆与约背，竟退价撤契，且杜其后至。寻请离任，以知府候补。未几，卒。易州、饶阳并祀名宦祠。子诒钰，官永年知县，亦以廉平称，有治绩。

世本，字廉甫，四川富顺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改直隶知县。先在籍治团练有声，曾国藩莅直隶，辟为幕僚。九年，天津民、教相鬭，毙法国领事，几肇大衅。遂以世本署天津县，寻实授。天津民悍好斗，锅夥匪动为地方害，世本严惩之。地为通商大埠，讼狱殷繁，世本手批口鞠，断决如神。逾年，父忧去。服阕，仍补天津。岁旱，灾黎就食万数，给粥、施医无失所。调清苑，擢遵化直隶州

知州，复以母忧去。服阕，以知府候补，筦天津守望局。捕诛大盗王洛八、谢昆，海道肃清。倡修运河堤，以免水患。疏渚龙河故道，开范家堤及石碑河、宣惠河、金沙岭下水道四十馀里。皆藉振兴工，民利赖之。署天津、正定两府。十三年，卒。附祀曾国藩祠。

李炳涛，字秋槎，河南河内人。咸丰中，就职州判，谒曾国藩於军中，寻佐皖军营务。能调和将士，积功晋同知，留安徽。同治四年，国藩北征捻匪，炳涛上书言四事：“一，专责防堵，以严分窜；一，联络民团，以孤贼势；一，设局开荒，以资解散；一，多备火器，以夺贼长。”国藩颇采其言。檄查亳州圩，炳涛微服出入，尽得诸匪徒姓名及蠹役胡采林通匪虐民状，诱采林诛之，竿其首，一州惊欢。自是讼狱者咸取决於炳涛。按圩查阅，立条教，别良莠，戮悍贼二百，予自新者三千。期年而俗变，无盗窃者。五年，捻匪窜州境，晓诸圩以大义，虽与寇有亲故者，无敢出应，捻匪引去。

六年，署蒙城县。蒙、亳接壤，瘠苦尤甚。炳涛勸强梗，抚良懦，振兴书院，弦诵声作。捻匪馀党解散及各军凯撤还乡者数千人，弹压安辑，民用晏然。巡抚英翰疏陈炳涛治行为安徽第一，被诏嘉奖。十年，调署亳州。

寻擢庐州知府。庐州故剧郡，中兴以来，元勋宿将相望，豪猾藉倚声势为不法，官吏莫敢谁何，炳涛严治之，稍戢。无为州江堤，官督民修，炳涛禁胥吏索规费，工必覈实。府东施河口为冲途，冬涸，商船以数牛牵挽始行。时值旱灾，以工代赈，濬河深通，运赈者皆至，商民便之。西洋人欲於城内立教堂，成有日矣。炳涛谕地主曰：“尔不闻宁国之变耶？他日民教有争端，尔家首祸。”其人惧，事得寝。光绪二年，大江南北讹言有妖术剪人发者，民情汹汹，奸民藉以倡团立卡，多苦

行旅。炳涛遍示城邑无妄动，诛一真匪，其疑似者悉不问，人心旋定。三年，母忧去官。皖南兴办保甲垦荒，大吏奏调炳涛主其事。五年，卒於宁国。

炳涛机警，善断狱。在蒙城，营马为贼所劫。乃传谕，诘旦城但启一门。见有马奔出，有鞍而无辔，命羁之。俄一人手持一封，将出城，回顾者再，缚之。发其封，则辔与劫物皆在，其人伏罪。在亳州，田父报子夜投井死，验无伤，井旁有汲水器。炳涛念夜非取水时，既原死，何暇持器。询其妇，无戚容。侦其平日与邻妇往来，拘邻妇鞫之，果得状。盖邻妇弟与妇通，欲害其夫。適其夫以事忤父，邻妇邀醉以酒而投之井。置汲器者，欲人信其取水投井也，於是皆伏法。

时皖北被兵久，抚辑遗黎，多赖良吏，炳涛为最。又有俞澍、朱根仁、邹锺俊、王懋勋，并为时所称。

澍，直隶天津人。以县丞发安徽，襄寿春镇军事。咸丰六年，署蒙城知县。时县城初复，人烟寥落，招集流亡，以大义激绅民，筑城筹守御，趋工者踊跃，不费公家一钱。捻渠苗沛霖，反侧叵测，窥县城十馀次，不能破城。有内应贼者，捕斩三人而贼退。七年，攻贼於酆墟，擒其酋徒成德等。八年，攻克龙元贼垒。捻酋孙葵心来犯，出奇计击走之。附近捻墟，慑於声威，往往反正受约束。九年，实授。先后叙功，晋同知直隶州。在官数年，洁己爱民。及歿，民皆痛哭，送其柩二千里归葬。诏赠道衔，建专祠。

根仁，字礼斋，江苏常熟人。以州判从军，晋秩知县，留安徽。同治三年，署定远。兵燹初定，徵调尚繁。前令试办开徵，根仁以民不堪命，请缓之。筹备供亿，民无所扰。捕巨猾雍秀春未获，得党羽名册，根仁曰：“我何忍兴大狱以博能名？丧乱未平，民气未固，激之生变，可胜诛乎？”遂火其册，

闻者为之改行。跼鸡冈周姓聚族居，有从逆者已死，里人利其田庐，致周族人於狱，根仁一讯释之。后再署定远，捻匪扰境，根仁修城濬隍，聚粮固守。暇辄轻骑巡乡，劝民修复陂堰，十家治一井，田二顷辟一塘，旱不为灾。历署阜阳、怀宁，捕阜阳积匪程黑，置之法。补全椒，兴水利，有实政。光绪四年，卒。

锺俊，字隼之，江苏吴县人。同治中，以州判官安徽，积劳晋秩知县，补太平。平反冤狱，慈祥而人不欺。垦荒劝农，蒿莱尽辟，不追呼而赋办。邑行淮盐，与浙引接界，屡以缉私酿大狱，乃请以官牒领盐，试办分销，民始安。修复水利，兴书院，储书七万卷。辑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读书。训士敦本行，旌节孝，修祠祀，举行宾兴乡饮酒礼。在任五年，以兴养立教为务。调太和，历署怀宁、六安、阜阳、芜湖、涡阳，所至有声。光绪中，乞休，卒於家。清贫如故。子嘉来，官至外务部尚书，守其家法焉。

懋勋，字弼丞，湖北松滋人。咸丰中，以议叙县丞，发安徽，从军有功，晋知县。历署颍上、合肥、亳州、泗州。补六安直隶州知州，因事去职。寻因筹赈捐，奖以知府候补。懋勋先后官安徽近五十年，任亳州、泗州皆三次。初至亳，捻匪苗沛霖初平，清查户口，收缴军械，平毁寨堡数百，民始复业。惩械斗，清积案，釐学产，复书院，士民戴之。以父忧去，会巡抚过境，州人万众乞留懋勋，巡抚许以俟服阕重任，后如其言，夹道欢迎。光绪初，洊饥，煮粥以赈。河南、山西、陕西饥民流转入境，留养资遣，全活无算。泗州濒洪泽湖，为匪藪，捕诛剧盗数十，闾阎得安。治狱无株连，禁差保扰民。劝农事，励风化，亲历乡曲，民隐悉达。最后至泗，距前已二十余年，盗贼闻风远窜，奸胥皆避归田野。宣统元年，卒。

蒯德模，字子范，安徽合肥人。咸丰末，以诸生治团练，积功洊保知县，留江苏。同治三年，署长洲。时苏州新复，盗日数发，德模侦之辄获。有匿镇将营者，亲往擒以归，置之法。车渡民聚众抗租，或欲偃以兵。德模曰：“是激之变也。”扁舟往，治首恶，散胁从，事立平。治有天主堂，雍正间鄂尔泰抚苏，改祠孔子，泰西人伊宗伊以故址请。德模曰：“某官可罢，此祠非若有也。”卒不行。奸人诱买良家女，倚势豪为庇，德模挈女亲属往出之，豪亦屈服，其不畏强御类此。常周行乡陌，田夫走卒相酬答，周知民隐。驭下严而恤其私，胥役奉法，不敢为蠹。附郭讼狱故繁，日坐堂皇判决，间用俳语钩距发摘，豪猾屏息。然执法平，不为覈刻。上官遇疑狱，辄移鞠治，多所平反。治长洲四年，判八百馀牍，尽惬民意，或播歌谣焉。

江北大水，灾民麇集，德模请於大吏，分各县留养，三万馀人无失所。民有为饥寒偷窃者，设化莠室，给衣食，使习艺，艺成遣归。为浒墅关营筹刍秣费，永免比閭供役。修望亭塘，为桥二十八，以利行旅。兵燹之后，百废待举，坛庙、仓庾、书院、善堂、祠宇及先贤祠墓，率先修复；不足，则斥俸助之。徵漕，旧有淋尖、踢斛、花边、样米、捉猪诸色目，又有截串、差追诸弊，一皆革除，不追呼而赋办。惟大小户均一，便於民而不便於绅，御史朱镇以浮收劾奏，事下按治，总督曾国藩、巡抚郭柏廕奏雪之。诏以“是非倒置”切责原奏官。旋署太仓直隶州知州、苏州知府。

九年，调署镇江，时天津民击毙法兰西领事丰大业，沿江戒严。德模至，则葺外城，浚甘露港，召还居民之闻警远徙者，人心始定。

调署江宁，未几，擢四川夔州知府。府城滨江，屡圯於水，修筑辄不就。德模自出方略，筑保坎十三道，甃以方丈大石，

层累而上。捐万金以倡其役，不二年遂成。附郭有臭盐碛，盛涨则没水，水落，贫民相聚煎盐。嗣为云阳灶户所持，请封禁，然冬令私煎如故，聚众抗捕无如何。德模请弛禁，官买其盐，运销宜昌。不夺奉节贫民之业，不侵云阳销引之岸，遂著为令。劝民种桑，奉节一县二十二万株，他邑称是。在夔四年，卒於官。长洲、太仓、夔州皆祠祀之。

林达泉，字海岩，广东大埔人。咸丰十一年举人，江苏巡抚丁日昌辟佐幕府。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日昌雅重之。同治三年，粤匪馀孽窜广东，达泉归里练乡勇，筹防御，大埔得无患。叙绩，以知县选用。七年，随剿山东捻匪有功，晋直隶州知州，发江苏。八年，署崇明知县。乱后彫敝，达泉革陋规，清积狱，修城垣，浚河渠，建桥梁，置义冢，增书院膏火，设同仁育婴堂。利民之政，知无不为。及去任，父老遮道攀留。其后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阅过境，见老者饥踣於道，与之食，曰：“若林公久任於此，吾邑岂有饥人哉？”

十一年，署江阴。城河通江潮，又县境东横河关，农田十馀万亩，灌溉之利，乱后皆淤塞，大浚之。建义仓，劝捐积穀。所定章程，历久遵守。光绪元年，授海州。达泉先奉檄勘海、沐盐河，请以工代赈，下车次第举办。浚甲子河及玉带河，复桥路，增堤防，民咸称便。州地瘠民贫，素为盗藪。达泉时出巡，擒巨憝，置之法。土宜棉，设局教民纺绩，广植桐柏杂树於郭外锦屏山，所规画多及久远。

时方经营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楨疏荐达泉器识宏远，洁己爱民，请调署新设之台北府。格於部议，特诏从之。达泉至，陈治台诸策。议建置，减徵收，整饬防军，招民垦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创，积劳致疾。四年，丁父忧，以毁卒。

方大湜，字菊人，湖南巴陵人。咸丰五年，以诸生从巡抚胡林翼军中，洊保知县，授广济县。清保甲，治团练，盗贼屏息。筑盘塘石堤，下游数县皆免水患。十年，土匪何致祥等谋结皖贼，袭攻官军，大湜偕员外郎阎敬铭驰往擒之。十一年，皖贼窜湖北，黄州、德安诸属县先后陷，广济亦被扰。大湜被吏议，革职留任。调署襄阳，飞蝗遍野，大湜蹢躅持竿，躬率农民扑捕，三日而尽。濬城南襄水故道，渠成，涸复田数万亩。同治初，巡抚严树森疏陈大湜政绩优异，复原职。

八年，擢宜昌知府。九年，大水，难民避高阜，绝食两日。大湜捐貲煮粥糜，又为饘飧数万赈之。谕米商招民负米，日致数十石，计口散给，灾户无失所。摄荆宜施道。十年，调武昌。樊口有港蜿蜒九十馀里，外通江，内则重湖环列，周五百里。江水盛涨，由港倒灌，近湖居者苦之。金请筑坝樊口，以御江水。大湜谓闭樊口则湖水无所泄，环湖数县受其害，上下江堤亦危，力持不可。光绪五年，再署荆宜施道，寻擢安襄郢荆道，历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八年，开缺，另候简用，遂乞病。为言者所劾，镌级归。

大湜生平政绩，多在为守令时。所至兴学校，课蚕桑，事必亲理，胥吏无所容奸，民亲而信之。时周历民间，一吏一担夫自随，即田陇间判讼。守武昌时，勘堤过属县，暮宿民家，已去而县官犹不知。严义利之辨，尝曰：“以利诱者，初皆在可取不可取之间。偶一为之，自谓无损，久则顾忌渐忘。自爱者当视为 尤毒，饥渴至死，不可入口。”又曰：“居官廉，如妇人贞节，不过妇道一端。若恃贞节，而不孝、不敬、不勤、不慎，岂得谓贤乎？”公暇辄读书，所著平平言及蚕桑、捕蝗、修堤、区田诸书，皆自道所得。归田后，谓所亲曰：“官至两司，不如守令之与民亲，措置自如也。”遂不出，卒於家。

陈豪，字蓝洲，浙江仁和人。同治九年优贡，以知县发湖北，光绪三年，署房县。勤於听讼，每履乡，恆提榼张幕，憩息荒祠，与隶卒同甘苦。会匪柯三江谋乱，立擒置之法。置甌县门，谕胁从自首，杖而释之。徵米斗斛必平，不留难，不挑剔，民大悦，刁绅感而戢讼。禁种莺粟，募崇阳人教之植茶，咸赖其利。历署应城、蕲水。

授汉川，频年襄河溢，修筑香花垸、彭公垸、天兴垸诸堤，疏濬茶壶沟、县河口，以工代赈。新沟者，毗汉阳，冬涸舟涩。江口奸民辄恃众索诈，捕治，谕禁之。因病乞休沐，将去任，有淹讼久未决，虑貽后累，舁胡床至 事判定，两造感泣听命。值年饥，发赈，大吏知豪得民心，强起，力疾往，民夹道欢呼。赈未半，复以疾去。

寻署随州，素多盗，豪如治房县时，置甌令自首。选贤绅，行保甲，盗风顿戢。俗多自戕图诈，豪遇讼，实究虚坐，不稍徇，浇风革焉。立辅文社，选才隽者亲教之，多所成就。治随二年，濒行，闻代者好杀，竭数昼夜之力，凡狱情可原者，悉与判决免死。后因养母，乞免，归。浙中大吏辄谄要政，多所匡益。家居十馀年，卒。豪在随州，重修季梁祠。及卒，随人思其德，於西偏为建遗爱祠祀之。

杨荣绪，字黼香，广东番禺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御史。英法联军犯京师，驾幸热河，荣绪与同官抗疏请回銮，又劾参赞国瑞骛法营私，风裁颇著。

同治二年，出为浙江湖州知府。粤匪据湖州四年，时甫克复，荒墟白骨，阡无人烟。荣绪置善后局，规画庶政，安集流亡，闾阎渐复。属县粮册无存，荣绪招来垦辟，试办开徵，岁有起色。湖蚕利甲天下，经乱，桑尽伐，课民复种，贫者给以桑苗，丝业复兴。

郡称泽国，汇天目诸山之水入太湖，乌程、长兴境内旧有澇港，各三十六，以为宣泄，乱后多淤塞。五年，荣绪奉檄开濬，至八年粗毕，乌程澇港尤易淤，赖设闸以御湖水之倒灌。九年，重修诸闸，因经费不充，频年经营，犹未尽也。十年，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疏陈其事，朝命大加濬治，时荣绪举卓异入觐，宗源瀚代摄郡，源瀚亦能事，规画举工。及荣绪回任，集丝捐，得钜款，以资兴作。屏去僭从，轻舟巡验，常驻湖滨，逾年工始竣。以澇港旋开旋淤，议定分年疏濬之法及铲芦、捞浅、闸版启闭章程，数十年遵守不辍。又开碧浪湖，疏北塘河及城河。葺学校，建考舍，修书院，建仓库，造桥梁，复育婴堂，百废具举。

鞫狱详审，吏胥立侍相更代，终日无倦容。亲受讼牒，指其虚谬，曰：“勿为胥吏所用也。”手书牒尾，辄数百言，剖析曲直，人咸服之。讼以日稀，刑具朽敝。隶役坐府门，卖瓜果自活。客坐无供张，俭素如布衣时，远近颂为贤守。在任十年，嗣为人所谮，遂求去。捐升道员，离任。寻卒。郡人思之，请祀名宦祠。

林启，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陕西学政，驭士严正。任满，迁御史，直言敢谏，稽察禄米仓，不受陋规，为时所称。十九年，出为浙江衢州知府，多惠政。二十二年，调杭州，除衙蠹，通民隐，禁无名苛税。余杭巨猾杨乃武，因奸通民妇葛毕氏，兴大狱。刑部讯治，幸免重罪。归则益横，揽讼事，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启捕治之，乃武控京师，不为动，卒论如法。尤以兴学为急务，时各行省学堂犹未普立，杭郡甫建求是书院，启复养正书塾，并课新学。旧有东城讲舍，益振兴之。兼经义、治事，阴主程、朱之说，而变其面目。诱诸生研寻义理，以成有用，一时优秀之

士皆归之。又以浙中蚕业甲天下，设蚕学馆於西湖，讲求新法，成效颇著。遇国外交涉事，持正无迁就，远人亦心服。治杭四年，刚直不阿，喜接布衣，士民翕然颂之。卒官，葬於孤山林处士墓侧，杭人岁设祭焉，号曰林社，久而勿辍。启之治杭，得友高凤岐为之助，后官广西梧州知府，亦有声。歿而杭人附祀於林社云。

王仁福，字竹林，江苏吴县人。少诚悫，勇於任事。祖宦河南，歿后，仁福扶柩归葬。道经徐州，遇捻匪，徒步率厮役出入烽火，肩行四十里，竟免。寻入赆为东河同知。粤匪犯开封，城壕沙淤如平地，仁福奉檄督工濬治，剋期蕆事而贼至，城守赖之。同治五年，署祥河同知。黄河自北徙，中原多故，工帑大减。频年军事亟，发帑复不以时。岁修不敷，堤埝残缺，料无宿储。祥河汛地当冲，险工迭出，人皆视为畏途。仁福尽力修守，不避艰危。六年秋，汛水骤涨，掣埝去如削木株。仁福奔走风雨泥淖中，抢护历七昼夜。款料俱竭，堤岌岌将破。居民蚁附堤上，仁福对之流涕，曰：“我为河官，挤汝等於死，我之罪也，当身先之！”跃立埝巅。风浪卷埝，走入大溜沉没。河声如吼，堤前水陡落。风止浪定，大溜改趋，残堤得保。众咸惊为精诚所格，令善泅者觅其尸，不得，乃以衣冠敛。事闻，诏依阵亡例赐恤，附祀河神祠。

朱光第，字杏簪，浙江归安人。少孤贫，幕游江南，奉汪辉祖佐治药言为圭臬。咸丰末，捻匪方炽，佐萧县令筹防御，屡破贼。都统伊兴额上其功，累晋秩知州，分发河南，佐谳局，治狱平。光绪中，补邓州。在任三年，大寇之后，壹意休养。善治盗，民戴之。王树汶者，邓人，为镇平盗魁胡体安执纆。镇平令捕体安急，乃贿役以树汶伪冒，致之狱。既定谳，临刑呼冤。重鞫，则檄光第逮其父季福为验。开归陈许道任恺先守

南阳，尝讞是狱，驰书阻毋逮季福。且诱恠之。光第曰：“吾安能惜此官以陷无辜？”竟以季福上，则树汶果其子。巡抚李鹤年袒愷，持初讞益坚。河南官科道者，交章论其事。命东河总督梅启照覆讯，树汶犹不得直，众论大譁。刑部提鞫，乃得实。释树汶，自鹤年、启照以次谴黜有差，而光第已先为鹤年摭他事劾去官，贫不能归，卒於河南。后邓州士民请祀名宦，以子祖谋官礼部侍郎，格於例，不行。

冷鼎亨，字镇雄，山东招远人。同治四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江西，署瑞昌。地瘠而健讼，乡愚辄因之破家。捕讼师及猾吏数人，绳以法。因事诣乡，使胥役尽随舆后，返则令居前而已殿之，未尝以杯勺累民。调署德化，惩防军之陵民者，境内肃然。修濒江堤塘，费省工速。德化、瑞昌、黄梅三邑民争芦洲，累岁相斗杀。鼎亨谕解之，建台於斗所，官吏誓不私，民皆悦服。白鹤乡人叔与侄争田，即树下谕解，遂悔悟如初。旱，蝗起，徒步烈日中，掩捕经月，露宿祷神，得雨，蝗皆死。历署新昌、彭泽，皆有实政。

上官以为贤，调补新建。附省首邑，官斯者多昕夕伺上官，不遑治民事。鼎亨先与上官约，屏酬应，亲听断，民歌颂之。寻调鄱阳，值大水，发赈亲勘给印票，尽除侵蚀旧习。次年，复灾，跣足立沮洳中，湿疾遍体，十阅月。常小舟行骇浪中，屡濒於危，深夜返署理讼牒。侍郎彭玉麟巡江过境，寄书巡抚曰：“某所至三江五湖数千里，未见坚刚耐苦如冷知县者也。”

历官十年，食无兼味，妻子衣履皆自制。以廉率下，胥吏几无以为生。俸入辄捐为地方兴利，训士以气节为先。鄱阳俗好斗，鼎亨曰：“化民有本，未教而杀之，非义也。”以孝经证圣祖圣谕广训为浅说，妇孺闻之皆感动。治教案必持平，屡遇民、教龃事，桀黠者欲借以鼓众毁教堂，虑遗祸好官而止，

盖有以感之。光绪十年，擢南昌府同知，巡抚潘霨疏荐入覲，遂乞归，卒於家。

孙葆田，字佩南，山东荣成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知县，铨授安徽宿松。勤政爱民，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调合肥，大学士李鸿章弟子之僭人横於乡，以逼债殴人死。葆田检验尸伤，观者数万人，恐县令为豪强迫胁验不实。葆田命仵作曰：“敢欺罔者论如律。”得致命状，人皆欢噪，谓包龙图复出，讞遂定。有御史劾葆田误入人死罪，诏巡抚陈彝按之，卒直原讞。葆田遂自免归，名闻天下。逾数年，安徽将清丈民田，巡抚福润疏调葆田主其事，辞不赴。贻书当事，言清丈病民，陈：“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徵。弊自可除，无事纷扰。”时以为名言。

葆田故从武昌张裕钊受古文法，治经，实事求是，不薄宋儒。历主山东、河南书院，学者奉为大师。巡抚张曜疏陈其学行，赐五品卿衔。中外大臣迭荐之，诏徵，不出。宣统元年，卒，年七十。

柯劭戇，字敬儒，山东胶州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即用知县。亦官安徽，署贵池，补太湖。贵池自粤匪乱后，地丁册为吏所匿，托言已毁。徵赋由吏包纳，十不及四五，而浮收日甚，民苦之。劭戇知其弊，令花户自封投櫃，吏百计挠之，不为动。民输将恐后，增收银二万馀两，民所节省数且倍。巡抚邓华熙初听浮言将奏劾，总督刘坤一曰：“柯令，皖中循吏，奈何登於弹章？”华熙悟，遂疏荐送覲，晋秩直隶州。劭戇为治清简，断狱明决，所至民爱戴。亦绩学，善为古今体诗。时与葆田并称儒吏。

涂官俊，字劭卿，江西东乡人。光绪二年进士，截取知县，

发陕西，署富平、泾阳、长安诸县。补宜君，山邑地瘠民朴，官此者多不事事。官俊劝农桑，兴水利，成稻田数百亩。躬巡阡陌，与民絮语如家人。调泾阳，历官皆有声。凡两任泾阳，政绩尤著。初至，值回乱后，清积讼千馀，庶政以次规复，期年而改观。龙洞渠，故白渠也，官俊倡言开濬，众议以工钜为难，独毅然为之。由梯子关而下，水量增三分之一，复於清冶河畔修复废渠二，水所不至者，劝民凿井以济之。先后增井五百有馀，无旱忧。

泾民多逐末，不重盖藏，义仓无实储。官俊谓积穀备荒，莫善於年出年收。躬诣各乡劝谕捐穀，严定收放之法，民感其诚，输纳恐后，仓皆充实。十九年，旱荒，全活凡数万人。编保甲，捕盗贼，地方靖谧。官俊故绩学，立宾兴堂，置性理、经济有用之书，日与诸生讲习。增义塾，定课程，亲考校之。凡有利於民者，为之无不力。二十年，卒。疾笃时，犹强起治事，捐俸千金以恤孤贫。民为祠，岁时祀之。

陈文黻，湖南长沙人。以诸生入赉为通判。同治间，从军，积功晋同知，留陕西。光绪七年，署鄠县知县，以教化为先，政平讼理。九年，授留坝同知。狱旧有枣茨，经费岁徵之民，文黻革之。境内无质库，贫民称贷，盘剥者要重息。文黻设裕民公所，贷民钱，息以十一，取其赢以备公用，民便之。

境山多於田，无物产以资生。乃周历山谷，辨其土宜，作种橡说及山蚕四要，遍谕乡民。颁给树秧蚕种，募工导之。丝成，制机教织，设局收买，重其值以招之。又购紫阳茶种，课之树艺，於是地无弃利。俗素朴陋，岁科试附凤县额，每试或不得一人。建书院、义塾，置书籍，延高才者为之师。数年之后，横舍彬彬，遂请奏设学，建官置额。

谿河多壅阏，横溢为患。陈开河策，未果行，值水猝发，

已逾报灾例限，便宜开仓赈之。跋涉沮洳，劳疾不辍。煮粥赈近郊，多所全活。久之，流民坌集，复申开河议，以工代赈，不得请。则因其众治道路，濬沟渠，出私钱给值，负累至数千缗，民感其德。介万山中，林谷深阻，奸民狙伏行劫，或掠妇孺卖境外。文黻密图其处示捕役，时复微服迹之，多就擒治。实行保甲，於民户职业、田产、丁口、年岁、婚嫁，载册不厌烦琐。及赈饥，稽之册，如家至户覈，诉讼亦莫敢欺，事益简焉。民有杀子妇匿其尸者，母家以无左验，不得直。文黻偶行山径，群鸦噪於前，索而得之，一讯具服，人以为神。十八年，调署潼关，未任，卒。

李素，字少白，云南保山人。同治六年举人。光绪初，授陕西商州直隶州知州。值州境歉收，饥民聚掠。时山西大祲，商州为转运要冲。素招民运赈粮，使饥者得食。集赀数万缗，购籽粮散给。设粥厂十馀所，灾后仓储一空，捐穀万石。六年，大水，加意抚恤，灾不为害。州城滨丹河，遇盛涨则负郭田庐漂没，城中亦半为泽国。素创筑石堤二百馀丈，城门月堤十馀丈，遂无水患。开州东隶花河山路三十馀里、州西麻萇岭山路二十馀里，行旅便之。扩充商山书院，延硕儒课士，设义塾三十馀区，弦诵闻於比户。陋规病民者悉除之。每岁寒冬，出私钱给孤寡。缉捕筹经常之费。绿营饷薄，岁资助之。凡赈饥、积穀、筑堤、修城、兴学，莫不以钜赀倡。一署同州知府。先后在官十八年，两举卓异。以病免归，卒。士民感之，多私祠祀焉。

张楷，字仲模，湖北蕲水人。同治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至侍讲。光绪初，疏论伊犁事，又请撤销总兵周全有恤典，为时所称。八年，出为浙江金华知府。永康山中七堡、八堡，地险僻，盗藪也。楷设方略，捕诛匪首蒋元地，移

县丞驻山麓，獠俗一变。父忧去，服阕，补山西汾州。汾阳、平遥两县濒河，乡民冬令拦河筑堰，引水灌田，水不得畅流。夏秋涨溢，各筑护堤。以邻为壑，辄械斗蔓讼。楷禁筑拦河堰，濬引渠以泄水，患纾而讼息。以南方庠水法导民，使开稻田，植桑课蚕。有山曰黑烟，与交山葫芦峪相连，匪徒窟穴其间，侦其姓名，掩捕尽获之。治汾州七年，考绩为山西最。调太原，未任，母忧去。服阕，补河南府。巩、洛之间素多盗，捕治巨魁，椎埋敛迹。治狱多平反。调开封。二十五年，畿辅拳匪乱起，大河南北，群情汹汹，大吏持重不敢决。楷力陈邪教不可信，外衅不可开。揭示：“义和团既号义民，谓能避枪砲。令诣城外空营候试，以枪击果不入，编伍充兵。”奸民不得逞。联军入都，溃兵南下，楷创议守河。自汜水迄兰仪，严稽渡口，凡持械之士，悉阻之不令入城，属境安堵。论者谓微楷之坚定，中原祸未艾也。事定，开缺，以道员候补。三十年，卒。

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尚书庆云之孙。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上书房。时俄罗斯索伊犁，使臣崇厚擅定条约，仁堪与修撰曹鸿勋等合疏劾之。太和门灾，复与鸿勋应诏陈言，极论时政。其请罢颐和园工程，谓：“工费指明不动正款，夫出之筦库，何非小民膏血？计臣可执未动正款之说以告朝廷，朝廷何能执未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言尤切直。

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甫下车，丹阳教案起，由於教堂发见孩尸。仁堪亲验孩尸七十馀具，陈於总督刘坤一曰：“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传教约本无准外国人育婴之条，教士於约外兼办育婴，不遵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召。请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费，以贍彼族。”坤一迂之，卒定犯罪军

流有差。时外使屡责保护教堂，仁堪请奏定专律，谓：“条约无若何惩办明文，每出一事，任意要挟。宜明定焚毁教堂，作何赔偿；杀伤教士，作何论抵；以及口角斗殴等事，有定律可遵。人心既平，讹言自息。”英人梅生为匪首李鸿购军火，事觉，领事坐梅生罪仅监禁，仁堪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论之。又洋人忻爱珩遍谒守令，募捐义学，无游历护照。仁堪请关道送领事查办，复议无照私入内地，应按中国律法科罪。虽皆未果行，时论韪之。

郡地多冈垅，旱易成灾，仁堪以设渠塘为急务，不欲扰民，捐廉为倡。驰书乞诸亲旧，商富感而输助，得钱三万缗，开塘二千三百有奇，沟渠闸坝以百计。

十八年秋，丹阳大祲，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贍，全活甚众。又假官钱於民，使勿卖牛，名曰牛赈。濬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渚、萧河、香草、简渚之属，凡二十馀所，支沟别渠二百三十有奇。又凿塘四千六百，以蓄高原之水。皆以工代赈，东西百馀里间，水利毕举。次年春，赈毕，馀四万金，生息备积穀。牛赈馀钱，仿社仓法创社钱，按区分储，为修沟洫、广义塾之用。郡西乡僻陋不知学，立榛思文社以教之。出私钱於府治前建南畝学舍。在任两年，於教养诸端，尽力为之。

调苏州，已积劳致疾，日坐谏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甫三阅月，猝病卒，时论惜之。镇江士民列政绩，簪请大吏上闻，谓其“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风”。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自光绪初定制，官吏歿后三十年，始得请祀名宦。於是疆臣率徇众意，辄请宣付立传表章，旷典日致猥滥，仁堪为不愧云。

列传二百六十七

儒林一

孙奇逢 耿介 黄宗羲 弟宗炎 宗会 子百家 王夫之 兄介之
李颢 李因笃 李柏 王心敬 沈国模 史孝咸 韩当 邵曾可
曾可孙廷采 王朝式 谢文洊 甘京 黄熙 曾曰都 危龙光
汤其仁 宋之盛 邓元昌 高愈 顾培 彭定求 汤之铸 施璜
张夏 吴曰慎 陆世仪 陈瑚 盛敬 江士韶 张履祥 钱寅
何汝霖 凌克贞 屠安世 郑宏 祝淦 沈昀 姚宏任 叶敦良
刘灼 应搢谦 朱鹤龄 陈启源 范镐鼎 党成 李生光 白奂彩
党湛 王化泰 孙景烈 胡承诺 曹本荣 张贞生 刘原淥
姜国霖 刘以贵 韩梦周 梁鸿翥 法坤宏 阎循观 任瑗 颜元
王源 程廷祚 恽鹤生 李塨 刁包 王馥佑 李来章 冉覲祖
窦克勤 李光坡 从子鍾伦 庄亨阳 官献瑶 王懋竑 朱泽澐 乔仪
李梦箕 子图南 张鹏翼 童能灵 胡方 冯成修 劳潼 劳史 桑调元
汪鉴 顾栋高 陈祖范 吴鼎 梁锡兴 孟超然 汪绂 余元遴
姚学壤 潘谿 唐鉴 吴嘉宾 刘传莹 刘熙载 朱次琦 成孺
邵懿辰 高均儒 伊乐尧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於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

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於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於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颺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才为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后如孔广森之於公羊春秋，张惠言之於孟、虞易说，凌廷堪、胡培翬之於仪礼，孙诒让之於周礼，陈奂之於毛诗，

皆专家孤学也。且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闇然自修。周、鲁师儒之道，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鄙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於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於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今为儒林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若有事可见，已列於正传者，兹不复载焉。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鍾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年十七，举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乡试。连丁父母忧，庐墓六年，旌表孝行。与定兴鹿善继讲学，一室默对，以圣贤相期。

天启时，逆阉魏忠贤窃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奇逢、善继故与三人友善。是时善继以主事赞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上书承宗，责以大义，请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覲面陈，谋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厂狱。逆阉诬坐光斗等赃钜万，严追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釀金代输。光斗等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台垣及巡抚交章论荐，不起。孙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其后尚书范景文聘为赞画，俱辞不就。时畿内贼盗纵横，奇逢携家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部署守御，弦歌不辍。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行可比元许衡、吴澄，荐长成均，奇逢以病辞。七年，南徙辉县之苏门。九年，工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遂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

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徵不起。

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治身务自刻厉。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著读易大旨五卷。奇逢学易於雄县李崧，至年老，乃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其生平之学，主於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又著理学传心纂要八卷，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学者祀之百泉书院。道光八年，从祀文庙。奇逢弟子甚众，而新安魏一鳌、清苑高鏊、范阳耿极等从游最早。及门问答，一鳌为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斌自有传。

介，字介石，登封人。顺治九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出为福建巡海道，筑石城以防盗。康熙元年，转江西湖东道，因改官制，除直隶大名道。丁母忧，服除不出。笃志躬行，兴复嵩阳书院。二十五年，尚书汤斌疏荐介践履笃实，冰蘖自矢，召为少詹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寻予假归，卒。所著有中州道学编、性学要旨、孝经易知、理学正宗，大旨以朱子为宗。

中州讲学者，有仪封张伯行、柘城窦克勤、上蔡张沐等，皆与斌、介同时。伯行自有传，沐见循吏传，克勤附李来章传。

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为杨左同志，以劾魏阉死诏狱，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鞫许显纯、

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於二卒手也。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於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归，益肆力於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於南雷，以承东发之绪。山阴刘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遗命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授儒入释，姚江之绪几坏。宗羲独约同学六十馀人力排其说。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子皆以名德重，而御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东浙三黄”之目。

戊寅，南都作防乱揭攻阮大铖。东林子弟推无锡顾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宗羲居首。大铖恨之刺骨，骤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尽杀之。时宗羲方上书阙下而祸作，遂与杲并逮。母氏姚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驾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羲踉跄归。会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画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奔方国安营，众言其当诛，熊汝霖恐其挟国安为患也，好言慰之。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於陈恆，但不谓其不当诛也。”汝霖谢焉。又遗书王之仁曰：“诸公不沉舟决战，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必不久支，何守之能为？”闻者皆韪其言而不能用。

至是孙嘉绩以营卒付宗羲，与王正中合军得三千人。正中

者，之仁从子也，以忠义自奋。宗羲深结之，使之仁不得挠军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爽等内应。会清师纂严不得前，而江上已溃。宗羲入四明山结寨自固，余兵尚五百人，驻兵杖锡寺。微服出访监国，戒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尽遵节制，山民畏祸，潜焚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宗羲无所归，捕檄累下，携子弟入剡中。闻鲁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与吴鍾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

宗羲之从亡也，母氏尚居故里。清廷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闻之，亟陈情监国，得请，遂变姓名间行归家。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复召之，副冯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自是东西迁徙无宁居。弟宗炎坐与冯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羲以计脱之。甲午，张名振间使至，被执，又名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宗羲为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慑也。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

戊午，诏徵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徵之备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辞之。朝论必不可致，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预参史局事。徐乾学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宗羲对，且言：“曾经臣弟元文疏荐，惜老不能来。”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笃老无来意，上叹息不置，以为人材之难。宗羲虽不赴徵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遗书，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適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

遂去之。卒，年八十六。

宗羲之学，出於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於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所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明人文集二千馀家，自言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晚年又辑宋元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宗炎，字晦木。与兄宗羲、弟宗会俱从宗周游。其学术大略与宗羲等。著有周易象辞三十一卷，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力辟陈抟之学。谓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至为道家藏匿二千年始出。又著六书会通，以正小学。谓扬雄但知识奇字，不知识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栖诸集，以故居被火俱亡。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宗会，字泽望。明拔贡生。读书一再过不忘。有缩斋文集十卷。

百家，字主一。国子监生。传宗羲学，又从梅文鼎问推步

法。著句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馆开，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学延百家入史馆，成史志数种。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恆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暢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袂褰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整屋、徐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

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窶身瑤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敌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兄介之，字石子。国变，隐不出。先夫之卒。

李颢，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盩，山曲曰厔也。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父可从，为明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寇郿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可从随征讨贼。临行，挾一齿与颢母曰：“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善教吾兒矣。”遂行。兵败，死之。颢母葬其齿，曰“齿冢”。时颢年十六，母彭氏，日言忠孝节义以督之，颢亦事母孝。饥寒清苦，无所凭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有餽遗者，虽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礼，孟子不卻。”颢曰：“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

先是颢闻父丧，欲之襄城求遗骸，以母老不可一日离，乃止。既丁母忧，庐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觅遗骸，不得，服斩衰昼夜哭。知县张允中为其父立祠，且造冢於战场，名之曰“义林”。常州知府骆鍾麟尝师事颢，谓祠未能旦夕竣，请南下谒道南书院，且讲学以慰学者之望，颢赴之，凡讲於无锡，於江阴，於靖江、宜兴，所至学者云集。既而幡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为肖像於延陵书院。颢既至襄城，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归附诸墓，持服如初丧。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晏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颢见，时颢已衰老，遣子慎言诣

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颺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於世。否则假途干进，於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恆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录之，为七卷。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於北，馮姚黄宗羲之学盛於南，与颺鼎足称三大儒。晚年寓富平，关中儒者咸称“三李”。三李者，颺及富平李因笃、郿李柏也。

李因笃，字天生，富平人。明庠生。博学强记，贯串注疏。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诏许之。母歿，仍不出。因笃深於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

李柏，字雪木，郿县人。九岁失怙，事母至孝。稍长，读小学，曰：“道在是矣！”遂尽焚帖括，而日诵古书。避荒居洋县，入山屏迹读书者数十年。尝一日两粥，或半月食无盐。时时忍饥默坐，间临水把钓，夷然不屑也。昕夕讴吟，拾山中树叶书之。门人都其集曰榭叶集。年六十六，卒。

王心敬，字尔缉，郿县人。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心敬论学，以明、新、止至善为归。谨严不逮其师，注经好为异论，而易说为笃实。其言曰：“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孔子论易，切於人身，即可知四圣之本旨。”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沈国模，字求如，馮姚人。明诸生。馮姚自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弟子遍天下。同邑传其学者，推徐爰、钱德洪、胡瀚、闻人诠，再传而得国模。少以明道为己任。尝预刘宗周证人讲会，归而辟姚江书院，与同里管宗圣、史孝咸辈，讲明良知之说。其所学或以为近禅，而言行敦洁，较然不欺其志，故推纯

儒。山阴祁彪佳以御史按江东，一日，杖杀大憨数人，適国模至，欣然述之。国模瞠目字祁曰：“世培，尔亦曾闻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乎？”后彪佳尝语人曰：“吾每虑囚，必念求如言。恐仓卒喜怒过差，负此良友也。”明亡，闻宗周死节，为位哭之痛，已而讲学益勤。顺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孝咸，字子虚。继国模主姚江书院。尝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谈易，对境难。於‘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三语，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几乎！”家贫，日食一粥，泊如也。顺治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

韩当，字仁父。国模弟子。自沈、史歿后，书院辍讲垂十年，而当继之。其学兼综诸儒，以名教经世，严於儒、佛之辨。家贫，未尝向人称贷。每言立身须自节用始。人有过，於讲学时以危言动之，而不明言其过。闻者内愧沾汗，退而相语曰：“比从韩先生来，不觉自失。”疾亟，谓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觉有新得。然检点於心，终无受用，小子识之！”味其言，则知其学守仁之外，亦近朱子矣。

邵曾可，字子唯。与韩当同时。性孝友恺悌。少爱书画，一日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弃去，壹志於学。姚江书院初立时，人颇迂笑之。曾可厉色曰：“不如是，便虚度此生。”遂往学。其初以主敬为宗，自师孝咸之后，专守良知。尝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尔，日用跬步，鲜不贸贸者矣。”孝咸病，晨走十馀里叩床下问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馀，亦病。同侪共推为笃行之士焉。卒，年五十有一。曾可子贞显，贞显子廷采，世其学。

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诸生。从韩当受业，又问学於黄宗羲。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

氏学所始事矣。”蠡县李 恭貽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兼问所学。廷采曰：“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原学戴山。”又私念师友渊源，思托著述以自见。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戴山功主慎独，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乎准则，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等能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

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亦国模弟子。尝入证人社，宗周主诚意，朝式守致知。曰：“学不从良知入，必有诚非所诚之蔽。”亦笃论也。顺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谢文洊，字秋水，南丰人。明诸生。年二十余，入广昌之香山，阅佛书，学禅。既，读龙溪王氏书，遂与友讲阳明之学。年四十，会讲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圣瑞者，力攻阳明。文洊与争辩累日，为所动，取罗钦顺困知记读之，始一意程、朱。辟程山学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学中庸切己录，发明张子主敬之旨。以为为学之本，“畏天命”一言尽之，学者当以此为心法。注目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责，无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则亦以躬行实践为主。时宁都“易堂九子”，节行文章为海内所重，“髻山七子”，亦以节概名，而文洊独反己闇修，务求自得。髻山宋之盛过访文洊，遂邀易堂魏禧、彭任会程山，讲学旬馀。於是皆推程山，谓其笃躬行，识道本。甘京与文洊为友，后遂师之。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有七。

京，字健斋，南丰人。负气慷慨，期有济於世。慕陈同甫之为人，讲求有用之学。与同邑封濬、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黄熙师事文洊，粹然有儒者气象，时号“程山六君子”。著轴园稿十卷。

熙，字维缙。顺治十五年进士。文洊长熙仅六岁，熙服弟子之事，常与及门之最幼者旅进退。朔望四拜，侍食起馈，唯

诺步趋，进退维谨，不以为劳。彭士望比之朱子之事延平。母丧未葬，邻不戒於火，延燎将及。熙抚棺大恸，原以身同烬。俄而风返，人以为纯孝所感。

曰都，字姜公。诸生。其学务实体诸己，因自号体斋。以学行为乡里所矜式。

龙光，字二为。善事继母，继母遇之非理，委曲承顺，久而爱之若亲子焉。

其仁，字长人。著四书切问、省克堂集。

与文洵同时者，有宋之盛、邓元昌。

之盛，字未有，星子人。明崇祇己卯举人。结庐髻山，足不入城市，以讲学为己任。其学以明道为宗，识仁为要，於二氏微言奥旨，皆能抉摘异同。与文洵存交最笃。晚读胡敬斋居易录，持敬之功益密。与甘京论祭立尸丧复之礼不可废，魏禧亟称之。

元昌，字慕濂，赣县人。诸生。年十七，得宋五子书，遂弃举子业，致力於学。雩都宋昌图以通家子谒之，元昌喜之曰：“吾小友也！”馆之於家，昕夕论学为日程，言动必记之，互相考覈。一日，昌图读朱子大学或问首章，元昌过窗外驻听之，谓昌图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永为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其互相切劘如此。

高愈，字紫超，无锡人，明高攀龙之兄孙也。十岁，读攀龙遗书，即有向学之志。既壮，补诸生。日诵遗经及先儒语录，谨言行，严取舍之辨，不尚议论。尝曰：“士求自立，须自不忘沟壑始。”事亲孝，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内寝。晚年穷困，餽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乐也。仪封张伯行巡抚江苏，延愈主东林书院讲会，愈以疾辞。平居体安气和，有忿争者，至愈前辄愧悔。乡人素好以道学相诋讟，独於愈，金曰：

“君子也。”顾栋高尝从愈游，说经娓娓忘倦。年七十八，卒。尝撰朱子小学注，又所著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钞、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东林顾、高子弟顾枢、高世泰等，鼎革后尚传其学。

初，世泰为攀龙从子，少侍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葺道南祠、丽泽堂於梁谿，一时同志恪遵遗规。祁州刁包等相与论学。学者有南梁、北祁之称。大学士熊赐履讲学出世泰门下，仪封张伯行、平湖陆陇其亦尝至东林讲学。赐履、陇其自有传。

顾培，字昀滋，无锡人。少从宜兴汤之铎学，幡然悔曰：“道在人伦庶物而已。”之铎歿，有弟子金敞。培筑共学山居以延敞，晨夕讲会。遵攀龙静坐法，以整齐严肃为入德之方。默识未发之中，笃守性善之旨。晚岁，四方来学日众。张伯行颇疑静坐之说，培往复千言，畅高氏之旨。

彭定求，字勤止，又字南昀，长洲人。父珑授以梁谿高氏之学，又尝师事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前后在翰林才四年，即归里不复出。作高望吟七章，以慕七贤。七贤者，白沙、阳明、东廓、念菴、梁谿、念台、漳浦也。又著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南昀文集。尝与门人林云翥书云：“有原进於足下者有二：一曰无遽求高远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圣以有馀不足为斤斤，孟子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则舍伦常日用事亲从兄之事不为，而钩深索隐，以为圣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异端坚僻之行矣。一曰无妄生门户异同之见，腾口说而遗践履。朱子之会於鹅湖也，倾倒於陆子义利之说，此阳明拔本塞源之论，致良知之指，一脉相承。其因时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见。仆咏

遗经，荡涤瑕滓，因有儒门法语。足下有志圣贤，当以念台刘子人谱、证人会二书入门，且无哓哓於紫阳、姚江之辨也。”定求卒年七十有八。其孙启丰官兵部尚书，自有传。

启丰子绍升，颇传家学，述儒行，有二林居集。然彭氏学兼朱、陆，识兼顿渐，启丰、绍升颇入於禅。休宁戴震移书绍升辨之。绍升又与吴县汪缙共讲儒学。缙著三录、二录，尊孔子而游乎二氏。此后江南理学微矣。

汤之铮，字世调，宜兴人。安贫力学，於书无所不读，尤笃信周子主静之说。或议其近於禅，之铮曰：“程子见学者静坐，即叹其善学。易言‘斋戒，以神明其德’。静坐，即古人之斋戒，非禅也。”居亲丧，一循古礼，就地寝苫。事诸父如父，昆弟无间言。既而得高攀龙复七规，喟然曰：“此其入学之门乎？”仿其说为春秋两会，闻风者不惮数千里来就学焉。明亡，之铮年二十四，即弃举子业。尝论出处之道曰：“‘潜龙勿用’，潜要确，若不确，则遁世不见知而悔矣。古来多少高明，只为此一悔所误。”常州知府骆鍾麟请关西李颺讲学毗陵，特遣使聘之，之铮坚辞不赴；后延主东林、延陵诸讲席，又不就。之铮为学，专务切近，绝无缘饰。或询阳明致良知之说及朱、陆异同者，之铮曰：“顾吾力行何如耳，多辩论何益？”一日，抱微疾，整襟危坐而逝，年六十二。及门金敞、顾培辈，建书院於惠山之麓，奉其主祀之，著偶然云集。

施璜，字虹玉，休宁人。少应试，见乡先生讲学紫阳，瞿然曰：“学者当如是矣！”遂弃举业，发愤躬行。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读何书、吐何语五者自勘。教学者九容以养其外，九思以养其内，九德以要其成，学者称诚斋先生。已而游梁谿，事高世泰。将归，与世泰期某年月日当赴讲。及期，世泰设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世泰曰：

“施生笃行君子也。如不信，吾不复交天下士矣。”言未既，璜果挈弟子至。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

张夏，字秋韶，亦无锡人。隐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学。初从马世奇受经，后入东林书院，从高世泰学。积十馀年，遂入世泰之室。世泰卒，其子弟相与立夏为师，事之如世泰。汤斌抚江苏，至东林，与夏讲学，韪其言。延至苏州学宫，为诸生讲孝经、小学。退而注孝经解义、小学澹注。

吴曰慎，字徽仲，歙县人。诸生。尽心於宋五子书。论学主乎敬，故自号曰静菴。初游梁谿，讲学东林书院。已而归歙，会讲紫阳、还古两书院，兴起者众。

陆世仪，字道威，太仓州人。少从刘宗周讲学。归而凿池十亩，筑亭其中，不通宾客，自号桴亭。与同里陈瑚、盛敬、江士韶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或横经论难，或即事穷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彻夜忘寝，质明而后断，或未断而复辨者。著思辨录，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门。世仪之学，主於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於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其言曰：“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又曰：“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讲。”所言深切著明，足砭虚懦之弊。其於明儒薛、胡、陈、王，皆平心论之。又尝谓学者曰：“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故全祖望谓国初儒者，孙奇逢、黄宗羲、李颢最有名，而世仪少知者。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

瑚，字言夏，号确菴。明崇祯十六年举人。世仪格致篇首

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颇得要领。因定为日纪考德法，而揭敬胜、怠胜於每日之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於每月之终，益信“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虚语也。复取小学分为六：曰入孝，曰出悌，曰谨行，曰信言，曰亲爱，曰学文；大学分为六：曰格致，曰诚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齐家，曰治平。谓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小学之终，即大学之始。瑚之为学，博大精深，以经世自任。值娄江湮塞，江南大饥，瑚上当事救荒书，皆精切可施行，而时不能用。明亡，绝意仕进，避地昆山之蔚村。田沮洳，瑚导乡人筑岸御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父病，刺血簪天，原以身代。父卒，遗产悉让之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二。门人称曰安道先生。巡抚汤斌即其故居为之立安道书院。

敬，字宗传，号寒溪。诸生。长世仪一岁。矢志存诚主敬之学，笃於孝友。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肉。有弟遇之无礼，敬终始怡怡。

士韶，字虞九，号药园。诸生。其学以世仪为归。同时理学诸儒多著述，士韶以为圣贤之旨，尽於昔儒之论说，惟在躬行而已。晚年取所作焚之，故不传於后云。

张履祥，字考夫，桐乡人。明诸生。世居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七岁丧父。家贫，母沈教之曰：“孔、孟亦两家无父兒也，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长，受业山阴刘宗周之门。时东南文社各立门户，履祥退然如不胜，惟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辈以文行相砥刻。统、寅、蕃昌相继歿，为之经纪其家。自是与海盐何汝霖、乌程凌克贞、归安沈磊切劘讲习，益务躬行。尝以为圣人之於天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尽之矣。来学之士，一以友道处之。谓门人当务经济之学，著补农书。岁耕田十馀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馐。尝曰：

“人须有恆业。无恆业之人，始於丧其本心，终於丧其身。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穡为先。能稼穡则可以无求於人，无求於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穡之艰难，则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朱。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

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著有原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及文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从祀文庙。

履祥初兄事颜统。周鍾之寓桐乡也，至其门者踵接。统曰：“鍾为人浮伪，不宜为所惑。”履祥尝曰：“自得土凤，而始闻过。余不失足於周鍾、张溥之门者，皆其力也。”

寅，字子虎。与履祥为砚席交。崇祯癸未冬，海宁祝渊以抗疏论救刘宗周被逮，履祥与寅送之吴门。次年，遂偕诣宗周门受业焉。自是寅造履益谨，寇盗充斥不废学。卒，年三十四。

汝霖，字商隐，海盐人。尝与友人曰：“周、程、张、朱一脉，吾辈不可令断绝。”居丧三年，未尝饮酒食肉。隐居澈浦紫云村，学者称紫云先生。履祥子维恭，尝受业於汝霖、克贞之门。又有吴璜、安道、邱云，皆履祥友，并命维恭师事焉。曰：“数人皆深造自得，君子人也。”璜，秀水人。刚直好义，势利不动心。安道，嘉兴人。云，桐乡人。安道尝言：“君子之异於小人，中国之异於夷狄，人类之异於禽兽，有礼无礼而已。士何可不学礼？”又曰：“东林诸公，大抵是重名节。然止数君子，馀皆有名而无节也。”

克贞，字渝安，乌程人。履祥交最笃。尝谓：“父子兄弟

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川，夫妇安得人人伯鸾、德曜，在处之得其道耳。”与履祥游蕺山之门者，有屠安世、郑宏。

安世，秀水人。闻宗周讲学，喜曰：“苟不闻道，虚生何为！”遂执贄纳拜焉。宗周既歿，从父兄偕隐於海盐之乡。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得宗周书，力疾钞录。反躬责己，无时或怠。尝曰：“朝闻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宏，海盐人。与弟景元俱从刘宗周受业，笃於友爱。景元短世。乙酉后绝意进取，躬灌园蔬养母，屡空，晏如也。敝衣草履，不以屑意。尝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识也。卒，年五十六。

淦，字人斋，海宁人。乾隆丙辰举人。私淑履祥，为梓其遗书。所纂有淑艾录。吴蕃昌、沈磊在孝友传。

沈昀，字朗思，本名兰先，字甸华，仁和人。刘宗周讲学蕺山，昀渡江往听。与应㒯为谦友。其学以诚敬为宗，以適用为主，而力排二氏。家贫绝炊，掘阶前马兰草食之。邻有遗之米者，昀宛转推辞，忽仆於地，其人惊骇潜去。良久方甦，因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㒯为谦叹曰：“我於交接之际，自谓不苟。以视沈先生，犹觉愧之。”宗周身后传其学者颇滋诤讼。昀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腾其口说以求胜，非所望於吾也。”以丧礼久废，辑士丧礼说，以授同郡陆寅。疾革，门人问曰：“夫子今日何如？”曰：“心中无一物，惟诚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穷无以为殓，㒯为谦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轻授赙，遂以汙先生。”其门人姚宏任趋进曰：“如宏任者，可以殓先生乎？”㒯为谦曰：“子笃行，殆可也。”姚遂殓之，葬於湖上。

宏任，字敬恆，钱塘人。少孤，母，贤妇也。宏任隐市廛，其母偶见贸丝银色下劣，愠甚，曰：“汝亦为此乎？”宏任长跪谢，原得改行，乃受业於㒯为谦。日诵大学一过，一言一行，

服膺师说，遇事必归於忠厚。ㄗ为谦不轻受人物，惟宏任之餽不辞。曰：“吾知其非不义也。”宏任每时其乏而致之，终身不倦。ㄗ为谦卒，执丧如古师弟子之礼。姚江黄宗炎许之曰：“是笃行传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縲紲。宪使阅囚入狱，宏任方朗诵大学，宪使异之，入其室，皆程、朱书；与之语，大惊，即日释之。然宏任卒以贫死。

叶敦艮，字静远，西安人。刘宗周弟子。尝贻书陆世仪，讨论学术。世仪喜曰：“证人尚有绪言，吾得慰未见之憾矣。”

刘洵，字伯绳，宗周子。宗周家居讲学，诸弟子闻教未达，辄私於洵。洵应机开譬，具有条理。宗周殉国难，明唐、鲁二王皆遣使祭，廕洵官，洵辞。既葬，居蕺山一小楼二十年，杜门绝人事，考订遗经，以竟父业。有司或请见，虽通家故旧，亦峻拒之。所与接者，惟史孝感、恽日初数人。或劝之举讲会，不应。临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贫读书，守人谱以终身足矣。”“人谱，宗周所著书。所卧之榻，假之祁氏。疾亟，强起易之，曰：“吾岂可终於祁氏之榻？”

应ㄗ为谦，字潜斋，钱塘人。明诸生。性至孝。殫心理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不喜陆、王家言。足迹不出百里，隘屋短垣，贫甚，恬如也。杭州知府嵇宗孟数式庐，欲有所赠，嚅嚅未出；及读ㄗ为谦所作无闷先生传，乃不敢言。康熙十七年，诏徵博学鸿儒，大臣项景襄、张天馥交章荐之。ㄗ为谦舆床以告有司曰：“ㄗ为谦非敢卻荐，实病不能行耳！”客有劝者曰：“昔太山孙明复尝因石介等请，以成丞相之贤，何果於卻荐哉？”ㄗ为谦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学明复之可。”乃免徵。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

ㄗ为谦於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四书各有著说。又撰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分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

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略仿文献通考，而於明代事实尤详。其不载律算者，以徐光启已有成书；不载舆地者，以顾炎武、顾祖禹方事纂辑也。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门人钱塘凌嘉邵、沈士则传其学。

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於世。鼎革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遂自号愚菴。尝自谓：“疾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云。著愚庵诗文集。初为文章之学，及与顾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勸，乃湛思覃力於经注疏及儒先理学。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传、国语所载占法，皆言象也，本义精矣，而多未备，撰易广义略四卷。以蔡氏释书未精，斟酌於汉学、宋学之间，撰尚书埤传十七卷。以朱子掊击诗小序太过，与同县陈启源参考诸家说，兼用启源说，疏通序义，撰诗经通义二十卷。以胡氏传春秋多偏见凿说，乃合唐、宋以来诸儒之解，撰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传未尽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紊之，详证参考，撰读左日钞十四卷。又有禹贡长笺十二卷，作於胡渭禹贡锥指之前，虽不及渭书，而备论古今利害，旁引曲证，亦多创获。年七十餘，卒。

启源，字长发。著有毛诗稽古编。其诠释经旨，一准毛传，而郑笺佐之。训诂声音以尔雅为主，草木蟲鱼以陆疏为则，於汉学可谓专门。又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卷，存耕堂藁四卷。

范镐鼎，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阐明绛州辛全之学。康熙六年进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间人士多从之受经。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荐，未起。立希贤书院，置田贍学者。辑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国朝理学备考二十六卷，

采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诸家绪论，附以己说，议论醇正。又著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编，作续垂棘编十九卷，三晋诗选四十卷。

同时为辛全之学者，有绛州党成、李生光。

成，字宪公。其学以明理去私为本。生平不求人知，镐鼎曾扬之於人，意甚不怿，时目为狷者。其辨朱、陆异同：“论者多以陆为尊德性，朱为道问学。此言殊未然。盖朱子之道问学，实以尊德性也，陆氏则自锢其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陆子尝曰：‘不求本根，驰心外物，理岂在於外物乎？’此告子义外之学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无内外。以外物为外者，是告子义外之学也。’即此数语，可以见二家之异同矣。若粗论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崇天理，去私欲，其秉心似无大异者。而实究其学，则博文约礼者，孔、颜之家法，屡见於论语，朱子得其正矣。陆氏乃言‘六经皆我注脚’，又言‘不识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岂不偏哉！”其辩论如此。

生光，字闇章。未冠为诸生。辛全倡学河、汾，遂往受业。笃於内行，事亲至孝，全深重之。明亡，绝意仕进，自号汾曲逸民。构一草堂，日夕读书其中，以二南大义，程、朱微言，训门弟子。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汇编，凡万馀言。

白奂彩，字含贞，华州人。私淑於长安冯从吾，玩易洗心，诗、礼、春秋，多所自得。蓄书之富，陕以西罕俪。校雠精详，淹贯靡遗。而冲逊自将，若一无所知。与同州党湛、蒲城王化泰诸人相切段。率同志结社，不入城市，不谒官府，终日晏坐一室，手不释卷。同知郝斌式庐，聆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

湛，字子澄。尝言：“人生须作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故自号两一。究宋、明以来诸儒论学语，揭其

会心者於壁，默坐土室，澄心反观，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动静云为，卓有柄持。闻李颙倡道整屋，冒雪履冰，不惮数百里访质所学。相与盘桓数日，每至夜半，未尝见情容。其志笃养邃如此。

化泰，字省庵。性方严峭直，面斥人过，辞色不少贷。人有一长，即欣然推逊，自以为不及。关学初以马嗣煜嗣冯从吾，而免彩、湛、化泰皆有名於时。武功冯云程、康赐吕、张承烈，同州李士滨、张珥，朝邑王建常、关独可，咸宁罗魁，韩城程良受，蒲城甯维垣，邠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皆笃志励学，得知行合一之旨。至乾隆间，武功孙景烈亦能接关中学者之传。

景烈，字西峰。乾隆三年进士，授检讨，以言事放归。教生徒以克己复礼。居平虽盛暑必肃衣冠。韩城王杰为入室弟子。尝语人曰：“先生冬不炉，夏不扇，如邵康节；学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归籍三十年，虽不废讲学，独绝声气之交。为关中学者宗，有自来矣。”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明崇祯举人。国变后，隐居不仕，卧天门巾、柘间。顺治十二年，部铨县职。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师，以诗呈侍郎严正矩云：“垂老只思还旧业，暮年所急匪轻肥。”既而告归，得请。构石庄於西村，自号石庄老人。穷年诵读，於书无所不窥，而深自韬晦。

晚著绎志。绎志者，绎己所志也。凡圣贤、帝王、名臣、贤士与凡民之志业，莫不兼综条贯，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今，为有体有用之学。凡二十馀万言，皆根柢於诸经，博稽於诸史，旁罗百家，而折衷於周、程、张、朱之说。承诺自拟其书於徐幹中论、颜之推家训，然其精粹奥衍，非二书所及也。二十六年六月，卒，年七十五。所著有读书说六卷，文体类淮南、抱朴，鳞杂细碎，随事观理而体察之，殆绎志取材

之余，与是书相表里。

曹本荣，字欣木，黄冈人。顺治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布袍蔬食，以清节自励。八年，授秘书院编修。应诏，上圣学疏千言，其略云：“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则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诚宜开张圣听，修德勤学，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深宫燕閒，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敷对周详。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诏嘉纳。十年，擢右春坊右赞善兼国子监司业，刊白鹿洞学规以教士。十一年，转中允。十二年，世祖甄拔词臣品端学裕者充日讲官，本荣与焉。十三年，升秘书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日侍讲幄，辩论经义。敕本荣同傅以渐撰易经通注九卷，镕铸众说，词理简明，为说经之圭臬。本荣又著五大儒语、周张精义、王罗择编诸书。十四年八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九月，充经筵讲官，十一月，以失察同考官作弊，部议革职，上以其侍从讲幄日久，宥之。十八年，迁翰林院侍读学士，改国史院侍读学士。康熙四年，以病请回籍，卒於扬州。

本荣之学，从阳明致知之说，故论次五大儒，以程、朱、薛与陆、王并行。既告归，宦囊萧然，晏如也。疾革，门生计东在侧，犹教以穷理尽性之学。卒之日，容城孙奇逢痛惜之。子宜溥，由廕生荐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

张贞生，字箕山，庐陵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时议遣大臣巡察，贞生上书谏。召对，所言又过戆。下考功议，革职为民，蒙恩镌二级去官。初阐阳明良知之说，其后乃一宗考亭。居京师，寓吉安馆中，蓬蒿满径，突无炊烟。濒行不能具装，故人餽赆，一无所受，其狷介如此。寻奉特旨起补原官。至京，卒。著庸书二十卷，玉山遗响集。

刘原禄，字昆石，安丘人。明末盗贼蜂起，原禄与仲兄某

率乡人垒土为堡以御贼。贼至，守堡者多死。仲兄出斗，身中九矢，力战。原淥从之，发数十矢，矢尽，仲兄麾之去。原淥大呼曰：“离兄一步非死所。”乃斩二渠帅，获马六匹，贼遁去。乱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与兄，以其馀为长兄立后，兼贍亡姊家。谢人事，求长生之术。得咯血疾，遂弃去。后读宋儒书，乃笃信朱子之学，集朱子书作续近思录。尝曰：“学者居敬穷理，二者皆法先王而已。‘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穷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谒祠后，与弟子讲论，常至夜分。仲兄疾，簪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内水浆不入口。又为乡人置义仓，俭岁煮粥以食饥人。尝曰：“人与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著读书日记、四书近思续录四卷。

后数十年，昌乐有阎循观、周士宏，濰县有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德州有孙于簠、梁鸿翥，胶州有法坤宏，同县有张贞，犹能守原淥之学。

国霖，字云一，濰县人。父客燕中感病，国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则父已歿。无钱市棺，以衣裹尸，负之行，乞食归里。泣告族党曰：“父死不能敛，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长者何以教我？”人怜其孝，为捐金以葬。母易怒，一日怒甚，国霖作小兒嬉戏状，长跪膝前，执母手，搥其面。母大笑，怒遂已，时年五十矣。师事昌乐周士宏，尝与国霖至莒，乐其山川，死即葬於莒。国霖筑室墓侧，安贫守素，不求於人。值歉岁，莒人恐其饿死，闻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乐阎循观问国霖喜读何书，曰：“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以贵，字沧岚。康熙二十七年进士。任苍梧令。地瑶、僮杂处，营茶山书院，以诗、书为教。归里后，杜门著书，有藜乘集。

梦周，字公复。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其学以存养、省察、致知三者为入德之资。每跬步必以礼，以耻求闻达为尚。后为来安知县，有政声。长洲彭绍升称其治来如元鲁山。有理堂文集，表方名，奖忠节，皆有关於世道。

鸿翥，字志南，德州人。每治一经，案上不列他书。有疑义，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后已。益都李文藻一见奇之，为之延誉，遂知名於世。以优行贡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观运等书。

坤宏，字镜野，胶州人。得传习录，大喜，以为如己意所出。其学以阳明为宗，以不自欺为本。乾隆六年举人，官大理评事。卒，年八十有奇。

循观，字怀庭，昌乐人。专志洛、闽之学，省身克己，刻苦自立。治经不立一家言，而要归于自得。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斋私记、西涧文集及尚书春秋说。

任瑗，字恕菴，淮安山阳人。年十八，弃举子业，讲学。静坐三年，叹曰：“圣人之道，归於中庸，极於‘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岂是之谓哉？”乾隆元年，大吏举瑗应博学鸿词，廷试罢归。韩梦周语人曰：“任君体用具备，有明以来无此钜儒。”及韩将北归，瑗语之曰：“山左人多质直，君当接引后进，以续正学。”因作反经说以示之。年八十二，卒。著有纂注朱子文类一百卷，论语困知录二卷，反经说一卷，阳明传习录辨二卷，知言劄记二卷，朱子年谱一卷。

颜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末，父戍辽东，歿於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觅骨归葬，世称孝子。居丧，守朱氏家礼惟谨。古礼，“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家礼删去“无算”句，元遵之。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几殆。又丧服传：“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

食，哭无时。”家礼改为“练后，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者会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觉其过抑情，校以古丧礼非是。因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后儒无德无位，不可作也。於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

肥乡漳南书院，邑人郝文灿请元往教。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从游者数十人。会天大雨，漳水溢，墙垣堂舍悉没，人迹殆绝。元叹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辞归。后八年而卒，年七十。门人李 恭、王源编元年谱二卷，锤鋏辑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

王源，字昆绳，大兴人。兄洁，少从梁以樟游。以樟谈宋儒学，源方髻髻，闻之不首肯，唯喜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年四十，游京师。或病其不为时文，源笑曰：“是尚需学而能乎？”因就试，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或劝更应礼部试，谢曰：“吾寄焉为谋生计，使无诟厉已耳！”昆山徐乾学开书局於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与焉。於侪辈中独与刘献廷善，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见皆相同。献廷歿，言之辄流涕。未几，遇李 恭，大悦之，曰：“自献廷歿，岂意复见君乎！”恭微言圣学，源闻之沛然。因持大学辨业去，是之。恭乃为极言颜元明亲之道，源曰：“吾知所归矣。”遂介 恭往博野执贄元门，时年五十有六矣。后客死淮上。所著平书十卷，文集二十卷。

程廷祚，字启生，上元人。初识武进恽鹤生，始闻颜、李之学。康熙庚子岁， 恭南游金陵，廷祚屡过问学。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颜氏起於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气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

“为颜氏其势难於孟子，其功倍於孟子。”於是力屏异说，以颜氏为主，而参以顾炎武、黄宗羲。故其读书极博，而皆归於实用。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嘱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廷祚拒之，卒报罢。十六年，上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廷祚又以江苏巡抚荐，复罢归。卒，年七十有七。著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三十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鲁说二卷。

恽鹤生，字皋闻，武进人。因交李 恭得睹颜氏遗书，自称私淑弟子。于经长毛诗，著诗说，以毛、郑为宗。

李 恭，字刚主，蠡县人。弱冠与王源同师颜元。躬耕善稼穡，虽俭岁必有收，而食必粢粝，妻妾子妇执苦身之役。举康熙二十九年举人。晚岁授通州学正，浹月，以母老告归。恭博学工文辞，与慈溪姜宸英齐名。又尝为其友治剧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动公卿间。明珠、索额图当国，皆尝延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光地抚直隶，荐其学行於朝，固辞而不谢。诸王交聘，辄避而之他。既而从毛奇龄学。著周易传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恕谷后集十三卷。

恭学务以实用为主，解释经义多与宋儒不合。又其自命太高，於程、朱之讲学，陆、王之证悟，皆谓之空谈。盖明季心学盛行，儒禅淆杂，其曲谨者又阔於事情，沿及顺、康朝，犹存馀说，盖颜元及 恭力以务实相争。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之弊，然不可独以立训，尽废诸家。其论易，以观象为主，兼用互体，谓“圣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归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钩隐，以及探无极、推先天，

皆使易道入於无用”。排击未免过激。然明人以心学窜入易学，率持禅偈以诂经，言数者反置象占於不问。诬饰圣训，弊不可穷。恭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垂教之旨。又以大学格物为周礼三物，谓孔子时古大学教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者，规矩尚存。故格物之学，人人所习，不必再言。惟以明德、亲民标其目，以诚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传，可不补。其说本之颜元。毛奇龄恶其异己，作逸讲笈以攻之。而当时学者多翫恭说焉。

刁包，字蒙古，晚号用六居士，祁州人。明天启举人。再上春官，不第。遂弃举子业，有志圣贤之学。初闻孙奇逢讲良知，心乡之。既读高攀龙书，大喜，曰：“不读此书，几虚过一生。”为主奉之，有过差，即跪主前自讼。流贼犯祁州，包毁家倡众誓固守，城得不破。时有二瑯主兵事，探卒报贼势张甚，二瑯怒其惑众，将斩之。包厉声曰：“必杀彼，请先杀包。”乃止。二瑯相谓曰：“使若居官者，其不为杨、左乎？”贼既去，流民载道，设屋聚养之，病者给医药，全活尤多。有山左难妇七十余人，择老成家人护以归。临行，八拜以重托，家人皆感泣，竭力卫送。历六府，尽归其家。

甲申，国变，设庄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顺积楼，服斩衰，朝夕哭临如礼。伪命敦趣，包以死拒，几及於难。遂隐居不出，於城隅辟地为斋曰潜室，亭曰肥遯。日闭户读书其中，无间寒暑，学者宗焉，执经之履满户外。居父丧，哀毁，须发尽白。三年不饮酒食肉，不内寝。及母卒，号恸呕血，病数月，卒。

所著有易酌、四书翊注、潜室劄记、用六集，皆本义理，明白正大。又选斯文正统九十六卷，专以品行为主，若言是人非，虽绝技无取。包初与新城王馥佑为石交。

馥佑，字介祺。父延善，邑诸生，尚气谊。当明末，散万

金产结客。有子三，长馮恪，季馮严，馮佑其仲也。明亡，延善率三子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讨贼。时容城孙奇逢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容三县，斩其伪官。顺治初，延善为仇家所陷，执赴京。馮恪挥两弟出，为复仇计，独身赴难，父子死燕市。馮严夜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弱三十口。名捕甚急，上官有知其枉者，力解乃免。馮佑隐易州之五公山，自号五公山人。尝受业於孙奇逢，学兵法，后更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教授，不求闻达。教人以忠孝，务实学。卒，年七十。

李来章，字礼山，襄城人。生有神识。尝观石工集庭中断石，展转弗合，语之曰：“去宿土，当自合。是即吾学人心、道心之谓。”闻者异之。工诗古文辞。康熙十四年举人。尝学於魏象枢，魏戒之曰：“欲除妄念，莫如立志。”来章因作书绅语略，其持论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为主。再学於孙奇逢、李颙。时奇逢讲学百泉，来章与冉觐祖诸人讲学嵩阳，两河相望，一时称极盛焉。再主南阳书院，作南阳学规、达天录以教学者，士习日上。寻以母老谢归。重葺紫云书院，读书其中，学者多自远而至。母病目，来章每夙兴舌舐之，目复明。

谒选广东连山县。连山民仅七村，丁只二千。外瑶户大排居五，小排一十有七，数且盈万人。重山复岭，瘦石巉削，田居十分之一。瑶或负险跳梁。来章慨然曰：“瑶异类，亦有人性，当推诚以待之。”乃仿明王守仁遗意，日延耆老问民疾苦，招流亡，劝之开垦，薄其赋。复深入瑶穴，为之置约延师，以至诚相感。创连山书院，著学规，日进县人申教之。而瑶民之秀者，亦知乡学，诵读声彻岩谷。学使者交奖曰：“忠信笃敬，蛮貊信可行矣。”行取，授兵部主事，监北新仓，革运官餽遗。旋引疾归。大学士田从典、侍郎李先复交章以实学可大用荐，得旨徵召，不出。年六十八，卒。所著有礼山园文集、

洛学编、连阳八排瑶风土记、衾影录。

冉覲祖，字永光，先贤郛国公裔。元末有为中牟丞者，因家焉。康熙二年，乡试第一。杜门潜居，爱取四书集注研精覃思二十年。章求其旨，句求其解，字求其训，身体心验，订正群言，归於一是，名曰玩注详说。递及群经，各有专书，兼采汉儒、宋儒之说。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巡抚将荐之，欲一见覲祖。覲祖曰：“往见，是求荐也。”坚不往。少詹事耿介延主嵩阳书院，与诸生讲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别理欲，众皆悚听。三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三十三年，授检讨。是岁圣祖遍试翰林，御西暖阁，询家世籍贯独详，有“气度老成”之褒。越日，赐宴瀛台，上独识之，曰：“尔是河南解元耶？”盖以示优异也。寻告归。卒，年八十有二。

龚克勤，字敏修，柘城人。闻耿介传百泉之学，从游嵩阳。六年，乡举至京师，谒睢州汤斌。一夕，请业，斌谓师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职。劝克勤就教职，选泌阳教谕。泌阳地小而僻，人鲜知学，克勤立五社学，月朔稽善过而劝惩之。暇则斋居读书，虽饘粥不继，晏如也。康熙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归，服除，授检讨。一日，圣祖命诸翰林作楷书，克勤书：“学宗孔、孟，法在尧、舜，而其要在慎独”十四字以进，圣祖览而器之。寻以父老乞归。尝於柘城东郊立朱阳学院，倡导正学。中州自夏峰、嵩阳外，朱阳学者称盛。卒，年六十四，著有孝经阐义。

李光坡，字耜卿，安谿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生五岁，与伯叔兄弟俱陷贼垒。既脱难后，受学家庭，宗尚宋儒及乡先正蒙引存疑诸书。次第讲治十三经，濂、洛、关、闽书，旁及子、史。质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论学主程、朱，论易主邵子，兼取扬雄太玄，发明性理，以阐大义。壮岁专意三礼，以三礼

之学至宋而微，至明几绝，仪礼尤世所罕习，积四十年，成三礼述注六十九卷，以郑康成为主，疏解简明，不蹈支离，亦不侈奥博，自成一家言。其兄光地尝著周官笔记一篇，光地子锺伦亦著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皆标举要旨，弗以考证辨论为长，与光坡相近，其家学如是也。

光坡家居不仁，康熙四十五年，入都，与其兄光地讲贯。著性论三篇，辨论理气先后动静，以订近儒之差。及归，光地贻以诗曰：“后生茂起须家法，我老栖迟望子传。”其惓惓於光坡如此。光地尝论东吴顾炎武与光坡皆数十年用心经学，精勤不辍，卓然可以传於后云。光坡天性至孝，父病笃，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寿，病果愈。及举孝廉方正，有司将以光坡应选，而光坡寝疾矣。卒，年七十有三。又有皋轩文编。

锺伦，字世得。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初受三礼於光坡，又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县陈万策等互相讨论，其学具有本原。未仕而卒。

庄亨阳，字复斋，靖南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知山东濰县。母就养，卒於途。归而庐墓三年，自是未尝一日离其父。乾隆初元，礼部尚书杨名时荐士七人，亨阳与焉，授国子监助教。当是时，上方乡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六堂之长，则亨阳与安溪官献瑶、无锡蔡德晋等，皆一时之俊。每朔望谒夫子，释菜礼毕，六堂师登讲座，率国子生以次执经质疑。旬日则六堂师分占一经，各於其书斋会讲南北学，弦诵之声，夜分不绝。都下号为“四贤、五君子”。

迁吏部主事，外补德安府同知，擢徐州府。徐仍岁水灾，亨阳相川泽，谘耆民，具方略，请广开上游水道，以泄异涨，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施工而石林决，沛县城将溃，民窜逃。亨

阳驾轻舸行告父老曰：“太守来，尔民何往？”亲率众堵筑，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两遇大荒，勤赈事，几不暇眠食。九年，迁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徐海道。亨阳通算术，及董河防，推究高深测量之宜，上书当路，大略谓：“淮、徐水患，在壅毛城铺而徐州坏，壅天然减水坝而凤、颍、泗坏，壅车逻、昭关等坝而淮、扬之上下河皆坏。宜开毛城铺以注洪泽湖，则徐州之患息；开天然坝以注高、宝诸湖，则上江之患息；开三坝以注兴、盐之泽，则高、宝之患息；开范公堤以注之海，则兴、盐、泰诸州、县之患息。”当路者颇韪其言，而未能用。

京察，大臣当自陈。高宗命自陈者各举一人自代。内阁学士李清植举亨阳，时论以为允。勘淮海灾过劳，以羸疾卒。卒之日，淮海诸氓罢市奔走，树帜哭而投赠。讷亲巡江南，监司皆鞭袴跪迎，亨阳独长揖，讷责问，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会典所无何？”讷默然。亨阳出巡，属吏循故事餽餼，然一切勿拒，曰：“物以烹饪，卻之是暴天物而违人情也。”所从仆皆自饮其马，或犒之，踞而辞曰：“公视奴辈为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辞，是仍虚君惠也。”强之，皆伏地，誓指其心。其感人如此。

官献瑶，字瑜卿，安溪人。执业於漳浦蔡世远、桐城方苞，称高足弟子。亦以杨名时荐，补助教。甫入学，上事宜六条於其长。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充三礼馆纂修，授编修。九年，典试浙江。寻提督广西、陕甘学政，迁洗马。在关中求得宋张载二十馀代孙，嘱其邑学官教之。识韩城王杰於诸生，以为大器，果如其言。献瑶少孤，事母孝。自陕甘任满归，乞侍养。奉母二十馀载，母年九十乃终。抚爱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器，考礼经，遵时制以定仪式，立乡规以教宗人，置义租以恤亲族之贫者。卒，年八十。著读易偶记三卷，尚书偶记三

卷，尚书讲藁，思问录一卷，读诗偶记二卷，周官偶记二卷，仪礼读三卷，丧服私钞并杂记一卷，春秋传习录五卷，孝经刊误一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卷。

王懋竑，字子中，宝应人。少从叔父式丹学，刻励笃志，精研朱子之学，身体力行。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职，补安庆府学教授。雍正元年，以荐被召引见，授翰林院编修，在上书房行走。二年，以母忧去官，特赐内府白金为丧葬费。懋竑素善病，居丧毁瘠，服阕就职。旋以老病乞归，越十六年卒。

懋竑性恬淡，少尝谓友人曰：“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原足矣。”归里后，杜门著书。校定朱子年谱，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之说。又所著白田杂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语类考订尤详。谓易本义前九图、筮仪皆后人依托，非朱子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义，有启蒙，与门人讲论甚详，而此九图曾无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何以绝不致疑也？本义之叙画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参邵子说。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於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修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节学问源流如此。汉上朱氏以先天图属之，已无所

据。乃今移之四图，若希夷已有此四图也，是并诬希夷也。文王八卦，说卦明言之。本义以为未详，启蒙别为之说，而不以入於本义。至於‘乾，天也，故称乎父’一节，本义以为揲蓍以求爻，启蒙以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与‘乾为首’两节，皆文王观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与本义不同。今乃以为文王八卦次序图，又孰受而孰传之耶？卦变图启蒙详之，盖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彖传卦变，偶举十九卦以说尔。今图、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书明矣。”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

又考证诸史，谓：“孟子七篇，所言齐王皆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齐，当在湣王十三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见。公孙丑两篇，称王不称谥，乃其元本，而梁惠王两篇称宣王，为后人所增。通鉴上增威王十年，下减湣王十年，盖迁就伐燕之岁也。”可谓实事求是矣。同邑与懋竑学朱子学者，有朱泽澐、乔仅。

泽澐，字湘陶。少勤学，得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寻序诵习。更学天文於泰州陈厚耀，能得其意，久之，有志於圣人之道。念朱子之学，实继周、程，绍颜、孟，以上溯孔子。有谓朱子为道问学，陆、王为尊德性者，复取朱子文集、语类读之，一字一句，无不精心研究，反身体认，质之懋竑，懋竑屡答之。深信朱子居敬、穷理之学，为孔子以来相传的绪，穷即穷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穷之理，止是一事，喟然叹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问学者，亦莫如朱子矣。”

雍正六年，诏大臣各举所知。直隶总督刘师恕欲荐於朝，使其弟造庐请，弗应。晚年得痹疾，然犹五更起，盥沐，观书至夜分不倦。诫其子光进曰：“圣贤工夫，正於困苦时验之。”疾甚，谓门人乔仅曰：“死生平常事，时至则行，无所恋也。”吟邵雍诗，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七。所著止泉文集八卷，朱

子圣贤考略十卷。

仅，字星渚。少有气节。水决子婴堤，众走避，仅倡议捍塞，十日堤成。从泽澐受学，恪遵朱子教人读书次第。取朱子书切己体察，有疑辄质泽澐，时年五十矣。泽澐称之曰：“从吾游者众矣，惟乔君刚甚。”因举或问过时后学、语类训石洪庆语告之，仅益奋。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辞不就。与懋竑书，论学问之道凡再三。自谓向道晚，须用己百之功。闻弟卒江陵任，即日冒雪行数千里扶柩归。有潘某贷金不能偿，以券与之。疾革，曰：“吾自顶至踵，无一处不痛。惟此心凝然不乱耳！”命沐浴正衣冠而逝，年六十五。著日省录、训子要言、困学堂遗稿，汤金钊序而行之。谓其“学术刚健笃实，发为辉光，粹然有德之言”。

李梦箕，字季豹，连城人。年十五而孤。精进学业，崇尚朱子，以孝友著称。其教人辄言为善最乐，人易而忽之。梦箕曰：“为之难，汝为之否乎？”人问之曰：“其乐何如？”曰：“不愧不怍，”“孰与孔、颜之乐？”曰：“熟之而已矣！”事兄如严父，抚犹子如子。每语诸子以气质之偏，使知变化。疾亟，谓所亲曰：“吾生平竭力检身，将毋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闻过而终，亦云幸矣。”卒，年八十一。

子图南，字开土。康熙六十一年举人。能世其学。初工诗古文，既而叹曰：“吾学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虚名骛乎？”於是究心濂、洛、关、闽书，以反躬切己为务。居连峰、点石诸山中者久之。尝曰：“学者唯利名之念为害最大。越此庶可与共学。”与蔡世远讲明修身穷理之要，世远重之。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举人需次县令者先赴京学习政事，图南至，观政户部。以母病亟归，归先母卒，年五十七。雷鋹谓：“学圣人必自狷者始，图南庶足当之。”时邑人张鹏翼、童能灵皆

以学行称。

鹏翼，字蜚子。岁贡生。八岁嗜学，十馀岁通诸经。塾师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熟读四书大全，忽悟曰：“心当在身内，身当在心内。”遂不仕。连城处万山中，无师。鹏翼年已四十，始见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更十年，始见薛文清读书录。尝曰：“考亭易箦之时，乃我下帷之始。”盖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乡曰新泉，男女往来二桥，道不拾遗。市中交易，先让外客，皆服鹏翼教也。著有读经说略、理学入门、孝子传、历代将相谏臣三谱、二十二史案、芝坛日读小记。

能灵，字龙俦。贡生。好学，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累举优行，皆以母老辞。年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丧以礼，化及乡人。能灵尝与雷鋹论易，主河图以明象数之学。其乐律古义，谓：“洛书为五音之本，河图为洛书之源。河图圆而为气，洛书方而为体。五音者气也，气凝为体，体以聚气，然后声音出焉。蔡氏律吕新书沿淮南子、汉书之说，误以亥为黄钟之实。惟所约寸分釐丝忽之法，其数合於史记律书，因取其说为之推究源委以成书。”他著中天河洛五伦说、朱子为学考、理学疑问。

连城理学，始自宋之邱起潜、明之童东皋，而能灵、鹏翼继之。力敦伦纪，严辨朱、陆异同。张伯行抚闽时，建文溪书院，祀起潜、东皋。后增建五贤书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能灵、鹏翼配焉。

胡方，字大灵，新会人。岁贡生。方敦崇实行，处道学风气之末，独守坚确。总督吴兴祚闻其名，使招之，方走匿，不能得也。事父母，色养靡不周，而心常如不及。遇有病，忧形於色，药必尝而后进。夜必衣冠侍，未尝就寝。及居丧，藉草宿柩旁，三年不入内。先人田庐，悉以与弟，授徒自给。族不

能自存者，竭力资之。有达官赍重金乞其文为寿，不应；吏偃之，不应；家人告以绝粮，不应。乡曲子弟偶蹈不韪，有原就鞭扑，不原闻其事於方者。里中语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煞我。”其从学者，仕与未仕，白首犹懔懔奉其教。虽困甚，终不入公庭。闻声向慕，以得见为喜，曰：“教我矣！”有以廕得官，则大惭曰：“吾未能信，得无辱我夫子。”方告之曰：“为官能不爱钱，致力於官守，有何不可？”其人卒不负其言。

四十后杜门著述，所居曰盐步。元和惠士奇督学粤东，闻方名，舫舟村外，遣吴生至其家求一见，急挥手曰：“学政未蒞事，不可见！不可见！”出吴而扃其门。士奇乃索所著书而去。试事毕，仍介吴生以请，则假一冠投刺，至，长揖曰：“今日斋沐谢知己。方年迈，无受教地，不能执弟子礼。”数语遂起。惠握其手曰：“纵不欲多语，敢问先生，乡人谁能为文者？”答曰：“并世中无人。必求之，惟明季梁朝钟耳！”士奇遂求梁文并各家文刻之，名曰岭南文选。既而疏荐於朝。士奇尝语吴生曰：“胡君貌似顾炎武，丰厚端伟，必享大名。”盖当时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卒，年七十四。著有周易本义注六卷，四子书注十卷，庄子注四卷，鸿桷堂诗文集六卷。集中谒白沙祠诸作及白沙子论，具见渊源所自。粤中励志笃行者，方后有冯成修、劳潼。

成修，字达夫，南海人。父远出不归，成修生有至性，语及其父，辄涕泗交颐。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吏部主事。晋礼部祠祭司郎中，典试福建、四川，督学贵州，揭条约十四则以训士。成修初计偕，即遍访其父迹。得官后，两次乞假寻亲，卒无所遇，不复出。授经里中，粹然师范。年八十，计其父已百有一龄。乃持服三年，终身衣布。乙卯重宴鹿

鸣，逾年卒，年九十有五。

潼，字润芝，亦南海人。乾隆二十年举人。髫龄时，母常於榻上授毛诗，长遂习焉。卢文弨视学湖南，召之往。至冬乃归，母思念殊切。抵家时漏三下，跪母榻前，母且泣且抚之曰：“其梦也耶？”潼悲不自胜，自是绝意进取，侍养十有六年而母卒。潼哀毁骨立，杖而后起。家人或失潼所在，即於殡所觅之，则已恸哭失声矣。又痛早孤，故以莪野为号。尝言：“读孔子书，得一言，曰‘务民之义’；读孟子书，得一言，曰‘强为善而已矣’；读朱子书，得一言，曰‘切己体察’。”著有四书择粹十二卷，孝经考异选註二卷，救荒备览四卷，荷经堂古文诗稿四卷。

劳史，字麟书，馮姚人。世为农。少就傅读书，长躬耕养父母，夜则披卷庄诵。读朱子小学、中庸序，慨然发愤，以道自任，举动必依於礼。继读朱子近思录，立起设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师在是矣！”常自刻责，谓：“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诏臣，父之诏子。一废职，即膺严谴，一坠家业，即穷无所归，可不慎哉！”其论学以为始於不妄语，不妄动，即极诸至诚无息。接后学，委曲进诚，虽佣工下隶皆引之乡道，曰：“尽尔职分，务实做去，终身不懈，即圣贤矣。勿过自薄也。”闻者莫不爽然。里中负贩者近史居，不敢货伪物。刍兒牧童或折弃糟缴，毁机弃。有斗争，就史质，往往置酒求解。门人桑调元自钱塘来谒，论学数日。将别，送之曰：“吾寿不过三年，恐不复相见。行矣勉之！”后三年九月，谓门人汪鉴曰：“不过今月，吾将去矣！”遂遍诣亲友家，与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学，令家人治木饬后事。晦前一夕，沐浴更衣，移榻正寝，炳烛晏坐如平时，旋就寝。明晨，抚之冰矣。调元为刻其遗书十卷，其书谓易之为道，细无不该，远无不届，故多本易

理以推人物之性。

调元，字弢甫，钱塘人，为孝子天显之子。天显亲病革，合羊脂和粥以进。亲死，抱铛而哭，人为绘抱铛图。调元受业於史，得闻性理之学。雍正十一年，召试通知性理，钦赐进士，授工部主事，引疾归。调元主九江濂溪书院，构须友堂，祠馀山先生，以著渊源有自，馀山，史自号也。调元东皋别业又辟馀山书屋，以友教四方之士。为人清鲠绝俗，足迹遍五岳。晚主灤源书院，益暢师说。

鉴，馀姚人。父死於云南，鉴护丧归至汉川，遇大风，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风回得泊沙渚，众呼为孝子。为人尚气节，史戒之曰：“英气，客气也。其以问学融化之。”史之歿也，鉴实左右焉。

顾栋高，字震沧，无锡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间，引见，以奏对越次罢职。乾隆十五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经明行修之士，所举四十余人。惟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举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举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举山西举人梁锡兴，大理寺卿邹一桂举栋高，此四人，论者谓名实允孚焉。寻皆授国子监司业。栋高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皇太后万寿，栋高入京祝嘏，召见，拜起令内侍扶掖。栋高奏对，首及吴敝俗，请以节俭风示海内，上嘉之。陛辞，赐七言律诗二章。二十二年，南巡，召见行在，加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二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一。

所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谿，为调停之说。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覈，多发前人所未发。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颇为谨严。其尚书质疑二卷，

多据臆断，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栋高穷经之功，春秋为最，而书则用力少也。

陈祖范，字亦韩，常熟人。雍正元年举人，其秋礼部中式，以病不与殿试。归，僦麀华汇之滨，键户读书。居数年，诏天下设书院以教士，大吏争延为师，训课有法。或一二年辄辞去，曰：“士习难醇，师道难立。且此席似宋时祠禄，仕而不遂者处焉。吾不求仕，而久与其列为汗颜耳。”荐举经学，祖范褒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乾隆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经咫一卷，膺荐时录呈御览。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掌录二卷。祖范於学务求心得，论易不取先天之学，论书不取梅賾，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同县顾主事镇传其学。

吴鼎，字尊彝，金匱人。乾隆九年举人，授司业。洊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赞善，迁翰林院侍讲，旋休致。所撰有易例举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衰宋俞琰、元龙仁夫、明来知德等十家易说，以继李鼎祚、董楷之后。其东莞学案，则专攻陈建学郤通辨作也。兄鼐，亦通经，深於易、三礼。

梁锡兴，字确轩，介休人。雍正二年举人，亦授司业，与吴鼎同食俸办事，不为定员。乾隆十七年，命直上书房，累迁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坐遗失书籍镌级。膺荐时，以所撰易经揆一呈御览。鼎、锡兴并蒙召对，面谕曰：“汝等以是大学士、九卿公保经学，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积学所致，不是他途幸进。”又曰：“穷经为读书根本。但穷经不徒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汝等自己躬行实践，方能教人躬行实践。”鼎、锡兴顿首祇谢。又奉谕：“吴鼎、梁锡兴所著经学，著派翰林二十员、中书二十员，在武英殿各

謄写一部进呈。原书给还本人。所有纸札、饭食皆给於官。著梁诗正、刘统勋董理其事。”稽古之荣，海内所未有也。

孟超然，字朝举，闽县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三十年，典广西试，寻督学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礼。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作厚俗论以箴其失。旋以亲老，请急归，年甫四十二，遂不出。性至孝，侍父疾，躬执厕溺。戚族丧娶，虽空乏必应。尝叹服徐陵“我辈犹有车可卖”之言。其学以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为主。尝曰：“变化气质，当学吕成公；刻意自责，当学吴聘君。”又曰：“谈性命，则先儒之书已详，不如归诸实践；博见闻，则将衰之年无及，不如反诸身心。”其读商子云：“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以为此王介甫之先驱也。然鞅犹明於帝王霸之说，介甫乃以言利为尧、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其论杨时云：“龟山得伊、洛之正传，开道南之先声。然为人身后文，如温州陈君、李子约、许德占、张进、孙龙图诸墓志，往往述及释氏之学，而赞之曰‘安’、曰‘定’、曰‘静’，毋惑乎后之学者，援儒入墨，纷纷不已也。”

超然性静，家居杜门卻扫。久之，巡抚徐嗣曾请主鼇峰书院，倡明正学。闽之学者，以安溪李光地、宁化雷鋐为最。超然辈行稍后，而读书有识，不为俗学所牵，则后先一揆也。居丧时，考士丧礼、荀子及宋司马光、程子、朱子说，并采近代诸儒言论，以正闽俗丧葬之失，著丧礼辑略二卷。伤不葬其亲者惑形家言以速祸，取孟子“掩之诚是”之语，作诚是录一卷。他著有焚香录、观复录、晚闻录。

汪绂，初名烜，字灿人，婺源人。诸生。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家贫，父淹滞江宁，侍母疾累年，十日

未尝一饱。母歿，绂走诣父，劝之归。父曰：“昔人言家徒四壁，吾壁亦属人。若持吾安归？”叱之去。绂乃之江西景德镇，画碗，佣其间。然称母丧，不御酒肉。后飘泊至闽中，为童子师。及授学浦城，从者日进。闻父歿，一恸几殆，即日奔丧，迎柩归。

绂自二十后，务博览，著书十馀万言，三十后尽烧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书。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而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著有易经诂义十五卷，尚书诂义十二卷，诗经诂义十五卷，四书诂义十五卷，诗韵析六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孝经章句一卷。其参读礼志疑多得经意，可与陆陇其书并存。

绂之论学，谓学不可不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谓易理全在象、数上乘载而来。谓书历象、禹贡、洪范须著力去考，都是经济。谓诗只依字句吟咏，意味自出。谓看周礼，须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处见治体之大，於琐屑处见法度之详。谓春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谓“格物”之“格”训“至”，如书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皆“至到”之义。上文“致知”字为“推致”，则“格物”为“穷至物理”甚明。谓“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直是不可得闻，陆、王家因早闻性天，而未尝了悟，又果於自信，遗害后人。谓周子言“一”，言“无欲”，程子言“主一”，言“无适”，微有不同。周子所谓“一”者天也，所谓“欲”者人也。纯乎天，不参以人，一者即无欲也。程子所谓“一”者事也，所谓“适”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强事以成心，无适之谓一也。当时大兴朱筠读其书，称其信乎以人任己，而颀颀古人。其后善化唐鉴亦称其功夫体勘精密，由不欺以至诚明。绂初聘

於江，比归娶，江年二十八矣。江尝语诸弟子曰：“吾归汝师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谦，增生，毁卒。同县余元遴传其学。

元遴，字秀书。诸生。著有庸言、诗经蒙说、画脂集。

姚学塽，字晋堂，归安人。性静介。孩稚时，见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动。既长，读书，毅然以身学。父丧骨毁，感动乡里。嘉庆元年进士，以中书用。时和珅为大学士，中书於大学士例执弟子礼，学塽耻之，遂归。后四年和珅伏诛，始入都任职。十三年，主贵州乡试。归途闻母忧，痛父母不得躬侍禄养，遂终身不以妻子自随。服阕，至京，转兵部主事，迁职方司郎中。妻张有妇德，畜一妾请遣侍京寓，不许，乃归妾父。妾方氏，十七，曰：“妇人从一者也，吾事有主矣。”竟不嫁。

学塽居京师四十年，若旅人之厄者，僦僧寺中，霜华盈席，危坐不动。居丧时有氈帽一，布羔裘一，终身服之，蓝褕不改，盖所谓终身之丧者。初彭龄掌兵部，请学塽至堂上，躬起肃揖之，学塽亦不往谢。大学士百龄兼管兵部，屡询司员姚某何在，欲学塽诣其宅一见之，终不往也。学塽六十生辰，同里姚文田贻酒二罍为寿，固辞。文田曰：“他日以此相报可乎？”乃受之。学塽之学，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诚，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闇然不求人知，未尝向人讲学。病笃，握其友潘谿手曰：“君勉矣！人生独知之地，鲜无愧者。我生平赜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尽，所得为俟年而已。”遂逝，年六十有六。

谿，字少白，会稽人。少卓犖，好独游天下奇山水，足迹逾数万里。与学塽友善，日求寡过，以无玷古人。与长民者言，言爱人；与里老言，言耕凿树畜；与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则告以实行为首务，尤兢兢於义利之辨。居惟一

被，日两蔬食。食有馀，则以给人之困者。有数人资金为其母寿，不可返，乃各取少许。其母知之，怒曰：“汝见僧以如来像丐市者乎？吾其为像也！”乃谢而尽散之。著有古文八卷，诗五卷，常语二卷。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父仲冕，陕西布政使，自有传。鉴，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检讨。二十三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坐论淮盐引地一疏，吏议镌级，以六部员外郎降补。会宣宗登极，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诸城刘鐸之荐鉴出知广西平乐府，擢安徽宁池太广道。调江安粮道，擢山西按察使。迁贵州，擢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崇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

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垵、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致仕南归，主讲金陵书院。文宗践阼，有诏召鉴赴阙，入对十五次，中外利弊，无所不罄。上以其力陈衰老，不复强之服官，令还江南，矜式多士。咸丰二年，还湘，卜居於宁乡之善岭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曾国藩为上遗疏，赐谥确慎。著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备览、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书。

吴嘉宾，字子序，南丰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既通籍，尤究心当世利弊。尝条陈海疆事宜，上嘉纳焉。二十七年，缘事谪戍军台，寻释回。咸丰初，以督团兵援郡城功，赏内阁中书。同治三年。於本邑三都墟口击贼遇害，奉旨赐恤，并建专祠。

嘉宾学宗阳明，而治经字疏句释以求据依，非专言心学者，

其要归在潜心独悟，力求自得。尤长於礼，成礼说二卷，自序云：“小戴记四十九篇，列於学宫。其高者盖七十子之微言，下者乃诸博士所摭拾耳。宋以来取大学、中庸与论、孟列为四书，世无异议；则多闻择善，固有不必要同者。余独以礼运、内则、乐记、孔子閒居、表記诸篇，为古之遗言，备录其文，以资讲肄。其馀论说多者亦全录之，否则著吾说所以与郑君别者，以备异同焉。易曰‘知崇礼卑’，又曰‘谦以制礼’。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古之制礼者上也，上之人能自卑，天下谁敢不为礼者。先王之礼，行於父子兄弟夫妇养生送死之间，而谨於东西出入升降辞让哭泣辟踊之节，使人明乎吾之喜怒哀乐，莫敢逾夫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分；而其至约者，则在於安定其志气而已，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者动於内者也，礼者动於外者也。夫礼、乐不外乎吾身之自动，而奚以求诸千载而上不可究诘之名物象数也乎？”其大旨盖如此。他著有丧服会通说四卷，周易说十四卷，书说四卷，诗文集十二卷。与嘉宾同时而专力於学者，有刘传莹。

传莹，字椒云，汉阳人。道光十九年举人，官国子监学正。始学考据，杂载於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其治舆地，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晨起指诵曰：“此某县也，於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也，於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久之疾作，不良食饮。自以所业者繁杂无当於心，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弟取与之不讲，而旁鹜琐琐，不亦僇乎！”於是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尝语曾国藩曰：“君子之学务本，专而已。吾与子敝精神於雠校，费日力於文辞，侥幸於身后不知谁何者之誉。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誓不复悔。”卒，

年三十一。病中为日记一编，痛自绳检，遗令处分无憾。国藩尝称其“湛深而敦厚，非其视不视，非其听不听，内志外体一准於法，而所以扩充官骸之用，又将推极知识，博综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世以为知言。朱子所编孟子要略，自来志艺文者皆不著於录。传莹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内搜出之，复还其旧。

刘熙载，字融斋，兴化人。十岁丧父，哭踊如礼。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命直上书房。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倭仁宗程、朱，熙载则兼取陆、王，以慎独主敬为宗，而不喜学郤通辨以下掎击已甚之谈。文宗尝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御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以病乞假，巡抚胡林翼特疏荐。同治三年，徵为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谓士学圣贤，当先从事於此。所至萧然如寒素，未满足乞归，襆被篋书而已。

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其论格物，兼取郑义。论毛诗古韵，不废吴棫叶音。读尔雅释詁至“印、吾、台、予”，以为四字能摄一切之音。以推开齐合撮，无不如矢贯的。又论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叔重时虽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叠韵也；江、工双声也。孙炎以下切音，下一字为韵，取叠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盖开自许氏。又作天元正负歌，以明加减乘除相消开方诸法。生平於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又曰：“才出於学，器出於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

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著持志塾言二卷，笃近切实，足为学者法程。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又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昨非集四卷。

朱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分发山西，摄襄陵县事，引疾归。

次琦生平论学，平实敦大。尝论：“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精之者也。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叶至於今日，天下之学，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又矛盾。乌乎！古之言异学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果其修行读书蘄之於古之实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实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气节，曰变化气质，曰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性理之学，曰词章之学。一时咸推为人伦师表云。

官襄陵时，县有平水，与临汾县分溉田亩，居民争利构狱，数年不决。次琦至，博询讼端，则豪强垄断居奇，有有水无地者，有有地无水者。有地无水者，向无买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无地者，向有买水券，虽无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又会临汾县知县躬亲履亩，两邑田相若，税相直也。乃定平水为四十分，县各取其半。复於境内设四纲维持之：曰水则，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门。实行水田三万四百亩有奇，邑人立碑颂之。系囚赵三不 麦，剧盗也，越狱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赏购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驰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盗众方饮酒家，役前持之，

忽楼上下百炬齐明，则赫然襄陵县镗也，乃伏地就缚。比县人迎新尹，尹已尺组系原贼入矣，远近以为神。每行县，所至拊循姁姁，老稚迎笑。有遮诉者，索木椅在道与决，能引服则已，恆终日不答一人。其他颁读书日程，创保甲，追社仓二万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卓多异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

先是南方盗起，北至扬州。次琦犹在襄陵，谓宜绸缪全晋，联络关、陇，为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时称说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诸义门，及朝廷捐产淮旌之例。由是宗人捐产赡族，合金数万。次琦呈请立案，为变通范氏义庄章程，设完课、祀先、养老、劝学、矜恤孤寡诸条，刊石世守之。

同治元年，与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出。光绪七年，赏五品卿衔，逾数月卒。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五史实徵录、晋乘、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蒙古闻见等书。疾革，尽焚之，仅存手辑朱氏传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十二卷，大雅堂诗集一卷，燔馀集一卷，囊中集一卷。

成孺，原名蓉镜，字芙卿，宝应人。附生。性至孝，父歿，三日哭，气绝而复属者再。授经养母，岁歉，粗粝或弗继，母所御必精啗。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饮食之节，有礼经所未尝言，而以积诚通之者。早邃经学，旁及象纬、輿地、声韵、字诂，靡不贯彻。於金石审定尤精确。久之，寝馈儒先诸书，益有所得。取紫阳日用自警诗，以“味真腴”颜其居，自号曰心巢。

孺於汉、宋两家，实事求是，不为门户之见。尝曰：“为己，则治宋学真儒也，治汉学亦真儒；为人，则治汉学伪儒也，治宋学亦伪儒。”又曰：“义理，论语所谓识大是也；考证，识小是也；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事父事君，识大也；多识鸟兽

草木之名，识小也：皆诗教所不废，然不可无本末轻重之差。

“湖南学政朱迥然延主校经堂，孺立学程，设“博文”、“约礼”两斋，湘中士大夫争自兴於学。著有禹贡班义述三卷，据地志解禹贡，於今、古文之同异及郑注与班偶殊者，一一辨证。即有不合，亦不曲护其非。尚书历谱二卷，以殷历校殷、周历校周，从违以经为断。又考太初历即三统，为太初历谱一卷，春秋日南至谱一卷。又有切韵表五卷，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经以四等，纬以三十六母，审辨音声，不容出入。晚年著述，一以朱子为宗。所编我师录、困勉记、必自录、庸德录、东山政教录，又有国朝学案备忘录一卷，国朝师儒论略一卷，经义骈枝四卷，五经算术二卷，步算释例六卷，文录九卷。

邵懿辰，字位西，仁和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厉。於近儒尤慕方苞、李光地之学。道光十一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久官京师，因究悉朝章国故，与曾国藩、梅曾亮、朱次琦数辈游处，文益茂美。折节造请高才秀士，有不可，面折之。不为朋党，志量恆在天下。洊升刑部员外郎，入直军机处。大学士琦善以妄杀熟番下狱，发十九事难之。

粤乱作，赛尚阿出视师，复上书次辅祁俊藻，力言不可者七端。时承平久，京朝官率雍容养望，懿辰独无嬖阿之习，一切持古义相绳责。由是诸贵人惮之，思屏於外。会粤贼陷江宁，京师震动，乃命视山东河工，未行，复命偕少詹事王履谦巡防河口。咸丰四年，坐无效镌职。既罢归，则大覃思经籍，著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颇采汉学考据家言，而要以大义为归。

十年，贼陷杭州，以奉母先去获免。母卒，既葬，返杭州。贼再至，则麾妻子出，独留与巡抚王有龄登陴固守。十一年，城陷，死之。时国藩督师江南，闻而叹曰：“嗟乎！贤者之处

患难，亲在，则出避；亲歿，则死之：义之至衷者也。”乃迎致其妻子安庆。先是懿辰以协防杭州复原官，死事闻，赠道衔，祀本省昭忠祠。其所著书，遭乱亡佚，长孙章辑录之，为半岩庐所著书，共三十馀卷。懿辰之友，同里伊乐尧、秀水高均儒，皆知名。

均儒，字伯平。廪贡生。性狷介，严取与之节。治三礼主郑氏。尤服膺宋儒，见文士荡行检者则绝之如讎，人苦其难近。著续东轩集。

乐尧，字遇羹。咸丰元年举人。学术宗尚与懿辰同。值寇乱，犹商证经义危城中。城破，同殉节死。